

贝多芬誕生兩百週年1770～1970年

第241期

拾穗



拾穗創刊廿週年特刊39～59年

天綜合報就是大血42微們計代在
心，不導是衆傳年素並薪替
目，幸通高播二，可，有金人
中，因雄播十，有，言，開
留，試煉新如，體，之，電
印，驗油知一，松，過，費
象，高廠識，在，等，單，
，驗故，我，呼，發，算，
，望，廠，我，籲，現，還，
，一，油，我，建，和，郵，
，拾，長，拾，換，至，嫌，
，穗，賓，穗，零，於，陌，
，，質，的，件，醫，生，
，，夫，筆，人，用，藥，
，，，者，體，方，匯，
，，，讀，器，面，和，
，，，者，？，到，所，
，，，，40，得，
，，，，年，稅，
，，，，及，已，
，，，，一，如，
，，，，修，此，
，，，，補，普，
，，，，紅，遍，
，，，，色，
，，，，維，
，，，，他，
，，，，日，
，，，，常，
，，，，生，
，，，，活，
，，，，12，
，，，，，
，，，，金

致讀者

整理二十年來的目錄，讓我發現了許多有趣的史料，41年的事績更期載馮勃朗氏等著作的「人類進入月球」，當時估計二十五年內會成功，果如預言。我們若比較十七年前的構想，和目前的事績更會寬有底蘊，諸位不妨找些舊刊，或購看我們的譯叢，和目前的事績更深的有了「海底之家」，「從46年開始，我們才出現的人造衛星」，「去年有了一氣象衛星」和「通訊衛星」，「我們將隨着報導這方面」，「近期的發展」。



德士古 潤滑油 登峰造極 無與倫比

強力洗滌作用
潤滑效能最高
保護引擎內層
防酸防銹防腐
增長引擎壽命

全省各機油行均有出售

發行者 張明哲 編印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商 台灣各大書店 封面 插頁 台南開陽堂印刷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五十元 全年十二期九十六元
二年廿四期一百五十元 三年卅六期二百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台幣十元 美金四角五分 港幣二元 日幣一百五十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
譯叢，本社接獲通知後十天內可以寄達尊址，但務請用正楷書寫姓名
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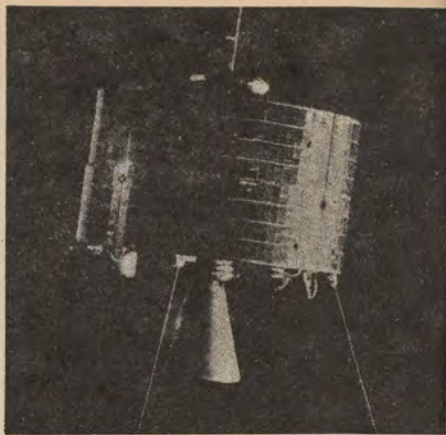
第二四一期

封面：貝多芬彫像	一八八
人造糖	一八八
黃寶石（一）	二五五
船場（二十）	二二二
邏輯解謎（二）	二一九
小獵人（下）	一九一
黑手黨（一）	一五二
笑話	一四三
小說	
漫畫	九七
花間集	
藝術	
樂壇偉人（二十）	一二九
音樂	
詩一首	一二四
司舵者	一二七

五十九年五月號

文粹	
茁壯中的通訊衛星	一
美萊屠村記	一〇
怪雨——魚兒蛇兒自天降	二三
博士充斥美國學術市場	二八
七十年代的催眠術	三〇
春風秋雨知多少	三九
如何實現成功的家庭計劃	四六
無痛分娩	五三
如何巧用家庭時間	六一
幸運夫人（三）	六七
無毛猿（七）	七八
超音波外科手術簡介	八八
貝多芬誕生兩百週年紀念	九八
遺傳因子的遞變	一〇五
糖尿病之謎的新線索	一一六
第五十一隻龍	一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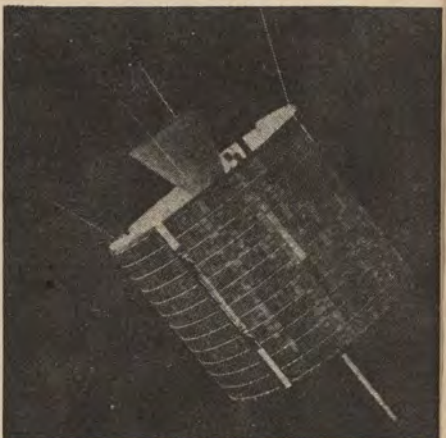


左上：「回聲二號」發射於一九六五年元月二十四日，現仍為軌道中最大之衛星。直徑一百卅五呎，重五百四十七磅之反射球面，係表面為鋁之塑膠膜所製。有七十二個晶體氣囊，於日光中散出氣體以充脹球面。此一特殊衛星並非自動轉發器，而僅能反射無線電信號。

右上：「同轉號」為世界上第一座靜止軌道衛星，使衛星通信有了革命性進步。此一重七十五磅之衛星証明了地理靜止同步軌道為通信提供最佳之方法。

左下：「電星號」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發射，為第二座中高度主動轉發器通信衛星，由貝爾公司研製，太空總署發射。此一重一七五磅之新衛星提供了首次橫越大西洋之電視與電話傳送。頂端之螺旋形天線係用於測距與指揮；通信信號則係由中間部份之天線列處理。

右下：「晨鳥號」（後被稱為國際一號）為世界上第一座商用通信衛星。此一重七十五磅之同步軌道衛星為美國與歐洲間提供二百四十個雙向語言波道。



拾穗譯叢價格一覽

最新出版叢書

湯先生奇遇記（物理世界探奇）	15元
協奏曲	25元
芭蕾的故事	18元
太空十年	15元
通訊衛星與太空發展	5元
史前穴居人的故事	5元
海狼（再版）	15元

①慶祝二十週年，七折優待
②請利用郵局2587號劃撥賬戶匯款，不需要匯費

書名	定價
西洋歌劇的故事	18元
交響樂的故事	20元
樂器的故事	15元
室內樂	10元
蕾綺表姐	12元
白衣女郎	25元
朱門恩怨	25元
盲者之歌	25元
歡樂山莊	6元
女營韻事	8元
華莊烟雲	12元
國際冷戰用間錄	28元
鏡中諜影	8元
諜影寒	10元
義士魂	10元
著名發明家的故事	5元

書名	定價
沙漠的故事	5元
叢林的故事	5元
電子的故事	5元
海洋的故事	5元
天氣的故事	5元
偉大醫藥發現的故事	5元
化學神奇的故事	5元
永變岩石的故事	5元
星空的故事	5元
著名的科學探險故事	5元
世界五大河流	5元
漫談原子	5元
科學家與發明家	6元
技術及經濟開發面面觀	10元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25元
大地的狂熱	20元
紐約大都會傳奇	10元
吉屋召租	15元
柏林孤城錄	35元

（售罄待再版）

交響樂曲譯叢	6元
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	14元
二十世紀西洋音樂新貌	10元
序曲音詩與管絃小品	20元
波城世家	24元
黑貓規	9元
北敦莊	7元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7元

鵬搏萬里	15元
精神與肉體	10元
南太平洋的故事	20元
探測海底的奧秘	6元
第一批到達月球的人	6元
飛向太空	8元
石油的故事	9元
象目睽睽	12元
環球罪案搜奇錄	12元

茁壯中的

通信衛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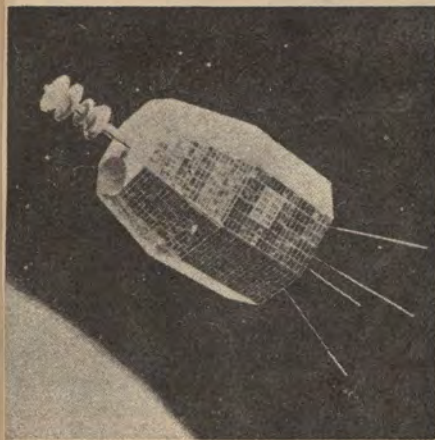
通信衛星與吾人日常生活之關係

在所有的太空發展中，通信衛星可說對人類日常生活之影響最為密切。本文乃就通信衛星在初期所遭遇的諸般困難，目前的現狀，及其今後的發展作一有系統的介紹。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有史以來的第十個人造衛星，由擎天神二號火箭推送，呼嘯升空，進入地球軌道。在這座衛星上載有艾森豪總統聖誕獻辭的錄音帶，此項祝詞從這座世界上的第一個人造衛星上向地球播放了整整十三天。在這次簡單的嚐試性實驗十年後的今天

，顯然地，通信衛星與吾人日常生活之關連較之其他任何太空發展項目都要密切而廣泛。

此項嶄新工藝之進展神速，確是令人咋舌。距初次實驗後僅七年，被命名為「晨鳥」的第一座國際通信衛星即開始了商用服務，而又在短短的三年之後，已為今天的「國際電星三號」所取代，能量也較前增加了五倍。過去三年中，共有六座商用通信衛星被射入軌道，它們代表了通信衛星科技進化的三個時代。至目前為止，此一快速進展並無稍緩的跡象，預期在一九七〇年，第四代通信衛星將以較「晨鳥」高出廿倍的能力開始為吾人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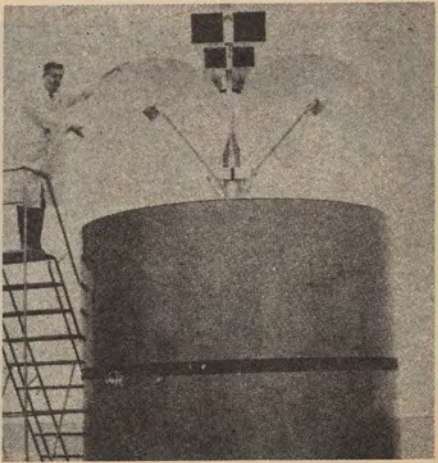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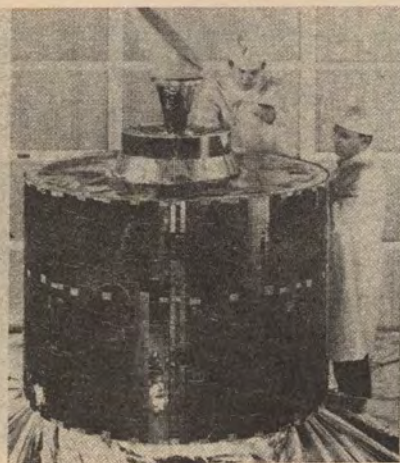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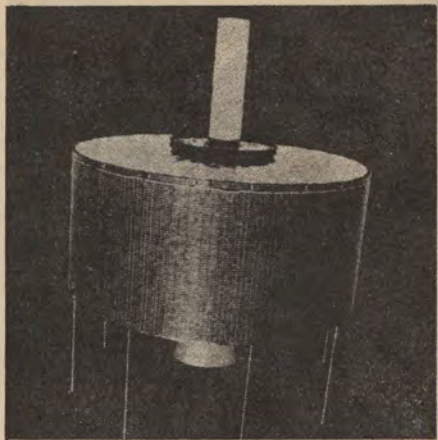


左上：「轉播衛星」為太空總署實驗性之中高度主動轉發器衛星，曾擔任了超過三年之試驗傳送。此衛星重一七二磅，接收頻率為一七二五兆赫，發射為四一七〇兆赫，頂端使用兩個離軸體天線，下方之偶極體用於測距與指揮。中繼號在歐美兩洲之間每次可見之時為七十分鐘。

右上：「國際電信二號」為晨鳥繼承者，較晨鳥大兩倍有奇。於大西洋與太平洋區域共有三座此種衛星為南北兩半球提供通信。

左下：「國際電信三號」在測試室中之情形，該衛星之能量為一千二百個語言電路，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發射成功，順利進入同步軌道。（現用者即此類衛星）

右下：巨大之「國際電信四號」，將於一九七〇年代間為吾人提供服務。該衛星之能量可達一萬個電話電路或十二個彩色電視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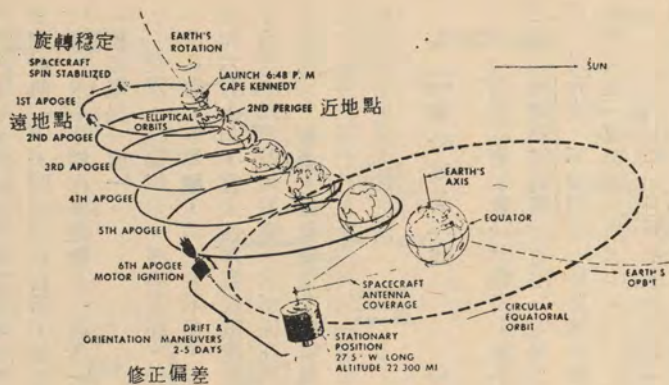
Francisa Gicca 作
海 峨 摘 譯

恰好需時廿四小時飛完一週的同步「地理靜止」軌道。把衛星以此一高度置於地球赤道上方，其飛完軌道全程所需之時間恰如其下面的地球完成自轉的時間。因之，在地球上看來，此一衛星則宛如靜止。表面看來，這種同步軌道將可使地面追蹤大為簡化，所需衛星之數量也大為減少，實際上，尚有很多主要的問題仍未獲得答案：

- 一、在二萬二千三百哩的高度，其信號之損失將較之在如「COURIER」號之高度處超出三十個分貝（DB）；如此，地面與衛星的傳播電力則均需增加一千倍始能完成與「快遞」相同之工作。
- 二、信號來往需時約〇・二七秒，電話交談能否承受此一時間延遲？
- 三、對能否發展出一套系統使衛星能保持定位尚無把握。

國際電信衛星組織之成立

在一九六二年時，似乎僅有中高度軌道通信衛星切合實用，而此類衛星須飛過很多國家的上空，若不採取國際行動，勢必形成各國自建其系統，而造成衛星的紛



圖二：第一座商用衛星晨鳥號（後命名為國際電信一號）之軌道動力圖。

亂。在聯合國的贊助下，於一九六四年有十九個國家同意成立「國際電信衛星組織」，確認唯有經由各會員國之通力合作，始可享通信衛星給予吾人之最大利益，並責成美國為代表發展一個單一的，全球性的衛星通信系統。一九六四年八月廿日，美國與其他十三國共同簽訂了「國際電信衛星臨時協議」同意成立衛星組織。凡國際電信協會的會員均有資格加入該組織，其入股之多寡則以各該國對衛星之使用量而定。一九六四年時參加該組織的有十九個國家，目前已增至六十三國之多。

蘇俄集團國家均未加入該組織，此當係由鐵幕中打出來的電話為數無幾根本用不着通信衛星。由於鐵幕國家對通信衛星之使用量有限，其股權亦微乎其微，而使得蘇俄在國際電信衛星組織中則顯得勢力單薄，不足輕重。反之，美國對衛星之使用量驚人，因此也擁有一半以上的投票權；此一情勢，基於政治的理由，無法使蘇俄所接受。於是，蘇俄乃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系統，供其集團內各國通信使用。雖然蘇俄也招徠鐵幕外的顧客，但迄今除了法國外，幾無自由國家加入其系統。

「同步」號的影響與「國際電星一號」

一九六三年七月，當DELTA發射器順利地把重一百五十磅的「同步」號射入同步軌道之後。通信衛星的「經濟革命」予焉開始。此次發射創下了一連串前所未有的記錄：它證明了發射器可以擔任獲得一個同步軌道所需之繁雜操作。它不僅是第一座靜止軌道的衛星，且是第一座未為適應此一工作特製的衛星。此次發射最重要之收穫仍在廓清了過去對是否能建立同步軌道的一切疑慮。

雖然電話交談時〇・二七秒的時間延遲非常明顯，但參加試驗的交談者認為此一延遲並無傷大雅。信號傳遞損失過高之問題雖仍未解決，但由於其他經濟方面的價值，已足可用以彌補此一缺點。由於毋須對一個活動衛星加以追蹤，地面電台之設施即可大為簡化。已往每一電台所需之兩個追蹤天線（一個對準使用中之衛星，另一則對準接踵而至的一個），已無必要。此項用費節省，可用於建造增益較大的天線，增加發射電力，及裝設靈敏度更高的接收機。此一同步軌道上，只需三座衛星即可取代已往所需之廿至五十個以涵蓋全球。

經過對以上諸因素之詳細考慮，國際電信衛星組織決定作一次同步軌道試驗。用於實驗的衛星較「同步」

號要重兩倍，發射電力與通信頻帶寬度亦均予增加。一九六六年尾，共射出此類實驗衛星四座。在這批衛星尚未發射前一年，即一九六五年，曾先發射了一座「晨鳥」號以求取早期作業經驗；「晨鳥」號後被正式命名為「國際電星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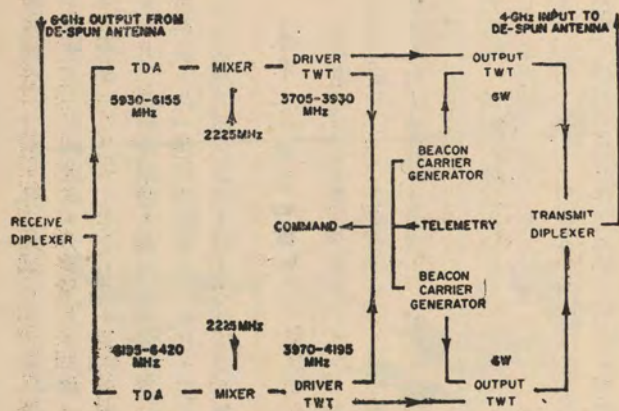
此際，地面電台，僅有五座，分別位於美、英、德、法與意大利等國，雖為數不多，但「晨鳥」於一九六五年六月上旬，當大西洋海底電纜整修故障時，曾擔任了八天的緊急商用服務。此事係在英國首相威爾遜、加拿大總理皮爾森、德國總理艾哈特與美國總統詹森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廿八日所主持的「晨鳥」衛星橫越大西洋電視節目開播典禮之前。

「國際電星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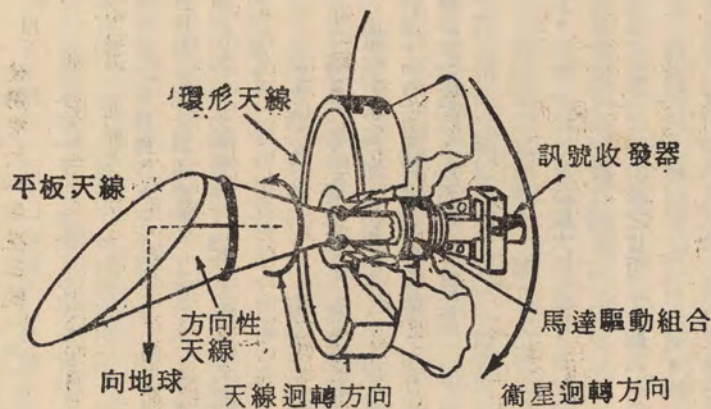
「國際電星二號」之任務一如「晨鳥」，也是用於實驗以確定軌道高度。首座「電星二號」係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升空。不幸因有一發動機未能正常引發而使其繼續停留在一個橢圓形軌道中。

一九六七年元月升空的第二組「電星二號」，成功地進入了同步軌道，在太平洋上空提供了首次全大服務

。「電星二號」重三百磅，其頻帶寬度與電力也大為增加。成功地進入軌道的「電星二號」共有三座，兩座在太平洋上空，一座在大西洋上空。



圖四：國際電星三號衛星之簡單作業圖解。



圖三：電信三號之天線定向機宜。

使用中的「電星三號」

前面所述各種衛星皆為實驗而發射，「電星三號」始為第一批專供商用之衛星。

早在一九六六年，國際電信衛星組織即與 TRW 公司簽訂了三千二百萬美元的合同，製造六座「電星三號」衛星，以便設置一全球性之通信系統。「電星三號」重六百磅，可用頻帶寬度為四五〇兆赫（四五〇 MHz），由兩個各為二二五兆赫寬之轉播器供給。相當於目前劃歸通信衛星所使用的五百兆赫頻帶寬的百分之九十。每一轉播器所產生之發射電力為十二二 DBM（一五八 W）。可適用於四個電視波道，或兩個全負荷各為一千二百電話波道的載波。

「晨鳥」設計之使用壽命為一年半。「電星二號」為三年，而「電星三號」之最低壽命則為五年。「晨鳥」之設計使用雖僅十八個月，但在四年後的今天，其工作情形仍極令人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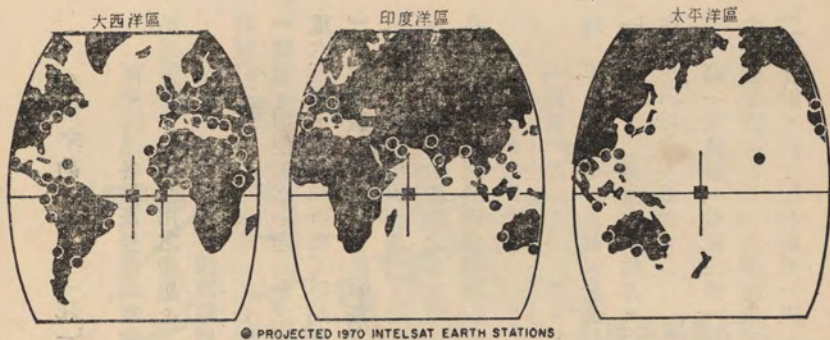
第一次發射「電星三號」是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但由於發射器導引系統故障而未能成功。同年十二月做第二次發射，此次順利地把一座「電星三號」置於大西洋

上空西經卅一度處。另三座「電星三號」分別位於太平洋上空東經一七四度處，大西洋上空西經六度處，與印度洋上空東經六二·五度處，此一系列之通信衛星均於一九六九年底前陸續進入軌道而完成了第一個全球性的通信系統。此一包括四座衛星之系統，其最大容量為四千八百個双向電話波道，或十六個電視波道。

未來之「電星四號」

因各處地面電台數量之激增，早在一九六七年，第一座「電星三號」升空前兩年，即已預料到現有衛星之容量恐將無法應付爾後通信量之需求，乃於一九六七年三月開始從事對全球通信系統作更進一步之研究。至一九六八年，國際間通信量已增至驚人程度，且顯示於一九七一年底前，太平洋與大西洋上空之「電星三號」均將達到飽和。同時，現有系統中四座衛星中若有一座發生故障，將嚴重影響整個系統。屆時，「電星三號」既無多餘容量，而「電星一號」與「電星二號」亦將超過其設計壽命。為求決此一問題，乃積極從事「電星四號」之發展工作。

一九六八年秋已與胡氏飛機公司簽了七千二百萬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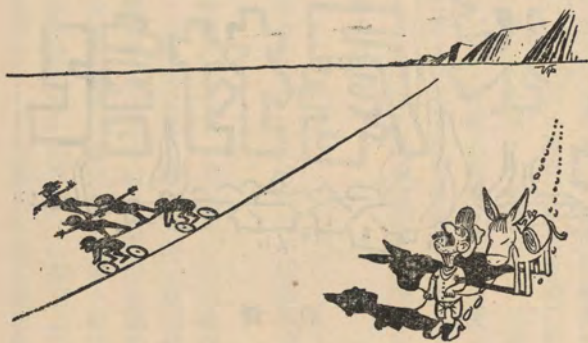


圖五：一九七〇年國際電星三號，全球系統包括四座衛星與大量之地面電台，此一系統之最大能量為四萬八千個，双向電話線路或十六個電視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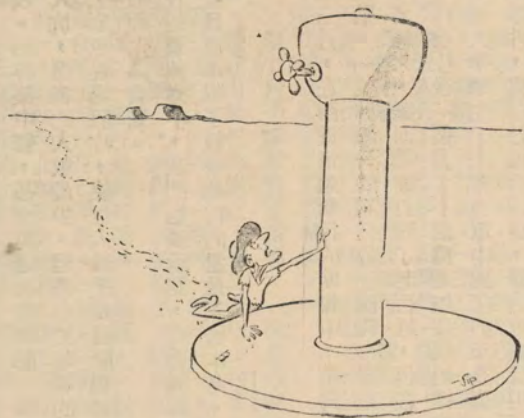
元的合同，製造四座巨大的「電星四號」。預計在一九七一年初首次發射兩座分別至太平洋與大西洋上空。第三座將於一九七二年，亦即「電星三號」壽命告終的一年，射入印度洋上空，第四座則留為備用。「電星四號」之

容量將超過一萬個双向電話波道，或十二個電視波道，其收轉使用亦將較目前者更為容易。

摘譯自：「Electronics World」一九六九年七月、八兩月號。



漫畫：海市蜃樓



漫畫：可望而不可及

美萊村屠殺

黃文範譯

美萊屠殺事件在近代戰爭暴行記錄中，比起南京大屠殺、納粹集中營，甚至與這次悲劇前一個月的順化千人坑，遇害的人數最少。但是由於報導的詳盡，再加上彩色現場照片，使世人幾乎是目歷親經了這次屠殺而大為震驚。

在這篇報導中，我們也須承認，有勇氣揭露、公佈、並且自承犯了戰爭暴行的還是美國本身。

——譯者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西貢每週舉行的簡報中，稍為提到了一下在美萊的作戰行動，「美洲師」的單位曾在廣義市與敵軍接觸，擊斃了一百二十八名越共，雖則風聞打死了老百姓，但經過美國陸軍派員調查——事件發生後一個月——認為毫無採取紀律措施的必要。若不是一位加州大學學生——甫自軍中退伍的萊登豪，在舊日袍澤處聽到了美萊事件，寫信給國會議員，警告曾經發生了「相當黑暗而血腥的事件」，這一案也許早就完結了。

目前，有一位軍官被控在美萊「預謀殺死數目不詳的東方人」；步兵第二十團第一營第三連有二十四位官兵接受調查；國會議員正要求了解美萊事件的真相，誰下的命令。以及美國駐越南的部隊是否發生過這種類似的行動。

因為軍法審判在即，美國陸軍極少聲明，曾經自行調查的越南政府，也宣佈「美萊事件是作戰行為」，任何有關暴行的傳說，都不過是越共的宣傳。事實上並不如此，曾經在這場屠殺中拍照的陸軍攝影士赫柏萊，以及本篇的一些訪問，證實了不容置辯的恐怖經過——對老年人、婦女、小孩、和嬰兒蓄意加以屠殺。第三連官兵與倖存村民所目擊的報導，顯示出美軍根本沒有遭遇敵人的射擊，在村子裡也沒有發現敵人，己方只有一個人受傷——很明顯的還是自傷，美萊村的村民就被直接了當地解決掉了。

「命令要我們把美萊村的一切通通消滅。」

出任的頭一天，第三連官兵在晚餐後集合聽取任務提示。連長麥狄那上尉，宣讀上級頒發突擊美萊村的命令，講解了四十五分鐘，大部份是關於兵力運用的程序。至少還有兩個連參加這次突擊，他們同第三連，都是「巴克特連部隊」的單位，指揮官巴克中校，在三個月後作戰陣亡，——但是只有第三連實際進入一帶草房，那就是「美萊四號」。

麥狄那連長蓄平頭，矮壯個子，容易發脾氣，講求嚴格的訓練，部下管他叫「瘋狗麥狄那」，士兵很尊敬他，以韋斯特班長來說，連長是「我所認識的最優秀軍官之一」，自從上年在夏威夷成立輕裝步兵第十一旅第二十團第一營第三連以來，大多數官兵就在他連內服役。

「就我所曉得的來說，第三連是在越南作戰最好的連，」韋斯特班長說：「第三連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連，不像旁人有一百多人就算是一個連，我們要麼不動，一動就團結一致。我們照顧每一個官兵和每一個官兵的困難，大伙兒像兄第一樣，這就是麥狄那連長教導我們的方法，要彼此親愛精誠。」

九個小村子都賦與了番號，「美萊四號」是其中的一個，就在山美村的附近，有時這些小村落也叫「山美」，第三連的人則管這一帶叫「粉紅莊」，由於這些村子在軍用地圖上，都用紅顏色標示，因為這一帶肥沃的海岸平原，一直都是越共盤據的地區。「粉紅莊」在廣義省省會東北方只有七哩遠，一個月以前越共發動「春節攻勢」，越共和北越部隊曾經大膽攻領了廣義市部份市區。第三連不但馬上把這整個一帶稱為「粉紅莊」，而且也指的是「美萊四號」這個小村落。

前幾個星期，第三連就在「粉紅莊」附近一帶，首度實際作戰。兩三週以前，河對岸打來的冷槍，打死了一名士兵，連內弟兄認為是從「美萊四號」打過來的；兩星期以前，敵人埋設的地雷，炸死了五名美軍，炸傷了二十二名。剛不幾天以前，「美萊四號」附近一個小村子裡，由一發沒有爆炸的砲彈所改製的詭雷，炸死了連內最得人望的一位班長——柯克斯上士。

「我那時是他的副班長，」韋斯特說：「在回營房的路上我哭了，上至連長，大夥兒都不好不傷心，有些弟兄在附近猛踢沙包，罵着說：『這些死狗！這些死雜種！』」

在任務提示的時候，韋斯特說：「麥狄那連長告訴我們，或許會找到個機會替連內死去的弟兄們報仇。」訓話完了，官兵們舉行了追悼柯克斯上士的儀式，但是這次追悼儀式到更像是為未來的作戰打氣。

「麥狄那連長並沒有下令叫我們進村子去打死女人同小孩，」韋斯特說：「沒有人告訴我們怎麼處理老百姓，因為在當時我們沒有一個人想到會攻進老百姓中間的情況，我想我們所聽到的不過在心中加深了畏懼，我

了鉛筆和拍紙簿，他們的任務是草擬新聞稿和報告，供旅報發表。

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的辛普孫，當時是副排長，只有十九歲。他說：「大約在九點鐘或者九點三十分的時候，我們降落在一片象草地區上。擔任火力掩護的直升機，已經使用輕機槍和榴彈掃射過這一片地區。當天萬里無雲，氣溫很高，而且愈來愈熱。我們的降落區在鎮外的左側，我們大約有二十五個人，立刻進入村子裡，村子裡沒有敵人的火力。我們遇到一間屋子就要搜索一下，看沒有有人在裡面，裡面如果沒有人，就放火燒掉。我們在幾間屋子裡找到一些人，就帶了幾個回去給情報人員去問話。有些人想跑，我們告訴他們不要跑，他們一共是十五個人，有些沒有跑，打死的大約是五個或者九個。」

赫伯萊和羅伯通過稻田，往村落地區背後的一個高地上走，同行的有十名到十五名士兵。赫伯萊看見一條母牛，同時也聽到了前面幾聲槍響。一名士兵便開槍打牛，其他的人也就跟着把子彈往牛身上灌，直到那條牛

們以為會遭遇猛烈的抵抗。連長訓話說村子裡有敵人，就是那些打死我們弟兄的敵人，這是我們頭一次的真正決一死戰。我們就抱定決心，要攻進村子裡去，用盡一切手段，把敵人殺得乾乾淨淨。」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這一天晴朗、萬里無雲、溫熱，日出後不久，直升機群在基地營房的「四號降落區」，載了第三連八十多名官兵起飛，飛行了十一公里，降落在「美萊四號」西邊的稻田裡。

陸軍攝影士赫伯萊和羅伯技術士，都是公共新聞第三十一分遣隊的人員，他們搭乘第二架直升機起飛。赫伯萊在大學唸書時徵召入伍，在越南服役還有一星期，兩個人都沒見過大場面的作戰，這次却志願參加，因為聽說這一次會很「激烈」。他們配屬的這個班，用手提無線電機接受麥狄那連長的命令。

赫伯萊隨身帶了三部照相機——一部是公家的，兩部是他私人的。（他把此行的黑白膠捲繳呈上去，陸軍當時並沒有採取行動，但現在打算以這些照片作為軍法審判過程中的證據。）羅伯在大學中志願入伍，手上拿

倒了下去。

「在右邊，」赫伯萊說：「樹叢裡有一個婦女的身形和頭部，所有其他的士兵就對準她開火，瞄準了她，打了一遍又一遍，她倒在稻田的田埂上面，所以她的頭就成了一個撐出來的標靶。當時根本沒有人打算問問她或者別的就朝她射擊，只見骨頭碎片在空中飛舞，羅伯和我只有搖頭太息。」

「在那裡有好多我特別喜歡的越南人，」韋斯特班長想起了他在越南服役的那一年：「大部份都在一家孤兒院裡，我不服野戰勤務時，就常常去那裡拜訪。我一到那裡，那些人就教我越南話，也向我解釋我好多我要知道的風俗習慣。」

韋斯特帶了他這一班十三個人，穿過稻田時就聽到了槍聲。他們沿着一條羊腸小道走下去，一面要小心翼翼注意着詭雷。他們在小徑上轉了個大彎，就看見前面二十五呎遠處有六個越南人，有些挑着籬筐，正向他們跑過來。「這些人一直跑到我們中間，」他說：「跑過我們，向四面八方奔逃，很難分清他們是男人還是女人，因為穿的都是一樣的黑布衫褲。」他和班內士兵就

用M16步槍開火射擊。然後全體繼續往下走，上了大路朝村子裡的槍聲方向前進。

「我心裡早就這樣說過了，」韋斯特說：「當時我又在心裡說，可別死在越南，我有兩件事要完成，第一件就是爲國服務，達成我在越南的任務；第二件事要完成的就是回家。」

「有一個小孩恍恍惚忽地朝我們走過來，」赫伯萊說：「他的手臂上和腿上都中了槍，可是既不哭，也沒有哼。」赫伯萊蹲下身替這小孩照相，一名士兵蹲在他的旁邊：「這名士兵對着這小孩開了三槍，第一槍把他打得往後一仰，第二槍把他拋了起來，第三槍把他打倒下去，體液流了出來。這名士兵站了起來就走開去。這張相片因爲距離太近，由於光頻效應而模糊不清。」

「下命令的人可能沒有想到情況會這麼慘，」彭哈德上士說，他辯稱自己拒絕參加這次殺戮。

彭哈德想起他進入村莊時，有一架飛機在頭上盤旋，用越南話警告老百姓離開，「事先也撒過傳單，不過對越南老百姓沒有甚麼用，他們的東西本來就很少，我

們進去的這個村子已經年深久遠，有磚牆、瓦頂、結實的地板和傢具。老百姓是真的沒有地方可去，村子就是他們的一切，所以他們就不顧一切留下來硬擋。」

「那是一場頂着槍口的謀殺，我們只有少數人不幹，我告訴他們這件事太慘，我不幹，我不認爲這是合法的命令！」

「對我們來說，他們不是老百姓，」辛普孫說：「他們是越共同情份子，你不會叫他們是老百姓，對我們來說，他們是越共。他們沒有方法證明他們不是的。你沒有別的辦法，一定得採取行動。如果他們是越共而逃掉了，下回他們會轉回來把你宰掉。你幹這項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險，如果有人把你打死了，他們決不會爲你覺得難過。」

威廉·卡萊中尉這一排人，最先抵達美萊村的中心，「我們在村子裡搜索到了大約四五十個人，」退伍的上等兵米多羅告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記者說：「我們把他們集合在那裡，那裡是村落中心，有點像個小島，可以這麼說。」

「男人、女人、小孩、嬰兒，通通把他們趕在一堆，讓他們蹲在地上。卡萊排長來了說道，你們曉得該怎麼辦對他們吧，曉得不？我說曉得，所以認爲他只要我們看住他們，他就走了。大約十分鐘到十五分鐘以後他又回來了，說怎麼着還沒有幹掉他們？我告訴他說，我並不曉得你要我們殺他們，還以爲只要我們看住他們呢。

他說，不是的，我要他們死！他退後了大約十到十五呎，開槍射擊他們，也告訴我們開槍，所以我就開槍了，朝這一批人打了四夾子彈。

我用連發射擊，只要朝那一帶掃過去，因爲發射速度快，根本不曉得自己打死了多少人。

我們再搜索一遍，又找到七八個人，我們正要把他們推到一間屋子裡，好吧，等到推進一間屋子裡，然後再朝裡面丟一枚手榴彈進去。有人藏在山溝裡，要我們把他們帶過去，所以我們又把他們帶出來，也帶到那邊去。等我們把人帶到，那邊已經大約有七十到七十五個人集合在一起，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人推進去。卡萊排長告訴我，他這麼說，米多羅，我們還有件事要幹，所以我們就走過去，把他們推下山溝，一面開槍射擊……朝着山溝裡打。那裡是一條溝，所以我們一面把他們往

下推，一面開槍打，所以就這麼着一面推，一面用連發朝他們打。男人、女人、和小孩。

還有小小小孩，所以我們就開槍打他們，有人說用單發打可以省點子彈，所以我們就改成單發，再打了幾發子彈。」

「美國兵的面孔上毫無表情，」赫伯萊說：「我簡直不能相信，他們正把所有東西通通消滅，幹這碼子事他們都非常頂真。越南人看到了美國兵，可是並不跑，一直往前走，直到美國士兵看到了他們開槍射擊。有些老百姓把家畜趕出路外藏在樹後面，士兵們用的有M16步槍、機關槍、和榴彈。榴彈發射時發出『克達』的聲音。」

向老朋友萊登豪談到看見這次事件，使萊登豪向國會議員寫信，而引起陸軍重新調查的格魯弗上等兵，他是俄克拉荷馬州土耳其市人，第一位目擊的證人。格魯弗說他曾經在美萊村附近作過戰：「可是我們以前從沒有殺過老百姓，以前也從沒有奉到命令要把一切徹底消滅。」

格魯弗告訴萊登豪，他看見一個小孩，大約只有三四歲大：「這小孩用一隻手緊緊抓住另一隻受傷的膀子，血汨汨地從手指縫中流出來，他站在那裡，大大的眼睛向四週瞻視，好像他根本不懂是怎麼回事，後來連長的無線電兵用 M16 步槍給了他一索子火。」

「出旁的任務時，」韋斯特班長說：「士兵們只吃自己的水菓，或者一聽肉豆罐頭，把其餘的都分給越南人。如果我把我的桃子或者梨子或者旁的東西送給他們，我常想到這是件樂事，老百姓似乎很領情。」

我們一出動，不論到任何地方，總有小孩子跟著我們，大多數小孩我們都曉得姓名。在好多次情形下，我敢這麼說，老百姓正在找我們，遠在村莊外兩三哩開外，小孩兒們就迎上來了。我們並不要用地雷偵測器在小路上探測地雷，因為他們會趕着家畜到路上去，自己走在後面給我們看，像是說：「阿兵哥，我們不會傷害你們，我們也曉得，你們也不會傷害我們。」

我們就告訴小孩兒們吃東西吧，但是可得把空罐子拿回來，把它們堆成一大堆。聽說我們每次撞上了地雷，才曉得那地雷是用我們給小孩們的空罐頭做成的。」

他們剝這女孩衣服時，四週是屍體和熊熊火起的草屋，女孩的母親想幫忙，對着士兵又抓又撕；另外一位越南婦女，恐怕是爲了自己的安全，想攔住這位媽媽別反抗，一名士兵對準這位母親後面踢了一腳，另外一名揀了一個耳光。

赫伯萊跳過去替這批婦女照相，相片上看出來那個十三歲的女孩，正躲在媽媽身後，想把上衣扣起來。「看到了老赫，」羅伯說：「他們就放開手轉身走開，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的樣子。」

然後一名士兵問道：「好了，對她們該怎麼辦？」「幹掉！」另一個答道。

「我聽見一挺 M16 機槍開火，」羅伯說：「一挺輕機關槍，等於我們轉回身，所有的婦女連同小孩都死掉了！」

「那些遊神槍放得最多，」韋斯特班長說：「我叫他們遊神，因為他們到處晃蕩，毫無必要的亂開槍，大多數情況，根本沒有打甚麼東西，有些人對正了已經起火的屋子裡開槍，雖則屋子裡根本不可能還有活的東西。這些傢伙毫沒來由地大呼小叫，不僅只是年輕的，

「就在村落的外面，」旅報記者羅伯說：「躺着一大堆屍體，一個真正小不點兒大的小孩——身上光光的，只穿了件汗衫——走到這堆前，抓住一具屍體的手，在我後面的一名士兵立刻採取跪射姿勢，離那小孩有三十公尺遠，只一槍就把他打死了。」

「我看見三堆大小差不多的屍體，」彭哈德上士說：「每一堆大概有二十具屍體，越南官方說是被砲彈炸死的人，那真是荒唐，那枚砲彈一定要正中命中在這麼多人的正中間才會炸死這麼多人，而且還會把屍體炸到稻田裡去。」

赫伯萊和羅伯眼見一批士兵正同一批婦女搭訕，其中有個女孩子，大約是十三歲上下，穿着黑布衫褲。一名士兵把女孩抓住，由旁的士兵幫忙，要剝下女孩的衣服來。

「到讓我們瞧瞧她是怎麼做的。」一個士兵說。

「越共臭巴巴！」另一個說，他告訴這個十三歲女孩，她是越共的婊子。

「我勁兒上來了。」第三個說。

老兵也是一樣的吼叫，或許有一陣子他們發了野性，但是我不認爲他們發了瘋，如果一個人發了瘋，那就不可以理喻。一到每一件事情都穩定下來，一切聲音也停止了。如果這些人是發了瘋，他們就會繼續殺人殺下去。

我班裡的弟兄大多數的反應並不粗暴，我們限定了指揮組，麥狄那連長跟我們在一起，他決不會站在那裡看我們像新兵一樣到處亂竄，他可能會下令就地軍法審判。」

一名黑士兵告訴赫伯萊他實在受不了，得想法子離開。後來，赫伯萊和羅伯兩個人坐在一條溝邊，一堆屍體就在左邊。聽見一聲槍響，他們馬上臥倒，還以爲是狙擊手的火力，那個想離開的士兵已經用四五手槍朝腳上開了一槍。他報告說是走火，麥狄那連長馬上叫「揚塵」——一架直升機，把他運走。「他故意打傷自己脫離那裡，」羅伯說：「即令他打傷了自己的腳，他看起來還很快樂。」

目前還在越南服役的金琪技術士，當時擔任重武器班的尖兵。「我們進入『粉紅莊』，發現溝裡有一堆死屍，那一定有六七呎高，上面的屍體已經齊到了溝邊。

有一具屍體，是個老頭兒，胸部上刻了一個「C」字母。

麥狄那連長就在我們前面，特遣隊指揮官巴克中校，正在頭頂的一架直升機上，他在無線電中講話，說他聽見擔任醫療後送的直升機報告遍地都是屍體，戰況進行得如何？我聽見麥狄那連長報告說：「我不曉得他們進行得如何了，第一排在最前面，我正要讓他們停下手來。」

他呼叫第一排，馬上說：「不要再開槍了，今天够了！」

巴克中校在上空指示清點屍體，麥狄那拿起話筒說道：「我們點到的屍體是三百一十具。」

九點鐘，赫伯萊和羅伯進入村子，在村外遇見了麥狄那連長。羅伯說麥狄那告訴他，到現在為止已經打死了八十五個人，也提到第三連已經逮到了二十名嫌疑份子，其中一個是老頭兒，說很多越共昨兒晚上在村子裡，但是天亮就走了。

很多草房用抽香煙的打火機點着，熊熊火起；一名

田野中跑過，」韋斯特說：「我就吼道：『站着！站着！』但是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在這種距離，我們原都可以把他們打死，但是我們只朝天鳴槍，追了半哩遠，這兩個人只有一個活着，那一個被審訊組打死了。有些老百姓對審訊組說，他們不曉得要說些甚麼。不肯說話的人都被那主持審問的越南人打死，而不是美國人打死的。我猜想，總要槍斃上九個到十個人，才有一個人透露真情。有人告訴我，那些傢伙說，那一帶原來有越共和北越部隊，可是已經從地道裡逃向海邊去了。」

赫伯萊記得一件小而又小的慈悲行動，「一個小男孩血肉狼藉地躺在那裡，一名士兵走過去，拿床毯子蓋在屍身上。」

柯本四級技術士是一架直升機上的射擊士，在美萊村地區上空作偵察飛行，他回憶到「在村落外面，看到一個帶了卡柄槍和背包的越共，但却走掉了。我們飛返美萊時，看見沿路都是死傷的人，整個村子裡也莫不如是，一條灌溉水圳裡堆滿了屍體，我們看見還有好些人仍然活着。我們不曉得是怎麼回事。」

背了九十磅背包的士兵，正把玉米一根一根地砍倒；有些士兵則翻弄老百姓的衣物，搜查武器；有一名士兵裝了老百姓的錢。地上輪着兩條打死的水牛和兩條小牛。「我曉得我們不得不消滅敵人的資源，」羅伯說：「這是一種老戰術，但却很有用。南北戰爭中，薛爾曼就會揮軍南下，一直燒殺到海邊。你不得不這麼幹，我看見一名士兵從茅屋子裡拖出一具屍體丟到水井裡，毀了敵人的水源。他們用刀子通、開槍打，殺死所有的家禽家畜，那些，在效果上，是越共的支援部隊。」

一名士兵從槍上卸下刺刀，對準一條小牛通了又通，血從小牛鼻子裡往外流，它還是想往母牛那邊走，這名士兵名通得興趣，很多士兵圍在旁邊看。有些士兵則在殺死小豬和所有母牛。

「老天，」羅伯說：「那些母牛可死得慘，他們把牠們趕進小牛欄裡，然後開槍打——噢！噢！牛只曉得叫，噢！然後又是噢！噢！噢！」

一名士兵正從小路上衝下去，拿了一把小刀追一隻鴨子。

「我看見兩個兵役年齡的男人，在五百公尺開外的

飛行員想運走一些受傷的人，但是我們座機上沒有位置，所以他就呼叫一架火力支援直升機來協助。我們看見一個小孩，便降落下去，機工長抱了一個大約兩歲大的小孩回來，看來那孩子嚇壞了。

大約五十公尺以外的坑裡，有十到十五個人，我們呼叫火力支援機幫忙撤走，我們就把這小孩送到一處醫院裡去。有一條溝裡一定有七十五個到八十個人——有些是死屍，有些受了傷，我從來還沒見過一塊地方有這麼多死人。」

後來，這架直升機回來，落在卡萊排長這排人附近的稻田裡，飛行員走下飛機打手勢要卡萊排長過去，「那飛行員看起來很憤怒，」卡萊的通信兵史勒奇回憶着說：「但我們却聽不到他說的是甚麼，後來卡萊排長回來了對我們說：『這條伙對我們的作法很不高興，不過我才不理這一套，他管不着。』」

韋斯特這一班人看見有一個小孩在十呎開外，那孩子正在哭，他手上腿上都中了槍，或許就是前面格魯弗所說的那個小孩。

「哎，」一名士兵說：「那個小孩兒我們怎麼辦？」

韋斯特說，一名通信兵並不答話，掉轉身來用 M16 步槍瞄準就打，打中了小孩的頭部。韋斯特也好，別人也好，都沒有說甚麼，他們只是排路往前走，韋斯特稱為「清掃」前進。

「那一天我想到的只有打仗，」韋斯特說：「我只想到我這一班人的安全，我對自己說要把這些老百姓通通打死實在是太慘，不過如果我要是說，在當時我內心真正為這些老百姓難過，那就是言不由衷。」

一個老頭子躲着，被兩名士兵拖了出來問話，他的褲子要掉下來，便一直提着。麥狄那連長親自審問，那老頭一點都不知道，嘖嘖嘖講了幾句，有人問麥狄那連長對這人該怎麼辦，羅伯聽見這位上尉說：「我不管！」

麥狄那連長走開，羅伯聽見一聲槍響，老頭死了。

韋斯特說，在「美萊四號」的那一整天，「我不能正式地說我遭受到射擊，我一直聽到槍聲不斷，但分不

。當時有好多士兵也要照死人照片。」

「我們大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是美國政府所有，當時是，現在仍然是。我當時對班內弟兄解釋說，你們不要坐在那裡責備自己——你們奉到了命令，擔任的是搜索與殲滅的任務。假如要責備甚麼人，或者加以軍法審判，一定是比我們階層高的人，除非在這次作戰裡的每一個人都加以審問，否則克萊排長和班長就不該審問。」

「他們兩隻獲了三件武器（步槍），」羅伯說：「四十發迫擊砲彈，手榴彈，和背包。」

「我們回到丹祥府後，對美萊事件想了好久，可是我們兩個並沒有整夜睡不着覺。」羅伯說他在旅報上報導這一次作戰：「寫得就像是一次大捷。」

「這村子裡米穀堆積如山，」韋斯特說：「他們找到的文件證明北越和越共部隊曾經駐紮過，從證據上看，這批部隊進駐還沒有好久。我曉得他們找到了彈藥，還有地道。我不太清楚是因為我搜索過的一些地道都是死路一條。」

出來是我們的人，還是向我們射擊的敵人火力。我聽到有些傢伙在一部無線電機中呼叫，說他們遇到敵人的狙擊射擊，他們向麥狄那連長報告，準備進入陣地以猛烈火力消滅狙擊兵，可是這些都只在無線電裡聽到。」

「我記得一個男人，帶了一男一女兩個小孩在一條小路上朝我們走過來，」赫伯萊說：「他們一直往我們這邊走，非常緊張，非常害怕，我們還聽到那小女孩用越南話說：『別！別！』」女孩在右，男孩在左，突然，一名士兵開槍了，把他們都打翻了。」

赫伯萊和羅伯在中午前坐直升機起飛去掩護另一個連和進早餐。當天下午，赫伯萊在另外一個連，聽見那連連長在聽無線電中傳來的報告，報告說擊斃共一百二十五人，這位連長一點也不覺得這次事件，可是他哈哈笑着說：「是呀，可能連女人和小孩都在內！」

後來回到基地營房，韋斯特談起赫伯萊：「他說他認為那一回好多事都不對，他把這些事照了好多照片。我也強調說，我認為有人在那裡到處去照這種相也不對

「終於我們到了海邊，金琪說：『我們俘虜了四名可疑份子。一個是小孩，一個是十五歲到二十七歲，一個是四十到五十五歲，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他們都被狠狠修理了一頓，那小孩供出那老頭是名北越共軍排長。麥狄那連長就在他那枝三八轉輪手槍裡退出五發子彈，同時那個人來上『俄國輪盤賭』（用槍瞄準勾動板機，打死的與空槍的機會是一比五。——譯者）後來又抓住他的頭髮，把他推過去靠住一株樹，用一枝步槍打了兩發，一槍比一槍靠近那個傢伙的腦袋，然後再用槍正對準了他。那傢伙一定是嚇慘了，因為他開始抖得個要死，果然他是北越共軍的地區司令。後來麥狄那連長照了一張相，照的是他一隻手從一個椰子裡喝水，另一隻手握一把又大又快的衝鋒刀，抵在那個綁在竹子上，口裡塞了東西的小孩喉嚨上。」

我們回到「四號降落區」以後，麥狄那連長對全連訓話。他說道：「他們正在舉行調查，大家都曉得的，我們遇到了狙擊火力，部隊都打散了。」就我所曉得的來說，並沒有甚麼狙擊火力。」

韋斯特這一班人在美萊村一直待到當天下午五點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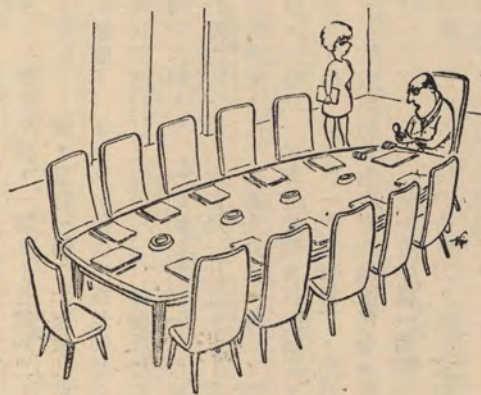
，當晚他們也在這一帶地區露營，準備第二天出發到海濱一帶去搜索越共。有些士兵談到要向國會議員寫信抗議這回的行動，但是却從來沒有人這麼做。有些士兵靜靜地，表情嚴肅，但是為數不多。韋斯特說：「好多不該死的人都被打死了，但是一般士兵都覺得這是我們任務的一部份，我們都奇怪敵人到那裡去了，大家都在全



漫畫：「香港腳的最新止癢法。」

心全意只想找到他們的去處。」
晚餐時，他們在美萊村附近一處小小墳場上設立宿營區，小孩們和老頭兒們便出現在附近轉來轉去，當士兵們打開他們的口糧罐頭時，也把他們的晚餐同這些倖免於這場浩劫的越南人共享。

（譯自一九七〇年元月十八日「生活」亞洲版）



漫畫：「時間到了，把那些挨官腔的家伙們請進來吧！」

怪雨

魚兒蛇兒
自天而降

筱瑩譯

你是否曾在山窪裡發現過一堆魚，或在草坪上見到一大群癩蛤蟆？那可能是自天而降的怪「雨」。這話聽來似乎很荒謬，可是讀罷本文，你就知道我不是在以妖言惑眾了。

「魚！你看外面行人道上鋪得滿滿的都是魚！」一個紅臉龐的店員，衝着他的伙伴尖聲怪叫

「魚。」

「是呀，魚！多得要命，從天上掉下來，都快把外面的遮太陽蓬給壓垮了！」

兩人爭先恐後地從那狹隘的雜貨店裡擠出來，加入那些先他們而出，正在觀賞這千古奇觀的人潮裡。外面確實在下着一陣怪雨——掉下來的都是魚。

圍觀者個個都看傻了眼，唯獨一位穿着雨衣，叨着煙斗的長者，顯出一副見怪不怪的神情：「我就想着會發生這種事：天黃成這個樣子，而太陽又發藍，怪不自然的，就跟五十九年前下那場怪雨時的情形一個樣。而且老天不僅只會下魚，我聽說有時還會下鳥——甚至下蛇哪！就跟現在的情形一樣，天空怪怪的，有點發黃，然後就有好多蛇或鳥從天上掉下來。」

上面這段小故事像是神怪小說的作者胡謫一通來唬人的，其實不然，這事千真萬確發生於美國普維騰市的鄉郊，只不過時間早了些兒：是在一九〇〇年的事罷了。而那位老紳士也不是信口胡言，事實上他是作了一番相當忠實的報導，只因下動物的雨希罕得已被人目為荒謬不經之事，所以即是真話，也被人當作寓言來聽了。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找出許多可資徵信的記載，來證明此事之確實性的。

最初將下動物的雨之景象記載於史籍上的是二千年前的雅典人，當時的人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並不引以為怪。一六六七年名史學家傑蘇·卡士伯·史考特亦有「魚群從天而降」的記載，這是從太古以來，正式被承認為可信的史籍中首次提到怪雨。

然後在一六七三年，路克斯·傑可生·帝伯在他所介紹北大西洋非羅群島的一本書中，敘及在四百呎高的山巔，有許多青魚自天而降的景象，他解釋這是由於龍吸水將魚帶至天空再掉落下來之故。這種講法似乎頗可採信，因為龍吸水是驚人的舉力，一次較強烈的龍吸水，將整個湖泊連水帶魚都抽乾了，又在別處落下來是極可能的事，因為根據記錄：龍吸水之嚴重者，有將

不過儘管魚兒自天降的事有無數見證者，也有許多被承認為十分可靠的記載加以證實，也許是由於一直沒有一個科學家親歷過此事，所以絕大多數崇信科學家之言方具權威性的現代人，對這種說法都抱存疑慮，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身為科學家且對野獸及魚類有特別研究的巴庫博士，親自目睹了一次下魚奇觀，並向人作見證後，相信確有此事的人才日漸增多。巴庫博士目睹的那次魚雨，是在連續颶了幾天颶風之後忽而平靜下來時發生的，那些落在屋簷及街道上的魚，原是附近河川裡的居客，唯一令人疑惑不解的是這些魚都集中落在一塊一千呎長八十呎寬的地帶上。

前面所述都是下魚，其實下青蛙和蝌蚪的記載，也是與下魚之說同時出現於史籍上的，只是次數不多罷了，其主要原因，是由於人們素知青蛙性喜集體移棲及在雨天登岸，所以懷疑論者對許多極可能是青蛙雨的現象，都以寧可信其無的態度，將之解釋為青蛙集體移棲。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下青蛙的機會不比下魚少，尤其是下蝌蚪的事實，更不能以「集體移棲」之說來加以否定，因為蝌蚪是只能生活在水中而不會移棲的。

近數十年來，對青蛙及蝌蚪雨的報導即有多起，一

整個湖泊抽乾的情事，也有幾乎將整個港灣的水吸盡的事。

歐洲也有許多可靠的上天賜「魚」的報導。威爾斯有位名叫約翰·路易斯的市民，親歷過一次下鱈魚的雨，嚇得膽戰心驚，以為自己做了什麼觸犯神怒的事，而去向牧師報告其經歷：「我嚇死了——好多東西掉在我的頭、頸和身上，我用手摸摸頸子，原來都是些小魚……我把帽子脫下來，結果帽邊上也全是魚……我站的地方，大約有八十碼長十二碼寬那樣大的一片地方，全鋪滿了這種魚。

美國亦有許多下雨的記載，一八二四年夏天在紐約；一八四一年六月三十日在波士頓；以及一九〇〇年在普洛維騰市是見證者較多的幾次下魚奇觀，落下來的都是鱈魚和鯰魚，好多小男孩還拿著水桶，一桶一桶的把魚檢回去玩。一八九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阿拉巴馬州，一次大雨落下了數量驚人的鱈魚，農人們把這些魚檢去做肥料，得開動貨車來裝運！

這還不是最大的一次「魚雨」，最可觀的魚雨景象發生於一八六一年新的新加坡，降魚範圍足足有五十英畝，這也是有所案可稽的忠實報導。

位英國的目擊者說：某日他在街頭漫步，忽遇驟雨，待他覓妥避身所之後，發覺身後「啪啪」直響，與尋常雨聲不同，轉身一瞧，原來是好多青魚從天而降，「啪啪」地跌落在水門汀上。二十世紀的科學家標榜求精求確的精神，當不會認可無中生有之事。

此外還有些地方下過其他各種奇奇怪怪的雨，一八五七年蒙特利亞有過蜥蜴雨；一八七三年在明尼蘇達州下過爬蟲雨；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五日在美國田納西州的孟斐斯市竟下了一陣子蛇。美國泰晤士報及科學報，都報導說那場蛇雨，落下了成千成萬條蛇，而美國國家氣象局還證實該兩報社所報導自天而降的蛇之數目確實無誤，不過似乎沒有誰親眼看到蛇自天而降的那一幕。所有蛇，全落在一條新開闢而未鋪柏油的馬路上，路之兩傍都有深溝，那些蛇不可能自別處爬過來，附近也沒有蛇的匿跡處。

舊約聖經民數記上有一段記述「有風從耶和華那裡颶起，把鴿鴿由海面颶來」……然後都掉下來被人當食物的奇蹟。一八九六年在美國巴盾魯日城，就發生過無數死鴿鴿自天而降的奇蹟，據說這些鳥可能是由於一陣沿海的颶風將牠們吹到內陸，然後在空中遇到一股寒流

而凍死的。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在黑海的兩個港口也下過陣陣的鷓鴣雨。

雖然有些被視為昆蟲雨的情形，經調查研究，證明是藏在土裡作冬眠的昆蟲或其幼蟲，因雨水將泥土沖散而裸露出來之故。但多數報導，都是確切可信的。

昆蟲雨的原因很多，許多昆蟲，尤其是飛蟻，無需天候的影響，即會集聚成群，遇到驟雨紛紛跌下來即成昆蟲雨。自然也有情形是由於風力把所有的昆蟲都吹集於一處，然後隨雨點而落的。最駭人的一次昆蟲雨，是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四日發生於匈牙利賽堤斯市的飛蟻雨，僅僅在幾分鐘內，地面就鋪了一層一呎厚的蟻屍！還有過多次下蜘蛛及蜘蛛網的報導，一八六九年十月十三日在英國的堤維頓市下了整個下午的蛛網雨，據報導：「蛛網多得駭人，看來像一團團棉絮似的，將田畝、房舍及人畜都掩蓋住了。」

人們遇到下動物的雨，會對大自然的無邊法力感到驚異不置，却不至為這種異象感到懼怕，但有些怪雨確實很可怖，古代的人遇「硫磺雨」、「墨雨」以及「血雨」會嚇得心驚膽裂。

「血雨」對人們尤其恐怖性，古埃及人視紅色的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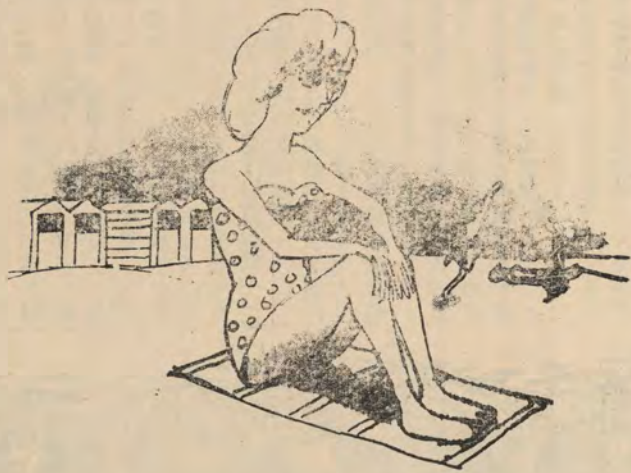
度可燃性，極易於着火，的確有點像硫磺，富於幻想力的人竟然從其中「嗅出」硫磺味來，於是加上五分旁門左道的附會，再加上五分迷信，人們就十分相信那是魔鬼在作祟了。

同樣的，以科學的眼光看「牛奶雨」，只是雨水中包含了由地面飛揚到空中的白色塵灰；「墨雨」是煤煙、油煙或黑色的塵灰污染了大氣中的雲層，再隨雨滴降落而已。一九二六年加利福尼亞州下過的一場墨雨，就是因燃燒油料形成的黑煙所致，淺色衣服被墨雨淋過都得到報銷了。現在我們遇到墨雨當然不會像古人那樣以為是妖孽在作妖而嚇得膽戰心寒，但想到聰明的人類在地球上作怪，竟把空氣污染成這個樣子，使地球都「快要不適合人類居住了」，也不得不膽戰心寒哪！

（取材自：「科學文摘」一九七〇年一月號）

我正忙著買郵票時，六歲的約翰出神地望着牆上通緝逃犯告示裡的照片。

我牽他的手要離去時，他仍帶著疑惑的神色望着照片，「媽，為什麼他們不在替這個壞人照相時抓著他呢？」



漫畫：洞洞裝的效果

為恐怖的浩劫，荷馬及維吉爾在編中世紀的年代史時，對這事都有詳盡的記述。一百年前法國人遇到下雨雨時，只要被雨水滴到的東西，都會慌慌張張地把它扔掉。下這種雨時，天空通常呈黃色，而太陽則有點發黑，與下動物雨的情形相似。義大利也下過血雨，據一位目擊者說，當時的景象是：「腥紅如血般的雨水將整個城市籠罩住，天空初呈黃色，繼而轉為火焰般的紅色……。」無怪乎身歷其境者會害怕。

蒼天何以會下血雨？有些解釋頗具見地，一般人都相信歐洲的血雨，是由撒哈拉沙漠區的紅塵所造成之說。可是蘇俄、紐芬蘭以及澳洲離撒哈拉都極遠，這些地方下的帶泥質的血雨，就不能作如是解。尤其是一九〇三年，全歐洲與澳洲同時下着這種含泥質的血雨，更找不到滿意的解答。德國的一位博物學家愛倫堡，認為血雨的成因是大氣有紅塵氣層，亦即紅色的灰塵存於大氣中，經常被風吹來吹去，並無定所，當這種氣層滯留之處恰好下雨，於是紅塵就隨雨水而下成為「血雨」，以後這種紅塵又會被旋風捲起混入大氣中。

所謂「硫磺雨」，現在已證明實在是花粉雨，因為花粉多呈黃色，使人聯想到硫磺，尤其是松的花粉有高



博士

充斥

美國

學術

市場

崔克譯

「實在沒料到」，路格 (Rugers University) 大學一位航空太空博士因為找不到工作又回路格唸書。又有一位哥倫比亞的年輕哲學博士，在紐約找不到教職，流落街頭當了卡車司機。哈佛博士班有一個學生說：「現在正在唸博士學位的學生，將來找事更要困難了。」據估計今年約有兩萬六千五百名擁有學位榮銜的青年男女，因為學術市場的供需失調而找不到適宜的職業。美國全國教育委員會事務主管卡福銳 (Dr. John Caffrey) 說：「現在博士已經供過於求，情況顯示將來更趨嚴重。」

今年博士班的畢業生的總數約為十年前的三倍，他們正遭遇到自一九三〇年大蕭條時代以來最嚴重的就業危機。今年三月美國一個非營利的聯合學院介紹所 (Cooperative College Registry) 向全美三百一十五所大學、學院從事了一項就業機會調查，這項調查結果震驚了美國學術界：全美從工商管理學到宗教學二十二種學科都是供過於求。教育學、心理學、地質學供應是需求的四倍，哲學十二倍，宗教學十八倍，物理學供應是需求的二十倍！在政府和企業中情況亦復如此。史丹佛的就業輔導主管凱勒博士 (Dr. Ralph Keller) 指出往年一月到三月是政府機構和企業向各大學



發掘人才的旺季。今年這段期間裡，相反的，有五十家大公司和七個政府部門取消了聘雇計劃。底特律韋恩 (Wayne) 州立大學，化學人才推介部主任林偉特 (Richard Linvett) 宣稱：「企業家們現在小心翼翼，已經停止雇用新人了。」美國文官委員會 (U.S. Civil Commission) 往年都聘用大量的博士人員，今年減少百分之二十的雇用額。

博士超額供應的主因是各大學授與太多的學位。加州著名的柏克里大學 (Berkeley University) 研究所主任艾柏格 (Dr. Sanford Elberg) 抱怨地說：「那些二、三流大學濫發學位實在令人擔心。」他認為詹森總統的教育政策，降低了博士的素質，應負其咎。事實上還有幾個其他重要因素：本年度聯邦政府縮減了研究基金；年青的大學畢業生為求逃避徵召，紛紛進入研究所深造；和戰後大量出生的孩子們——他們現在都是研究所的學生了。

許多大學有鑑於此，已經開始減少授與博士學位。耶魯和哈佛計劃減少博士班學生名額百分之二十。柏克里這所全美頒與博士學位最多的學校（每年一千五百位）也開始減少註冊名額，並將限制取得學位的期限為五年。

雖然各界力圖挽回頹勢，預料博士超額供應的情況，仍將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大概進入了一個『優勝劣敗，最適者生存』的時代」，卡福銳說：「學術市場上的買者有許多精挑細選的機會。」

譯自：三月份新聞週刊 (Newsweek) 教育專欄

所介紹結果		聯合調查結果		表列需求		博士供應	
學科	需求	學科	供應	學科	需求	學科	供應
工程	27	工程	30	工程	27	工程	30
商學	87	商學	109	商學	87	商學	109
管人	34	管人	80	管人	34	管人	80
理類	49	理類	197	理類	49	理類	197
學文	31	學文	228	學文	31	學文	228
學理	12	學理	247	學理	12	學理	247
學科	69	學科	372	學科	69	學科	372
學文	43	學文	394	學文	43	學文	394
學史	29	學史	347	學史	29	學史	347
學學	14	學學	263	學學	14	學學	263
社會		社會		社會		社會	
法心		法心		法心		法心	
政物		政物		政物		政物	
英歷		英歷		英歷		英歷	
化宗		化宗		化宗		化宗	
教		教		教		教	



七十年代的催眠術

欽靈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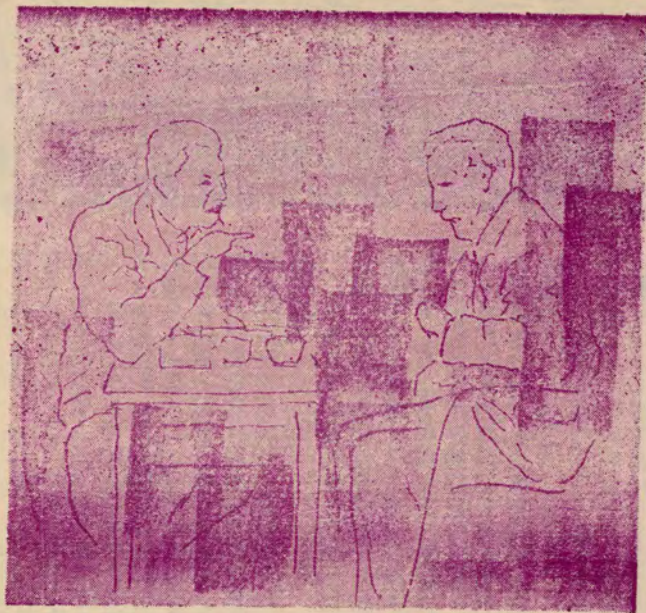
「這是一篇實例報導，說明今天的醫學界如何應用催眠術，達成不用化學麻醉的止痛法，消除抽煙習慣與疏導緊張情緒。」

戴恩是一位頗有成就的藝術家，住在曼哈坦，也在那兒工作。這是他首次前往請教精神醫師，也是平生第一次與催眠家打交道。現在，他正坐在有靠背的細軟搖椅上，當他將背部稍往後靠的時候，身體隨即後仰，兩腳懸空。

「用力呼吸，」醫師對他說，「有規律地作深呼吸。」

戴恩完全按照醫師的吩咐做了。

「現在，將精神全部集中。」醫師接着說，「一步一步把身體上各個部位放鬆些，首先我們從左腳開始……。」



戴恩是一位很能合作的病人，不到數分鐘，已經能够把全付精神貫注在醫師告訴他的各種動作上。「當我輕拍你肩膀的時候，」醫師接着說，「你的手會自動地舉起來，停在空中，直到我叫它回到椅子的扶手為止。」

頃刻間，戴恩眼望着他的手漸漸舉起，直到與肩膀齊高就停住了。過了一會兒，醫師告訴戴恩把手放回扶手，真的，手慢慢下降。

這是施用催眠術的第一個步驟，同時也是典型的處理戒煙步驟之一。目前催眠術用於醫學方面的範圍很廣，例如幫助減肥，使失眠者可以入睡，治療胃潰瘍、精神分裂、氣喘、兒童花粉熱等，同時還可幫助解除恐懼、煩躁與不安的心情。在外科手術方面却用來代替化學麻醉劑。

目前催眠術最爲人們感到興趣的是應用於戒煙方面。其原因可能是癮君子所佔人數很多的關係，而想戒煙的人也爲數不少，雖然戒煙的方法頗多，但不是無效，便是沒有成功。利用催眠術的療法，效果可延二、三十年之久。戴恩年已卅六，自從十七歲開始就抽起煙來了。在他知道吸煙與癌症、心臟病及肺病有密切關係之後，想要戒煙的行動不下五次之多，最後還是由接受過催眠術訓練的心理學家協助下，才把廿年的煙癮戒掉了。

史匹克博士是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教授，在其協助下，不知有多少人戒煙成功，而他所使用的治療法就是催眠術。不但如此，在以往十多年來，他還傳授這個方法給不少的醫師們使用。他協助吸煙者最重要的一點是使吸煙者深深地愛惜自己健康的身體，這也是戒煙者最好的動機，而史匹克博士最爲強調戒煙者需具備有強烈的動機。

除了史匹克博士之外，另有一位歐爾曼博士，對於戒煙法研究工作也不遺餘力。一般人的看法，總以爲催眠術是治療心理缺陷最好的方法，但歐爾曼博士却以爲用於協助戒煙，其效更著。不久以前，歐爾曼博士向一群熱愛此療法的醫師們發表演說，聽家當中絕大多數還是正在懸

盡濟世者，他本人也得悉在座的人有位電視紅星，不知戒過多少次煙，最後還是捨不得放棄其吞雲吐霧的嗜好。歐爾曼博士在開始其演說前，告訴在座的各位，爲了更容易使他們瞭解起見，還是先來個現場表演。他說：「就讓我假設這位病人叫着Jim吧！但我這麼叫，也許範圍太廣了些，所以還是後面加上一個字，叫他爲Jim。」此時，歐爾曼博士的意思實際上已指向在座的某一人，但是他的視線並沒有移向這個人，而開始了他施行催眠術的步驟。他又說：「Jim，現在把你全身的肌肉放鬆，精神全部集中在這個動作上，這樣你會感到非常舒服的」。過了約廿分鐘，歐爾曼博士又與Jim打招呼，當然這祇是在說話上的打招呼，並沒有與真正的Jim打招呼的。在這段時間裡歐爾曼博士曾經使用各種方法，並暗示許多意見要Jim放棄吸煙，而後停止他的催眠狀態，恢復之後又繼續聽歐爾曼博士的演說。歐爾曼博士又說：「各位聽衆，在我前半段的演說中，已經有位在座的先生，接受了我的催眠，但我不準備指出那一位，要是這位先生願意站起來，告訴我們在座其他先生們你的感受如何，我是非常歡迎的。」

在座的Jim即刻站了起來，先向歐爾曼博士致謝，並當衆宣佈，在前半個小時內，他的確是在不知不覺當中，將他的打火機及一包香煙扔在地上。更有趣的是在會後，一共有六位叫Jim的聽衆前去找了歐爾曼博士，說是他們在那項示範表演中也被催眠了。這是一項很巧合的事，歐爾曼博士本人也從未遇到過這種情形。

催眠術應用於醫學上的歷史，可說是由來已久。有位叫麥斯摩博士者，在其研究催眠術的過程中，就會發現的確施用催眠術者，與接受催眠術的人之間有某種心靈上的交流情況。麥氏的說法，在公元一七八七年曾爲法國的某醫學團體所認可。至於催眠術(Hypnosis)這個名詞是在公元一八四二年由一位蘇格蘭催眠外科醫師布萊德所訂定的。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印度一位名外科醫師艾斯戴就曾利用催眠術作了三千次以上的外科手術。那時印度正流行着某種惡疫，非常嚴重

，群醫束手無策，在一般的外科手術當中，十個總有五個是要被宣告死亡的。而艾斯戴所施用的外科手術方法，死亡率僅祇百分之五而已，這個紀錄祇有經由催眠術才有可能達到。

美國醫學會化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來研究麥斯摩、布萊德和艾斯戴三人，直到公元一九五八年該學會始正式承認催眠術是醫學上一種真正的療法。

早期催眠術在醫學上所遭到困擾的是其正名問題，因爲各位醫學專家們的見解莫衷一是。有人主張那祇不過是一種使人入眠的方法。有人却認爲應該是一種可以做一種在普通狀態中所不願去做的事情。六十年前，門洛博士說：「催眠術應該是使人實實在在去完成某種念頭或一連串思想的方法。」最近艾力生博士却在美國催眠術年報上發表其見解，說是催眠術在基本上應該是加強注意力、接受力與反應力的方法，同時也是增加某人對一個念頭或一連串思想的反應能力。換句話說，一個人接受催眠，就可集中全付精神及其意志，而暫時忘却其他所有的事物。

紐約一家慈善醫院(Good Samaritan Hospital)外科顧問范代克博士爲催眠術下了這個定義：「醫學上的催眠術是在改變一個人的注意力，使其更易於接受與其有靈交關係的人的意見。」接受催眠術的人並非完全進入睡眠或恍惚狀態，而祇是將他全部心神完全集中在某件事物上而已。范代克博士又說：「利用催眠術來向患者情緒上，肉體及精神上所作的忠告，在外科手術後的復元工作有很大的助益。」患者可以依照醫師的吩咐進食、飲水或如正常人一樣作全身沐浴。催眠術不祇對手術後病人的肉體有所幫助，尤爲重要者，是手術後病人心理上的健全激勵，使其明瞭在手術後不必有特別的煩惱，恢復其以往的正常心理狀態。

有位銀行家在接受外科手術後，范代克博士即刻給予催眠術，告訴他傷口很快就會癒合，疼痛會降到最低限度。因此，這位銀行家很安心地留在醫院裡，把它當作是一種假期的休息。范代克博士說：「這位銀行家至今還念念不忘他在醫院裡那段時間的伙食。」

好幾年以來，范代克博士利用催眠術來作外科手術不知有過多少次。據他自己的統計，每年大約有三萬人是由他利用催眠麻醉術而完成了外科手術的。范代克博士說：「催眠麻醉術對某些病人尤其需要，例如心臟病與肝病患者，要是利用化學麻醉劑，其危險性是相當高的。」利用催眠麻醉術病人還可以醒着，與醫師充分合作，肺部的功能也不會受到影響，同時又可減少痛苦，免除副作用。

歐爾曼博士說，目前在美國約有五千位醫師，使用催眠術來醫治病人。在精神病治療方面，催眠術原為一種輔助的辦法。讓病人可以去除緊張情緒。歐爾曼博士說：「有位病人來找我，說他遭到一個很大的煩惱，但他也早聽說過催眠術像是一種魔術，當然他相信這種魔術對他有所幫助。這種說法你能認為他是錯的嗎？當然不能了。最重要的一點，乃在於他需要別人的幫助，而不是需要催眠術的幫助。這是對於這位病人心理與觀念上迫切需要瞭解的問題。假如我能對他有所幫助，對他所需要的有所幫助，當然，他會安靜下來，接受我對他煩惱癥結的探究，那麼才能談到一連串的催眠療法。」

催眠術的應用在基本上還是一種技巧，應用得當才能使病人完全放鬆情緒。患者受了催眠，而能把全付精神集中，來聽取醫師所給予的忠告，他的肉體自然也就會鬆懈下來。這位病人在雙重的鬆懈情況下，自然就會將其煩惱源源道出。

歐爾曼博士又說，有些病人對自我催眠術感到有濃厚的興趣，這對與吸煙及一些在精神方面有毛病的人是頗有助益的。他會利用這種方法幫助人們與焦慮痛苦及恐懼作戰，有了顯着的成效。其中有位病人，在一次車禍中受傷很嚴重，歐爾曼博士就教了她自我催眠的方法，最後得到很成功的效果，至今他回想起來，還津津樂道呢！他說：「這位双十年華的女郎，經過了一次大車禍，本來是需要經過一次大手術的，在最初的幾個星期裡，她沉入了一種極端苦惱的情況裡，有

時她的軀體就像一只很硬的介殼，右手前方，總是貼在右腳的左側，而不能自己。但是她學會了自我催眠的方法，每當她遇到了這種困擾的時候，就自行催眠，因而減輕了她在舒適與痛苦的感覺。」

歐爾曼博士的自我催眠方法，首先要將病人施以催眠，讓他嚐試了一種愉快而舒適的感覺之後，再告訴這位病人，要想獲得催眠的結果，祇要回想這種甜蜜的經驗即可。有時候還可併用某種信號，例如三次呼吸等的動作。

精神病學家也喜歡利用催眠術來作為其治療病人的一種手段。因為病人經過催眠，就會很快且很容易的說出他過去的遭遇與目前痛苦的癥結所在，這對於提供解決目前煩惱的方法是大有幫助的。在一般的精神病治療方法下，要想讓病人回憶很久以前的苦惱情事，是要化很長的時間，有時還很困難。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提高警覺的是，催眠術雖然好，但若是施用技巧不得當，那就會引起很不幸的後果，所以歐爾曼博士特別呼籲非經嚴格訓練的人，不要輕易施用催眠術。

對於患失眠病的人，大多是太過緊張的關係，催眠術可讓患者將其肌肉與神經放鬆些，而易入眠。有時候要是病人有恐懼與焦慮不安的症狀，因而無法入眠，利用催眠術可以幫助醫師發現病人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而後對症下藥，以中肯的意見開導他，使他得以安眠。

某些心臟病患者，會產生咽喉痛的症狀，非常難受。其原因乃是心臟血液供應不足，加上伴隨性的恐懼，神經緊張及焦慮，使得情況更為惡劣，精神病學家對於此類求診者也祇有利用催眠術來排除病人的恐懼，以減輕他的痛苦。

對於患有嚴重胃潰瘍的病人，催眠術也有同樣的奇效。我們都知道情緒的因素，常會促使胃酸過度分泌，因而加劇胃的潰瘍，所以祇有利用催眠術來消除情緒混亂，始能獲得治癒的效果。

可是情緒不正常的人，施用催眠術者，若應用不得當且經驗不足，往往會導致病人自殺的嚴

重後果，紐約科學雜誌就有過此一不幸實例的報導。

在外科手術上來說，催眠麻醉法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利用此法手術後的裂口很快就會復元。臉部美容術利用催眠麻醉更為完善，因為目前美容界所施用的麻醉劑Procaine在手術完成後，往往對於皮膚復元後的平整有很好的影響。

范代克博士知道病人不經過手術後，那一段靜養期間是很難忍受的。所以要是能讓病人手術後痛苦感覺的部位移到他處，則對手術時的裂口是很有幫助的。例如一位接受膽囊手術的病人，在手術後醫師又施以催眠術，以極關切的口吻告訴這位病人，並設法使其痛苦感覺的部位移到背部，讓其誤認為是因為病牀太硬的關係，因而其注意力並不集中在腹部，如此使得手術後的復元期間縮短了。

范代克博士對於年小幼兒施用催眠術，以消除治療時的痛苦尤為成功。有位小孩在她外科手術後，包紮了許多繃帶，所以每次調換繃帶時不知吃了多少苦頭。范代克博士看到她痛苦情形後，就施以催眠術，且讓她「觀賞」她所喜愛的電視節目。就在這段時間裡，醫師一反前況，很容易地把她的繃帶順序換下了，而這位小女孩感到一點痛苦也沒有。范代克博士說：「當她正『觀賞』喜愛電視節目的時候，繃帶一圈一圈地解開。我還告訴她要是看到廣告出現，就將手舉起來。如此，醫師就可稍為停止片刻。此後，這位小女孩每天到了醫院換繃帶的時候，不經催眠術，祇看了電視後就不自覺地沉入催眠狀態，因為她對這種愉快的經驗太喜歡了。」除了減除年小病人的痛苦之外，對於醫師及護理人員於治療此類病人的時候，不知省却了多少時間。而所謂的鎮痛劑或麻醉劑也就不需要了。

應用催眠麻醉術的另一個實例，是一位需行頸部手術的九歲男孩子，因為長了骨膿胞，妨礙了正常牙齒及頸部的發育。范代克博士就給予這位小男孩催眠狀態的訓練，經過兩次訓練後，這

位小男孩到了牙科醫院的時候，沒有使用手術前的靜痛劑，僅由范代克博士施用某種信號後，就進入催眠術狀態。而後醫師就開始手術工作，雖然在這男孩的頸部作了敲、打、挖等動作，並將小骨片移開，而這男孩出乎尋常地毫無痛苦苦表示，反而舒適且安詳地靜坐在那裡接受醫師的手術，原來他正沉醉於他五歲時在法國所坐觸電式電車的愉快回憶中。

雖然醫學上應用催眠術日益增加，是一種好的現象，但是應用不得當或錯誤，將是一件頗令人困擾的事情。在一次美國醫學年會上，史匹克博士與其研究同伴曾報導說，他們曾經很容易地利用電視銀幕就可將兩個人引入催眠狀態。這是可喜或可怕的現象呢？

他們從經驗中得知，催眠術被濫用的可能性極大。因此主張對大眾傳播事業的政策與從業人員，應該給予加強其責任心及安全防衛常識的灌輸。在他們的試驗中曾經選擇了一位他們施過催眠術的婦人，也選擇了一位被其他的人所施過催眠術的男人。當然這對男女並不知道他們參與試驗的目的何在。他們兩人同坐在一間實驗室裡。突然間，一位催眠家出現在電視銀幕上，把他們兩人同時施以催眠術，很快地兩人都進入恍惚狀態。然後催眠家就說了一些話，讓這位婦人的左臂與前臂麻痺了。並告訴她除非觸了她的肘，否則一直會麻痺下去。在所施的催眠術去除後，這位婦人雖然醒了，但麻痺的狀態仍然存在，直到她的肘被觸後，始行恢復原來的狀態。

這位男人却被催眠家吩咐將兩手握緊，在催眠術去除後，兩手也依舊緊緊地握在一塊兒，一直到催眠家用手觸了他的頭為止。要不是催眠家用手觸了他的頭，這位男人的手可能還是一直不開的。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人，經過催眠術後，都能像這對男女一樣沉入如此深的催眠狀態。但是根據范代克博士的估計，每五人中就有一個人可以做到這種程度，而另外四人也可在催眠狀態下，接受催眠家所給予的意見。據史匹克博士說，一個人要想學會催眠術並非難事，祇要是一般智

慧的人就可以學得這種技巧，但是主要的問題，乃是當你的對象被催眠之後，你要如何來處理？催眠術應用在醫學上的範圍似乎是無限的。對於某些病人，尤其是在生產中感到陣痛的婦人，局部施用催眠麻醉術是最好不過的方法。產婦在肋骨以下部份施用此麻醉術之後，不必擔心嬰兒會受到任何化學藥劑的影響了。而最重要的是，此時產婦還可與醫師充分合作，順利完成生產的程序。

對於患癌症的人，催眠術也是減除他們痛苦的最好方法，因為施用成功的催眠術，病人可以將他們痛苦的注意力分散，以減輕對痛苦敏感的反應。史匹克博士將它比喻作是教人一種新的感覺疼痛的方式。要是病人學會了自我催眠的方式，更可在痛苦的時候，失去了知覺，那就不会有痛苦的感覺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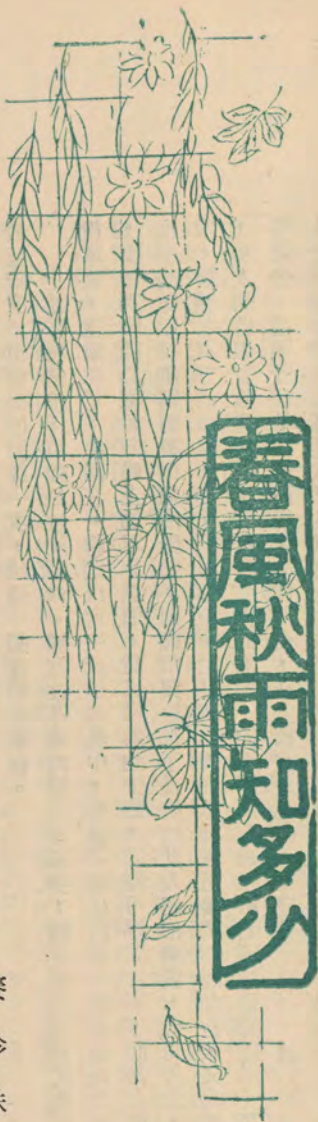
最後，我們應該知道，由於催眠術的應用範圍，日益增廣，同時愈來愈多的醫師接受了催眠術的訓練，不久的將來，醫學治療方面的技術水準將可達到一個很高的境界。催眠術之對於病人痛苦的減輕，心理的治療以及手術後靜養期間的縮短，諸如此類的情事，皆能對醫師們的醫療生活獲得莫大的幫助，也給病人的養病生活獲得不少的改善，這些都是醫學界所追求的最終目的。

醫生問一位老年的病人，「你今天好些了嗎？」

「唉，我的右腿行動不便，有點僵硬刺痛，」

「不要緊，這是年老的現象，」醫生安慰他。

「誰相信！我的兩條腿同樣老，為什麼左腿不痛？」



賽珍珠作
和風譯

我有一位朋友，在公家機構擔任要職，她能力甚強，工作認真，做事負責盡職，名氣頗高，深受大家敬重。有一天，她告訴我，她曾經和一位已婚的，而且在社會上頗有地位的男士，有過一段隱衷。他們之間的過從，據說相當密切，也很神秘，而且還一直保持了不算短的兩年時間，她敘述這段羅曼史時，心情很鎮靜，態度很自若，在良心上似乎毫無罪惡之感。我問她，現在他們倆的事怎麼樣了，她說他已遠調，彼此往來都不方便。我問她有否懊悔和遺憾之意？她說她不但不會，而且還對這樁事頗感自得。並且她相信，她的男友會與她有此同感。我又問她會否為他的太太設想過，她說他需要一些他太太身上所沒有的，而她却有。至於她自己，她又說，在其他男人身上找不到的，在他身上却有。她也知道他不能離開他的太太，尤其她和他太太認識，而且

她們之間友誼不錯，關於他倆之間的隱情，她相信，他太太將永遠被蒙在鼓裡，因為直到目前她和她的太太之間，友誼依舊。

我的朋友今年已是芳齡五十出頭了，已離了婚，至今外貌仍秀，體格仍健，雖然有意再婚，可是對象難尋。她離婚的主要原因是：雙方思想與興趣不相稱，身份地位不相配。她當初離婚時，既不感到難過，又不覺得蒙羞，由此可見，美國人對婚姻方面的見解，尤其是女人，與當年大不相同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倒並不認為女人對兩性間的觀念，像男人們對此方面的觀念變得那麼快。二三十年前，男人要女人保守貞操，結婚時非要對方是處女不可。可是目前，假如我相信統計數字的話，有一半的新娘，已非處女了。可是現在，大多數的男士們，對他們的新娘是否處女，並不太關心。現在我們才見到兩性間的真正平等，因為女孩們並未要求她們的新郎是處男啊！不過在婚後，雙方都希望互相忠實可靠，不過女人總是比較心地和善寬厚，即使她知道丈夫不忠，最低限度她也會對他原諒一次，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

上述種種情形，可說是性的革命。導致性革命的原因也不少：過去兩次世界大戰中，丈夫服役軍旅，遠離妻子，生活在一瞬間決定生死的環境中，而妻子則生活在一種孤寂而恐懼的氣氛裡，妻子為解除心靈與肉體上的双重壓迫，對貞操弛少許，乃無可厚非之事。而男人們在戰地，也由於難以抑制精神與肉體的緊迫，而經常與放棄了貞操的女人們相廝混，久而久之，便習以為常，對男女双方的貞操節守，越看越淡。尤其男人們在歡場裡所接觸到的女性，又大多風騷性感，男人們僅以有數的代價，便可買到性的滿足，而不需正常婚姻所必須經過的追求、了解、結婚等過程。這種受環境影響而產生的性革命，在美國女人心中，早已萌芽滋長。她們努力去發掘男人之所好，然後照着男人們的興趣，去改變自己，最低限度在自己的外形與裝扮上，是要符合男人的趣味的。

一般美國人，在性方面是否要較其他民族更感興趣呢？我的觀察結果是否定的。現在美國人之所以貞操觀念淡薄，離婚率高，乃是由於他們能真正面對實際，而去尋求兩性間的真正快樂。這種兩性間的真正快樂，當然包括兩性間的互相了解、思想接近、個性相投、志趣相合等。於是當年美國人開疆奪土，拓展領域時的男女互賴互信的關係，已成歷史遺跡。現在美國女人已不是忠實的管家婆了，她們所企求的是男女站在平等線上，互相尋求在精神與肉體上真正能情投意合的伴侶。

不過目前美國男女，在互相尋求理想對象的過程中，肉體上的接觸，要算是第一步，因為它太容易了。於是有些人，只要在肉體上互相獲得滿足，其他志趣和愛好，均拋於腦後。不過我始終認為，由互相了解，進而愛慕之後，所發生的肉體關係，才是真正完整的愛，才是真正的享受。至於已婚的男女，婚姻生活是否幸福，琴瑟是否和諧，姑不討論。我們所關心的是男女接觸後，所產生的後果——兒童問題。雖然當今避孕藥已很發達，但尚不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於是墮胎行為便跟着產生了。墮胎，有人稱它為「當代最大流行病之一」。在紐約市，每年死於墮胎的婦女，幾佔全部死亡率的一半。在全美國，據說每年有一百二十萬婦女實施墮胎。這種數字就是說，平均四個嬰兒中，就有一個是人為的墮胎。而且墮胎的婦女，並非未婚者，已婚者大有人在。原因是：或許她不願再生，甚至於孩子的父親，不是她的丈夫，這樣她的孩子，就和未婚而有情形的並無二致。這均為男女兩性間，過份自由、放任，所導致的後果。

在亞洲，講究男女授受不親，青少年男女們，分開生活與受教育，尤其對年輕女性，特別加意保護，以維童貞。不過在日本，目前大批男女青年，一齊擁向辦公室和工廠，他們工作比肩，生活比鄰，在這種生活環境下，青年男女，情感熱烈，理智不清，怎能克制得住，而不發生性關

係呢？在日本，墮胎正漸漸步向合法，以便保持其人口不致迅速膨脹。瑞典，爲了減少墮胎，乃不惜以尊重未出嫁的媽媽及私生子爲政策。如果瑞典這項政策能廣泛推行，吾人不難預見，瑞典勢將成爲一母系社會，如此一來，男子漢對家庭來說，已無足輕重，最多只不過扮演一個傳宗接代的角色而已。我認爲此一現象，對我們的社會威脅太大，因爲人類的最高文明，乃在於男女之間能互相尊重。

據我個人觀察，美國的一般家庭，是相當和諧融洽的。不過，目前美國女人如此的崇尚性的自由，不願貞操，我真擔心，這種家庭和樂的氣氛還能維持多久，因爲一個女人失貞一次和失貞二十次，在人格上同樣是污點，同樣背上放蕩不羈之惡名。有一次，一位中年男士對我說：「做丈夫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真是緊張萬分，因爲他們隨時有戴綠帽子的可能。」我們對這個問題談了一會，所得的結論是：如果目前美國已婚婦女，不能潔身自好，再繼續嚮往什麼性自由與解放，那麼美國的家庭制度，遲早會遭受土崩瓦解的噩運。

如果妻子在外工作，甚至收入超過丈夫，此時假如妻子不遵守婦道，進而崇慕性的自由，現在這個家庭，只能算有名無實，僅僅是一個社會傳統的遺風而已。據我所知，男女之間真正完整而歡愉的生活，在於心心相印，形影不離，結婚之後，生兒育女。男女双方如不能時時爲對方設想，不能把自己最好的獻給對方時，則這種婚姻，保證絕無幸福可言。如有兒女，則兒女跟着遭殃。夫婦間雖然有了兒女，但双方仍能保持未生子女時之互相體貼，互相敬慕，不因有了子女而沖淡熱情時，我可保證，他們的婚姻是絕對幸福的，於是子女們也會孕育在親切甜蜜與柔和融洽的氣氛中。

要想矯正一般人對性的錯誤觀念，保持兩性間的互重互愛，只有從教育着手。女人應教以如何勤儉持家，相夫教子，男人應教以負責盡職，重視倫常。可是，目前美國學校中的性教育，與

我想像的却大相逕庭。有一天，我的一個很年輕的義女放學回家，一進門便泣不成聲，經詢問原由，她說：「學校裡教什麼性，討厭死了。這種課程不但褻瀆了愛的神聖，更破壞了羅曼蒂克的情調！」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性教育，是兩性間心理上和性靈上的愛，而不是專講天生本能的性關係，雖然這方面亦不能忽視。性教育還不能忽視的一點，就是男女不但生理有別，就是心理狀態也互爲迥異。一種物體或一樁事件，男女對它的看法與觀感，便會截然不同。這便是兩性間的真髓所在。譬如在藝術創造方面，無論男女，如果在心理上或生理上，不能獲得適度的調節，或必須的慰藉，那麼他或她對藝術的創作，便可能有荒謬偏頗之處，不論在音樂、繪畫、寫作、或政治方面，甚至所生的子女，都可能與常人有別。

近來我們時常聽到一些男人長吁短嘆地說：「現在的天下已被女人霸佔了，因爲到處可見陰盛陽衰的現象。」難道男人真是這麼草包飯桶嗎？女人真會厲害得爬到男人頭上去嗎？如果男人們真得承認如此，那只有怪自己懦弱、不自強，怠惰不長進啦。假如男人一味想叫女人做一種性的標幟，而不希望女人在品行與德業上有所成就的話，這才足以顯示出男人資質的薄弱與淺陋，而不願女性在某些方面與男性並駕齊驅，遑論超過男人而凌駕其上。不過我却主張男女兩性何者爲優，何者爲劣。我認爲男女都有其獨特的天性，在人生旅程上，彼此不可或缺，紅花綠葉要相配得宜，才能達到相得益彰之效。

男女既爲連理之枝，便應攜手共面對現實，抱着無限的信心，以智慧學識，和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難，去解決一切問題，這樣男女双方同心協力，排除萬難，而開闢出來的天地，才真正屬於他們的。在這個天地裡，他們才可以盡情歡樂，開懷享受。

至於性方面的書籍，可說已患上了過多症，其內容千篇一律的是肉體的性，而忽略了兩性之間，除了肉體之外，尚有最重要的精神因素。在一般的性書上，主張男性要先追求女性，其理由

爲：「經過追求之後，女性在性方面才有良好的反應。」如果男子追求女子的唯一目的，在求得肉體的滿足，那他們之間的關係，只能算是表面的，即使在肉體上有所謂良好的反應。女性對男性的真正良好反應，乃是男女之間在情感上、志趣上、先完全融洽之後，才會產生肉體上的良好反應。兩性之間，不一定是男人追求女人，女人如果愛上一個男人，她會用盡方法去誘使男人，這也是我們目前這種膚淺的文明，所教給女人們的。一個女人如果僅靠外形和肉體去吸引男人，雖然男人會對她屈服，但這也是暫時的，一旦，當男人發現她除了一身肉和一把頭髮外，別無所長時，他便會離她遠去了。

我們現代的青年男女，對這方面不知是否有所了解。男女之間，唯有靈犀相通，互相了解，才能互相關注，攜手合作。否則，人類邪惡的一面，便可能暴露，甚至男女間由恩愛變爲仇恨，進而興起毀滅對方之企圖，這完全是不了解愛而產生的悲劇。

兩性間的關係，在家庭裡是一個最好的學習場所。通常夫婦間之相處，以及對長輩之態度，都一一深誌於青少年的腦海中。男孩會跟着父親學，女孩則學做母親。如果父親的行爲不檢，性好拈花惹草，他怎能寄望兒子成爲愛情專一的正直男子呢？如果母親對長輩高傲無禮，私生活又放蕩浪漫，她又怎能盼望女兒變得溫柔有禮，嫻淑端莊呢？

目前美國青年人，在結婚之前，雙方可說都不能互相了解。他們所受的教育，就有偏差。甚至於在性教育方面，也不正常。他們對任何事物，只見其外表，不見內涵，他們更缺乏深思的能力。於是對任何事物，都表不滿。這種不滿與憤懣，可以從他們的搖滾樂以及流行歌曲中聽得出來，但至狂歌亂舞不能消除心中的怨憤時，便拚着命地在性行爲上求發洩。

幾天前，有一個挺英俊的青年對我說：「我發現男女間的差異很大，根本無法找到在生活上與男人志趣相投的女人，除非那短暫的生理上的滿足，在那之後，反覺得有如失落在茫茫之中，

我覺得這樣是不夠的。」我告訴他說：「女人也會有此同感。她們以爲你所要的，也不過是那短暫的滿足，所以她們只有在這方面和你共同滿足了。」就是因爲這種短暫的滿足，每年要形成至少二十萬不受歡迎的懷孕或嬰兒。我是否倡議要教導青年們應追求富有羅曼蒂克情調的愛情呢？我承認如此，並且還要加上理智的行事和不妄動的決擇。最後我要建議，男女之間應互相尊重對方的人格。

雖然男女之間的每次性關係，不致導致懷孕現象，但如果一旦懷了孕，便應尊重這個胎兒的人權。雖然目前的避孕藝術很發達，但人終究是萬物之靈，是有理智的，對性的衝動，會有克制能力的。

我是否在暗示性是神聖不可亵瀆的呢？神聖這兩個字，在目前青年人的腦海裡，似乎成了不合時宜的老古董。不過我始終堅信，一個胎兒的形成，是神聖的，其神聖的程度，要遠超過一件偉大藝術品的創造。

我並非主張要減少性活動，相反地，我主張要有內容更豐富的，更充實的性活動，不要爲了性，而使雙方蒙羞而不能見人。我們要培養更情永、更消魂、而光彩體面的性活動。其中最不可忽視的，便是尊重人的生命及胎兒生活下去的權利。

譯自：Coronet

△小女兒初次與男友約會，父親神情頗爲緊張。

「妳確實知道他駕車的技術好嗎？」父親問。

「當然，」她回答道，「他必須好好開車。否則再違一次規就要吊銷他的駕駛執照了」。

L。

如何實現成功的家庭計劃



Alan F. Guttmacher 著
智 和 譯

作為一位醫師，我經常有機會向迫切等候消息的夫婦宣告一個新生命的來臨。從他們臉上洋溢着的興奮神采，我彷彿得到了我應得的酬報。但在另一方面同樣的宣告却為無數的夫婦帶來憂慮與恐懼。

「我該如何是好？」做妻子的會淚汪汪的問。

通常，這個不在「預算」中的新生命為家庭平添了許多不便與麻煩。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可能最小的孩子已經達到入學年齡，而做妻子的正期待著過一段舒適的安逸日子，這是因為自結婚以來她就一直生活在繁忙與緊張之中。的確，無論在生理或心理上她都有這個需要。甚或，她正希望找份工作賺取額外的入息。他們日漸長大的孩子使家庭的開支越來越大。隨著新生命的來臨，這一切打算如今不得不取消。在這種情形下，做妻子的會禁不住問：「到底出了什麼毛病？」

為什麼有的夫婦不能成功的控制生育呢？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即使是最有效的避孕方法也未必百分之百可靠。但事實上，成千成萬的夫婦利用現有的各種避孕方法，成功的實現了他們結婚時所

擬定的家庭計劃。

要使家庭計劃成功，我認為他人的經驗——無論成功的或失敗的——對您都很有參考價值。目前一些社會科學家正從事於調查各種避孕方法的使用效果。我們能從這些調查報告中學到不少寶貴的功課。美國家庭計劃社會調查組的李連瓦特博士（Dr. Lee Rainwater）曾以芝加哥及辛辛那提兩地的一百對夫婦為對象，進行了一項廣泛而深入的調查。這些夫婦接受了受過訓練的訪問員的冗長而機密的個別訪問。被訪問者對節育的經驗不盡相同：有的成功的運用了各種避孕方法達到節育的目的，有的則完全失敗。由於他們的誠摯合作，訪問員得以深入的探討他們在性生活及節育技術上的寶貴經驗。從訪問記錄中，我將舉出幾個例子，以便從現實材料中發掘出幾個通則來幫助您成功的實現您的家庭計劃。

【例一】：當我結婚時，我對性知識一無所知。十三歲時，母親開始向我述說很多令我感到恐懼的話，譬如：不能讓男孩子鍾愛啦，甚至不可讓男孩子的手接觸到，否則我必定懷孕生子等等。在我結婚前，我甚至不知道生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更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使得婦女懷孕——除了知道必須有男人才會懷孕外。結婚

前夕，母親模糊的告訴我一些有關「性」的事情，但這並不幫助我對性問題有所認識。不久後，我發現我知道得很快——不是嗎？我已經生下三個小寶貝了！但是，說實在的，生育的知識不能叫我懂得怎樣避免生孩子。我只知道要避免生育，除了和我的先生分床而睡外，別無他法。但又有誰願意這麼做呢？

【例二】：一位四個孩子的年青母親承認，當她生下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她的醫師企圖向她解釋避孕的方法，但因為過於害羞，她沒有仔細聽講。在訪談中，她熱切但又困難的和訪問員談論性生活及節育的問題。她說在她結婚時，任何有關「性」的談論都會令她難堪不已。小的時候，長輩們告訴她性行為是「下流」且「罪惡」的。現在她是以一種無可奈何的責任感容忍性行為。她對性生活感到乏味，「下流」與「罪惡」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近來，養育孩子的重擔及一次又一次的懷孕，終於驅使她寫信到一份雜誌，尋求有關節育技術的指導。接着，她又迫使自己和丈夫討論節育的問題。最後，在丈夫溫柔的安慰和保證下，她訓練自己使用子宮帽。

【例三】：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只要夫婦能

(一) 缺乏性知識

認真的討論節育問題，他們必能達成一項協議，而由夫婦的某一方負起避孕的責任。但有的夫婦並不能如此。一位婦女說：「我的先生根本不願負起任何使我減少生育的責任。他說假使我不要太多孩子，我應該自行設法。但我想這該是他的工作。男人比較容易使用些什麼來避孕，反正是他從性生活中得到樂趣，而不是我。我只不過是負責生下孩子及養育他們的人——如此而已。他甚至不願和我談及節育的事。」在這婚姻中，節育是夫妻口角的許多導火線之一。做妻子的不滿她丈夫拒絕負避孕的責任，而她必須自行設法。

【例四】：在這例子中，一位護士的申訴聽來似乎近於荒唐。她對訪問員說，她不惜以高價購買最名貴的子宮帽使用，但令她失望的是，她還是懷孕了。訪問員問她：「妳是不是很有耐心的使用它？」她立即回答：「當然啦！」「每次行房事時都使用？」——「每一次？」「哦，我是很有恆心的。除了星期天外，我每天都使用。星期天是我休息的日子，您知道的。」

還有許多例子可以提供參考的價值。但上述四個例子已足以幫助我們洞悉下面幾項引至家庭計劃失敗的普通因素：

(二) 不正當的態度

一般來說，對性問題保持某些程度的沉默是很自然且是無可避免的。但過份的保持沉默，或以可恥及罪惡感的態度對待性問題，則易妨礙性生活中的滿足。尤有甚者，它更能破壞節育的努力。根據上述的調查報告，至少有三分之二的避孕失敗的婦女，對性行為抱有一種不正當的態度。她們申訴說她們從性生活中很少，甚至沒有，得到任何樂趣。

(四) 傳達上的困難

第二個例子正好說明對性行為抱有不正當的態度，是如何的妨礙了有效的實行節育計劃。通常在這種對性行為視為不正當的態度未改變之前，很難接受任何有關避孕方法的講解與指導。但這例子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那對夫婦終於控制了生育，雖然做妻子的對性生活仍就感到乏味。

(三) 推諉責任

我們通常可以看到，當夫婦任何一方都不願意負起節育責任時，那個家庭必定會因各種難題而破壞了婚姻的和諧。種種問題引起的衝突很自然地損害了性生活的協調。任何一方都經常因對方不願負起節育責任而表示不滿。

一般而言，這類夫婦可能已作了多次節育上的努力，但鮮有成功的。不時他們會發現有效的節育技術對他們的婚姻是大有幫助，因為由害怕懷孕所引起的不安心理及緊張氣氛已不復存在。但事實上，由於他們夫妻間堅固的感情不易持久，他們在節育上的努力是難以成功的。

(五) 沒有恆心

沒有恆心的使用避孕方法，是導致節育失敗的最普遍因素。當然，第四個例子中的滑稽事件不足以使我們認真研究，但它却啓示我們一個事實：漫不經心地使用避孕方法終會導致意料不到的懷孕。

如果我們細加研究，我們會發現，沒有恆心的使用避孕方法是由其他因素所引起的，諸如互相推諉節育責任，或對性行為的不正當態度等皆是。譬如在第三例子

中，如果夫婦同意實行節育，則那位妻子可能會因覺得性生活乏味而沒有在房事前作通常應有的防備工作。她甚至在性交之前根本就沒有想到它，等到事後想起時已是太遲了。

我們必須認清一點：在節育這事上，我們一點也馬虎不得。一個人堅持了節育五年或十年，並不意味着他就可以稍為鬆懈下來。安知就在您不注意的當兒，一個小生命已偷偷的孕育在肚子裡呢？！

談了太多有關節育上的困難與失敗的例子，可能讀者會問：成功的節育又如何呢？世界上不正有更多的夫婦成功地實現了他們的家庭計劃嗎？

成功的家庭計劃並沒有什麼秘訣。不過我認為有兩個條件是不可缺少的。這兩個條件是：(一)夫婦倆必須對性問題具備充分且正確的認識。這可使他們得以有效的運用他們選擇的避孕方法來達到節育的目的；(二)夫婦倆必須在性生活上達到和諧的能力。他們必須在性生活中共同體會到樂趣。這兩者——性知識與性樂趣——是互相影響的。

對許多女性而言，性生活中的滿足並不如男人一樣

有的夫婦在肉體上深深地體會到個中樂趣；有的夫婦卻從心靈的結合中體會到性生活的樂趣，正如有一位婦女向訪問員承認：「夜間我們在一起的那一刻是多麼的令人陶醉！它使我體會到他賦予我的愛和溫暖」；有的夫婦強調性生活的樂趣應該表現在家庭生活中，他們認為性行為是一種快樂的泉源，這快樂對他們的家庭生活是何等的重要。

儘管對性生活的樂趣有這麼不同的觀點，我們得同意：對性生活抱有樂觀且肯定的態度——這態度毫無異議地承認：「性生活是好的」——是成功的家庭計劃的一個重要基礎。在這基礎上，任何足以破壞家庭計劃的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它使夫婦間對性問題的談論不致於難以啓口；它也使夫婦在婚前或婚後，能主動的尋求有關性知識的認識及節育技術上的指導；它更能使夫婦間能毫無困難地達至一項該由誰來負起節育責任的協議。

在另一方面，假使您對性生活的樂趣並不抱有以上所說的任何一種態度，那該怎辦？當然，我的最大目的是希望藉着本文，使許多男士女士拋棄他們對性行為的恐懼和乏味感，最後能成功地實現他們的家庭計劃。萬

容易體會得到。有一位婦女向訪問員透露：「在新婚期間，我對性行為感到恐懼。但現在，我覺得當我和先生在一起時的那一時刻，世界上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事足以帶給我們更大的樂趣。」這位女性抱着對性行為的恐懼感踏上婚姻生涯，但漸漸地，這種恐懼已經為性生活所帶給她的樂趣所取代。從訪談中，訪問員獲悉她的丈夫對性知識擁有充分的認識。他毫不吝嗇的把這方面的知識與她分享，之後從書本及家庭計劃小冊中，他們一同學習到更多前所未知的知識。這對夫婦在節育上的成功顯然絕不會是偶然的。

諸如上述類似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美國家庭計劃協會社會調查組的報告書顯示，在成功的使用避孕方法的婦女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從性生活中享受到其中的樂趣。調查報告進一步指出，這類婦女的性交次數比那些對性行為感到乏味的婦女大為頻繁。可能有人會認為太頻繁的性交會導至意外的懷孕，但事實並不然。這些夫婦都能有效的運用各種適合他們的避孕方法以達到節育的目的。

顯然地，「性生活的樂趣」是個意義深廣的名詞。每個人對性生活的樂趣都抱有不盡相同的看法與態度。

一這行不通，也不必太過憂慮。事實上，有許多夫婦倒能有效地控制生育，儘管他們之間的任何一方對性行為並不感興趣。本文第二個例子中的妻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聽來或許有點滑稽，但這是很有可能的。像第二例子中的妻子對控制生育的決心可導致一個良好的結果：它能幫助她克服將性生活所持有的那種不正當態度。調查顯示，灌輸正確的性知識能驅逐她的不正當觀念與乏味感，以致改變她的態度。如果她的先生是一位富有同情心及能給予充分合作的丈夫，那對她是大有助的。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要提出幾點，希望能對您成功地實現您的家庭計劃的努力有所貢獻：

(一)不論丈夫或妻子，都不應有性行為為「下流」或「罪惡」的觀念。如果存有這種不正確的觀念，必然大大的妨礙您的家庭計劃。

(二)對性行為感到恐懼和乏味會增加節育技術的困難。在另一方面，節育却有助於驅逐恐懼和乏味感。

(三)有些人能很自然地對性生活抱有一種肯定且樂觀的態度，但有些人却並不然。對於後者，經驗豐富的婚姻指導員是大有幫助的。

（四）對性知識及避孕知識有充分的認識可以有效的控制生育。目前，我們可輕而易舉的從書本、家庭計劃協會之類的組織，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得到這些知識及指導。

（五）對夫婦間的任何一方來說，了解對方，特別是了解他（她）的恐懼及需要，在確保節育的成功上是極為重要的。而欲達到這種了解，必須有賴雙方毫不保留的坦率討論及互相分享有關的知識。

（六）及早計劃您們的家庭——婚前或新婚期間。

（七）最後，讓我們別忘了，要確保節育成功，必須使用您倆都接受且慣用的避孕方法，並且要有恆心的使用下去！

祝您的家庭計劃成功！

譯自：Planning Your Family



世界最長的腳踏車

在瑞士的利克有一所師範學院其中有批學生因為往返學校的路途遠，而且相互的住所很近；在此同樣的境遇中，因此他們就在閒暇時利用二百多元共同製造了一架長六十五呎有二十八個座位的「多人腳踏車」（如圖）以利交通。

圖中即此批學生的第一次試車情況由利克到琉森的「瑞士交通博物館」。

傅鶴山



譯 葉 枯

「醫生，真的沒事嗎？」

「不用擔心，萬事順利。」

「但我一點感覺都沒有。不痛。」

「不是告訴妳嗎？可能還沒感覺。」

「是的，真無法相信我正在分娩！」

「妳是正在分娩，不妨看看上面的鏡子。」

這是在伊利諾依斯醫院產科樓的「B」產房，一位新作母親的婦女躺在生產枱上；她的双脚由兩個鏡子（Sutrup）舉高，她的双臂被縛緊，但双手却可活動。

兩位護士忙着協助一位產科醫生，醫生坐在一張矮小的

凳子，沒有麻醉醫生，沒有氧氣筒（全身麻醉時使用）。產房裡很安謐，沒有一點緊張氣氛，產婦也相當清醒。爲了有這種簡單的止痛技術，不用在綁縛下因藥物和全身麻醉導致的半昏迷或無意識的不舒服而輾轉不安。在幾分鐘前產婦還在病房跟她的丈夫閒談，現在她毫無痛苦地生下一個嬰兒。她是一點也不緊張，對於自己的生產過程有強烈的自覺和興趣。

在同一天裡，從加利福尼亞和俄利岡到邁亞米和佛羅里達，成百的產婦正以同樣無痛，安全的方法分娩着。在懷孕最高潮的一瞬間和一生中最戲劇化，最值得懷念的一刻，她們是清醒着，和醫生、護士閒談並一起「工作」。她可以完全感覺到生產奇蹟的過程。「頭一次」一位產婦說：「分娩時我已覺得我是在產房裡！」

▲頸週遮斷麻醉法（Paracervical block anesthesia）這種在美國正迅速獲得廣泛使用的技術，謂「頸週遮斷麻醉法」（以下簡稱頸週法），通常與陰部遮斷麻醉法（Pudendal block anesthesia）（使陰道及直腸附近的知覺麻木。）同時並用，消除分娩最後一階段的痛楚。更重要的是此兩者皆爲局部麻醉。醫學上，「遮斷」的意思是暫時中斷神經傳達痛的刺激到腦部。頸週是

指子宮頸部週圍。「頸週法」是跟拔牙或填補窩洞時以小量的麻醉藥液，注射在牙齦一樣地注射在子宮頸週，而且所用的麻醉藥也兩者類似。

分娩時的痛楚起先是由於產道的緊縮或擴大，尤其是子宮頸部更甚。當孕婦住進病房，首次子宮的肌肉收縮，緊壓着胎兒及其週圍的胎水，這種力量使胎兒壓進子宮頸，子宮頸應逐漸擴大至直徑爲四吋左右，才能使胎兒通過。在分娩早期，孕婦的不舒服是緩和的，疼痛大約是每隔十五到二十分鐘一次，每次持續約一分鐘，眼月經來臨時的腹部抽筋一樣。子宮的收縮越來越強烈，越緊湊，胎兒越下降，壓迫子宮頸則更疼痛。據一位產科醫生說；此時是大部份孕婦，尤其是首次分娩的孕婦，感覺緊張、恐懼、不安、歇斯特里的時刻。當收縮持續到頂點，胎兒產出，疼痛也達極點。爲了消除分娩時的痛楚，大部份的美國婦女使用各類不同的藥物和氣體或脊髓的麻醉，近年來，有少數的婦女使用「自然產法」或「催眠術」。「頸週法」是以快效、量小的局部麻醉藥，直接注射到子宮頸週圍的組織，而來暫時遮斷逐漸的痛楚。

▲瑪莉·魯依德太太

在伊利諾依斯，瑪莉·魯依德，一位年輕的太太，首次分娩。一天住進市郊醫院的病房，近午時瑪莉進入分娩的早期。醫生檢查過後，告訴她說：

「已經開始了，但距分娩還有段時間。先替妳注射一針鎮靜劑，使妳舒服地休息一下，過後，當妳需要時，將注射我會告訴妳的「遮斷」。」

整個下午魯依德太太微睡外就看雜誌，產科護士則忙着準備一切。黃昏，子宮收縮緊湊，痛楚增加，醫生再來病房，一位護士跟着進來端了一隻盤子，盛着消毒溶液，皮下注射針頭及一小瓶局部麻醉藥。

「好好躺在床上，」醫生說「只要一分鐘。」

醫生迅速地套上橡皮手套，用消毒藥液擦拭陰道及子宮頸（此時正在擴張），皮下注射器吸滿麻醉藥。用他的左手指出胎兒的頭部並固定於其上，此時胎兒的頭部正壓迫子宮頸口，他用左手食指及中指導引，插入針頭並注入麻醉液於子宮頸口四個相對的不同處，這要很技巧地傾斜針頭避免碰及胎兒頭部及母體的血管。假如把環狀的子宮頸口視如一鐘錶面，則此四針是先注射在三點、九點鐘，然後是五點、七點鐘的位置。

「就是如此」醫生對瑪莉說「妳覺得怎麼樣？」

「絲毫不覺得。」

「那就好了。我們等着瞧下一次的收縮，是否仍覺疼痛。」

他坐在床邊一手輕輕地置於她的腹部，注視着他的手錶。

「我看收縮已經停止了。」五分鐘後，魯依德太太說。

「不，沒有停止。」醫生說：「現在正開始另一次收縮，強烈的一次。」

「但我一點也不覺得，」魯依德太太說：「只覺得有一種壓迫感而已。」

「很好，」醫生說：「這正是我們所期望的。把手放在胃部，就可感覺到收縮。」

醫生用聽診器，檢查胎兒的心跳。

「胎兒很正常，」他說：「妳也正常。從現在起，我要留在醫院，直到妳生下孩子。」

以後的一小時，瑪莉·魯依德休息着，一點也不覺痛。開始時，因痛楚增加而引起的那種緊張與不安，已不存在了。

「我覺得，」後來她說：「好似獨自飄浮在空中，

我很清醒，但一點也不擔心將要發生的事。」

她的丈夫到達，他那焦急關切的表情，因瑪莉的笑臉相迎而消失。

「妳真的覺得很好嗎？」他疑信參半地問。

「就像在家裡自己的床上一樣，」她回答。

他坐在床邊和她談論孩子命名的事。在打了第一針後約一小時，醫生又來注射了同樣的一針。到了下午九點鐘還是不覺痛，瑪莉·魯依德由兩位護士的幫忙，上了擔架車，送往產房。在那兒又注射了一針，及另外一種「陰部遮斷法」的局部麻醉劑。

「頭上的燈光太亮的話，」醫生說：「就閉上妳的雙眼，但如想看妳孩子生出來，就望那後面的鏡子。當我要妳用力的時候，就儘力爲之。好，現在就試試。」

在以後的四十分鐘，瑪莉·魯依德與醫生盡力合作，在兩次收縮之間她靜靜地休息，不時轉頭望着護士們。在頭上的鏡子她可看到醫生戴手套的手。忽然，她瞥見醫生手裡棕色的嬰兒頭部。

「天啊！」魯依德太太叫着：「那不是很奇妙麼！」

九點五十分她生下一位強壯、哭叫、七磅重的女嬰。二十分鐘後回到她的病房。她喝着冷飲，很興奮地告

訴她丈夫一切經過。

「我就要這樣，」她說：「我要以這種方法生產我所有的孩子。」

▲對「頸週法」的評價

她的這種反應是許多產科及婦科醫生常見到的典型例子。阿夫烈·固巴克(Dr. Alfred J. Kohak, Jr.)說，他在芝加哥的伊利諾依斯大學教授「頸週法」的技術，「我已經替八百多位婦女使用此麻醉法，幾乎沒有一點痛覺。這些病例也未遇到對於母體或嬰兒有顯著的併發症。」

除了新作母親的與醫生們外，對頸週法額手稱慶的是產科護士們，她們在產房服務病人，與醫生並肩工作。

「我認為那是產科近年來最偉大的發現，」一位護士說：「一種大革命，使產婦在產房有極大的不同；緊張、恐懼消失，也不再發生那麼多的併發症，母體也很快地完全復元。使用吸氣麻醉法時，產婦會昏迷、不舒服或衰竭好幾小時，對嬰兒也有許多問題；較衰弱、呼吸困難等。以「頸週法」分娩的正常嬰兒較活潑好動。看起來此法對每個人均有益處，並使產房更安靜、平和。」

「我首胎時，」另一位產科護士說：「是使用吸氣麻

醉法。我真的不省人事有一、兩個鐘頭，並且噁心和眩暈。第二次，我說不，謝謝！不吸氣。只在分娩的最後階段使用「陰部麻醉法」，我能覺得子宮頸口的擴張和收縮，並有痛覺。第三胎時，使用「頸週法」，真令人萬分驚奇；我清醒地躺在那裡，注視着每件事進行着，但一點感覺也沒有。在孩子生下後一個鐘頭，我就吃美味的燉牛肉。妙極了！」

▲其他麻醉法

首次靠醫藥效力而減輕分娩的痛苦，始於一八四七年的蘇格蘭。一位蘇格蘭醫生、詹姆斯·辛普森(James Y. Simpson)推薦以氯仿(Chloroform)使產婦在分娩時失去知覺。辛普森的違反「自然分娩」，而受到一些牧師、公衆、甚至同業醫生的恐嚇，但他還是堅持使用氯仿來減輕痛苦。隨後，全身麻醉氣體及幾種新藥的發展，一直沿用到今日。這種方法：在分娩早期先使用鎮靜劑，止痛劑使產婦儘量舒服，分娩越接近痛楚報加時，產婦被送進產房，麻醉醫生就使用足夠氣體麻醉她，當收縮的痛楚達極限時，產婦已入昏迷狀態。分娩的一刻，麻醉已很深，產婦完全昏迷不醒。有時使用幾種氣體及藥物混合，使產婦的記憶喪失只達半昏迷的階段；

產婦會依醫生的指示，在每次收縮時會用力，她會因痛而喊叫或輾轉。過後清醒時，她會詰究並發誓說：「分娩經過一點也不覺得。」或「睡得很熟。」

雖然全身麻醉的發展，使分娩似乎是无痛的，或最少能免除疼痛的記憶，但却發現氣體麻醉對母體及嬰兒的影響；氣體一旦吸入母體的肺部，會經由母體的血流至胎兒體內，而可能減少送至胎兒腦部及組織的氧氣量，同時也會減低胎兒產下後適當呼吸的能力。在分娩前後，缺少氧氣，將危及嬰兒的生命或造成腦部的損傷，而影響嬰兒的一生。這種呼吸的抑制對那些早產或體弱的嬰兒尤其危險。

使用氣體麻醉的最危險情況之一；是病人胃部充滿食物時，對麻醉氣體起反應而噁心或嘔吐，那些反嚥下去的食物顆粒，可能被吸入肺部而導致氣哽(Choking)，窒息、或化學性肺炎。因為這些害處，所以有許多醫生反對正常的分娩使用氣體麻醉，而認為只限用於有併發症的分娩。

另一反對使用全身麻醉的理由；是够資格的麻醉醫生的缺乏。大的醫學中心和訓練醫院，全天候有麻醉醫生待命，但市郊或較小的醫院，就沒有這樣幸運了，這

樣的醫院麻醉醫生只能用電話呼請，或是束手無策。

現代醫學仍使用減輕分娩痛苦的方法，是脊髓和尾部（Caudal regional）的麻醉。脊髓法是把止痛液注入脊髓索（Spinal Column），也注入背部的一小部份或脊髓尖端。止痛藥使從產道痛覺到腦部的神經暫時「死去」，產婦完全清醒但不痛。雖然現在有很多醫生使用脊髓麻醉，但有的醫生則認為有相當的缺點；其一就是要把針頭插入脊髓索是高度專業化的技術。有的醫院只准麻醉醫生行使脊髓注射。

尾部注射會引起抽搐（Convulsion）。使母體之血壓下降和其他嚴重的併發症。脊髓麻醉也經常會影響母體及嬰兒而引起神經方面的併發症。也會引起產後的頭痛，持續數小時至一個星期。還有脊髓麻醉會減低產婦控制腹部肌肉的能力，而限制了她在收縮時的「用力」，以至於使的縮緩慢下來而延長了分娩的時間。有的醫生則只用多種止痛藥，或訓練孕婦在產期施行「自然分娩法」，或使用「催眠術」，而不使用任何麻醉法。但畢竟「自然分娩」及「催眠術」只有少數人能接受。

雖然二十世紀末對於分娩減少痛苦的麻醉技術，不斷地改進，但至今沒有一種簡單、有效、令人滿意的麻

醉法，成為理想的答案。

▲「頸週法」的發展

分娩時體驗到的極端疼痛，大部份發生於子宮頸慢慢擴張時，但就是沒有人想到從引發痛楚的地方來減少疼痛。過了很久，直到瞭解子宮的神經分佈，尤其是子宮頸部份，是從一經過子宮頸口週圍組織及韌帶的知覺通道而來的，皮下注射針頭能經陰道達該處的。

在一九二〇年代到一九三〇年代，德國才首次公開報導，關於分娩時使用局部神經遮斷麻醉的技術。直到一九四五年，在美國才聽到此種麻醉法；紐約的山繆·羅生惠德博士（Dr. Samuel Rosenfeld）第一次在醫學月刊推薦其優點。羅生惠德提及此法應用於一百位產婦，却燃不起美國產科醫生對此興趣的一點火花。但却引起兩位年輕醫生的興趣，他們是唐納德·佛利曼（Donald Freeman）和約翰·吉連（John S. Gilan），正完成在明尼蘇達大學的產科訓練。這兩位醫生於一九五〇年在明尼蘇達的地方性醫學雜誌報告他們的發現，吉連在幫佛利曼設計一長，有洞的麻醉注射針導引器（Needle guide）後，他對醫學的興趣就轉移至別的方面。另一方面，佛利曼對於「頸週法」將來在產科學的成就非

常有信心。和另兩位明尼蘇達的醫生，貝爾斐拉（T. P. Bellville）和亞歷克斯·巴諾（Alex Barno），佛利曼開始一連串研究計劃，包括以「頸週法」使用於近四百位產婦。在他們一九五六年的報告細節上寫着：「應該多推薦「頸週法」，其安全性是無可置疑。其法簡單，只要極少的器具就可行使，而且對於分娩沒有不良的影響，同時在多數的分娩例中，可完全或幾近完全地避免疼痛。」

對於「頸週法」的興趣，慢慢地深入人們的心中。在愛荷華有一群醫生報告，行使此麻醉法的簡易技術。伊利諾依斯大學及古克郡全科醫院指導的固巴克醫生，也特別設計一種注射麻醉液管狀針頭。固巴克指出：病人可免去全身麻醉的弊點而能達「無痛」的目的，我們現在終有長期索求的答案，此問題是由一位著名的醫生所提出的：「這是什麼意思，只為了身體上某一小部份的動手術，而就要整個身體被麻醉嗎？」

早期主張頸週法被限用的理由：是此法所使用的局部麻醉藥，其效力很難維持四十五分鐘以上，隨後麻醉藥的改進：藥效更快，且較以前少量，却能維持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以上的麻醉效力。當藥物及技術獲得改良後，各地不斷地傳出成功的報告：從加利福尼亞、俄利

岡、南達科塔、緬甸、紐約、德州等地，都強調「頸週法」的行使簡單、安全、及能顯著地免除分娩的痛苦。

對此麻醉法效力的描述，南達科塔的醫生布魯克斯·雷尼博士（Dr. Brooks Ranney）寫着：「未行「頸週法」的最後一次收縮，幾近歇斯德里的疼痛，以此法麻醉後的第一次收縮，除了子宮肌肉的緊張外，一點感覺也沒有。用此法免除分娩的疼痛非常令人滿意。經過使用「頸週法」的婦女，均要求以此法來完成下次的分娩。我們誠心地告訴她們，每次都有各種不同的問題，到分娩時才由產科醫生來決定何法。」

▲「頸週法」真的無懈可擊嗎？

依利諾依斯州，阿爾林克頓·海刻斯的西北公共醫院的產科主任，理查·荷魏博士（Dr. Richard Howell），他曾使用各種麻醉法於多數的產婦，說：「無論何時，只要使任一藥物進入人體總是有危險的；有時會遇到極少的人，對麻醉藥有過敏的現象。當然對盤尼西林過敏的尤常見，或在牙科診所也常有對局部麻醉藥過敏的。假如有適當的注意及準備就能解決這類問題。又如果麻醉藥注射處理不當，麻醉藥可能進入血管，而太快速，太多量地把麻醉藥帶入母體及胎兒體內，但此乃技術

上的錯誤，非方法本身的不良。我自己曾對二千五百位產婦使用過「頸週法」，而沒有發現過對母體及胎兒有嚴重併發症的病例。我現在最喜歡此麻醉法。」接着他又說：「在注射麻醉以後，胎兒的心跳常會稍許減弱，通常幾分鐘就恢復正常。也沒有一點證據足夠被認為此暫時的心跳減低，對胎兒有危險。最近心搏率改變的報告較少，這可能是我們所改進的技術及使用較少量的麻醉藥的關係。」「頸週法」有一點非常確定的是：絕不會引起使用其他麻醉法最常在分娩後立即發生非常危險的呼吸抑制，這是十分安全的因素。尤其對於早產的病例更有幫助，還有其他對於避免輕微呼吸抑制的病例更是有益。」

▲現在美國很多醫生使用「頸週法」嗎？

所有證據顯示使用「頸週法」的醫生與日俱增，美國某些地區如中西部，此法非常受人歡迎的。一般來講；使用「頸週法」的是較年青的醫生，他們較易接受新的技術或剛從醫學院學來。仍有很多產科醫生，尤其是較年長的醫生，他們對減少分娩痛苦的以往方法感滿足，實沒有理由再去使用一種他們必須重新學習的方法，尤其在那種有優秀麻醉醫生的大醫院和醫學中心。一位

醫學院的教授說：「一位醫生當他需要一位麻醉醫生只要呼喚即可得，他們就不想去學「頸週法」了。年青的醫生希望在鄉下，小的城鎮行醫，就必須一切靠自己，所以他們就有關的全要學習。」

對一些醫生最主要的苦處是：行使「頸週法」醫生必須經常待在醫院，當產婦疼痛時，能够及時給與行使「頸週法」。這點對那些居住在遠離醫院或自行另外開業的醫生是有點困難。也就是說，需要他更接近他的病人，更關心他的病人。所以那種到最後一刻才衝進產房的鏡頭就較少見。

許多醫生相信：在分娩時給與產婦最重要的精神支援；是她所認識和信任的醫生正在她身側。如一位醫生說：「你不用等到看見胎兒的眼睛，才開始幫助母親。」，另一位醫生說：「據說一位醫生的在身邊，對產婦來講其力量比麻醉藥來得大。在產婦接受「頸週法」後，那種戲劇性的慰藉及誠心感激，將足以抵償醫生的多費時間與努力。」

譯自：「Good Housekeeping」January 1969之「I Can't believe I'm having a baby!」by Evan McLeod Wylie

如何巧用家庭時間

Milton G. Rector 著
救 譯

一位繁忙的父親，尤其是一位醫生，總是將所有時間貢獻於其本位工作上，以致影響了家庭的和諧，兒童的心理。本文作者亦是一位繁忙的父親，他建議你應該如何做。

這是一個反常的故事，一位平常不注意家庭事務的醫生，一天晚上，他的小兒子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帶着渴望的心情問他母親說：「我長大以後，能够成為一位病人嗎？」像這樣因被忽視而形成情緒不正常的孩童，在高層工商界家庭中也是常見不鮮的，因而那些終日忙碌，沒有時間與妻子兒女在一起的企業管理人員，往往被人譏為與工作結婚的法人重婚者。

這些太忙的自由職業人士或工商領袖們對於他們「沒有時間照顧孩子」的病症有沒有解決的辦法呢？這不僅對於繁忙的父親是一項重要課題，對整個社會亦關係

至巨。當孩子還小的時候，母親把午餐擺上飯桌，桌上堆滿了孩子喜歡吃的東西，這是多麼令人回味的舊日情景啊！但依戀過去無濟於事，而對於瀰漫社會的不良少年的敵意也無從永釋。

「凡是錢買得到的東西」都給孩子的父親常常會忙得不能給孩子一件用錢買不到的東西，這就是親情的關注，聰明而有成就的自由職業人士顯然對此並非無知，他們對此情形也常懊惱，數年以前，有百分之五十三的醫生，在被「醫學經濟學」雜誌訪談此項問題時，他們都深覺在子女方面未能支出足夠的時間。

醫生們會反駁說：「工作時間太長，常常有急診病人，不斷的電話，使我忙得不可開交，但我們還得要學習點新的知識呀！」這自然是意料中事，長時期平平安安的和孩子在一起固然是不容易的奢望，但如能有短時間片斷的和孩子在一起也一樣會有很好的效果。

我十二歲的孩子，好多年來，在他入睡前五分鐘或十分鐘短暫而輕鬆的時間中都喜歡和我在一起，他或者會要我替他搔背（爸爸，高一點，高一點），黑暗中他靜靜地躺著向我述說他的學校、朋友、家庭、世上一切在他那時感到興趣的事情。

換句話說，用在孩子們身上時間的「質」比時間的「量」更有意義。我在「國民犯罪與不良少年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Crime and Delinquency）工作的时候，常見到好多父親在法庭上提到他是他寶貝兒子的良友——他們如何在一起釣魚，在一起玩球等等，這行為固然不錯，但這僅似乎是因為兒子想去父親才去，——不是因為父親由衷覺得他須要如此。

非常奇怪地，時間的「質」常在不須要講一句話的情形下能得到，例如電視會被人稱為家庭的災害，許多批評者都堅稱家庭用在看電視上的時間毫無意義，但有

像這樣的計劃並不影響你自己的生活，例如去年十月，我孩子給我看一具國際大賽車的模型，我知道他對汽車模型很感興趣，我想我們自己也可以做這樣一具模型，就對他說到聖誕節時，我們也玩那遊戲，下週開始，我們就利用空閒的時間搜集木材和原料，我在假日用鋸鋸好軌道，做好模型的架構，並告訴他如何利用報紙把石膏粉做成山峯、墜道和橋樑等等，當他在進行工作時，我漸漸地退出，只是做我所必須要做的事情，——檢查和給予幫助。

當這模型完工，汽車在軌道上跑的時候，他所說的那些話，可能就是我所要說的如何有效利用你和孩子們在一起有限時間這個話題的中心環結，不論子女多大，情形都是一樣：「爸爸，」他對我表示說，——我在這裡只是說明，並沒有誇張——「你可能沒有多少時間在家，但當你在家時，你和我在一起，這就是我喜歡你的地方。」在那十天當中，我和他在一起的時間，整個加起來可能只有三、四小時，但他却能感覺到我和他在一起，而我星期一早晨也能帶着一種做完了「家庭作業」的輕鬆心情回到辦公室去。

我實在也沒有忽視那些更具有奮發性活動的機會，

兩則科學寫實故事，我的小孩却表現出因我而著迷，因為他知道我對這節目很有興趣，我們在一起的這半小時不會覺得沒有意義，每週他不斷的看這節目也充分證明這時間對他是有意義的。

即使是最忙碌的人也必須要停下來進食，為什麼不利用這機會讓一家人在一起吃飯呢？即使一週只有一次也好。在我們家裡，每星期二、五晚間，做母親的不在爐灶旁邊，孩子們也不在其他地方喧鬧或打電話給女朋友，儘可能的大家不破壞家庭氣氛，愉愉快快的坐在一起。

吃過飯以後，擠在一輛小汽車裡，帶着一大包拌牛油炒的炒米花，一起去電影院看場電影，這三個小時的愉快時間，大家都覺得過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晚上，尤其是我，更覺得我這有限的在家時間用得恰到好處。

有許多計劃可使繁忙的醫生和他孩子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短暫的週末同孩子在遊樂場遊玩，孩子們必很高興，同時自己也可輕鬆身心，但是只是一半的效果，較好的一半是孩子對你的信賴，——要遵守你答應同他去玩的承諾，不要推托說：「喂，怎麼樣？我太疲倦了，還是明天晚上去吧。」

那些在一起滑雪——或在一起玩潛水遊戲，或玩滾球，或散步，或共同演奏爵士音樂或室內樂，或建築日式花園，或全家共同譜製樂曲（不論好壞都沒關係）——的家庭，也就像一家人經常一同上教堂一樣。我認識一位副經理，他幾乎經常是全家在一起共渡假日。他有一輛旅行汽車，裡邊廚廁俱全，浴室和其他設備也一如家庭中一樣，於是乎全家人——除了他那喜歡舒舒服服的在臥室內看書的太太——可以在假日一道去滑雪，本來，他如租用這種車輛，自然可以省下一筆錢，但是他說：「我算了算，由於這筆投資，使我不能找不到的藉口，現在，我覺得在週末假日不得不把一切事務摒擱開來盡情地玩，這樣真是不錯。」

他的孩子喜歡滑雪，我想我的孩子也是一樣，但這種情形幾乎使我犯了一般主觀父親所犯的錯誤，去年我向太太什麼時候學校放寒假，我們好在寒假期中到斯多維（Stowe, Vt.）去滑雪，我說：「這正是布魯斯（Bruce）學滑雪的時候。」行前幾週前，我的孩子向我說：「爸爸，我們真的要到斯多維去嗎？」我很高興的給他保證，說了一聲：「對！」他却說：「我寧願留下來和小動物玩玩。」他結果還是去了，（但却是不大願

意的，)我浪費了我有限的自由時間，沒有有效的使用。

這意外使我有點傷感，但結果卻不錯，我們的孩子仍舊喜歡我們，但却依然不是常常須要我們化時間和他們在一起。帶孩子去看足球賽可能是一項好的想法，但重要的是不要忘記他們寧願和他們的玩伴坐在一起。我認識一位母親，她很想像好她女兒那樣的一位「玩伴」，她學習「潑普」(Pop)歌調和跳舞，她甚至穿她的迷你裙，她的一切使她的女兒尷尬得要死。

如果你有限的自由時間常常不能適合他們的話，你也不用着傷感。「啊，我已經看完了醫藥雜誌了，讓我們玩玩什麼吧！」這樣的語氣，如果被打氣的對象還有功課要做或是有約會的話，往往就會像對聾子講話一樣。

孩子們的需要也是常變的，讓他們維持變動的節目也是好的。我的女兒最近告訴我，她前兩個夏季和我們一道到湖濱去玩，僅是因為她不想破壞我們的想法，在那裡並不適合她的胃口。我聽了後覺得抱歉，但我也很高興，因為她已成熟了，她了解那樣的決定將使得我們的假日更加歡樂。

時候，容易像他父親那樣失去理性，最大的危險還是他們容易成爲不負責任，缺乏責任感，不用腦筋思考的庸夫，再後，他們進大學時，他們並不學習自己決定自己的事務，而是順從領導者的指導。

善於運用有限的時間和你幼兒在一起，甚至會創造一種看不見的氣質，——甚至於你不會覺察到這種氣質會存在，這就是當你子女長成之後，他們對於如飲酒，性關係及其他事情能够作正確的決定。

甚至是最開通的父親對子女問題也會就心，我知道一個家庭，好多年都在一起出外露營旅行，然而他的孩子仍有嚴重的問題，你可能知道一切應該如何做才對，但做時却往往仍會做錯，做父母之道並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

當然，如何做好爲父之道的工作，在母親方面也正擔當着一個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自由職業人士，有些人除了工作之外，很少有時間做其他事情，睡眠時間也很少。因而有許多忙人忘記了，在那短暫的片刻，對他太太溫存體貼，表示出他的情愛，因而使他太太有安全穩定的感覺，在此情形下，他的太太會將一種慈愛的愛情加倍地表現在孩子們身上，使孩子們對缺少父親的愛得

當胃口開始改變時，一項溝通我們和孩子間興趣的最好辦法，就是藉助於舊日的往事，訂下「你」的計劃，在你沒有足夠時間由家人去完成，如舊時學習走路或週歲、家庭電影等的紀錄或紀念集。可幽默地稱他們爲家庭的產品，又如他們童年時胡亂畫的東西，幼稚園時的彩色畫，你太太不留心亂丟的孩子們剛進初中時的作文等，都可編輯起來。

諸如此類有限時間的運用，(多在家中進行，)將較大的收穫，我相信這收穫將大於在高爾夫球場上消磨時光，或埋首在桌上研究一小時的股票市場「爲了孩子們的將來」，但疏忽了他們的現在的工作。

除開這些之外，在我心中潛藏着一些自私的動機，我們在世上的時間是短暫的，但我們可以生存於我們的孩子和他們的後代之中，孩子是我們未來的延續，我們只有將我們的價值傳留下，在未來我們才有生命。當他們十幾歲時脾氣不好的時候，我們要試着去了解他們，(甚至於得常常回憶我們十七歲時的情形，)要有耐心，不要疏忽他們，我們最好的態度是和他們討論，不要專斷，在全部過程中都最好如此。

且不論一位獨裁父親的兒子，在他們老年或發怒的

到暫時性的補償。反之，就常常會遇到一般如此家庭的老問題：「今天晚上爸爸什麼時候回家？」當孩子們如此發問時，那不稳定的母親總會不高興的嘴裡衝出一句：「不要問我！」，而不是和善的解說，使孩子意識到是生活在一個安全穩定的家庭裡。

那些常常在外面，對家庭事務常不注意的繁忙父親們，他們很可能會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了一部份權威，他須要做個統治者。我知道一位這樣的父親，當他將要去參加學校舞會的女兒，穿着一件迷人的迷你裙走下樓梯時，他突然狂怒道：「快把它脫下來！」使得整個家庭天翻地覆。即使覺得任何事情都不對，你也不可這樣傷害了你的妻子，——尤其是在多少時間來對這舞會的準備；你都完全置諸事外，而全是尊夫人一己在關心忙碌下，你更不應該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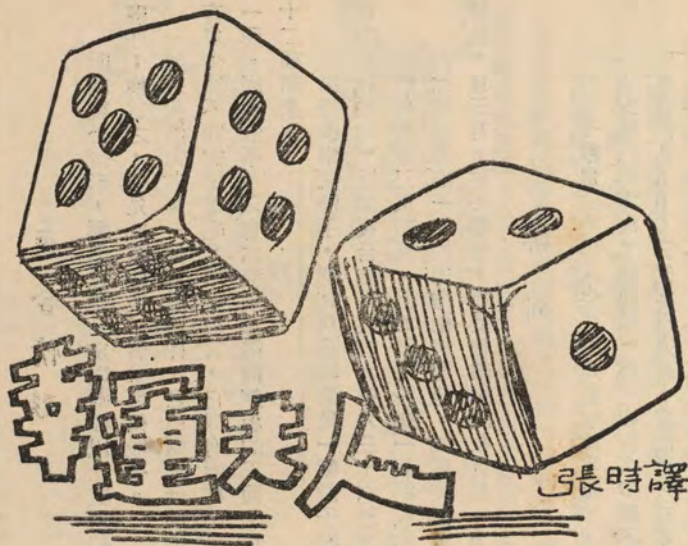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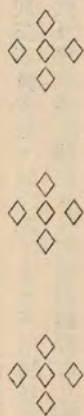
那些在孩子們幼小時即善於運用他那與孩子們在一起的有限時間的醫生們，當孩子們遭遇到幼年期說謊的壓力時，他們更能效力對孩子們發生影響。他知道他的女兒非常信任他，他的女兒明白這點，對他也很了解和信任，因而當父親對他女兒說：「妳在外面和男孩子在一起，遇到困難時，任何時候都可以打電話給我，我對

妳的約會不會不高興，不會對妳問長問短，我只是給妳鼓勵。」這時父女之間就會彼此了解，無話不談。

在這樣親近融洽的氣氛之下，父親對女兒的情形更容易獲得充分的了解，得到女兒完全的信任，他也可以從容自然的對他女兒談論任何事情，女兒在外遇有疑難或麻煩時，也都會在家中一五一十的告訴父母，因而父母也可能像分享子女的歡樂，一樣分擔他們的煩惱。在這裡，我的反應不像我在法庭上見到過的那些父親們，他們對遺傳與環境一概不管，自己辯護說：「我對這孩子已經盡了全心全力，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丟我的臉。」

如果這位繁忙的父親給他孩子的僅僅是大房子，大的玩具，和裝滿了衣服和生活享受方面東西的衣櫥的話，我是覺得他沒有給他孩子任何東西。他應該給他孩子的是他的時間。——雖然在病人顧客或事務的需要之下只有那麼有限的一點時間。

譯自：Medical Economics January 20, 1969



LADY LUCK

美國名數學家史龍基金會副董事長

Dr. Warren Weaver 著

第四章 計算結果

「機率定理表示出排列組合定理的絕妙及光輝應用。」 George Chrystal

[Algebra]

弁言

一件情形E的數學機率的數值，可以用N件有E結果的數字與全部N件均等可能結果的數的比來表示；所以當務之急乃是計算每個問題n與N的數。

不論是最簡單的擲銅板正反，或是由一副牌中抽取一張，或是擲若干個骰子，計數的問題都比較簡單。但是如果你考慮同樣簡單相似的例子；如擲五個骰子，或擲六個銅板，或發撲克，或發橋牌，計算不同結果而包括某種事件之可能，既不簡單又不容易。

許多問題都可以用基本代數的方法加以處理。我們先用一點時間與篇幅來回憶一些結果；然後等到本章結束時，便可以提及一些更現



漫畫：不切實際

代化更有力方法。

複合情形

所謂複合情形，顧名思義乃是以上結果結合而成的。投擲兩個骰子便是複合結果，它包括有兩種不同的事件；換言之，便是擲這個骰子與擲那個骰子。

如果我們先考慮一件双重事件，它由兩種分別情形組成，假設這双重結果乃是同時擲出一個骰子與一個銅板。有多少種不同的結果呢？以銅板言，它只有兩種結果——正與反。不論銅板出現的是什麼，骰子獨立出現六面中的一面。因此骰子可以有六種情形陪同銅板的正面，也可能有六種情形陪同銅板的反面。那麼這個問題一共有二六十二種結果。

如果投擲兩個骰子，則其双重結果是一個骰子的六面可能陪伴另一骰子的另一面出現。因此（正如我們在前一章中看見過的）這個複合結果共有六乘六三十六種。

我們再考慮三重結果，例如同時投擲一個銅板和兩個骰子；那麼結果總數是 $2 \times 6 \times 6 = 72$ 。由此可以看出一般的規律相當簡單。如果複合事件是由幾件事件單元組合而成，其中之一有 a 結果，其二有 b 結果，其三有 c 結果等等，那麼總結果的數目是 $a \cdot b \cdot c$ 等各數的乘積。

排列

如有若干數量的物體（也可能是數字或字母），將它順列成行，每行包括每個物體，而其排列次序每行不同，可以有多少排列的方法。簡單說，你可以有多少種不同次序。

如果我們拿 $A B C$ 三個字母來說。我們可以有許多種記寫的方法 $G A B C$ 是 1 種， $B C A$ 又是 1 種， $C B A$ 也是 1 種。一共能寫出多少種。

假若我們把三個盒子排成一行。我必須將三個字各投入一個盒子裡。這是種三重複合事件。第一個盒子有三種放法，因為第一次選擇時三個字母都可以有機會。然後第二個盒子只有兩個放法，因為現在只剩下兩個字母。最後第三個盒子只剩一個字母別無選擇餘地。

由複合事件的原理，我們可以像第七圖一樣畫出圖解，那麼三個盒子的放法共有 $3 \times 2 \times 1 = 6$ 種。

現在我們可以得到普遍的規則。如有 n 種物體，第一個位置則可有 n 個選擇。填充第二個位置時，還剩有 $n-1$ 個物體可供選擇。第三個位置則有 $n-2$ 個填充的方法，餘類推。因此，我們可以用 $n P_r$ 來代表 n 種物體的排列總數，而

$$n P_r = n (n-1) (n-2) (n-3) \cdots 3 \times 2 \times 1 \quad (2)$$

右邊式中，是用 n 乘 $n-1$ 乘 $n-2$ 直至乘 1 為止。1 代表最後一個位置只有一種填充的方法。

又設有 n 個物體，而只想以其中 r 件，（ r 小於 n ）來作不同的排列，那麼 $n P_r$ 表示 n 件物體每次拿 r 件的排列，其數式顯然如下：

$$n P_r = n (n-1) (n-2) \cdots (n-r+1) \quad (3)$$

各 r 項

即排列到第 r 個盒子時，可以有 $(n-r+1)$ 個物體可供選擇。

$n (n-1) (n-2) \cdots 3 \times 2 \times 1$ 這個數式的乘積，因為在代數中十分常見，所以為了方便起見，給了它一個簡單的縮寫符號。我們可以稱為 n 階乘 (Factorial n 或 n Factorial)。普通把它寫作 $n!$ ，有時寫為 $1n$ ，不過後者比較舊式。

用這個簡單符號，我們可以把上面 (1) 式寫為：

$$n P_n = n! \quad (4)$$

$$n P_r = \frac{n!}{(n-r)!} \quad (5)$$

本來後式分子是到 $(n-1+1)$ 為止，現在分母加上 $(n-1)$ ，便可把分子 $(n-1+1)$ 以後各項約去。

這個數式有件十分饒有趣味的重要事實。 n 階乘的乘積如果 n 增加時則上昇得十分大。最初幾個數值如第四表：

TABLE IV
FACTORIALS

1	2	6	24	120	720	5040	40,320	362,880	3,628,800
11	21	31	41	51	61	71	81	91	101

一副撲克牌有五十二張，五十二種可能的排列方法是六十八位數，完全印出來需要一頁的一整行。如果世界上有一個人每秒可以計數一百萬種排列，那麼他每天計算二十四小時，一生以八十年算，那麼他一生只計數得到總排列數中幾十億乘幾十億分之一。可見一副五十二張的撲克牌對研究數學是相當有用的工具。

因為 n 階乘的數值隨 n 加大而劇增，所以我們希望在這裡談談諸位在高中代數中已讀過的「指數」。

常常一個數目要自乘若干次，本來我們應當寫：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現在可以改寫為 10^6 。指數 6 正確地表示出「將我所附的數作自乘，直到六次為止」。

10^6 是 1,000,000 或一百萬的簡寫，而 10^5 顯然是代替 10 自乘 50 次後得數的簡易方法——即 1 後加 50 個零。

因為

$$\underbrace{10 \times 10 \times 10}_3 \quad \text{乘以} \quad \underbrace{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_5$$

便得到

$$\underbrace{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_{3+5=8}$$



那麼可以寫為 $10^3 \times 10^5 = 10^{3+5} = 10^8$ 。

更普遍說，以 X 代表任何「基數」，

$$X^a \times X^b = X^{a+b}$$

所以在乘法時只要將指數相加即得，而二數的基數 X 仍相同

由同理則可計算分式：

$$\frac{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10 \times 10 \times 10} = \frac{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 \times 10}{7-3}$$

普通可以下式定理表示：

$$\frac{X^a}{X^b} = X^{a-b} = X^a \times X^{-b}$$

這些數式既簡單明瞭又切合實用。

由算學觀點來說， $n!$ 的量是相當難以想像的。例如，兩個階乘式的相乘並不簡單。要解含階乘式的方程式更是困難。幸而我們可以設法避免這些困難。由微積分的計算，我們大致可以說 $n!$ 的量接近或近似於

$$n \times e^{-n} \sqrt{2\pi n} \quad (A)$$

而 $e = 2.71828 \dots$ $\sqrt{2\pi} = 3.14159 \dots$

諸位可由 (A) 式中看出， n 表示 n 的 n 次自乘，而 e^{-n} 表示「 $1/e$ 自乘直到 n 個階數為止」。

說起來奇怪，(A) 式看上去比 $n!$ 更令人難解，更令人困惑。因為這個近似式比較容易計算，而且在作理論探討時比較方便。

所以 (A) 式可以說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因為這其中包括到以後要觸及的基本問題，所以我們有加以簡單

說明的必要。

比較兩個數，有兩種方法。由絕對立場言，諸位可能注意的是兩個數值的大小，以及兩個數值的實際差別。也許，由相對立場言，諸位關切的是兩個數量的「比」。這個比率距單位值多遠，或且說二者中大者較小者大「百分」之幾？

下表是由 (A) 式算得的因式性質：

Number n in question	Factorial n	Expression (A): (A): or Difference	Absolute Error in Expression (A): or Difference	Ratio of Expression (A) to the Accurate Value	Per Cent Error in Ex- pres- sion(A)
1	1	0.9221	.0779	.9221	7.8%
2	2	1.919	.081	.959	4.1%
5	120	118.019	1.981	.983	1.7%
10	3,628,800	3,598,600	30,200	.992	0.8%

由表中可以看見 n 增加，(A) 式的絕對誤差也增加。而且它越增加越快越大，例如 n=5 時絕對誤差小於 2，而 n=10 時，誤差大於 30,000。由另一方面看，相對誤差，比率，越來越好。n=1 時，百分誤差約百分之 8。n=2 則約為其一半。n=10 時誤差不到百分之一。到 n 大到 100 時，絕對誤差非常大，而 n=100 的相對誤差是百分之 0.08。

(A) 式被稱為 n 階乘數的史德林公式 (Stirling Formula) 史德林是蘇格蘭數學家，在二世紀以前設成 A 式。

組合

有時候，我們並不對物體（字母，紙牌，數字等）的次序感到興趣，我們只關心樣品的組成。如果我們有 A B C D E 五個字母，我們在五個字中取出三個字，其可能組合如何？ABC 是一種組合。ABD 是種組合，因為裡面有一個數字改變便是另外一個組合。因此 ABE 是一種，BCD 又是一種。可是它一共有幾種呢？

如果數目較少，我們可以有系統地把它逐一寫下來。不過重要的是應當有個公式可以包羅各種數字的對象。

如果有人問：五種東西我一同取出，有幾件組合？當然只有一種。因為五樣東西全被我拿去了，如此而已。所以 n 種東西，一次拿 n 樣，不管 n 大小如何，其組合等於 1。現在我們要看 n 種物體僅取其 r 的組合的一般公式如何。

這個公式可以用個非常簡單的方法推算出來。我們把 n 種東西取其 r 種的組合用 (n r) 來代表。在舊數學書中常用 nCr 來代表 n 種東西取 r 種的組合算法，不過現在已經很少用那種符號了。

如果我們取一種組合來說，它包含有 r 元素，而把這些 r 元素再加組織（或排列）。上一節告訴我們，r 種元素可以得到 r! 一種排列。

然後我們再將另一種組合來排列，那麼在 (n r) 種組合中你可以得 r! 種不同的排列。r 重排列中每一種都與另一種相異，不但在組成上不同（因為它自不同的組合開始），而且次序上（組合的不同排列）亦不同。

這些 r 重的排列顯然是 n 種物體中所有 r 重排列。由上節可以知道，總數是第 (5) 式的 nPr 。所以我們知道 (n r) 組合，每種可以作成 r! 排列，總數是 nPr 。換言之

$$r! \cdot \binom{n}{r} = nPr = \frac{n!}{(n-r)!} \quad \text{或}$$

$$\binom{n}{r} = \frac{n!}{r!(n-r)!} \quad (6)$$

希望諸位對於這些解釋不會感到厭煩。事實上，諸位應當感到刺激；因為這個式子當 n 與 r 是三、四、五、六這種小數時有效，而 n r 是千萬百萬時也同樣有效。這個式子是來自簡單而有力的一般思考，它可以運用於分子的天文數字與運用於六面的骰子同樣良好。

讓我們看看這個式子的幾個運用例子。

英文字母的組織完成是看使用的英文字母與其排列次序。最常用的是四個字母的字，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中可以有

多少個字？假設我們忽略了它至少要有一個母音（不過也並非有不可，例如「Piff」），以及不理字母可以重複的事實，那麼四字母的字最多有

$$26P_4 = 26 \cdot 25 \cdot 24 \cdot 23 = 328,800$$

它似乎是英語中四字母字的上限。

再舉個例子，在個生日學中，同樣年齡的小女孩有十八個，教師則有三位，如果有位老師可以先行自由選班時，那麼可以有多少不同的選擇？在這裡，次序並不重要。因此我們要知道的是十八個小女孩中每次取六個的組合數。

答案是

$$\binom{18}{6} = \frac{18!}{6!12!} = \frac{18 \times 17 \times 16 \times 15 \times 14 \times 13}{6 \times 5 \times 4 \times 3 \times 2 \times 1} = 18,564$$

較複雜的情形

n 種物體有較基本的排列組合，但是也幾乎有複雜至無窮的情形，其中有一些需要十分複雜詳盡的推理。我們雖然無需研究那些奇奇怪怪的公式，但是諸位可以看看其中的幾種，以了解這種思想方法是如何的有效。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處理的目標是不相同的。現在假設一位排字工人，他有若干數量的「m」，若干數量的「P」等等，那麼請問 n 物體的排列其中 a 是以某種形態相似， b 是以某種形態相似，那麼排列總數如何？答案是

$$\frac{n!}{a!b!\dots}$$

（我們將在第六章再敘述這種思考的方法）。

假如你有 n 種不同的物體。你在其中選擇一群 x 個物體或其組合，第二種 B 個物體的組合，第三種 r 個物體……等等，那麼可以有多少種方法？答案是

$$\frac{n!}{a!b!c!\dots(n-a-b-c-\dots)!} \\ (a+p-1)! \\ (a+P-1)! \\ (a-1)p!$$

再則， P 種相同的物體放在 n 種不同盒子中有多少種方法。這個問題在理論物理中十分有用。答案為

也許諸位會問： n 個不同顏色的珠子可以組成多少種珠圈。請記住，一個珠圈倒過來仍是同一個珠圈，所以一串珠圈並沒有固定的始點。七個不同大小的珠子可以構成三百六十種項鍊。六個相同珠子與一個較大珠子只能有一種項鍊，五個相同的珠子與兩個大珠只能做三個項鍊。

英國數學家 Peter Nicholson 在一個半世紀前說：「組合分析是數學的一個部門，它教我們如何計算斷定一定數量物體混合與連結的方法，使我們不致對任何集合與安排有所遺漏。」這種分析自幸運夫人誕生日起，對機率理論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許多高中代數課本中舉出許多公式與例子。機率理論的教科書裡有許多複雜而重要的例子，許多數學刊物中經常登些新奇而引人入勝的「問題」。我寫完這句話，隨意由書架上取出本「美國數學月刊」。它是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份的，裡面有篇叫「雜項組合」的短文。裡面舉出一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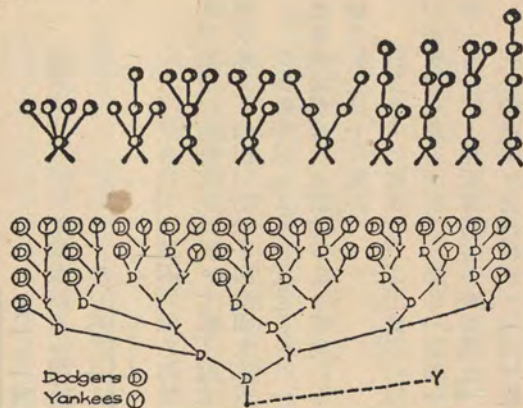
「在橋戲中，北是莊家。（a）假如東西家不叫，那麼有多少種可能的叫牌過程？（b）如果四家都參加競叫，有多少種叫法？」

（a）的答案很大，是 $(2^{2^6}-1)$ ，而（b）的答案也很大， $(4^{2^{2^6}}-1)/3$ 。

在古典數學中的許多例子到今天還是優良而且有用。英國的一些退伍軍官對這種事特別聰明，有時培養而為嚴肅而且具有學術性的嗜好。

現代較進步的機率理論中有許多有力、普遍而美好的方法，它們在許多方面都可以代替舊的代數方法。新的技

術包括有「Set theory」「Measure theory」「Generating functions」等等。爲了了解並使用那些有力的技巧，需要作許多嚴肅的研究。它們都極富興趣，而且在現代科學與世界中十分重要，甚至於商業界中也十分有用。例如，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號的「研究發展月刊」(IBM公司出版)，完全在討論組合問題。它包括一篇叫「樹的高度及直徑計算」，乍看上去，使人以爲在研究森林學！但是實際上它是討論如十一圖所示的性質與變化。那些是「根樹」，每樹有五球，高度均有不同。雖然這些圖形與實際的樹幹並不相同，但是數學家們利用這種圖形來解釋他的問題。這種例子是來自新的計數書，由貝爾電話實驗室的數學家們設計出來的。



由這種「樹」形，我們可以利用來爲同樣情況不同事件的分類與計算。第七圖中我們已經有個例證；而下面的第十二圖，可以表示出道奇隊與洋客隊在四屆聯賽的全部可能的半棵樹。自然諸位知道，勝利者必須先勝得頭四場比賽。O代表道奇勝一場，Y代表洋客勝一場，圈圈代表聯賽的可能結束的方法。

這十二圖的半株樹代表開始時道奇勝利。道奇勝得第一場後，聯賽有三十五種不同的結束辦法，另外一半與這一半對稱，代表洋客隊先勝的三十五種情形。由這半棵樹中可以看出道奇連勝四場只有一種可能，而道奇在七場中勝利有二十種可能。

在本章結束時，讓我們用些問題來使諸位看到一門新奇刺激的學問。也許諸位能用上述方法來求得答案。(答案在第六章中揭曉)
一、假設每位居民姓名都有三個縮寫字母，一個城市中要有多少居民，才能至少有兩個人的姓名縮寫相同？

二、經過七點如果畫些直線，每線經過二點，共可畫若干線？

三、電話總機如裝十萬門話機，應有多少路線？

四、二十六個英文字母，每三字組成一字，每字中有一個聲母，子音可以重複，應可組成多少字？

五、由甲地到乙地有三條不同的路。由甲地到乙地來回有多少方法？回程不同的方法有多少？

六、用二十八種冰淇淋的二種，十種香料的一種，可調出多少種甜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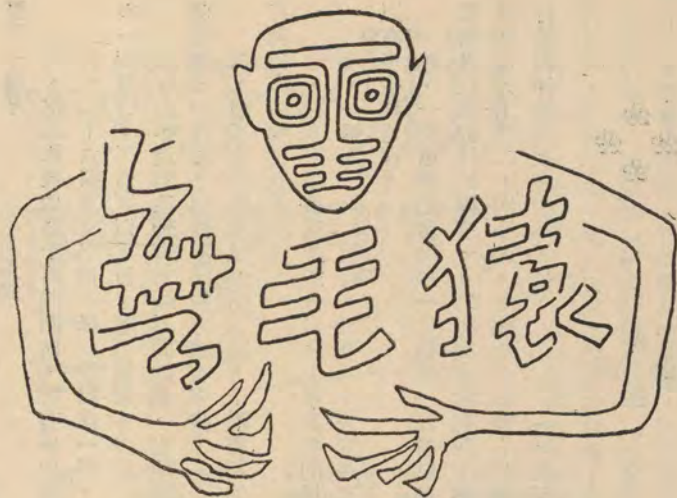
七、五十二張撲克牌能分出多少手五張的撲克？

八、一個人有兩打襯衫，想帶三件去渡週末，他可以有幾種選擇？

九、一位運動記者批評一位教練「沒有試驗每一種組合而找個最好的陣容」。若橄欖球隊有四十個球員，教練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每個組合試驗五分鐘。他實行這個建議需要多少年時間？
(未完待續)



漫畫：「和談就是政客們在會議桌上和和氣氣的談，軍隊在前線拚命的打。」



動物學家眼中的人類

「去年全美暢銷書」

戴斯蒙·毛理斯原著

吳茅源譯

第六章 取食

無毛猿的取食行為，乍看之下，顯得是他變化最多，靠機運，受文化影響最多的一種活動。但還是有着許多基本的生物性因素參與其中。我們以前談過他祖上採果維生的生活型態，以及他如何改採集體狩獵的方式。我們看到，他的覓食習慣在基本上變了很多。尋找食物變得需要精心工作，仔細組織。計劃。獵殺捕獲物的衝動，得要從吃的衝動裡部份地獨立出來。食物帶回一個固定的家來享用。吃以前要對食物先加以一番準備工夫。一次用餐的份量多了，而兩餐間的間隔時間拉長。他的「食譜」裡肉占的比例大為增加，他儲備食物，共享食物。食物由家庭中的男性去搜羅。排泄不能任意為之，以保持住處

的衛生。

這些改變的發生歷時頗長。重要的是：雖然近年技術的進步如此之大，我們仍然遵循着它們。看來這並不僅僅是「受到突興時尚所牽動的文化方式」。以我們今天的行為來判斷，它們——至少到相當程度——是我們這一族類深具的生物特性。

從狩獵者到「冒牌獵者」

現代農業技術的進展剝奪了我們社會裡大多數男性的狩獵者角色。他們為了補償而出來「工作」。工作代替了狩獵，但還保持其許多基本特性。它涉及從家到「狩獵場」慣常的一段行程。它主要是一種男性的活動，給以男性間相互影響 (Interact)，進行群體活動的機會。它也涉及冒險及企劃、謀略。「冒牌獵者」會說：「到商場上去痛宰同行 (Make A Killing In The City)。」，他在交易上一樣地無情、殘忍。他「把鹹肉帶回家去」 (Bring Home The Bacon，真正的意思是成功，得勝回來。或者也就是所謂打獵滿載而歸乎？——譯註)。

當冒牌獵人休閒時他會去純男性的「俱樂部」 (Club，另有一個解釋是棍棒)。年青男性常組成純男性的「幫」，其性質往往以「掠奪」 (Predatory，也可解釋為肉食) 為主。所有這些組織都有一種男性「共同」的情緒的味道——高水準社團，社交性俱樂部 (男) 學生聯誼會、工會、體育團體、共濟會、秘密會社，以至少年幫會莫不如此。對群體的忠誠，是強而有力的。他們佩徽章，穿制服，或是帶上其他用以識別的標記。新人參加總有入會的儀式。這些團體雖是單性的 (純男性)，但不可與同性戀混淆。它們根本與性無關。它們主要涉及的，是原始集體狩獵式的男性結合。它們在男性生活中所佔的重要地位，顯示那種基本的原始衝動具有相當的持久性。若非如此，它們所進行的活動沒有什麼道理不讓女性參加，而且也用不着要那些儀禮 (Ritual)。事實上，許多活動

都可以在家庭單位裡進行。女人常氣憤男人離開她們「去跟那些男的鬼混」，覺得那是不忠實，她們錯了。她們所看到的，只是我們這一族類古來即有的「男性團體狩獵傾向」在現代的表達方式罷了。對無毛猿，這是和男女間的結合一樣的基本，而且是與後者密切關聯地演化出來的。它總會與我們同在——至少在我們的基因組合發生新的巨變以前。

雖然工作在今日大大的代替了狩獵，它並沒有完全抹滅那種基本衝動比較原始的表達方式。既使在經濟觀點上打獵的利益並不成立，此一活動仍然以各種的形式出現。大規模的圍獵、獵鹿、獵狐、追獵、用鷹捕獵、野外打鳥、釣魚，甚至「官兵捉強盜」都算是原始狩獵衝動在現代的發洩之道。

有人認為今天這種活動背後真正的動機主要在於打倒敵手，而非捕殺獵物；處於困境中無望的生靈代表了我們同類中最可厭的，那個我們所希望也被逼到這等境遇中的傢伙。這種看法當然有其道理，至少對某些人確是如此，不過如果以全體來考慮，那只代表了一部份的事實。打獵的精神在於獵物要有一個公平的機會去逃。（如果獵物只是心中所恨的代替品，為什麼還要給他機會？）整個打獵的過程只是一套精心設計的低效率，自己給自己加上重重障礙。他們大可用上機關槍，甚至更厲害的武器，但那麼就不是一場「公平競爭」了！真正算數的，該是那種挑戰；追逐的複雜和行動的巧妙給了我們心理上的報酬。

狩獵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它是一種大規模的賭博。所以各種形式的賭博誘惑力如此之大，良非易事。正像打獵和原始狩獵一樣，它也是男性為主，而且有着種種嚴格遵循的規矩和儀禮。

對社會階層結構的調查顯示，打獵和捕殺都是，與上等階級和下層階級的關係，比中產階級來得密切。如果我們承認它們是基本狩獵衝動的表達方式，就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我在前面曾指出，工作是原始狩獵主要的代替物。但就這一點來看，中產階級所得的好處最大。對一般下層階級的男性，其工作的性質很難滿足狩獵慾望的要求，太單調，太簡單，缺少男性狩獵所需要的挑戰

，機運、冒險等成份。因此低階級的男性和（不必工作的）上等階級男性與中產階級相比，有較強的需要發洩其狩獵的衝動。因中產階級的工作較能代替狩獵一事。

人之初、性好殺

離開狩獵的過程，進到一般取食方式的第二階段——殺。它在工作，打獵、賭博等「狩獵的代替物」裡面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來。打獵時當然實實在在有着「殺」這回事。在工作 and 賭博中，它變成了形式上的興奮——可是沒有身體真正的行動。殺的衝動在我們今日的生活中大大地修正了。男孩子的遊戲中「殺」常常出現，其次數之多，驚人。在成人世界，它受到文化強烈的壓抑。

有兩個例外多少可以得到這種文化壓抑的允許。其一就是前述的打獵，另外一個是鬪牛表演。雖然每天都有大批的家畜被宰，那通常是不公開的。鬪牛正好相反，整群的觀眾聚來，瞧別人替他們體驗兇猛的獵殺的活動。

在正式許可範圍以內這些流血活動可以進行（但並非沒有受到抗議）。在那以外，對動物任何形式的殘酷行動都被禁止，而且要受罰。情況並非一直如此。幾百年前在英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把「獵物」加以苦刑再殺死，一向公開而且做為公共娛樂；後來認為參與這種暴行易於使人減弱對流血的敏感。我們複雜而擁擠的社會中，個人的領土和支配力可能受到無法忍受的限制，一旦鬱積的侵略性以不正常的野蠻方式爆發出來（好比因為缺少對流血殘酷的敏感），那就危險了。所以以前那種公共娛樂式的殘酷現在被禁止，可能就因為那會構成潛在的危險。

靈長目與肉食者的兩種取食習慣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論及的僅限於取食程序初步的步驟和一些變化。在獵、殺之後，跟着來的

是正式的用餐。如果我們是典型的靈長目動物，應該不停咀嚼小量的「快餐」才是。但我們並不是典型的靈長目動物。肉食演化修改了整個系統。典型肉食動物習於狼吞虎咽，用餐的間隔時間長，我們顯然接受了這一種；甚至在原先狩獵的壓力消失，不再需要這種傾向，這麼久之後，還脫不開肉食時代養成的習慣。只要我們願意，現在可以很容易的到古老靈長目的方式。但我們却堅守固定的用膳時間，好像還在狩獵時代。無毛猿中接受典型分散的靈長目取食習慣者，就算有，也極少。縱使食物可以隨意取用，我們也很少一日超過三餐，頂多四餐。很多人一天不過大吃一頓或兩頓而已。有人會說這只是基於文化的便利，但少有證據。擁有今天複雜的組織來供給食物，很可以設計出一套有效的辦法，一天從早到晚小量一點一點斷斷續續的吃。只要文化型態為之加以調整，這種分散的吃法不會發生過份的效率低落，而且能使其他活動不再需要為了用餐而中斷。可是由於原先肉食的歷史，那種做法無法滿足我們基本生物的需要。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要把食物加熱而且趁熱吃。這裡有三種解釋。其一是認為可以幫助模仿「獵獲物的體溫」。雖然我們不再生剝活吞了，我們吃的時候，食物的溫度和其他肉食動物吃的食物，溫度還大致相仿。牠們吃熱的，因為生肉還沒涼下來。我們則因為做了一番再加熱的工夫。另一種解釋是說，我們的牙齒不夠堅強，必須把肉「軟化」，所以要有烹飪之道。但是這並沒說明何以要趁熱吃，而且有不少並不需要「軟化」的食物，我們照樣熱了以後才吃。第三種看法是這樣，我們增高食物的溫度，以改善它的味道。在食物裡加進調味料，還可以做到更進一步。這牽涉到了更早的時代——我們的靈長目始祖。典型靈長目的食物的滋味。比肉食者多變化。肉食者經過了獵取，殺，準備吃這一連串複雜的動作，臨了只是大嚼一番，簡單而且草率。牠大吃作響，真的是狼吞虎嚥。在另一方面，猴子和猿對一小口食物的滋味的些許不同，極為敏感。牠們把一種一種的風味拿來品嚐。或許我們把食物加熱，下調味料，正是冥冥中受到靈長目祖先挑三揀四習慣的影響。或許我們就是這樣而沒有變成純肉食者茹毛飲血的方式。

提到滋味，有一個誤解，該借此澄清。那是關於我們接受這種信號的方式，我們如何「嚐」？我們的舌面不是平滑的，有小小的突起，叫做乳頭（Papillae），上面長了味蕾。每個人大約有一萬個味蕾；但年紀大以後會退化，數目變少，所以無論烹調如何精美。老年人的味覺不靈了。

可驚異的是我們只對四種基本味道發生反應：酸、甜、苦和鹹。當食物接觸到舌頭時，我們覺察出其中四種味覺的比例，從而得知其味道。舌頭不同的區域對四種味道的反應各有不同。舌尖對鹹甜靈敏，邊緣是酸，舌背是苦。舌頭還可以判斷食物的組織和溫度。其他一切巧妙不同的「滋味」，雖然我們自以為是敏銳的嚐了出來，實際上是鼻子聞到的。食物的氣味擴散到鼻腔裡，接觸到嗅膜（Olfactory Mucous Membrane）。當我們稱贊某一道菜說「嚐」起來味道好，實在上所指的應該是：它嚐起來聞起來合在一起的感覺好。我們患了重感冒。嗅覺不靈的時候，反而會說食物「嚐」起來沒味道。事實上，我們與沒病時候一樣在嚐着，問題出在聞不到氣味。

甜食與靈長目動物

關於真正的「嗜」，還有一樣值得特別一提的：對甜食的偏好。肉食者沒有這種情形，典型靈長目才有。靈長目所食的天然食物成熟而適於採食之時，通常會變甜，所以猿猴對任何甜食都很感興趣。像其他靈長目動物一樣，我們也難於抗拒「甜」的誘惑。我們的猿祖雖然傾向了肉食，還是表現出對甜食的追尋。我們喜歡這種滋味，遠甚於其他三種。大學生選課，總愛選成績「甜」的。正式西餐到終了總是上一道甜點，用「甜」做餐中那許多味道的壓軸，而這味道也就老是留在嘴邊了。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我們偶而在兩餐之間吃些點心（這麼做也算復古了，稍許的回到原先靈長目分散覓食進餐的方式），幾乎總挑到靈長目所嗜的品味——糖果，巧克力，冰淇淋，或者加糖飲料。

這種傾向如此之強，以致有時會引起麻煩。要點在於一種食物之能以吸引我們，有兩個因素：它的營養價值，和它吃起來滋味如何。在自然界，兩個因素實際上是同樣的一個；可是人工加工過的就不行了；這會有危險性。幾乎一點也沒有營養的食物，加以大量的人工甜味，可以極有吸引力。如果那些東西高度的甜味抓住了我們靈長目遺留下來的弱點，說不定我們會連盤子都舐乾淨，結果吃了大量甜而無用的廢物，把肚子填滿了，裝不下別的東西——這麼一來可就破壞了食譜的平衡。生長年齡的兒童，特別容易犯這毛病。以前有一章裡我提到過，近年的研究顯示，對甜和水果香味的偏好，到青春期就大為低落，改為傾向花香、油、麝香的氣味。小孩子貪吃甜食的壞習慣，很容易改過來。

成年人面臨另一個危機。因為他們的食物通常總做得滋味豐美——遠比自然界裡的有味道——味覺的效果大量增加，結果食的反應受到了過度的刺激。許多人很不健康地過重。為了抵消這個，出現了許許多多古怪的「食譜」養生法。「病人」被指令吃這個，吃那個，少吃這個，少吃那個，或者做各種不同的運動。不幸那問題僅有一個真正的答案——少吃，可以像魔術一樣有效。不過我們接觸到太多美味的刺激，實在難以長久維持少吃。胖子另外還面臨一個問題。我在前面曾提及「替代動作」(Displacement Activities)——緊張時所做的那些小動作，與當時情境無關，用來放鬆情緒。替代動作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替代取食」(Displacement Feeding)。在緊張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吃零食，或是吸吸飲料。這樣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放鬆情緒，但却也同時幫助我們增加體重。特別是這些「小」動作總會傾向選擇甜食。「持之以恆」，就不得不讓人怕肥；君不見乎，那肥胖身軀的外圍貼着一層逐漸增厚的不安全感。對於這些人，除了一般減肥方法外，還需同時改變他們的行為，以消除那些緊張。嚼口香糖就是一種很好的方法。這東西的發明似乎完全就是為了要出一種「替代食物」。它能使我們解除緊張，但並不使我們變胖。

我們吃的食物包羅萬象，一般說來，靈長目的食物的種類多於肉食動物。肉食動物專吃某些東

西，而靈長目却是什麼就吃什麼。研究一種日本猴子發現，牠們在自然環境下，共吃一百一十九種植物，牠們吃根、莖、葉、皮、芽、菓；此外還吃蜘蛛、甲虫、蝴蝶、螞蟥、蛋等等。典型的肉食動物食物較富營養，但也較單調。

無毛猿的食譜

當我們由採食的靈長目變為狩獵猿後，我們擁有了双方的優點。我們也吃高營養的肉食，但並不放棄靈長目什麼都吃的本性。在最近這一段時期中——也就是說近幾千年來——我們獲取食物的方法改變了許多，但基本上我們並沒有改變。就目前所知而言，最早期的農業可稱之為「混合繁殖」。圈養家畜和種植植物共同發展。即使到達今天，我們顯然已能大加控制植物環境與動物環境，我們仍然兼顧双方。為什麼我們不會偏向種植植物或圈養動物呢？可能是這樣的：人口密度的大量增加，使得全靠肉食會在「量」的供給上發生困難；如全靠素食，則會在「質」上出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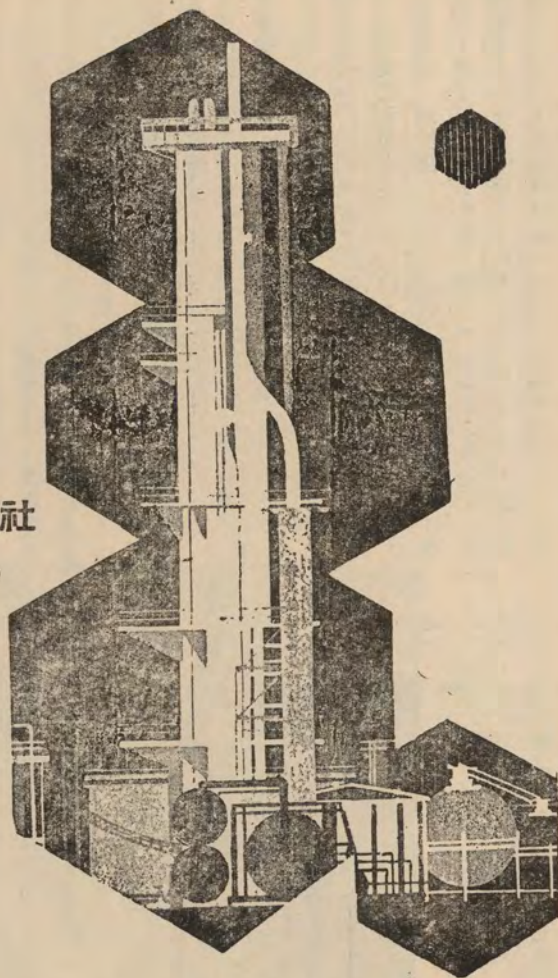
當然我們也可辯稱：老祖宗能靠植物生活，我們也能夠；我們食肉是因為環境的緣故，目前我們已能控制環境，能大量種植植物，我們當然能回復到老祖宗的取食方式。基本上，這是一種素食主義者的教條，但它並不成功。吃肉的衝動似乎種植得太深了；既然能吃肉，我們就不願放棄，讓我們注意一件事：素食主義者很少在鼓吹素食時說，素食比肉食好吃得多；相反地，他們總搬弄出一大堆醫學上的或哲學上的理由。

自願素食者為了要取得適當的營養，總是食用非常多種植物——就像典型的靈長目。但在某些地方，素食並不是為了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環境逼得不能不如此。由於種植技術的發展與專門種植幾種穀物，在某些文化中就產生了這種問題。種植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口得以大大增加，但僅只專注在幾種穀物使得營養不良。他們雖能增加人口，擁有許多成員，但體格却非常弱。他們活着——但



中國技術服務社

投資顧問
工程設計
機器安裝
建廠監理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五三號八樓
電話：514811（三線）
電報掛號：(CHITECH) TAIPEI
郵局信箱：台北市郵政信箱第八二五號



漫畫：「自從換了猩猩之後，牠比
原來的猴子收錢快多啦。」

僅僅只是活着而已。就像前章所講的，濫用經由文化發展出來的武器能導致災禍，濫用文化發展出來的取食技巧也會導致災禍——營養不良。這種社會雖能生存，但假使要在「質」上有所改進，就必須克服因缺乏蛋白質、礦物質、維他命等所引起的惡果。在目前最健康，最前進的社會中，肉食與素食總是平衡的，並且仍維持祖先狩獵猿祖先的食譜——雖然取食的技巧已大大地改善。就像我們在前面幾章已看到的，無毛猿的改變事實上是比表面要小得多。
(未完待續)



「現在開會，有誰反對我的提案
我就吃掉牠！」

超音波外科手術簡介

Michele Arslan 作
蔡榮守譯

巴杜亞大學醫學院耳鼻喉喉部主任教授，亞斯蘭博士 (Prof. Arslan) 係歐州超音波外科手術之創始權威之一。其所主持之臨床研究機構，最早完成；美厄厄氏症處理，腦下垂體溶解法，外週神經鬆懈術及兒童咽喉刺瘤處理等技術。本文係其報告之節譯。——譯者識。

超音波，係一種類似音波之機械振動波。其周波數，超過可聽音波領域，每秒至少一千五百以上。

超音波外科手術，是根據超音波對生物組織的特有破壞力，這種性質早已被瞭解，我們可以追溯到伍德 (Wood) 和羅美士 (Lomis) 的時代。哈費 (Harvey) 和陀克南 (Dognon) 兩位曾經在一份報告中提到，在水中的阿美巴和微小複細胞生物，將超音波導進水裡時，立見分解。關於超音波所具之破壞作用，在實驗病理學方面，爲了研究超音波壓力帶給一定器官之機能阻遏和細胞學上的變化情形時，反復地被利用過。但，從前在這一方面的主要研究興趣，却不在於臨床實用上，而在

於生物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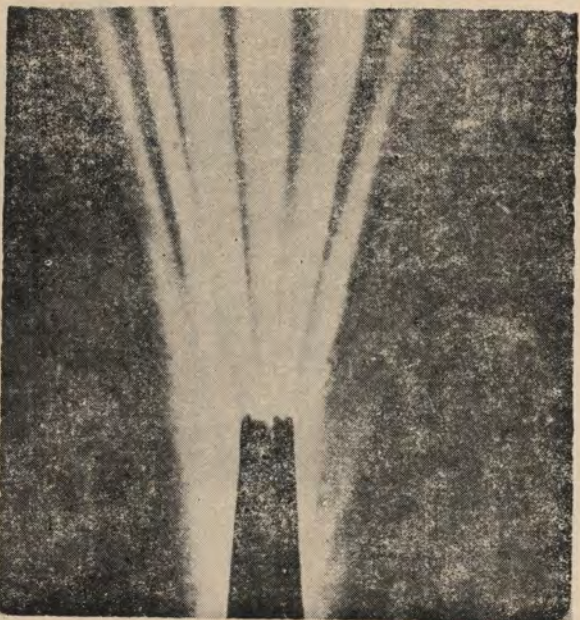
超音波對生物組織之破壞效果，決定於其發射的強度。爲一病情診療目標而利用時，其應具強度爲 $0.02-0.08 \text{ Watt/Cm}^2$ ，而施用目的在於破壞組織時，則至少應具有 2 Watt/Cm^2 之強度。其他在物理治療上的使用歷史也已不算短（如替劇痛難堪的神經痛或關節炎患者施行皮膚按摩等），其強度只在 $0.5-1 \text{ Watt/Cm}^2$ 之間已足。

本部之研究目標，爲超音波在人體外科手術方面之開發，數年來所得資料顯示出如下一項事實；在同等強度之超音波線之間，其破壞效果隨着受射細胞分化程度

之高而增大。因此超音波射線將能在目標器官之異型構成細胞之間，造成不同程度之破壞。此項選擇性作用，如下面所述，在內耳和腦下垂體的手術方面被充分利用過。同時亦替未來無數之應用可能性，帶來了甚大希望。因現已能隨着目標器官之不同，適當調整超音波射線之物理性，而實現不同程度之破壞效果。

超音波，因此也就優於其餘被用在組織破壞方面的所有自然能源。事實上，如電離子射線、放射性同位素、亞爾發微粒子或質子射線等，都能在目標器官的週圍區域造成無差別之傷害（因爲它們對於不同型細胞之破壞作用不如超音波之具有選擇性）。寒冷所引起之組織破壞（低溫外科手術之根據），在這一方面更是全無差別，甚至對支持組織 (Supporting Tissue) 和神經細胞之間的構造上的巨大差異，也都不發生些微選擇作用。超音波線則不然，它對於結締組織只帶來極其輕微和極小範圍之影響，而對於組織學上高度分化的某些細胞群，則造成確定的破壞。當然，超音波破壞不僅決定於受射組織的性質，同時也決定於超音波本身之特性和發射條件；如頻率、強度和發射時間等，根據本部之研究經驗，最爲適當之頻率與

強度，應爲三兆赫 (Megahertz) 和 2.5 Watt/Cm^2 。關於導致一定程度之組織破壞所必需之施射時間，當射線之強度變化時，其發射時間之長短必須與強度之高低成



圖一：雪利連攝影法 (The Schlieren Method) 所攝之液體中之超音波波像。

反比，隨着一定的指數曲線 (Exponential Curve) 而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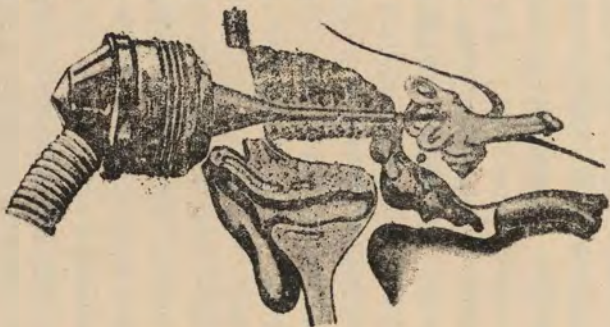
超音波與可聽音波之間有一主要不同點，可聽音波是向所有方向傳播，而超音波却只有一個射出方向。如模里那里醫生所說：這種射出方向之確定性，是隨着周波數之提高而增大的。如此，我們可以用高週波投射極為局限之目標部位而無虞傷害到週圍組織。至於如超音波之前進速度，受射組織之吸收率，超音波之屈折和反射現象等，無論在診察或治療應用方面，都是極其微妙之變數，將隨着所經過之組織之性質和密度，以及其間由異型細胞層所形成之界面間 (Interfaces) 情形而變化。不過這些對於外科手術的裝置系統的構成方面，重要性稍次，至少在目前的應用情況下是如此。以上所提之技術及生物物理學 (Biophysical) 上之幾項原理，提供於實際應用方面之可能性，可以總括地概述如下：一、對於深部器官或組織之遠隔 (At a Distance) 破壞，可以在不影響週圍組織的情況下進行。如此大大減低手術上之風險。一般性手術操作只限於開關必需之途徑，至於目標器官。二、選擇性手術之可能，對於預定破壞之細胞種類和應加之破壞程度，都可以任意控制。三、

性之施用準則出現。

△超音波手術的首次登場——美尼厄氏症 (Meniere's Disease) 及其他類似症候群中的前庭神經切斷術——此項手術為超

音波外科手術實際運用之第一項目。

且替後來的他種手術奠立了技術上的一些標準。長年以來此症被認為無論在藥物使用上或外科處理上都難於收到根治效果。一直到一九五二年，仍然無法在不損及內耳蝸牛殼中的聽覺受納器的狀態下，將迷路淋巴管的異常擴張 (被認為係美尼厄氏症之最大



圖二：超音波發射器投射前庭神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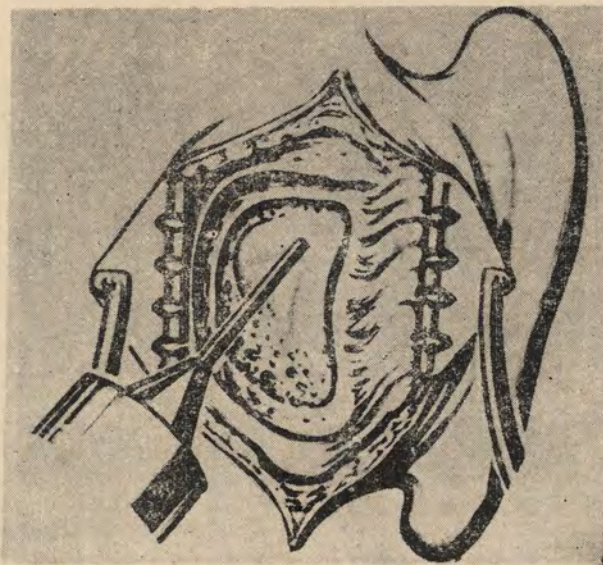
對於關連組織之絕對無害性。四、發射之可重複性，並且在重複發射時可以更改其強度，如第一次發射所收效果不够理想時，可以毫不帶痛苦地重複發射，因第一次發射時所開之途徑仍繼續有用。

雖然前此進行之研究並沒有如現時之分科區別，然有些外科醫生却早已致意神經外科方面之應用。譬如：早在一九五四年，林思托隆醫生曾經報告說：他用超音波線通過頭蓋骨破壞致癲癇因子。此外，對於富利醫生長期進行的饒有趣味的研究，我們必須寄以注意；他利用一種短時間，強烈的發射系統，由四部發射器構成，其四條射線集中焦點於大腦深部之極小部位上 (丘腦與丘腦下部)。利用此法，富利醫生等人不僅在動物實驗獲得了可觀資料，同時也處理過不少巴金森氏病 (Parkinson's Disease) 患例。其他方面的外科應用，也正被多數研究者探求着。最近的嘗試是以超音波破壞並摘除心臟瓣膜上致病石灰化物，而不影響心臟本身。然，我們必須如此暫下結論：雖然至今為止，這些人體上之研究和應用，已經供給我們相當量之初步資料，我們仍然還沒有完成一種單一之技術系統，可資一般廣泛之外科利用，甚或在少數有限使用目的上，也還沒有一種經常

起因) 徹底解決 (也就是說無法避免永久性失聰)。超音波射線的利用，提供了只破壞前庭神經而不影響其他器官的可能性，而這種長久以來的難症遂得到了可喜解決。聽覺器官不但在手術後仍能保持其原有機能水準，且在不少病例中反而得到了聽力的顯著增進。此項手術，在本科的臨床部門中，自一九五二年以來施行多次，數以萬計的美尼厄氏病患者得到了痊癒。治療結果至為良好，眩暈的立刻消失佔病例中之九十%以上，而約在手術後數個月後達到完全治癒之地步，十二年來之九百件治療資料中，受療患者中之九十%完全克服了眩暈的困擾，二十至三十%改進了聽力並且治好了耳鳴。現時在全球各地的病院中，據估計每年平均有三千名美尼厄氏病患者接受超音波手術，效果皆甚理想。

△治療乳瘤，前上腺瘤的選擇性腦下垂體溶解法——在巴杜亞大學耳鼻喉咽喉部門所完成的，利用超音波技術破壞腦下垂體的方法，顯示其能避免一般外科垂體切除術所固有的各種缺憾。超音波之利用可以不必對蝶鞍脊髓 (Duramater of the sella) 施以切開或穿孔，不會引起內出血並能避免顱內感染 (腦膜炎) 的惡果，且反復施行數次也不致有何危險。最後，此法能對構成

蝶鞍腺組織的不同細胞進行不同程度之機能破壞。如所周知，除了外科切除術以外，還有數種破壞垂體之方法。如直接將放射性鉍和金（ Y^{90} , Au^{198} ）插進蝶鞍部——所謂輻射生物方法（Radiobiological method）和 R. W. 蘭特醫生所完成的低溫垂體切除術（Cryohypophysectomy）。我們可以由文獻資料中推論出，這些方法都會導致手術後併發症。如視覺交叉部、丘腦下部中樞和動眼神經的損傷以及腦膜炎等。毛利那里醫生和李西醫生在本機構所進行的一系列動物實驗，經用不同強度和時間的超音波照射，產生了某種組織學上和荷爾蒙分泌上的變化。同一方法，後來被採用處理過十五件病例。最初的四件，因為過份慎重致使超音波強度不足，效果不明。自第五次起，我們把強度提高至 2.5 Watt/Cm^2 ，照射時間持續二十分鐘。一方面研究工作繼續地進行，觀察着逐步增高的超音波強度的實際效果，但經常留心避免任何可能引起併發症的因素。對於骨轉移和局部及全身激痛現象，在手術後六至十二個月中結束臨床及荷爾蒙檢查。所有的實例都表示出一般情況的顯著好轉，尤其來自骨轉移現象的痛苦，或迅速減退，或完全消失。只有一位患者在手術後五個月不幸死於腎盂腎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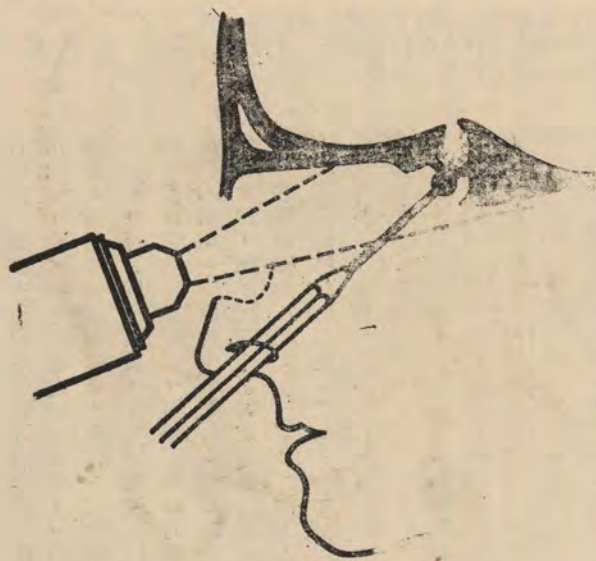
圖三：對半規管(Semicircular Canals)側部與上部間之投射

轉移顯示出不規則的反應，有時情況不變，有時在程度上有所減低。阻斷蝶鞍腺機能的良好效果，表現在二十四小時內的尿中氧類固醇的顯著減少（17 Ketosteroids

）。在兩個病例中，甲狀腺機能，同時也受蝶鞍放射的影響而相對減弱。對於手術後併發症皆無之事實，值得加以強調。事實上我們不曾發現諸如：頭部神經麻痺、腦膜炎、視覺障礙或手術後最常見的頭痛症等。只有一位在手術後一個月，表現出尿崩症症候，不過此病例現已在妥當的荷爾蒙劑控制下，情況良好（利用垂體後葉製劑）。

△治療卡興氏病的垂體細胞溶解法——在治療惡性乳瘤及前立腺瘤時所獲得之經驗，曾對我們提供一種啓示：同樣的超音波方法，可用來對付卡興氏病或肢端肥大症（Acro-Megaly）。現在就有關的兩項實際治療資料，簡略報告如下：良好的手術後情況以及沒有任何併發症產生的此一事實，再一次證明了超音波對腦下垂體直接照射的完全無害，一如在處理乳瘤及前立腺瘤時所已經驗者。照射強度，被調節至足以導致充分有效的機能停斷，俾能使症候逐漸消失。此種效果的獲得，我們已經驗而有所確信。這種卓越效果，以嚴格的臨床觀點來說，也足以引起專家們對此種阻斷蝶鞍腺機能的新方法的重視。第一位患者，數年來苦於卡興氏病症候，經過了八個月的治療後，其「顏臉蒼白」、肥胖症、婦女

多毛症等現象均逐漸消退，且其動脈血壓也回復了正常數值。第二位患者，除了垂體——副腎皮質異常興奮的消失外，前已停止兩年的行經（Menstruations）亦見恢復常態，並且那種典型的「顏臉蒼白」亦迅速轉好。當



圖四：對蝶鞍腺（Sella Turcica）之投射。

A diagram of a mechanical apparatu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eye. It features a container at the top labeled "PHYSIOLOGICAL SOLUTION + COAGULANT". A tube leads from this container to a pump mechanism. From the pump, a long, flexible tube extends to a nozzle. The nozzle is shown emitting a spray of small droplets towards a human eye. A separate tube with a valve is also connected to the main system. The entire apparatus is mounted on a stand with a ladder-like structure.

圖五：經由鼻孔投射超音波至腦下垂體之硬腦膜。其溫度由生物鹽水之注入保持在攝氏二十度，吸出器（Aspirator）徑路另由外科手術關閉。

骨組織。關於一定程度的蝶鞍腺機能阻斷的作用過程，根據前此所獲之經驗資料，可以如此推斷；超音波施射所帶來的複雜的生物學作用，在產生蝶鞍腺荷爾蒙，尤其副腎皮質荷爾蒙和生長激素的細胞列中，引起了微妙而帶有選擇性的變化。李西醫生所進行的蝶鞍腺施射的動物實驗，顯示出經過超音波施射的部位中，所有的嗜鹼細胞 (Basophil Cells) 消失，而一方面稀少的嗜曙紅細胞 (Eosinophil Cells) 却仍能保持正常。這種破壞力的程度差異，在乳瘤治療過程中亦曾見到。

△利用超音波的一時性週圍神經鬆懈術——如所周知，從來對於起因於神經幹損傷的病症，一旦所有的藥物治療皆告無效時，受損神經的傳達機能，將由溶解劑的神經幹注射或外科神經切斷術加以阻斷。神經痛的附帶症候中，有臉上半部肌肉的抽搐，所謂初期偏面癱瘓（Primitive Facial Hemispasm）。這是一種很特別的現象，並不隨伴任何顏面肌肉組織的不全麻痺，至今仍然為病源學上的未知問題。然

，有一點要明白，那種痙攣的病根存在於運動神經元的異常敏感性（是否係刺激閾之降低？），曾經有各種的方法被試行用來加以阻斷，或以外科（切斷術）方法，或以藥物方法（神經鬆懈劑）。我們在治療偏面痙攣時

，嘗試利用超音波進行顏面神經的一時性鬆解法，是一方面爲了防止永久性的顏面肌肉麻痺，一方面也爲了避免損害到神經纖維，因爲這種損害將導致日後的攣縮。其餘方法，事實上會阻斷全部神經組合，也就是說，神經束膜、髓鞘和神經軸等。這種神經週圍的阻斷，被證明對於第二次施療之進行將產生甚大障礙，因爲其關連組織之再生將形成纖維化癥痕，有促成神經纖維的惡性再生傾向，這種因素易使攣縮複發，並且正是從前的外科切斷術不易獲得成功結果的最大原因。超音波的破壞力，却能對不同組織發揮不同程度的效果。根據富利醫生之研究，超音波對神經系統之傷害，事實上情形如下：主要傷害只產生在髓鞘（Myelin Sheaths），神經軸的受損情形較不顯明，至於支持組織和血管方面的影響極爲微小。由這一點，可見對於神經幹的超音波施射可以阻斷神經刺激傳達，因髓鞘和神經軸一時受損，但神經束膜和突觸，却仍受影響，這是日後完全恢復所

有神經纖維機能的基本條件，此後將依據固有之解剖學的，組織化學的及生理學的定型而再生成長。放射後一段時間，在纖維間沒有橫切現象，在不同纖維之近心段與遠心段之間也沒有再生之跡象。

△咽喉刺痛的超音波處理——企求利用超音波的細胞溶解力來處理各種腫瘤，有一些項目至今仍然處在理論探討階段，並不會發展出精確的技術系統。但其中，對於咽喉腫瘤——兒童乳頭狀瘤的超音波施射，本部却深具信心，認其前途頗有希望。至今已有五次的相似適用實例，由柏克及曼哈特兩位醫生實施；其中有三例痊癒，一例有顯著的好轉。他們的處理技術，却是根據與我們前此遵循着不同之原理，採用外部施壓方法。我們則把超音波能源直接施用於腫瘤上面。兒童咽喉多頭刺瘤症，通常於很早時期侵襲兒童。從來的臨床資料和超顯微鏡檢查，表示出此種喉瘤確係起因於病毒。有關其治療對策甚為煩多，至今仍未定型。包括：外科摘除（用電方法）、利用荷爾蒙方法（女性及男性荷爾蒙）、藥物方法（砷化鹽、黃色脂液）、利用牛疫苗及自體菌液等等。另外，有塔布醫生的，將靜脈壁切片植入患部的的方法，及其他專家們利用X線照射及鐳放射能等方法

。卡佈恩醫生曾經對所有的治療方法加以全盤嚴密的再檢討後，下一結論說；此症至今仍無一種特具效果之根治辦法，任何一種方法都有症候複發的可能性云云。尤有進者，在治療過程中，往往有因惡化而變為真正上皮癌（Epithiomas）的事實，深為專家們所恐懼。本部李西醫生所進行的對患部之直接放射方法，具有三項治療目標。第一、破壞刺瘤之上皮細胞。第二、對可能潛伏之病源體——多位專家對其存在深信不疑，使其不活性化。第三、促成其「化膿」（Maturation），期能助成角化；一如使用女性荷爾蒙或利用紫外線照射所導致之情況。根據治療美厄厄氏病之經驗，我們造出了一種小型發射器，一端成扇形（類似於蝶鞍腺施用者），將其接在聲門裂部位，由喉鏡引導通至咽喉（在藥物麻醉下），能射至刺瘤患部的粘膜（真聲帶、假聲帶、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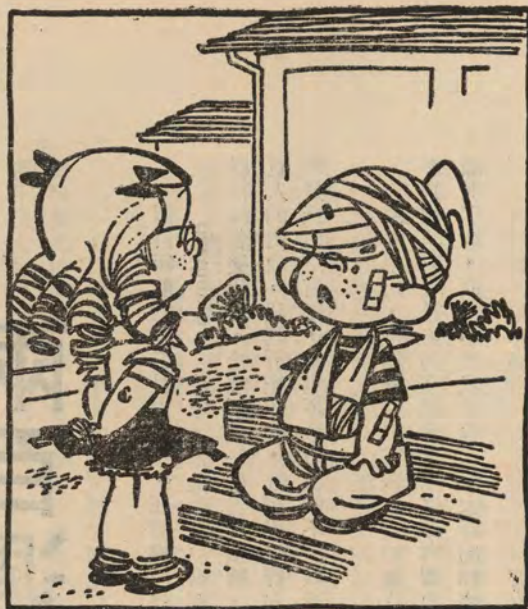
門下部位）。在本部先後有五位三至十一歲的兒童患者接受此法治療，其中數位已有數年病歷，雖經外科摘除處理，而仍有複發現象；四位帶着氣管插管，一位可以直接放射而不必進行氣管切開術。經此方法治療結果，一位經兩年手術後觀察，兩位經一年的觀察，皆表現出情況穩定無複發傾向。另兩位已漸見好轉，目前情形足稱良好。患部經過超音波發射（強度 $2.5\text{Watt}/\text{Cm}^2$ ，時間半小時）後，刺瘤呈顯灰色，且變成易碎，在十至十五天內自行脫落。在此階段中，真聲帶之表面稍為變厚，且有輕微充血現象。當這種充血漸退的同時，具有完整波形且呈混白色的聲帶上皮，因表皮發生層（Malpighian-Layer）的再發生增厚，將持續至兩年以後。

譯自：Ultrasound Surgery 刊載 Rassegna XLIII-N2

「大夫，我是百萬富豪，無論走到那裡我都受到人們的尊敬和羨慕，但是在我却一文不值，」一個男子向心理醫生說。

「不會的，」醫生說，「捉牛要抓角，你應該做出一家之主的氣概來。然後情勢就會完全改觀。」於是這位仁兄回到家，猛力的關上門，抓住他的太太大吼道，「快把晚飯給我準備好，吃完飯妳快替我洗澡，準備晚禮服。今晚我要請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去跳舞，妳知道該誰替我結領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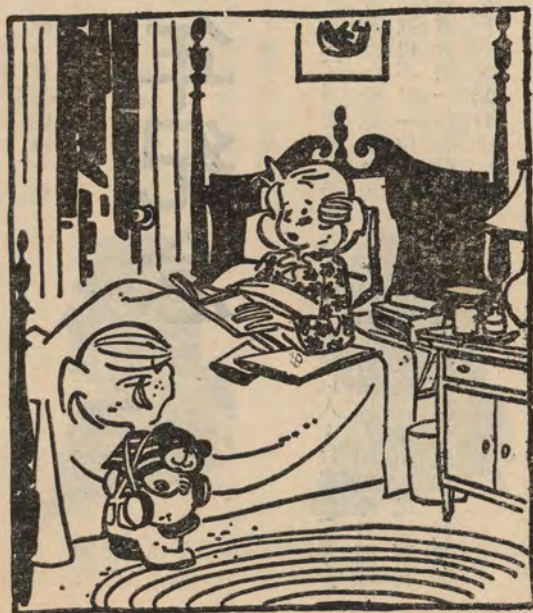
「我知道，」他的太太說，「極樂殯儀館的化妝師。」



氣淘小

「昨天在電視上學了一手空手道，可是不靈光。」

「妳總罵我們不肯穿衣服，妳自己還不是一樣會感冒。」



貝多芬誕生

兩百週年紀念

伍 牧

兩百年前的十二月十六日，在德國波昂，誕生了音樂史中最偉大的一位音樂巨人；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今年，恰是他誕生兩百年紀念。全球音樂界，都在為這位音樂偉人的紀念日而舉行種種音樂活動。拾穗不是一個音樂團體，而我也不是是一位音樂家，無法以音樂來表達出對這位不朽巨人的崇敬。我們所能作的，惟有用筆桿向讀者介紹一些有關他的一生事蹟，略表悼念之意。我想如果貝氏地下有知，當也不致以我們不能演奏他的音樂為忤。

由本期起，將陸續介紹有關貝氏的圖片、手蹟、逸事、以及他的作品。其中有若干資料都是過去書刊雜誌中所從未刊登過者，極富參考價值。希望讀者們能就此數篇短文中，對貝氏獲致更深刻的認識與了解，則也不負我們對這位大師的緬懷了！

伍牧於貝多芬逝世紀念日，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貝多芬畫傳

波昂是一個寧靜的小城，非常美麗的傍依着萊茵河（圖見插頁）。貝多芬於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誕生在這座小城中。父親是一個男高音歌唱家，他在貝多芬幼小時就不斷向他灌輸音樂知識。貝多芬也很早就顯出音樂的天才，父親希望他能步莫扎特的後塵，成為一個音樂神童。稍長之後，貝多芬又追隨名風琴師尼夫學習音樂，並在宮廷樂隊中擔任中提琴，也曾擔任過宮廷風琴師。

當時哥隆的選侯菲德烈伯爵也居住在波昂，他也是波昂的大主教，更是一位相當英明的統治者。（圖見插頁）他使原本落後的波昂市具有了不少國際的色彩。選侯於一七八四年去世，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貝多芬出版了他最早的三首奏鳴曲（圖見插頁）並且將它們呈獻給選侯。這三首奏鳴曲很受當時音樂界的歡迎，使貝多芬的聲音在德國得以建立，而當時他僅不過十三歲。

△

△

△

一七八七年，貝多芬在朋友們的協助之下，前赴維也納以便追隨莫扎特學習。但他僅只學習了幾課，消息傳來他的母親已病重不久人世，使他又忽忽趕回了波昂。母親去世之後，家庭的重擔就落到他肩上，因為他的父親已是一終日沉溺於醉鄉的酒徒，貝多芬必須照顧兩個年輕的弟弟。

一七九〇年，海頓在往返英倫途中均會路過波昂，貝多芬將自己最新的一首作品（為約瑟夫二世逝世而作的一首清唱劇）送



圖五 海頓及莫扎特剪影
作者 Heironymus Loschenkoht

請海頓指正。海頓對年青的貝多芬大表讚賞，願意收他作學生。一七九二年他離開波昂，赴維也納隨海頓學習，此後就一直未曾再回故鄉。海頓並不是一位好教師，但貝多芬仍然學到不少知識。他們師生之間的關係並不十分融洽，不過海頓仍然看出貝多芬的天才，他在一七九三年寫道：「貝多芬遲早會成為歐洲獨一無二的作曲家，我也將因為曾是他的老師而感驕傲。」

不久貝多芬在維也納的上流社會中結交了很多朋友，當他在一七九四年出版第一號作品（三首鋼琴三重奏）時，讚助者的名單像是一份名人錄。貝多芬的讚助人有伊斯赫茲郡主（Princess Marie Hermenegild Esterhazy），李諾斯基王子（Prince Carl Lichnowsky）（他是莫扎特的學生），史維登男爵（Baron Van Swieten）（貝多芬曾將第一交響曲呈獻給他），歐斯卡齊（Odescacis）家族等人。（圖見插頁）貝比公主（Princess Babette）（圖見插頁）也曾隨貝多芬學習鋼琴，貝多芬有不少作品都呈獻給了她，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他的C長調第一鋼琴協奏曲。

△

維也納成了貝多芬的第二故鄉，在他耳聾以前，他一直居住在斯地，僅只在暑期或旅行演奏時，短期他往。在他抵達維也納之前，當地已經成為一著名的音樂中心，海頓及莫扎特已使它名揚全歐。貝多芬在維也納第一部重要的管弦樂作品，是為著名的雷多頓薩（Redoutensaal）舞會所作的一些舞曲（圖見插頁），海頓及莫扎特也曾為它寫出幾首非常美麗的舞曲。貝多芬在一七九五年為它作了十二首德國舞曲與十二首小步舞，這些作品極為成功，使貝多芬的聲譽傳遍德奧二國。

貝多芬在一生中曾有過多次戀愛，他自己的身份雖然不高，但女友却儘是上流社會中的名門淑女。他在維也納的第一位戀愛對象是戴姆女伯爵約瑟芬（Josephine Countess Von Deyn（圖九），貝多芬對布朗斯維克（Brunsvik）一家人都極友好，他更將熱情奏鳴曲獻給了約瑟芬的哥哥弗蘭茲。同時他也是女伯爵泰麗絲（Countess Therese Brunsvik）的密友。約瑟芬當時正是文君新寡，貝多芬非



圖九：約瑟芬女伯爵

常有意於娶她為妻，雖然她也非常鍾情於貝多芬，但在冷靜考慮之下，她知道貝多芬無法供養她和她的孩子。她的拒絕使貝多芬大為心碎。

貝多芬的另一個戀愛對象是裘麗塔（Countess Giulietta Guicciardi）（圖見插頁），她是布朗斯維克的表妹，隨貝多芬學習鋼琴。貝氏對他的這位美麗學生大為傾倒，一八〇一年他將著名的月光奏鳴曲呈獻給她。裘麗塔的母親認為貝多芬和她難稱門當戶對，而將女兒嫁給了嘉林堡伯爵（Count Gallenberg），他是一個放蕩而沒落的貴族，寫過一些三流的芭蕾。貝多芬再度嚐到失戀的苦果，他曾在記事冊中寫下這樣一句話：「她愛我更甚於愛她的丈夫……」

失戀後的貝多芬又將目標轉向了另外一位女伯爵伊朵蒂（Countess Marie Erdody）（圖十一），她是一位優異的鋼琴家，也是貝多芬的好友。她和丈夫分居之後，曾有一段時期和貝多芬住在一起，她和貝氏的關係是否非常親密，已無據可考，但樂史學家們都認為他們之間極可能有愛情關係存在。同時也是她才使貝多芬逐漸忘去對裘麗塔的癡情。

△

△

△

圖十一：伊朵蒂女伯爵象牙上之小畫像係貝多芬之遺物

法軍曾兩度進佔維也納，第一次在一八〇五年，時貝多芬正在寫他的歌劇菲德里奧，第二次在一八〇九年。海頓於一八

○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去世，而貝多芬則在拿破崙的炮火之下寫他的第五號鋼琴協奏曲。貝多芬曾有一度對拿破崙極為崇敬，並為他寫出英雄交響曲。但當他獲悉拿破崙於一八〇四年自立為帝之後，極感憤怒，而將原譜的封面撕毀，另外起了一個英雄交響曲之名。（圖見插頁）。事後他更批評拿破崙說：「我看錯了那混帳東西。」

貝多芬喜於在郊外散步，不久就成為維也納市民所熟悉的人物（圖十五）。年青的畫家波姆（Joseph Daniel Bohn）曾畫了一幅貝多芬散步時的素描，生動而傳神。

在聽覺衰退以前，貝多芬曾遠赴德利斯登，萊比錫，及柏林等地旅行演奏。在布拉格以及距維也納不遠多瑙河畔的普利堡等地，貝氏均以鋼琴家及作曲而享譽一時。

貝多芬對波西米亞式的生活也極感興趣，時常訪問泰布里茲，卡爾斯巴及弗蘭森巴等地。一八二二年他在泰布里茲遇見哥德，他認為貝多芬過於喧噪而且粗俗。貝多芬也會在莫德林渡過幾個夏天，（圖



圖十五：貝多芬散步時的素描
作者 Joseph Daniel Bohn 1820

見插頁）它是維也納南方山麓的一座中世紀小城，他尤其喜歡在它附近的鄉間散步，帶着他的稿本以備記下他的靈感。一八一五年他前往卡爾斯巴（圖見插頁）去會前他的「不朽戀人」，她究竟是誰，至目前仍然無法斷定。

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於一八二四年五月在維也納初奏（圖見插頁），它造成了令人難以磨滅的印象，演奏到諧謔曲樂章時，定音鼓的開始引起聽眾狂熱的歡呼。全曲結束後，貝多芬仍然背對着聽眾，由於他已全聾，聽不到身後的熱烈掌聲。美麗的女高音獨唱者烏恩葛（Karoline Unger）輕輕的將這位頭髮已告灰白的大師推轉身，才使他看到那永遠無法聽到的歡呼鼓掌！第九交響曲初奏之後，貝多芬將版權售給德國有名的出版商舒特（Schott），這家公司目前仍是歐洲最大的音樂出版商。

當貝氏的聽覺日益困難之後，他的脾氣也日益暴躁，與社交圈也日形疏遠。當時最有名的畫家華爾繆勒（Waldmüller）要求為他畫像時，他也僅允許讓他畫一次，因而華爾繆勒所完成的這張畫像，只是一件折衷性的作品（圖見頁插）。

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死亡降臨到貝多芬身上。貝氏的健康情形始終不太好，一生不斷遭受病痛的折磨。一八二六年秋，他由鄉間乘敵蓬馬車回維也納而致着涼轉成肺炎，醫生雖然治好肺炎但却引起水腫，纏綿病榻數月之後，貝多芬終告向死神屈服（圖見插頁）。幾位貝氏的友人都曾記述當時的情景，在他彌留之時，雷雨籠罩了維也納，雷聲更是震耳欲聾，貝氏突然自床上坐起，握拳舉向天空揮舞，然後倒下長逝。在他的葬禮中，約有兩萬群眾參加，奧國大詩人葛瑞伯茨（Grillparzer）為他撰寫悼文。舒伯特也是他的扶柩者之一，而次年他也隨貝多芬於地下了。

一八二二年，貝多芬的好友，鋼琴製家史特瑞克（Johann Andreas Streicher），請求名彫塑



(一) 貝多芬像。油畫作者：Isidor Neugass。日期一八〇六年。

尼格斯的油畫這張是位布朗斯維克伯爵之請而作，同樣作品尚有另外一幅送給李諾斯基王子。這幅油畫曾失踪多年，直到最近始在巴黎重被發現。本畫是它的第一張五彩照片，也是前所未見的，極為珍貴。畫中顯示出貝多芬活躍於維也納上流社會中的情形，衣着華麗甚且帶有些許執椅子的氣息。貝氏此時配用觀劇用眼鏡，懸掛眼鏡用的鍊條，也被畫家描了出來。

家克萊恩 (Franz Klein) 為四十二歲的貝氏彫一座胸像，克萊恩費盡心力才塑成他的面部，因為貝多芬認為塑像會影響到他的壽命，同時他也將第一次的作品毀掉。克萊恩第二次嚐試始完成另一非常生動的頭部彫塑 (圖見插頁)。

貝多芬的遺像，則是在他去世後次日由唐赫賽 (Danhauser) 所塑成 (圖見插頁)。

△「親愛的，」自命不凡的丈夫吹噓地說，「印度的瑪哈拉亞士王非常看重我，有一次他準備送我五十位王妃。」
「你為什麼拒絕呢？」
「啊，我受不了每天早晨在浴室裡掛滿尼龍絲襪。」
× × ×
△剛喪妻的丈夫訂製了一塊墓碑，碑上刻着：「我的生命之光已經熄滅。」不久之後，他又再娶，為了不使新婚的夫人感到為難，他將碑文略加修改：「我的生命之光已經熄滅——不過我又劃了一支火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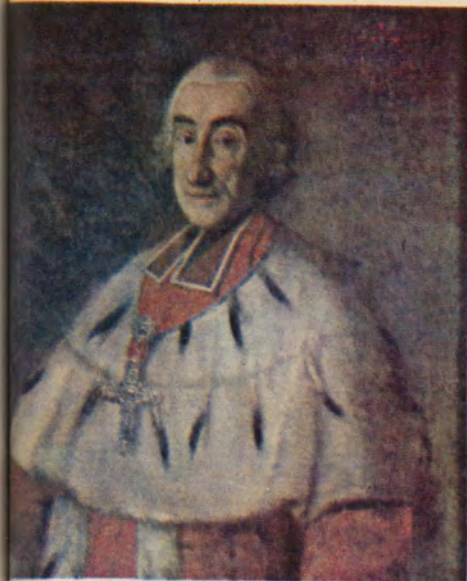
漫畫：「得來匪易。」



(二) 波昂古堡。五彩版畫。作者 Jonann Zeigler 日期一七九八年。



(八) 雷多頓薩舞會。五彩版畫。作者 Joseph Schutz。日期：一八〇〇年。



(四) 哥隆選侯及大主教非德烈。油畫。作者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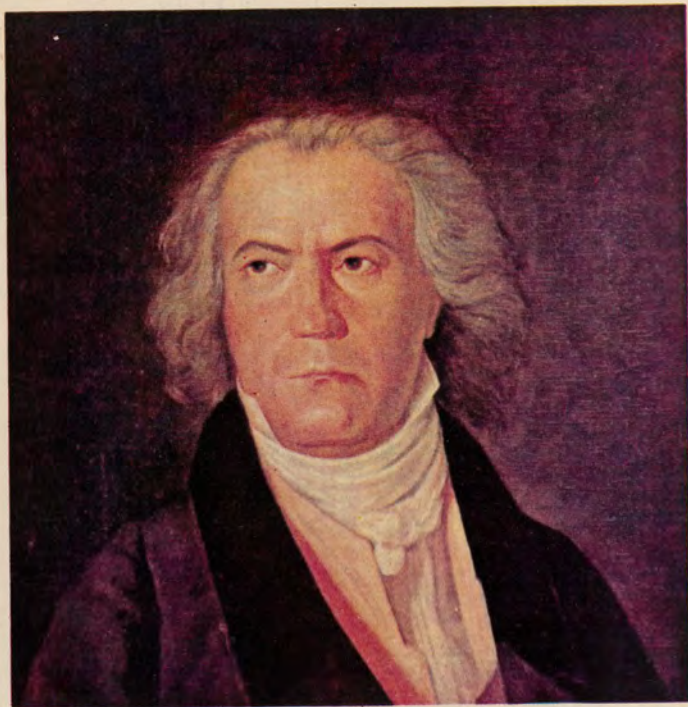
(五) 貝比公主



(四) 約瑟芬女伯爵。小型畫像。作者不詳。



(六) 歐斯卡齊王子。油畫。作者不詳。



改稱《英雄》的封面。第一二
(N.R.I.) 說明
在那一小提琴
大字是大文藝
擦掉 Bonaparte
。第五行是
一八〇四年八月
gr，然後是他的
Beethoven 括
Seed on Bonaparte
去。下面是第三
十五 (Sinfonia)
後幾行是注意
之點。全本樂
也納作曲家貝
saufer) 以三個
的代價 (不

請採用
國產

國光牌

潤滑油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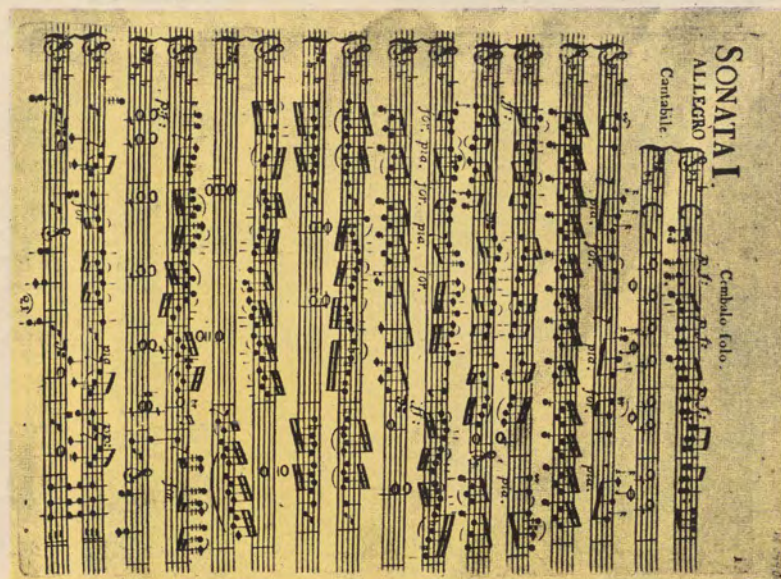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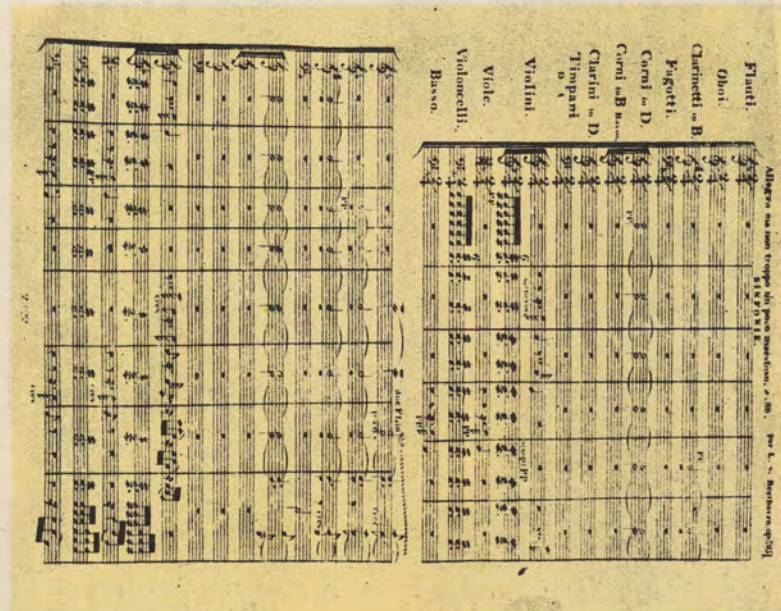
化最低的代價獲得
最佳的潤滑效果

隨時為您服務



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營業處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83號
電話：360221-360231

內 第九交響曲的初版・出版者：Schot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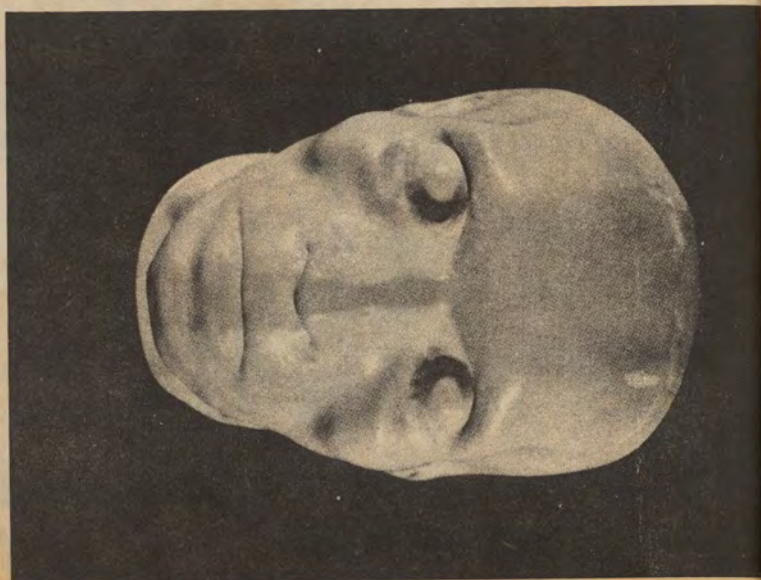


四 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奏鳴曲的初版。
出版者：Bossler 日期：一七八三年

(四) 貝多芬面部塑像。作者：Franz Klein



(四) 貝多芬遺像。作者：Joseph Danhauser



看您有那一項
需要，讓我們為
您服務？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接洽處：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工程組

代理 洽購國外之化
工專利

“ 裝建實驗工場·研
究新方法、新產品。

“ 籌劃現有設備之
更新、擴建。

“ 申請美援、工
業貸款。

“ 工廠設計、安裝、
試工、解決操作疑
難問題。

“ 自動控制儀器
系統之設計安
裝。

“ 各種油料之儲
運設備。

承辦 工業用細菌之
培養及供應。

“ 八十噸以下重機件
起重安裝工程。

“ 各種石油產品
之檢驗分析。



遺傳因子的

遞變

劉潤餘譯
Alexander Tamasz 作

在細菌的變態現象中，藉本身的能力，吸取外界的物质，而改變它本身的特性。這現象是在一九二八年被發現的，因而導致一九四四年發現了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 脫氧核糖核酸)——一種已被證實是非常重要的遺傳物質。

細菌藉吸取體外的DNA而獲得新的遺傳，比一般自然的突變要多上好幾倍。遞變現象實驗極易做，目前在美國一般學校中雖然經常在做，可是它真正的變化過程，至今却仍是個謎。這種從外界吸收遺傳物質，而改變本身遺傳性的現象，並不單只限於細菌，因此去了解它的整個過程，顯然是很重要，甚至癌症的病因，也許就是由此而來。

在細菌變態的實例中，我們發現有少量的DNA穿過細菌的細胞壁，而與細胞中某些與遺傳有關的結構相結合，這些DNA是怎樣穿過細胞壁的？為什麼只有這少數幾種



原著者在電動顯微鏡下看到DNA分子進入肺炎雙球菌，放大七萬倍的DNA是太長了，所以全圖分為三段，上中下應連成一條。右下角的雙球菌用鉍劑處理，顯出黑影可見繫着一條細長的白線，橫過中、上二個圖片。這DNA長七微米，由二萬一千對排列，可組合十至十四個蛋白質分子。

的細菌會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甚或特定的時間內才能發生變態？經過洛克費勒大學多年來的研究，我們已經逐漸了解細胞借其自身某種機構可以控制其變態的發生。

一九二八年，英國細菌學家格利飛茲（Griffith），將高溫致死有毒的肺炎雙球菌、和活的，不具毒性的同樣的細菌，同時注射到老鼠體內，不久，老鼠死了，但

却從它身上分離出許多活的，有毒的肺炎菌來，顯然的，這並不死的雙球菌復活了，而是死的細菌中的某種物質，改變了活的細菌。這物質直到一九四四年洛克費勒醫學研究中心的艾佛利氏及麥克勞氏才證實它就是 DNA，當時認為它與高等有機體中之染色體有關聯。

艾佛利氏（Avery）和他的同事們就利用遞變作為實驗技術來探測 DNA 在這傳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先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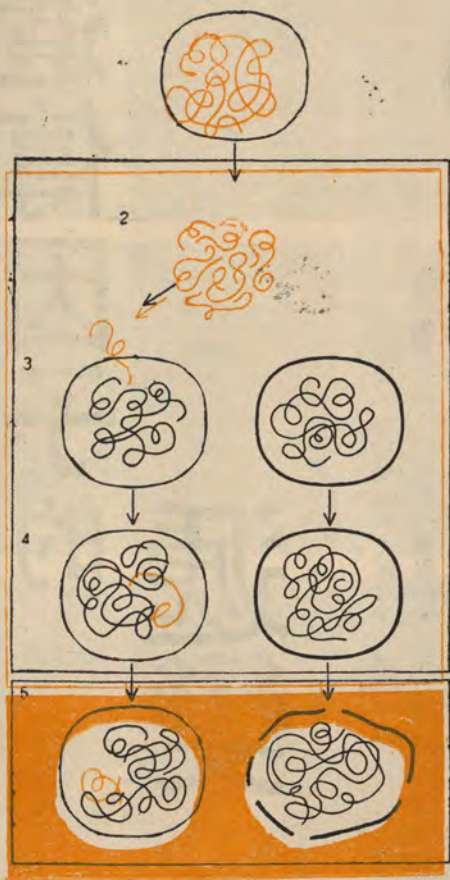


圖 1：遞變的實驗：①對鏈黴素有抗性的某種肺炎菌抽出的 DNA ②放入介質，內有不耐鏈黴素的肺炎菌，③一些 DNA 被有遞變能力的細胞所吸收（左圖），但無能力的細胞不能吸收（右圖）④ DNA 在左圖的細胞中，融合成染色質⑤完成遞變細胞在鏈黴素的環境中生存並繁殖，而未遞變的細胞便死亡。

壞一些能在鏈黴素（Streptomycin）中繁殖的肺炎菌，取其 DNA；然後把這些 DNA，放到一些對鏈黴素沒有抵抗力的肺炎菌培養液中，有些時候不會產生什麼變化，但是有時候會發現 DNA 的分子，穿過了細胞壁，五分鐘後，這侵入的 DNA 已成為該細菌染色體的一部份。倘若那段 DNA 的分子，恰好帶有抗鏈黴素的性質的話，那麼，這個細菌，就會具有這種能力，而且還能把這種特性，一直傳到後代。

經由這種方法，把新的特性傳給細菌的速度，是非常驚人的。例如：前述 DNA 取十億分之一克，放進一百萬個肺炎菌中，則二十分鐘後，就可發現有好幾十萬個肺炎菌，馬上變成具有抗鏈黴素的能力；相反，若是未放 DNA 的話，則事後將一個也找不到。由此可見，這在改變細菌的遺傳結構上，是個很有效的方法，細胞自身正在使用這種方法。若把兩種各具不同特性的肺炎菌混合培養，這些細菌會自動的彼此交換因基；吸取對方排放在培養液中的 DNA，使本身的遺傳結構改變。至於細菌是採用什麼方式把 DNA 排放出來的，到目前為止，却仍是個謎。

從實驗中，我們發現只有幾種細菌有遞變的現象，

為什麼只限於這幾種細菌呢？相信這和 DNA 的是否具有穿過細胞壁的能力有關。一般而言，細胞壁不是任何分子都可以滲透過去的，只有很小的分子才能透過。可是在遞變中，DNA 大至具有一億的分子量，但它却很容易的穿過細胞壁，DNA 雖長只是一個分子而已，在其他已知的遺傳物質的轉移，都是藉體外中間媒介物，如交配與連體生殖皆是。因此，在遞變中，細菌是依賴本身的力量，如何使巨大的 DNA 進入細菌體內的呢？

最近發現這種吸取 DNA 的能力，是與細胞壁的化學組成有關。例如：能够吸取 DNA 的枯草桿菌，它的細胞壁所含的乳糖胺（Galactosamine），比不能吸取 DNA 的枯草菌要多。只要把這種化學結構加以改變，就可以把細菌的變態性消滅。例如能够遞變的肺炎菌的細胞壁的化學組成，其中有一環是膽素，若用適當的方法以乙醇胺（Ethanolamine）取代之，那麼細菌所含有的變態能力，就會被消滅了。

前面曾提及，一個能够吸收外界 DNA 的細菌，只有在某一特定的情況下，才有能力參與這種「遞變」的行為。從實驗的結果知道，細菌的濃度，是一個決定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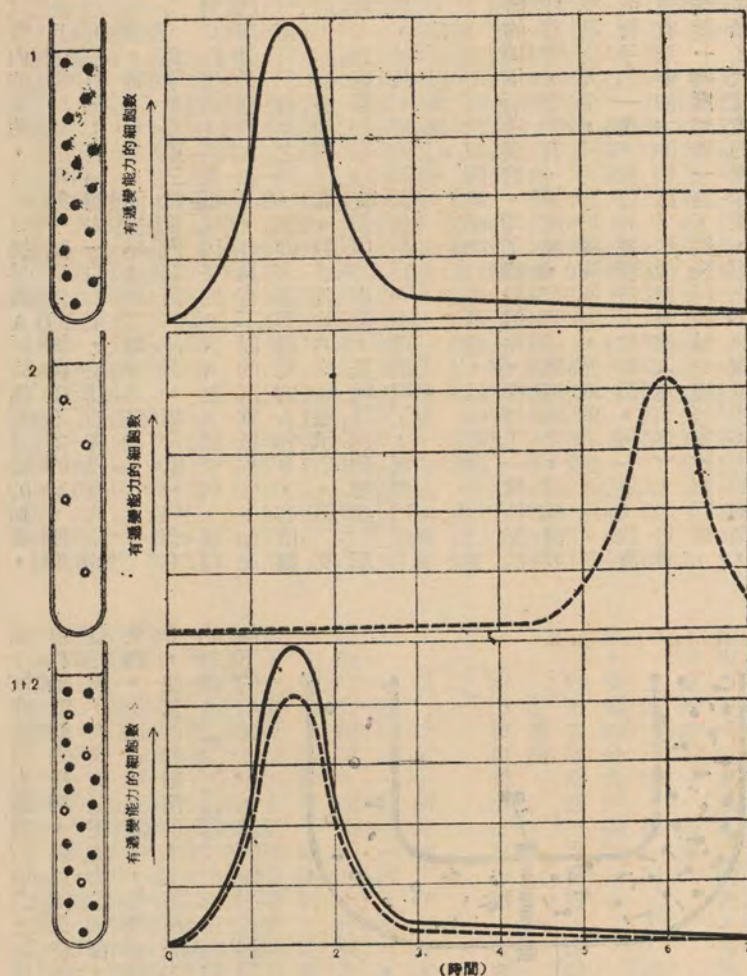


圖 3：在試管 1 內培養菌種 A，開始時濃度高，繁殖一小時以後，就能到達具有透變能力的巔峯，在試管 2 內，培養菌種 B，開始時濃度低，繁殖五小時後，才具有透變的能力。在試管 3 內合併培養 A 與 B，濃度同前，一小時後 B 菌亦提早獲得透變能力。

否透變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細菌的濃度，在每立方公分中只有一萬至十萬個細菌，細菌本身就根本不能參與透變行為；直到細菌的濃度繁殖到，每立方公分有一百萬或一千萬個時，具有透變能力的細菌出現，它再把這種能力，以非常驚人的速度，傳遞給其他的細菌；如此，在短短的十分鐘內，有能力參與透變的細菌的數目，就增達一百萬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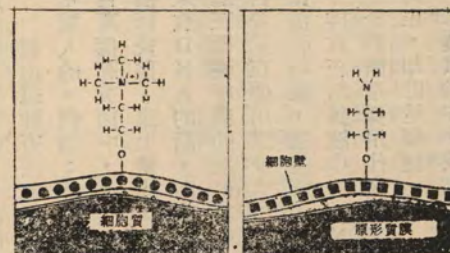


圖 2：肺炎菌的細胞壁是巨大分子 Glcopolptides，多醣類及蛋白質等的網狀組織，真實的情形尚未確知，但知有一項重要的成份，是膽素氨基醇(Amino alcohol C-h-oline)是左圖的結構式，若用結構形狀相似的乙胺醇(Ethanolamine)設法替代(右圖)，這處理後的細胞壁，就不容 DNA 通過，而不能透變。

取 A、B 兩種肺炎雙球菌，A 對 a 種抗生素具有抵抗力，而 B 對 b 種抗生素具有抵抗力。把 A 以很高的濃度，在第一支試管內培養；B 以很低的濃度，在第二支試管內培養；然後，取與第一和第二支試管相同濃度的 A 和 B 混合，放入第三支試管中。其中第一和第二試管中的細菌，達到透變所需的時間，我們可以很精確的估計出來，而且，A 一定比 B 早達到透變階段。至於第三

當具有變態資格的細菌的數目，到達了一定的巔峯以後，這種傳遞的現象，很快就消失。這種在很短的時間內，同時出現這種透變能力的現象，暗示由於一種誘導的程序而引起，很可能是由於具有能力發生透變的細菌，傳遞某些物質給尚未具有這種透變的細菌而產生的。

爲了求證，有透變能力的細菌，是否真能傳遞某種物質給其他細菌，使其「提早獲得透變能力」，因而擬定了下面的實驗：已知透變現象是發生在某一個固定的濃度之下，因此在培養基上接種細菌，自某一特定濃度開始到發生透變的濃度爲止，它所需要的時間，經幾次試驗可預測得十分正確。利用這個特性，就可以找出答案來了。(見圖)

試管內的細菌，若果B提早與A同時達到遞變的顛峯，而且所需的時間和第一試管內的細菌差不多的話，那麼就可證明是：有「能力」的細菌，使其他尚沒有資格的細菌，獲得資格，而提早達到了顛峯的階段。

爲了觀察第三試管內細菌的情況，經常把一些含有對C抗生素，具有抵抗因子的DNA放入試管內，使得已參與遞變的A和B，各具有不同的多重抵抗性，如此可使它們彼此之間，和尚未參與遞變的A和B，有所區別，而能够予以分離。這樣實驗的結果顯示出，第三支管中的細菌和第一支管中的細菌，是同時達到變態的顛峯，並且所需的時間也相同。由此證明了：遞變的能力，是可以傳遞的。

首先假設細菌遞變能力的傳遞，是由細菌彼此間實體的接觸而達成的。爲了證明這點，採用了一種特製的U型管，中間有一層薄膜，把管子隔成兩半，這種薄膜穿孔的大小，只允許培養液通過，而細菌不能通過。在這管子的一邊，放置有遞變能力的細菌，另一邊，放置沒有遞變能力的細菌，然後用泵浦(Pump)，把培養液從一邊壓到另一邊，然後再從另一邊培養液壓回來。經過多次反覆的操作後，原先不具有遞變能力的細菌，

如今則亦成爲有遞變的能力。這樣反而證明了，細菌不須經過實體的接觸，就可把遞變能力傳給別的細菌，也就是說，有具有遞變能力的細菌，把一種稱做活動媒的東西，排洩在培養液中，然後再以這種「活性媒」爲媒介，使其他的細菌也產生這種能力。可是，若把有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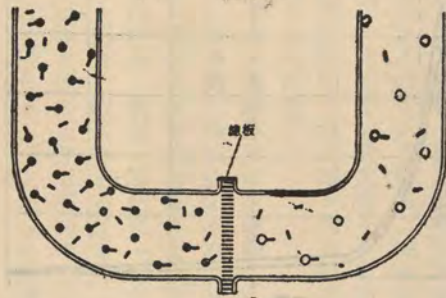


圖4：U形管左側內的菌體具有遞變能力，而右側管內菌體沒有遞變能力，中間有濾片隔開細胞不能穿過。培養液經左右多次壓過濾片後，圖中代表活性媒的短桿脫落穿過濾片，而使右邊的菌體具有遞變能力。

型管試驗的結果完全相反。在這種情形下，唯一可以解釋的，是假設這種「活性媒」，只是很稀鬆的附在細菌的身上，因此雖用離心法，也不能把它分離出來；而在U型管的試驗中，是因細菌與U管中間薄膜的摩擦，使「活性媒」從細菌身上脫落，而進入另一邊，因而使另一邊的細菌變成具有遞變的能力。根據這種假設，把有能力的細菌，用超聲波震盪處理幾秒鐘後，所分離出來的培養液，竟具有「活性媒」了。後來發現，把有能力的細菌，用離心法從培養液中分離出來，洗淨，然後使之懸浮在食鹽溶液中，加熱，使「活性媒」自細胞壁脫離，如此反覆萃取，最後可得到純度很高的「活性媒」，萃取後的「活性媒」，以層相分析法(Chromatography)測定，它的分子量約在一萬左右，並且帶有正電荷；此外，它至少有一部份的組成是蛋白質，至於更詳細的資料，尚有待進一步的分析。

在微酸性(PH6.8)的培養液中，細菌不受任何的「活性媒」的影響，因此所培養出來的細菌，都未具有遞變的「能力」。把這些細菌放入微鹼性(PH7.6)的培養液中，隨後再加入「活性媒」，到了一預定的時間後，馬上放入產生遞變所需之DNA，和破壞「活性媒

」的酵素使細菌從活化的階段，進入遞變的階段，等細菌與DNA反應相當時間後，再加入破壞DNA的酵素，使遞變階段告一段落。

上述的步骤，把一個本來不很清楚的細菌的生理現象，明顯的分成兩個階段。

①未具遞變能力的細菌+活性媒——已具遞變能力的細菌。

②已具遞變能力的細菌+DNA——已遞變的細菌。

這方法賦予研究的工作以莫大的便利。

一億分之一克的「活性媒」，可使幾百萬個未具遞變能力的細菌，在短短的十分鐘內，完全變成有遞變能力的細菌。這說明了前述的一定要等到細菌的濃度，到達某一定值後，才能獲得遞變能力的現象，並非與細菌的濃度有關，而是由於「活性媒」達到一定濃度的緣故。後來的實驗，也證明縱使細菌的濃度很低，祇要有足夠的「活性媒」細菌還是一樣可獲得遞變能力的。「活性媒」究竟如何使細菌產生吸收外界DNA，我們還未確實了解，但「活性媒」之定位於細胞表面，及更重要的具有遞變能力細胞表面含有膽素這一事實，可以說明

EXPO'70

暢遊！萬國博覽會



舉世矚目，本世紀規模最大的萬國博覽會開幕了，在那裡您將欣賞到來自世界各地七十多國的科學藝術的結晶，還有日本的戲劇與民俗，五光十色，多彩多姿。

參觀大阪萬國博覽會，請利用日航，您能享受到日本傳統的溫柔款客藝術，舒適方便，包君萬事如意，旅途愉快。搭乘日航，您不僅是一位旅客，而且是一位貴賓。



日本官方指定萬國博覽會特約航空公司
official airline for EXPO'70

JAPAN AIR LINES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71號 電話：559121-9
高雄市中華三路103-1號 電話：220488



可能是由於其細胞表面受到改變所致，這種現象我早經注意。

該方面工作，目前加拿大、捷克、法國和波蘭、美國一樣正在加急進行，對遞變程序更進一步了解，俾能加以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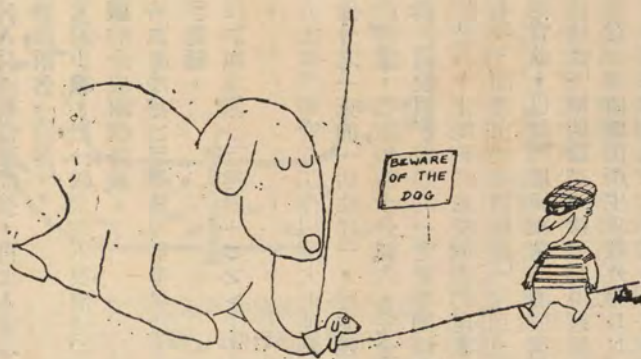
譯自：Scientific American Jan. 1969

△一個過氣的女伶向一群新演員誇大的數說她往日輝煌的日子，她如何受到大眾的崇拜。「每當我走上舞台，頓時全廠鴉雀無聲，每一位觀眾都茫然地張大了嘴。」

「不可能，」其中一個不勝其煩的演員插嘴說，「觀眾不可能都同時打呵欠。」

△一位意大利籍的鞋匠在獲得美國公民資格之後，提早回家將喜訊告訴他太太。

「好極了，」他的太太將圍裙交給他，說，「現在你可以像美國的丈夫一樣幫我洗盤子了。」



漫畫：無題



白朗寧（一八一二——一八八九）和丁尼生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詩壇的雙璧。白朗寧生於倫敦。父親為富裕的銀行行員。早年深受雪萊影響，寫詩不倦。女詩人伊麗沙白，「葡萄牙十四行詩集」的作者，和他戀愛，不顧父親的反對，私奔國外久居，締結美滿的姻緣。直到伊麗沙白逝世，他才回英國。

白朗寧為窮理盡意，不大講究詩的規律，忽視形式。他的詩帶有道德教誨，用句晦澀，取材廣泛，技巧新穎，意義比丁尼生深奧，晚年名譽超過丁尼生。

「至善」是他短詩的代表作，他七十七歲高齡絕筆的詩。人生最珍貴的是什麼？這是千古的疑問，自古以來，許多哲學家不斷地探討這問題。有的答信仰，有的答知識，有的答功名，有的答財富，各人看法不同，至於詩人却大膽地宣佈愛情。此詩雖短，但步步緊湊，絲絲入扣，極為簡潔。

Summum Bonum

All the breath and the bloom of the year in the bag of one bee:
All the wonder and wealth of the mine in the heart of one
gem:
In the core of one pearl all the shade and the shine of the sea:
Breath and bloom, shade and shine, — wonder, wealth, and—
how far above them—
Truth, that's brighter than gem,
Trust, that's purer than pearl,—
Brightest truth, purest trust in the universe—all were for me
In the kiss of one girl.

Robert Browning

至善

蜜蜂囊裝滿一年的花香；
寶石顯示礫山的奇富；
眞珠反映海洋的明暗；
花香，明暗和奇富，——
而遠勝過這些——
眞情比寶石光輝，
誠信比眞珠純潔，
最光輝的眞情，
最純潔的誠信，
——這一切，
我都在一位少女的吻裡發現。

郭白朗寧
文圻寧
譯作



新錄案

原著 Joseph D. Wassersug, M. D.
譯者 史 柏 源

胰島素在五〇年前被發現以後，許多醫生都相信糖尿病之問題可以解決了。科學家們曉得這種由胰臟分泌的荷爾蒙——胰島素，能控制血糖，當胰島素缺少時，血糖就升高，這就是所謂糖尿病。看來似乎很簡單，所以醫生們以為只要對胰島素的化學性質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就能解決糖尿病了。

但是時間已經證明，以前的猜想和希望是太樂觀了

但糖尿病的問題仍然未能完全揭曉。

對於胰島素的瞭解，並不能說就是對整個糖尿病的瞭解，但仍是非常重要的部份知識。胰島素是由胰臟之B型細胞所製造，然後儲存在此細胞內的B顆粒。因為它的化學作用很強，所以在正常的禁食時血漿中的濃度僅100，飯後其濃度提高為500。因其存量之微少，醫生們至今仍未找到一種簡單的化學方法來測量血中胰島素之含量，雖然已經非常廣泛地研究，醫生們仍不知胰島素如何經由血流發揮其各種生理作用。有些科學家以為胰島素和血中的蛋白質結合，所以非常困難定量血中的胰島素。

據一般估計，常人每天約製造胰島素100毫克，而胰島素在血液中的半生期不會超過十分鐘。在它還沒有被破壞分解之前，它必須調節血糖，把肝糖儲存在肌肉和肝內，防止礦物質從腎臟中被排出，保持脂肪不被分解為脂肪酸，和幫助合成新蛋白質。它只是一個小分子却負擔了體內的許多大任務。在正常的情況下，它工作得完滿無缺。隨著對於胰島素化學性質和醣類生理作用的迅速發展臨床生理學家已發展出更新、更好的藥來治療糖尿病。雖然胰島素仍是治療較年青者糖尿病最好的

，糖尿病有關的化學問題反而比胰島素和血糖的關係更為複雜。

今天的糖尿病專家不但要是一位第一流的有機化學家，還要是一位生理學家、營養學家、酵素學家和電子顯微鏡專家。他必須知道身體內的脂肪、脂肪酸的變化，和細胞內複雜的化學構造，還必須探討組織如何儲存和消耗荷爾蒙與酵素的秘密。雖然他知道得這麼多，

一種藥，成年人（尤其是超過四十五歲以上）最好用口服丸劑和膠囊劑，今天醫生已經有了半打左右的藥可以用來控制成年人的糖尿病，在某些情況之下，其結果比用胰島素更好。

發現口服抗糖尿病的藥丸始於一九四二年，思想敏銳的科學家首先看到了服用磺胺劑者的血糖下降，以後漸漸研究出許多磺胺藥的衍生物，這些衍生物對於細菌的作用力減低，但對於糖尿病的作用却加強。至今仍有的一些藥如Orinase, Diabinese, Dymelor, 和Tolamide等，都是磺胺劑一類的藥品。雖然它們的化學組成不同，一般相信，它們都作用在胰臟，使分泌出更多的胰島素到血液。

現在醫生們最有興趣的抗糖尿病化合物不是磺胺劑而是Phenformin (DBI)，因為它和磺胺類藥品的生理作用不同，DBI的作用較接近胰島素而不是如磺胺類藥品間接降低血糖，所以DBI不是促進老化的胰臟作用，而是幫助將葡萄糖儲存到肌肉去。由於此種作用，過量的葡萄糖可從血液中除去，以維持正常的標準。

因為這種獨特的生理效用，DBI在治療肥胖成人的糖尿病有其獨特的地位。依照糖尿病專家威勒博士（

Dr. Weller) 和林德博士 (Dr. Linder) 的看法：大部份的糖尿病病人並非缺乏胰島素，相反的，他們的胰臟能分泌正常量的胰島素（指成人型），只是胰島素在作用過程中的某一階段被阻塞。

有些科學家們已證明成人型的糖尿病病人，其胰臟分泌比常人更多的胰島素，但因肌肉利用葡萄糖的能力減低，所以在血液中的葡萄糖之濃度增加。如此一來，身體便產生了一種危險的惡性循環，因肌肉不能儲存葡萄糖，故血糖上升。血糖上升，則分泌更多的胰島素，胰島素分泌增加，食慾也跟著增加，糖變成脂肪的量也就增加起來，因此肥胖的糖尿病病人，因用胰島素治療或其本身的胰島素分泌增加，而變得更胖。這個結果，以前一度使醫生們非常困惑，現在看來似乎是很合邏輯的解釋，它說明了為什麼五個糖尿病病人中，總有四個人是肥胖的。

服用 Phenformin 時，它能增加骨骼肌對於葡萄糖的利用，但對於胰臟和脂肪的儲存卻沒有作用，所以不會產生過胖的問題。事實上，有些病人服用 Phenformin 後，體重會減輕，或至少體重不再增加。例如，俄亥俄州立大學醫院 (Ohio State Univ. Hospitals) 的塞登斯

特利克博士 (Dr. Seidensricker) 和漢偉博士 (Dr. Hanwi) 報告十七個服用 Phenformin 的病人，不只是體重保持不變，他們的血糖和膽固醇量均有顯著的下降。

今天的糖尿病醫生有比以前更多的方法來治療糖尿病了，他有各種不同的胰島素，包括作用快，持續性短的，到中等速度的，或作用慢而持續性長的，應有盡有，而且他所用的丸劑，也可視病人的需要選擇藥效長的或短的，或選擇作用在肌肉的或作用在胰臟的。

另外，治療糖尿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飲食控制，也因為許多標準圖表的設計，不加糖的食物和飲料的發明，而變為非常容易了。

雖然在過去廿年來已有了這麼大的成就，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其中最根本或許是最主要的是，對於糖尿病初期 (Early Diabetes)，糖尿病前期 (Pre-Diabetes)，化學性糖尿病 (Chemical Diabetes) 等名詞的定義，大家的看法仍未一致。每個人都曉得血糖增高是糖尿病，但專家們是要知道，血糖高至多少才是不正常，就像一個人的身長必須多少以上才稱他身材高一樣。

依照文加哥 Michael Reese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 的柯恩博士 (Dr. Cohn)，正常禁食血糖（指早餐前）量是 75~105 毫克%，但因禁食血糖有時不太精確，現在許多醫生喜歡採用飯後兩小時的血液來測血糖，如果此值超過 150 毫克%，一般就以爲是有糖尿病。在此，柯恩博士呼請大家要小心，糖尿病不是唯一可以引起血糖上升的情況，其他的因素如血液中氧氣降低，麻醉，痙攣，大腦作用失常，腎上腺皮質素和一些肝臟的毛病，都能使血糖量上升。在診斷是糖尿病之前，醫生必須考慮其他許多因素，並多做幾次血糖的檢查。波士頓 Carney 醫院的病理學家和實驗室主任克羅斯汀博士 (Dr. Christian) 很贊同柯恩博士的這種作法，他說，

如果單靠一次血糖的檢查就要診斷是糖尿病的話，他必須十分小心，否則不可作這樣的診斷。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必須在各種不同的環境，經過一段時期的多次檢查，才能下診斷，所以對於每個病案，都必須經過謹慎而且徹底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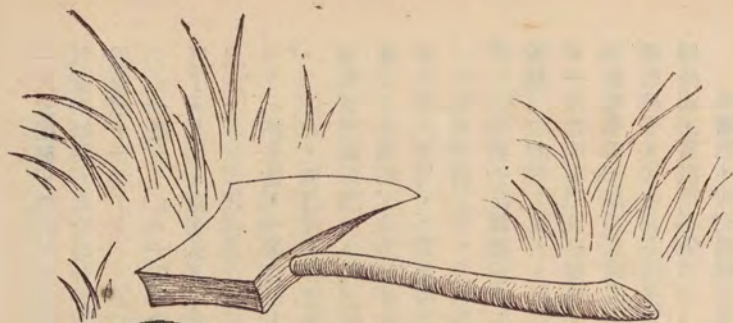
然而醫生們仍不滿足於治療那些病情已經明朗化的糖尿病，他們要找出方法，可以在一般症狀還沒有發生以前就診斷出來。這些症狀包括善餓，善渴，體重減輕，疲倦和皮膚發癢。我們期待著如果在「化學性糖尿病

」或在「糖尿病前期」就能診斷出來的話，給予適當的治療，就能避免疾病對身體的種種害處。

譯自：Science Digest (Oct. '69)



漫畫：「我的新衣如何？」



第五十一隻龍

原著：Heywood Broun

譯者：游健治

「我不太清楚，」校長說，「上星期，牠們殺死了一個農夫，兩隻牛和一頭種豬。照這樣下去，牠們總有一天會開。」

「今年的龍特別兇嗎？」教官問。每逢校長要高談闊論起學校的優良傳統與遠大理想時，他就趕緊把話題岔開。

「可能，」校長莞爾一笑，但隨即嚴肅地說，「我們該想到這樣做對他有益。記住，我們有責任把這些小伙子訓練成勇敢的騎士。」

「他會被吃掉。」教官反對。

「四周的紫色山峯。」我想，我可以訓練他去殺龍。」

堅持賈溫已無藥可救，只好開除了。

一個春天的下午，校長和教官談到這個傢伙。教官

勇氣來參加。

在騎士學校所有的學生中，賈溫·勒·葛哈迪這傢伙大概是最沒出息的了。他長得既高大又強壯，却一點膽氣也沒有。上騎槍術的課程時，他就躲到森林裡去。不管同學們或教官如何嘲笑他把頭縮得像個龜兒子一樣，甚至告訴他那些槍矛頭都是錫紙包的，馬只是匹小牡馬，而深秋的草地就像地氈一樣柔軟時，賈溫是鼓不起勇氣來參加。

品質可靠 交貨迅速
省時省地 省工省錢
最佳服務 歡迎賜購

決定採用：
國產預拌混凝土。



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歡迎訂購・服務週到

高雄廠：高雄市建國一路57號
電話：223612~4

台北廠：台北縣南港區南港路三段33號
電話：775434~6

台北連絡處：台北市南京西路五號之三
電話：555561~4

一天會把林子搞個清光。」

「如果，葛哈迪出了什麼麻煩，我們是否要把學費退還呢？」

「這倒不必，」校長微笑地說，「合約上都已規定好了。不過，龍吃不了他的。上山前，我會給他一個魔咒。」

「好主意，」教官說，「有時候魔咒頂管用的。」

自此，賈溫就專心去學殺龍術了。他的課程包括理論與實用兩部門。每天上午，他要學習一長串有關龍的歷史，身體解剖及生活習慣的課。賈溫對這些課的表現實在令人失望，不管老師怎樣講解，他照樣是過眼即忘。可是，一到下午，他的精神就來了。每天下午，他到大南牧場去練習戰斧的用法。在這方面，他玩得確不錯。他的臂力驚人、動作快速，而且姿態也非常優美。一些老校友回校參觀時，看到賈溫一面揮舞着戰斧，一面吆喝着，騎着戰馬向紙龍急馳而去時，那股兇惡猛狠的樣子，都會忍不住喝彩起來。每次都是一斧砍掉一個龍頭，賈溫從不失手。

漸漸地，他的課程加重了。紙製的假龍換成混凝土製的，最後又改成硬木製的。但，就是最硬的假龍也礙

溫膽怯地說。

「廢話！」校長說。「牧師上星期在阿瑟山丘上看到一隻龍在山谷中曬太陽。他想起快跑回來告訴我，沒看得很清楚。他說那隻龍，或者如我所說，那大怪物，絕不會超過兩百英尺。不過，你放心，你會發現越大越笨拙。此外，你上山前，我給你一樣東西，你就不用怕世界上任何龍了。」

「我想要一頂魔帽。」賈溫說。

「什麼東西？」校長沒聽清楚。

「一頂帽子，可以使我消失。」賈溫解釋說。

校長縱聲大笑着。「別相信那些老太婆講的故事了。」他說。「根本沒有這種東西。一頂可以消失的帽子，真是的！你要來有什麼用？你甚至還沒露過面呢。怎麼？小伙子，你從這裡走到倫敦去，我敢說沒人會看你一眼。你只是個無名小子而已。」

賈溫似乎又恢復他的老習慣了，他嗚咽地啜泣着。校長安慰他：「不要擔心。我給你比魔帽更好的東西。我給你一句魔咒。你只要把這句魔咒複誦一次，龍就不敢傷你一根毛髮。你可以輕易地砍下牠的頭。」

他從書架上取下一本大書，放在桌上，開始翻找着

不了事，照樣是一斧一個。不過，有人說，到了黃昏，賈溫看到那些假龍拋下牠們長長的陰影蓋住牧場時，他就不敢練得太劇烈，也不敢大聲吆喝了。這也難怪，究竟這種訓練對龍而言實在是不懷好意的。六月底，有一隻龍跑到校園附近偷吃了許多葛草，因此校方決定提早派賈溫出動。他們發給他一把新戰斧，一張文憑。校長召他到辦公室來。

「請坐，」校長說。「來支煙。」

賈溫躊躇着。

「我知道不合校規，」校長說。「不過，你已經畢業了。你不再是個小孩子，你是個成人。明天，你就要步出學校大門，走向功名成就的世界了。」

賈溫拿了一支煙。校長遞給他一個打火機。但他拿出自己的，點上火，熟練地噴着煙。這使校長吃了一驚。

「在學校裡，你學到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校長言歸正傳地說，「可是，生活並非僅是理論而已。生活是頂現實的，無論老少都得面對現實，包括令人不愉快的在內。你的問題，比方來說，是去除掉那些龍。」

「聽說在南方森林裡的龍足足有五百英尺長。」賈

溫膽怯地說。

「有時候，」他說，「魔咒是一個成語或一個句子。我想給你找個……噢，這個不好。我想一個短句可能較好些。」

「越短越好。」賈溫說。

「太短就不管用了。這裡有個魔咒『安皮史尼茲』，你可以學得上吧？」

賈溫費了一個多鐘頭才算把咒文記住了。在學習中，他一再地問：「是否我說了『安皮史尼茲』龍就不會傷我呢？」而校長也總是一再保證：「如果你說了『安皮史尼茲』，你就百分之百安全。」

第二天早上，賈溫一切都準備妥當。天剛亮時，校長指着森林告訴他該走的路。往南約一哩的林中空曠的草地上老是浮騰着一股蒸氣。校長對賈溫說，他一定可以在蒸氣下找到一隻龍。賈溫慢慢向前走着。他想知道是應該像他在大南牧場上練習時，騎着馬急馳而去，或者是該下馬步行前進，而一路上不停地喊「安皮史尼茲」。

他想着，一面走近草地的邊緣。突然，他看到一隻龍就蹲在那兒對他瞪視着。這是隻相當大的龍，而且，跟校長所說的相反，行動非常靈活。龍挑戰似的，嘶嘶

響地從鼻孔中噴出兩股巨大的熱氣來，活像個快炸了的大水壺。他很快地衝了過來，賈溫嚇壞了，他只有說一次「安皮史尼茲」的時間，他本能地揮出戰斧，一下子砍掉龍頭。事後，賈溫不得不承認，只要喊聲「安皮史尼茲」，殺隻真龍甚至比砍木製的假龍還簡單些。

賈溫放下龍耳和尾巴帶回學校。同學與教師們都高興極了，幾乎把他捧上天。可是，校長却聽名地不願寵壞他，叫他繼續去做自己的工作。每個晴朗的日子，賈溫都早早出門。下雨時，校長則要他留在屋裡。校長覺得下雨時森林裡非常潮濕，有害健康，賈溫犯不着去冒那個危險。有時，連續好幾天，賈溫一隻龍也找不到。又有個運氣好的日子，他一連殺了三隻龍。一隻公的，一隻母龍，還有一隻可能是來訪的親戚。

漸漸地，他的技術越發熟練了。有些學生曾在遠遠的山丘上看到賈溫讓龍走到距他幾英呎的地方，才不慌不忙地喊聲「安皮史尼茲」。有時，他還來個特技表演。一次，在一個倫敦來的參觀團前，他把右手綁在背後，等龍衝上，他一揮左手，龍頭照樣滾瓜般落下。

賈溫殺的龍一多了，校長發現他越發難管教了。他常常在晚間偷溜到村中的小酒店裡，喝得酩酊大醉才回

來。這種放蕩的日子過了不久的一個早晨，他黎明前就起床出門去獵他的第五十隻龍。他的頭昏沉沉地，全身無力，而且又配上了一些金製的勳章。這些勳章從胸上直排到腹部，稱起來，怕不有八磅重。

賈溫在他第一次殺龍的空地上又發現另一隻龍，個子並不大，但顯然是個老傢伙，滿臉皺紋的。賈溫從未看過像這樣面目可憎的東西。更討厭的是，牠並不主動攻擊，賈溫只好自己慢慢向牠走去。龍狡猾地等着。當然，牠也聽過賈溫的大名。甚至當賈溫舉起他的戰斧時，牠還是動也不動的。牠知道眼前這位年輕人受到一種魔法保護，就是用頭去撞他一下也沒用。牠只是等着，希望有什麼奇蹟發生。賈溫舉起戰斧，突然又放了下來。牠的面孔變得非常蒼白，全身劇烈地顫抖起來。龍以為這是詭計。「怎麼啦？」牠假意問着。

「我忘了魔咒。」賈溫喃喃地說。

「真不幸，」龍說，「原來這就是你的秘密。」看到賈溫這樣害怕，龍的信心越發堅強了。把忍不住要好還要他一頓。

「我能幫忙嗎？」龍問。「那魔咒開頭是什麼字？」

「所以味道更好。」

這是流傳在龍之間的老笑話。用意是想請對方笑得全身發軟，然後抽個冷子再撲上去。賈溫已全身發軟，却無法笑出來。龍說完了，把頭往後一縮，猛衝了過來。就在這當兒，那句魔咒「安皮史尼茲」，像電一樣，「刷！」地閃過他的心底。但已太遲，沒時間讓他說了。他只能用力拋出戰斧，沒說一個字。他的戰斧迎着衝來的龍頭碰個正着。碰撞的力量太大了，以致龍頭滾到幾乎有一百碼遠的叢林裡。

賈溫呆望着死龍好久。他恍恍惚惚地割下龍耳。他一再對自己說：「我沒有說『安皮史尼茲』！」這一點他很清楚。可是，毫無疑問地，龍也死在地上。事實上，他從未砍過這樣漂亮的一斧，他從不會把龍頭砍得那麼遠。以前最好的紀錄大概只有二十五碼而已。在回校的路上，他不停地喃喃自語，想找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他一到學校，立刻跑去找校長，訴說整個經過。「我沒有說『安皮史尼茲』」他非常認真地說。

校長笑了。「我很高興你終於發覺了。」他說。「這使你比一個普通的英雄更偉大些。你還不明白？這就是說靠你自己的力量殺死了龍，而非靠那句『安皮史

「安，」賈溫軟弱地說。

「安，嗯，我想一想，還有呢？魔咒是什麼樣的？一種形容詞嗎？」

賈溫只剩下點頭的力氣了。

「那麼……安……安心……不是……安全……安全第一……」龍哈哈大笑。

賈溫搖搖頭。

「我也想不出來了。我想我們該辦正經事要緊。你可願意投降呢？」

有了暗示，賈溫鼓起全身的力量說話了。

「如果投降，你要怎樣？」他問。

「我要吃你？」

「如果不投降呢？」

「我還是要吃你。」

「這不是一樣嗎？」賈溫悲嘆地說。

「對我來說，可不一樣，」龍微笑了一下。「我寧願你不投降。如果你不投降，嚐起來味道好一點。」

龍等了好久，讓賈溫能問一聲：「為什麼？」但賈溫已嚇得說不出話了。他只好自己解釋一下。「你瞧，」他說，「如果你不投降，你是力戰而死，肌肉較緊，

「尼茲」的鬼話」

賈溫皺起眉頭。「那麼……那不是一句魔咒了。」他問。

「當然不是，」校長說，「你年紀也不小了，怎麼還相信這些東西？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魔咒這回事。」

「但你告訴我那那是魔咒，」賈溫抗議地說。「以前你說是，現在又說不是。」

「在文字上說，那不是魔咒，」校長回答，「但意義上却不一樣。說句話給你信心，使你不會恐懼。如果不告訴你這句話，你可能在剛開始時就被龍吃掉了。實際上，是你戰斧的力量。」

賈溫震驚住了。他好像非常痛苦、非常煩惱的樣子。他結結巴巴地說：「如果……如果……我不是很快……很用力殺掉……牠們，牠們會把我壓碎像個……像個……」他努力搜索一個詞眼。

「蛋殼。」校長說。

「像個蛋殼，」賈溫說。又重複說了好幾次。甚至到晚餐時，坐在他旁邊的人還聽到他喃喃自語：「蛋殼，像個蛋殼。」

第二天是個晴朗的好天氣。但賈溫並沒有起床。近

中午時，校長發現他還賴在床上，被子蓋過了頭。校長叫來教官，把這孩子拉到森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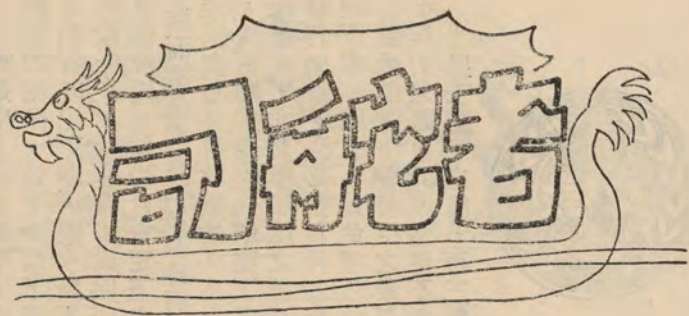
「他只要再多殺一兩隻龍就好了。」校長說。

教官也同意。「就這樣停止太可惜了。」他說。「連昨天的算起來，他已殺五十隻龍了呢。」

他們把這孩子推向密林深處有一小股蒸氣漂浮的地方去。顯然，那兒蹲有一隻小龍。但是，賈溫當天沒有回校。第二天也沒有。他永遠不回來了。幾個星期之後，校中一些比較勇敢的學生到森林中去搜索了一次。除了一塊金製的勳章碎片外，什麼都不見了。

校長和教官決定不要把賈溫如何去殺龍，以及因何而死的事告訴同學們，讓賈溫像個最偉大——最勇敢的英雄一樣，永遠活在同學們的心中。每個到校參觀的人都被帶去看裝在飯廳牆上的一塊大盾牌。上面掛着五十對龍耳。底下一排較大的字：「賈溫·勒·葛哈迪」。再下一行較小的字：「他殺死五十隻龍。」這個紀錄再沒人打破過。

(譯自：Short Stories of Our Century)



但 功 鼎 譯

在二百六十五年以前，也就是泰國的（佛曆二二四七年），泰皇乘着御用的龍舟「勝利號」，前往撒昆府之布禮鎮巡遊垂釣。當龍舟抵達中途的柯康鎮時，一個名叫潘台拉納行的正為龍舟掌舵，那一段河道，非常曲折，水勢急湍，司舵一時應變不及，讓龍舟擦到了岸邊的大樹，使得船頭斷落水中。拉納行見狀，真是大為驚恐，經過了短暫的考慮以後，就下船登岸，向泰皇下跪奏道：「皇恩在上，稟祈陛下，臣不慎撞落船首，依律當死，即請陛下在此設立高壇，斬臣首級；與落水之船首併祭神靈，以謝臣罪。」

皇上說：「司舵拉納行聽着；爾罪本當死，今朕特寬赦爾，不加爾罪，爾速返舟掌舵，與朕同遊。折斷之船首，朕可重造，爾毋須惶恐。」拉納行聽了之後再拜說道：「陛下不擬加罪於臣，宏恩無邊。惟將因此而損及法典，王若不履行王法，日後恐遭眾人詆誹譏蔑，臣罪當死，陛下宜以王法為重，倘因施恩於臣，而干律法，實乃不智之舉。自古法制有定：『司皇舟舵者，若使舟首折斷，罪當斬其首級。』是請陛下依法，賜臣以死。」



人傳壇樂

伍 牧

俄國的音樂史，可以說是始自格林卡，實際上他也是第一位偉大的俄國作曲家，國民樂派的創始者。格林卡（Michael Ivanovich Glinka）是在一八〇四年一月一日誕生於斯摩林斯克（Smolensk）的諾伏斯庫（Novospasskoi）。父親是退休的陸軍上尉，也位相當富有的大地主。

格林卡有兩種特質和其他兒童不相同，他極為神經過質，因此使他常常患病，他對音樂具有強烈的喜愛。任何與音樂有關的東西，都對他有很大的影響。他最喜愛鐘聲，常用兩只銅碗敲出同樣的聲音，教堂中的樂聲，更是使他神往。當他聽到叔父的私人樂隊演奏時，總是坐在一旁靜心欣賞，在他這段兒童時期中，他對民間音樂已具有強烈的愛好。

一八一七年他進入聖彼德堡的天才兒童學校，這所學校只有上級社會的人士才可以就讀。他在校中六年，成績極為優異，他在語文及科學方面均富天才，能通英



於是皇上命衆划手，立刻塑造了一個司舵拉納行的泥像，並下令斬下泥像之首級說：「司舵拉納行既犯死罪，朕今斬下汝之替身首級，即可免汝一死，汝速歸舟與朕同遊。」拉納行見狀，更感羞愧。惟恐自古定下之法制將因自己而破壞，進而擔憂國君也將因此而受衆人的誹謗。所以下定了決心要自我犧牲，來保全王法。就再拜着說：「蒙陛下寬赦，恩德無量，惟若僅斬臣之替身首級，有若兒戲，恐必招百姓物議。懇請陛下實斬臣首，以免壞王法之尊嚴。臣敢請陛下善待臣之妻兒，並賜行拜別之禮，臣即感恩不盡矣！」皇上聽了之後，再三勸阻，但



龍舟頭碰到巨樹枝幹就落入水中

拉納行仍是擇善固執。皇上對他保全王法的忠心，不禁感動得淚下。只得依他的志願執行法律，遂下令劊子手處斬拉納行，並設立祭壇，把拉納行的首級與折斷之船首一併供在壇下。隆重祭之。之後這一段忠心護法的故事，就此流傳下來，而且當時的祭壇也在柯康鎮一直保留到現在。

四十、格林卡 Mikhail Glinka

(一八〇四——一八五七)



、法、意、拉丁及波斯語文。而在音樂方面他的天才更是非凡，他學習鋼琴、小提琴及樂理，他的鋼琴造詣也相當高。一八二二年他開始試行作曲，完成五首供鋼琴演奏的圓舞曲。由於他的過度努力學習，以致神經崩潰，一八二三年赴高加索休養治療。康復後回家，學習較前更為努力，自修和聲學及管弦樂學，並且經常借用叔父的樂隊，練習那些他不熟悉的名家管弦樂曲。

由於他的體弱多病，對於事業並沒有抱多大野心，同時也沒有計劃以音樂作為終身事業，一八二四年，父親為他在交通部中謀得一個職位，使他在辦公桌後消磨了幾年光陰，在這期間他僅完成幾首歌曲，逐漸他感到只有音樂才最適合於他，一八二八年他辭去職務，和一些愛好藝術的朋友聚在一起

相互切磋，至此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天地。這時他感到在作曲方面的學識不夠充分，因此於一八三〇年前往意大利繼續深造，他首先在米蘭學習一年，然後轉赴拿波里、羅馬及波隆納等地，在這段期間他對意大利的歌劇深感興趣。

一八三三年他離開意大利前往維也納、柏林、繼續學習對位法。在柏林他初度感到應當在音樂中表現出自己祖國的氣質。他在回憶錄中記述道：「思鄉病使我逐漸開始寫作俄國的音樂。」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他也曾特別強調這個理想：「我最大的願望是作些能使我的同胞們感到熟悉的音樂，免得人們認為我在追求空名。」不幸他的父親却於此時去世，使他不得不返回俄國。他在聖彼得堡定居，並於一八三五年結婚妻子伊凡諾瓦（Maria Petrovna Ivanova）是一位美麗少女，但却並不喜歡音樂，他們的婚姻也難稱幸福。他和俄國當時的幾位大詩人與文學家來往甚密，其中有果戈爾、普希金等人，他們對俄國文學的見解，也深刻的影響到格林卡對國民音樂的看法。

格林卡久欲寫一部能代表俄國的歌劇，最後他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劇本「沙皇的生活」（A Life for the Tsar），立時就開始不眠不休的作曲。這部歌劇於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正式假聖彼得堡的皇家歌劇院演出。樂評家對這部歌劇的批評是：「它和一般大歌劇並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劇中的音樂及手法都相當不錯，有些樂段也頗雄壯宏偉，但其中却找不出創新的成份與富有想像力的美麗。令我們驚奇的是他的完美手法、純淨與平易，充份表現出他的特質。他是天生的一位管弦樂家：以一位自修而成的作曲家而言，他在「沙皇的生活」中的成就，是相當驚人的。」

「沙皇的生活」一劇的成功僅是平平，很多人都誤解了格林卡的理想，稱這部歌劇是「馬車夫的音樂」，因為他在劇中採用了一些通俗的民間音樂。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它是俄國音樂的最佳代表，法國小說家梅里美曾批評這部歌劇謂：「無論是在詩意或者音樂上，它都誠實的表現出俄國的歡歌與苦難。在其中呈現出俄國的愛、恨、悲嘆與歡樂，黑暗的夜與光輝的黎明。它不僅是一部歌劇，更是一個國家的史詩。」

格林卡完成「沙皇的生活」後不久，於一八三七年被任命為皇家大教堂的音樂主任。他在任職期間曾數度前往芬蘭及小俄羅斯等地，為教堂物色適當的歌唱家。一八三八年開始寫第二部歌劇「羅斯蘭與盧密拉」（Ruslan and Lyudmila），希望這部歌劇能更為俄國化，使他對國民音樂的理想更接近完滿與成功。「羅斯蘭與盧密拉」是根據普希金的一首詩而寫成的劇本。這部作品由於他在一八四一年他和妻子分居，而致延誤了完成日期。他的婚姻於一八四六年破裂。一八四二年四月，全劇完成，至十一月二十七日於聖彼得堡正式演出。雖然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優於前部歌劇。但大眾對它的歡迎程度則不及前者。

庫伊（Cesar Cui）評謂：「『羅斯蘭與盧密拉』是一部成熟天才的作品，而且也達到了他的最後發展階段。以一純音樂而言，這部作品應是屬於第一流的；由這個觀點視之。它足可與偉大的歌劇作品相較。格林卡在其中拓展了新的道路，也開創出在他以前所未曾有過的新天地。」不過這部歌劇在初演時並沒有能獲得它所應有的成功，其原因是過於走在時代的前面，太大膽的探入了未來，使當時的人們不易接受。當「羅斯蘭與盧密拉」於一八五九年再次演出時，受到了預期以外的歡迎，此後它就被公認是最偉大的一部俄國歌劇，也是俄國歌劇的始祖。

格林卡在晚年幾乎經年在國外旅行。一八四四年他訪問巴黎，與裴遼士成為好友，並舉行了一場自己作品的演

奏會，相當成功。然後前往西班牙，對當地的舞蹈及民謠大感興趣。此後又繼續赴波蘭、德國等地，深入研究各地的音樂生活，也散播俄國音樂的種子。由於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他返回了聖彼得堡，並準備寫第三部歌劇，但他感到昔日的熱情已消失，因此他就轉向了宗教音樂。

一八五二年他再度前往法國南部及巴黎等地，一八五四年返回聖彼得堡，開始寫自己的回憶錄。一八五六年他又前往柏林，目的在學習西方的宗教音樂。二月十五日他在音樂會後返回寓所突然中風，次晨即告不治逝世。他的遺體暫時葬於柏林，數月後移返聖彼得堡。

格林卡的個性十足是俄國貴族的傳統、自負、偏狹、自我本位、難容批評、喜好虛飾炫耀。他的妹妹西斯塔柯夫夫人 (Ludmila Shestakov) 在回憶錄中也曾寫下她個人對格林卡的看法：「我的哥哥天性有若孩子般的溫和、脆弱、多情。他的確也有點任性、驕縱；每樣事都照他的意思做。但是如果他自己有錯，他也勇於認錯、改正。別人的好意與善行，他也從不會忘記。無論是家中的爭論或是交際中的談話，都不會影響到他的和藹性格。雖然他不能算是一個毫無次序的人，但對自己的日常事務却總是弄不好；他對任何家務事都感厭煩。他的缺點是過於敏感、猜忌。他極其畏懼死亡用盡各種可笑的方法來作為預防；無論是多麼微不足道的事，只要他認為可能是有害的，他都要設法避免。身體稍有不適，就會感到驚慌，認為將是大難臨頭。他在家中總備有一個小藥箱儲備必要的藥品。他極力避免辛辣刺激的食物，對樟腦更視之如毒藥。調味香料都不許在飯桌上出現。」

裴達士分析格林卡的作品風格謂：「格林卡的天才是多方面而富有變化的，他的風格具有一種罕見的特長，可以依照作者的希望，而適應主題處理時的情況與特質。他不必藉助於俚俗的樂句，也可達到質樸純真的目的。他的旋律常會有出人意外的轉變，它的奇特極為引人。他也是一位偉大的和聲家，對樂器的運用非常謹慎，也熟知它們的性靈，使他的樂隊成為一個最新奇而生動的近代樂隊。」

格林卡的偉大是他一生都在為一個目標而努力，使具有俄國國民性的音樂能建立起鞏固的基礎。

X

X

X

主要作品：歌劇二部，室內樂六首，配樂一首，宗教音樂三首，合唱曲十首，管弦樂曲十餘首，鋼琴曲三十餘首，歌曲六十餘首，其它作品等。

唱片介紹：Jota Aragonesa Ansermet 指揮瑞士交響樂隊 London 6045。Kamariinskaya Ansermet 指揮瑞士交響樂隊 London 6223。俄羅斯主題交響曲 Galk 指揮 Monitor S-2080。洛克蘭與盧密拉選曲 Miodiya/Angel S-40081。馬德里夏夜 Perlea 指揮 Bamberg 交響樂隊 Vox 510600。悲愴三重奏 Monitor S-2068 圓舞曲—幻想曲 Melodiya Angel S-40081



四十一、孟德爾森 Felix Mendelssohn

(1809—1847)

我是掃羅君係大衛，當我憂鬱失望時，請君以甘美的和弦來平靜我的靈魂。

——哥德

孟德爾森 (Jakob Ludwig Felix Mendelssohn) 是浪漫樂派中的一位奇才，於一八〇九年二月三日誕生在漢堡。他的父親亞伯拉罕 (Abraham Mendelssohn) 是一位銀行家，母親薩羅蒙 (Leah Salomon)，是柏林一位銀行家的女兒，孟德爾森是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他的祖父莫西 (Moses Mendelssohn) 是一位相當著名的哲學家，曾祖孟德爾 (Mende) 是一位窮苦的猶太人，他以譯稿維生，莫西按猶太人的習慣採用了「孟德爾的兒子」(Mendel's Son

而以孟德爾森 (Mendelssohn) 為姓氏。孟德爾森一家原為猶太正教教徒，但因薩羅夢是新教教徒，亞伯拉罕在婚後也只好隨妻子改信新教，因此又採用一個新姓 Bartholdy，以示與猶太教的族人有所區別。因此孟德爾森的全名有時寫成 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

亞伯拉罕是一個很成功的銀行家，在每天的忙碌生活中，仍然要抽出時間來指導孩子的學業。母親薩羅夢也是一位相當出眾的女人，她擅長於鋼琴、歌唱、繪畫、能操德、法、英、意等語言，對希臘文也頗有研究，雖然出身名門，但生活樸素。她一共生了四個孩子：芬尼 (Fanny Cécile)，菲利斯 (Felix)，蕾比嘉 (Rebecka)，保羅 (Paul)。四個孩子都有音樂天才，蕾比嘉的歌喉非常好，保羅是一位業餘大提琴家，而芬尼的鋼琴技巧也不在菲利斯之下。芬尼也作過幾首無言歌，但是由於她的內向，認為女人應以家為重，這些作品就都用了弟弟的名字出版，她和菲利斯具有極為親密的姐弟之情，因此當她突然去世後，使菲利斯大感傷心，而嚴重的影響到自己的健康。

菲利斯·孟德爾森在父母的照顧之下，童年生活非常愉快。當他三歲時，法軍佔領了漢堡，他們舉家於一八一二年遷至柏林暫避。四歲開始隨母親學習鋼琴。不久法軍進佔柏林，他們又於一八一六年遷往巴黎，孟德爾森與芬尼正式隨畢格 (Bisot) 夫人學習鋼琴。回到柏林之後，孟德爾森開始接受嚴格的教育，學習繪畫、鋼琴、和聲、小提琴等。清晨五時即須起床，早餐後立時開始課業，父親要親自監督他們的學習情形。而孟德爾森的進步確也非常之快，九歲時即以鋼琴家的姿態舉行演奏會。一八一九年進入聲樂學院擔任女中音，並開始作曲，據統計，至一八二〇年他已完成五十個完整的樂章，其中有三重奏、鋼琴奏鳴曲、小提琴鋼琴奏鳴曲、風琴曲、清唱劇以及一部短小的三幕喜劇。

英國名音樂家班尼迪爵士 (Sir Julius Benedict) 於一八二一年初遇孟德爾森，他對這件事有一段非常生動的記載：「一天我和韋伯老師一同在柏林街道上散步，他指着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叫我注意。男孩看到韋伯之後，立時跑過來熱情的和他打招呼。韋伯向我介紹這位天才兒童說：『這就是菲利斯·孟德爾森。』我在德利斯登已經聽到過不少他的事。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我遇到這漂亮男孩的情形，他的褐色頭髮鬆曲披在肩上，澄澈的目光透露出天真的表情，嘴角掛着坦率的笑容。他要求我們一同到他家去，但由於韋伯要參加預演，孟德爾森就拉着我的手一直向他家跑去。他跑進客廳對母親喊道：『韋伯的學生來了，他知道很多韋伯的音樂還有他的新歌劇。媽媽你請他彈給我們聽好嗎！』他毫不客氣的把我推到琴邊，一直到把我所知的全都彈光。當我請他彈幾首自己的作品時，他拒絕了，但依靠記憶彈出幾首巴赫的賦格以及一些練習曲。」

影響孟德爾森早年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和哥德的交往。一八二一年當他十二歲時，他的老師喬爾特 (Carl Friedrich Zelter) 帶他到威瑪去會見哥德，這是孟德爾森第一次離開父親遠遊。他在哥德家中住了兩個星期，七十二歲的老人竟和十二歲的兒童成為莫逆之交。有一次孟德爾森在彈奏一首巴赫的賦格時，半途突然忘記旋律，他並沒有停頓，而是自行編奏出餘下部份。哥德嘆道：『非力斯，你一定會成為一位偉大的作曲家。』

孟德爾森在他的家信上寫道：「每天下午哥德都要打開鋼琴對我說：『我一天都沒有聽到你，所以你該弄點聲音出來了。』」於是孟德爾森就坐下來，彈奏海頓、莫扎特、巴赫以及貝多芬的作品，哥德則坐在暗處，「像雷神似的，双目如炬。」回柏林之後，他又熱中於學習希臘文與數學，並和兄弟們一同演奏音樂。在快樂的家庭生活中，他是一個健康而活潑的孩子，但善感、固執而且早熟。在一八二一這一年中，以他一個僅只十二歲的兒童，竟然完成了五百首供弦樂隊用的交響曲，九首弦樂四重奏賦格，兩部歌劇！

當孟德爾森還在幼年時，就對巴赫的音樂發生了興趣。他的老師齊爾特有一份巴赫的「聖馬太受難曲」，這部作品在巴赫去世後未曾再公演過，幾乎已被世人遺忘。一天孟德爾森在翻看這本塵封已久的樂譜時，深為巴赫音樂的崇高所感動，回家後他就要求母親替他找一份。一八二三年聖誕節時，他所獲得的禮物就是巴赫的這部偉大作品，此後孟德爾森就成為一位熱愛巴赫音樂的作曲家。

每當星期日的上午，孟德爾森家中總會有音樂演奏會，很多他的作品都藉此而演出，使他能實地體驗到他所企望的效果究竟如何，這種經驗對他具有無比的價值，也是其他作曲家夢寐以求而無法獲得的奢望。每當著名的大音

樂家路過柏林，有時也會參加這個音樂會，孟德爾森得到不少他們的批評與指示。曾有一位音樂家描述當時的情形說：「歌唱家們圍坐在長大的餐桌四周，孟德爾森靠近鋼琴坐在高高的椅墊上，莊嚴而毫不驚慌的指揮着我們，就像他和同伴們在作遊戲。」

儘管孟德爾森年歲尚青，但他的創作範圍則已遍及奏鳴曲、歌曲、清唱劇、風琴曲、以及交響曲。一八二四年他的喜歌劇「二外甥」(The Two Nephews)試演，他的老師齊爾特對他說：「孩子，你不再是學生，你已經是音樂家中的一員了。我以莫扎特、海頓以及老巴赫之名，宣佈你已成人。」

一八二五年孟德爾森一家遷入一所更大的宅邸，星期日的音樂會也予以擴大，德國的名音樂家們經常是座上客。當時最著名的鋼琴家莫舒斯(Ignaz Moscheles)在聽過孟德爾森的演奏之後，對他的天才大為讚賞，決意要親自教他們兄弟鋼琴，他在記載中曾提到自己的感覺，總覺得坐在身旁的是一位大師而非學生。

孟德爾森雖然已充分顯示出將成為一位偉大的作曲家，但他的父親仍然覺得應當到巴黎去向巴黎音樂學院院長克若比尼請教。一八二五年三月父親伴他同往巴黎。克若比尼給孟德爾森的評價極高，甚至願意親自負責他的未來教育，但孟德爾森的父親則認為家中的環境可能對他更適宜，而沒有讓他進入音樂學院。孟德爾森在巴黎遇見不少大音樂家，其中有梅耶貝爾、羅西尼等人，當是在巴黎很少能聽到德國的音樂，使他難以滿意，而亟欲返回祖國。八月間孟德爾森完成一部喜歌劇「卡瑪卓的婚禮」(Die Hochzeit des Camacho)，他將這部作品送交皇家歌劇院的音樂主任史普蒂尼(Gasparo Luigi Pacifico Spontini)，但是史普蒂尼對孟德爾森沒有好感，他將該稿擱置了一年之久，始終不予演出。直到一八二七年四月，才得到機會在一家小劇院中演出一場。這部歌劇並不是傑作，不久孟德爾森就對它完全失去興趣，此後也不會再行嘗試寫作歌劇。

一八二六年孟德爾森還有一首更重要的作品問世：「仲夏夜之夢」的序曲，這首作品原是供雙鋼琴演奏用，後改為管弦樂曲。孟德爾森在完成這首作品時，年僅十七歲，顯示出他已完全成熟。此外他也進入了柏林大學，接受三年教育。雖然他並沒有獲得任何學位，但在過去所有的作曲家中，他仍然是教育程度最高的一個人。他也學習騎

術、游泳、舞蹈、打彈子、在年青人的社交圈中非常活躍。在作曲方面也未曾中止，完成的作品有兒童交響曲、清唱劇、五部合唱曲、E短調賦格、大提琴鋼琴變奏曲、無言歌，以及其它鋼琴曲等。一八二九年他修完大學課程，決心以音樂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演唱巴赫的「聖馬太受難曲」，他在幼年就已對這首作品感到極大的興趣。雖然他的老師齊爾特極力反對這件事，但孟德爾森還是費盡心力特別組織了一個合唱團來專門演唱這首作品。至三月十一日終於在他的指揮之下正式公演，成為巴赫逝世七十九年後的首次演唱。演出結果大為成功，十天之後又重演一次。巴赫的作品在被世人遺忘七十餘年之後，能再度引起大眾的注意，孟德爾森之功實不可沒。

由一八二九年開始，孟德爾森的父親為他安排了三年的旅行計劃，使他多吸收經驗。五月他抵達英國，受到盛大的歡迎，二十五日指揮愛樂交響樂隊演奏他的第一交響曲，數月後被選為倫敦愛樂協會的榮譽會員，由此他和英國的音樂界發生了密切的關聯。除韓德爾之外，孟德爾森是第二位外國作曲家而能在英國獲得最高敬仰的人。他離開倫敦之後又前往蘇格蘭遊歷，美麗的景色，給他印象極深，使他在日後寫出「芬格爾岩洞序曲」(Fingert's Cave Overture)，成為一首極富詩意的寫景作品。他的另一首「蘇格蘭交響曲」(Scotch Symphony)也是在這時孕育而成。

他結束在英國的旅程之後，返回歐陸繼續訪問德、奧、意、法及瑞士等地，在巴黎結識蕭邦及李斯特。一八三二年他再度訪英，指揮他的「芬格爾岩洞序曲」及「G短調鋼琴協奏曲」等作品於倫敦演奏。七月回國，專心作曲。他的老師齊爾特去世後，柏林音樂學校無人指揮，孟德爾森雖有意於這個職位，但却未能獲得。一八三三年杜塞朵夫市請他擔任萊茵音樂節的指揮，他的傑出演奏，使音樂節大為成功，而立時被聘任為全市所有公私音樂團體的指導，為期三年，年薪六百銀幣。但是這項職務却出乎他意外的煩重，六個月之後他不得不將大部份的戲劇方面工作交給別人負責，以便能有較多的時間作曲。

一八三四年春他被選為柏林藝術學院的院士。一八三五年六月於哥隆再度指揮萊茵音樂節的演奏，並接受萊比錫的聘請，出任布夏交響樂隊(Gewandhaus Orchestra)的指揮。這件事非但是孟德爾森事業上的一個轉捩點，

同時也是萊比錫甚致全歐音樂的一個重要事件。在他的指揮之下，布廈樂隊的藝術達到了更高的境界，成為全歐最優秀的一個交響樂隊。而他在指揮時的重視細節，無異是奠定了現代的指揮基礎。他在萊比錫的工作遠較杜塞萊夫愉快，尤以萊比錫是巴赫的故鄉，因此對他更具特殊意義。但不幸他的父親於十一月間去世，使他深受打擊。

在此期間他雖然忙於指揮，但筆下也未曾稍停，一八三六年完成「聖保羅」神劇（St. Paul），五月於杜塞萊夫的萊茵音樂節中初演，孟德爾森用了兩個樂隊與一個三百人的大合唱團，其成功也是想見可知的。音樂節結束後，孟德爾森赴弗蘭克福訪問，遇見美麗的西賽爾。琴麗娜（Cecile Charlotte Sophie Jeunehaud）她是一位法國新教牧師的女兒，較孟德爾森年輕十歲。他們的戀愛進展極快，九月間訂婚，而於一八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結婚。婚後生活極為愉快而富浪漫氣息，實為孟德爾森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期，他曾寫道：「如果西賽爾不在，任何歡樂都不復存在！」大家對他們夫婦都相當的敬愛。他的指揮工作也非常成功，作品更受到熱烈的歡迎，音樂家中能像他這樣幸運的，實不多見。

一八四〇年非德烈，威廉四世繼任普魯士王，他邀請孟德爾森出任柏林藝術學院的音樂系主任。由於萊比錫的音樂工作太忙，他遲疑再三始勉強接受，於一八四二年初赴任。但柏林的音樂環境難以使他滿意，水準既無法與萊比錫相比，而官方，樂師，甚至大家，對他也均抱以敵意。至十月間他已有去意，但經普魯士王的一再挽留，他只好留下，為柏林大教堂完成音樂改組的工作。十二月母親去世，使他精神上所受的打擊更大。最後普魯士王終於准他辭去職務，返回萊比錫。

一八四三年四月，經過孟特爾森數年的奔走努力之後，他的一個夢想終告實現；由於薩克森王的讚助，以及舒曼等人的合作，萊比錫音樂學院終告成立。此後數年中，他非但要為音樂學院付出可觀的時間與精力，同時仍然忙於奔波英德各地，指揮演奏，他前後訪英共有十次之多。他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神劇「以利亞」（Elijah）也於一八四六年的伯明漢音樂節中獲得初演。由於工作過勞，使他開始感到體力難支，他將大部份的工作都分別交付他人接替，希望能回到弗蘭克福稍事休養。雖然他的年紀尚不及四十歲，但已疲憊不堪，老態龍鍾。但回到弗蘭克福

沒有多久，他就接獲了姐姐芬妮去世的消息（一八四七年五月十四日）。他的健康本已衰弱，最親密有如他第二生命的姐姐又於這時棄世，給他打擊的深重，可想而知，以致導致腦血管破裂而昏倒於地。病情略形好轉之後，轉往瑞士療養，但終因受創過劇，康復無望。九月返回萊比錫，體力日益敗壞，至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四日，在昏迷二十四小時之後，與世長辭。萊比錫全城都為他而祈禱，一位英國學生寫道：「這兒的天氣很好，但却靜得怕人，我們感到好像是國王駕崩了。」他的遺體葬在柏林，距他的父母及姐姐的墓地不遠。

孟德爾森的婚姻生活非常愉快，琴麗娜一共給他生了五個孩子，三男二女，她較孟德爾森晚六年，於一八五三年因肺病去世，享年亦僅三十五歲。孟德爾森的弟妹也分別於一八七四、一八五八去世，他們一家人似乎均短壽。

孟德爾森身材不高，僅有五呎六吋，也很瘦弱，但却敏捷而富活力。他的面貌瀟灑動人，頭髮黝黑鬚曲，眼睛是深棕色，大而有神，是他臉上最吸引人的一部份，他的天性和藹，喜愛兒童與大自然，也是社交沙龍中的寵兒。他非但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技巧非凡的鋼琴家，同時也長於演奏風琴。中提琴也是他所喜愛的樂器，當演奏他自己的室內樂作品時，常喜親自主操中提琴。在指揮方面，他能用自己的力量左右樂隊中的每一個份子。他對於推廣好音樂，也不遺餘力，對古典大師們的作品更是推崇倍至，不惜盡一切的力量使這些作品能得到公眾的喜愛。巴赫的作品可以說是經他手方始獲得再生的。當他在杜塞萊夫找不到合用的彌撒時，他就各處去尋找，帶回大批巴赫與貝多芬的作品。供他的合唱團演唱，在指揮布廈交響樂隊時，他要求團員們必須嚴格照譜演奏，使許多過去大師們的作品都回復了原來的面貌。他在繪畫方面也頗有天才，時常以作畫自娛。

在孟德爾森短短的三十八年生命中，他創作了無數樂曲，其中大部份都能經歷時間的考驗而成為不朽之作。很少有幾位音樂家的作品能像他這樣的廣泛，幾乎是無所不能。但他並不是一個打破傳統的人，對於樂曲的形式並無任何改革。巴赫與貝多芬是他最崇拜的偶像，因此他的作品也多半以他們為藍本。不過他也並不是模倣者，作品也另具風格，它們常是出奇的美麗，完整而具有優雅的氣質。由於他曾受到良好的音樂教育，因此他的作品在形式上可以達到完美無疵的地步。

雖然孟德爾森非常傾心於古典派的作品，但多少也會受到當時音樂潮流的影響，因此他的作品也會流露出浪漫派的風格。當時的許多作曲家們都感到貝多芬已將音樂的結構發展到極峯，他的奏鳴曲與交響曲已無人能勝過，形式的完整也無法再更進一步，只能在詩意與情感方面求發展。舒曼是當時新派人物的領導者，但他在樂曲形式方面却無力左右，他對孟德爾森在音樂形式上的運用自如極為佩服，也因而使二人成為莫逆之交。不過孟德爾森却不像舒曼是個浪漫派的夢想者，他的音樂不會有過份的熱情，它們的情感範圍有一定的限度，而總是含有完善的層次，井然有序。他厭棄那些含意不清，虛無浮誇，以及散漫無章的東西。他的特性可以說是一位浪漫性的古典派人物，作品具有一種纖雅清新的傷感氣氛，極富詩意且美麗無比。

孟德爾森在歌劇方面幾乎沒有作品，兒童時期所寫的一部歌劇並未成功，此後他就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劇本，以致遲遲無法在歌劇上一試身手。但證諸他在「仲夏夜之夢」等配樂方面的傑出成就，如果能有合宜的劇本給他，完成一部名劇當非不可能。

他時常會將一些樂念在腦中構思數星期甚或數月之久，然後方才在紙上寫下。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作品在演奏之後有時也仍然會再加修改。甚至業已受到聽眾們熱烈讚賞的作品，自己也仍會感到不滿。

對於寫景似乎是他的專長，「蘇格蘭交響曲」及「意大利交響曲」以音樂充分顯示出這兩個國家的色彩與景物。而在「仲夏夜之夢」的序曲中，管樂器的幾聲緩慢和聲，非常優雅的表現出寧靜的月夜氣氛，立時就將聽眾引入到神話的境地之中。英國作曲家柯文爵士（Sir Frederic Hymen Cowen）在評述孟德爾森的音樂時謂：「他的作品極為優雅、精緻、時而充滿光輝的愉快氣氛，時而感憂鬱。雖然在他的音樂中，真正偉大的時刻並不多，但也很少有絕對的弱點，不像莫扎特以及其他作曲家，在他們的次要的作品中常會發生……他是一位富有靈感的旋律作家，主題美麗，雖然常會採用相同的織地。他也具有一種強烈而顯著的形式與個性……此外他也有歡愉與蓬勃的生氣，出自他無憂無慮的天性。」

孟德爾森雖然有他自己的風格，但却並不是貝多芬、莫扎特、巴赫以及韓德爾之流的作曲家。如果我們以他和

這些音樂巨人相較，將會發現正如梅森所說：「我們免不了會感覺到其中缺乏熱血、憐憫、適應力不足。他的個性過於純淨、精細；更近似於林中牧神而非血肉之軀。因此，當他脫離神話、精靈、美麗的風景以及靈性的歡樂與憂鬱，而欲求寫出人類的痛苦與熱情時，他就不免會感到難以適應了。他的風格太過流暢、嫺雅，過份獻媚、可愛，無法表現出悲劇的情感。它們缺少粗獷的力量，雄渾的精力，以及人類呼聲中時而出現的刺耳不諧和音調；生命之中，醜惡、殘暴與美麗同樣的多，他的音樂將這些太過淨化了。」

然而，即使孟德爾森不能算是一位最偉大的作曲家，也相去無幾了。他的音樂表現出良好的修養，而且他的卓越技巧也是無可否認的。

主要作品：配樂四部，合唱曲五十九首，交響曲五首，鋼琴協奏曲二首，小提琴協奏曲一首，室內樂二十首，鋼琴獨奏曲一百餘首（包括無言歌四十八首），風琴曲九十餘首，其它管弦樂曲，聲樂曲及鋼琴二重奏等。

唱片介紹：鋼琴協奏曲第一及第二 Serkin, Ormandy 費城交響樂隊 Columbia MS-6128。 雙鋼琴協奏曲：降A調，E調 Gold Fiszdale, Ormandy 費城交響樂隊 Columbia MS-6681。

小提琴協奏曲 Heifetz, Munch 波士頓交響樂隊 Victor LSC-2314。 神劇伊利亞 Jones, Baker, Gedda, Fischer-Dieskau, Frubbeck de Burgos, 新交響樂隊，合唱團 Angel S-3738。 仲夏夜之夢配樂 Vyryan, Lowe, Maag 倫敦交響樂隊 London STS-15084。 降E調弦樂八重奏 Heifetz, Baker, Belnick, Stepansky, Primrose, Majewski, Ptinigorsky, Reijo Victor LSC-2738。 鋼琴曲集 Kyriaku Vox SVBX-5411, SVBX-5412, SVBX-5413, SVBX-5414 各三張，共計十二張。 弦樂四重奏，作品十二，十三，四十四，四十四A，四十四B，八十

，八十一 Fine Art 四重奏團 Concert-Disc 505。大提琴鋼琴奏鳴曲第一，第二，變奏曲，降E調四重奏，三重奏第一，第二 Schuster, Balsam Bel Arte 三重奏團 Vox SYBX-582。風琴奏鳴曲 Eggington Oiseau-Lyre 50013。無言歌 Gieseking Angel 35428。第一，第二交響曲 Sawilisch 新交響樂隊 Philips, PHS-2-904。第三交響曲 Bernstein紐約愛樂交響樂隊 Columbia MS-6976 第四交響曲 Szell 克利夫蘭交響樂隊 Epic BC-1259 第五交響曲 Munch 波士頓交響樂隊 Victor LSC-2221 弦樂隊交響曲第九，十，十一 Mariner Argo 5467。

六歲的小比利接受邀請到父母的好友家作客兩週。在途中問起他，「你真的不會想家嗎？」

「當然不會，」小比利答道，「我到祖母家練習過兩晚上。」

×

×

×

×

教堂的佈告欄上最近貼出了一張公告：「杜先生爲了懷念他的愛妻，在我們教堂裝設了一套擴音機。」

×

×

×

×

一個醉鬼跑進醫生的診所，掏出美金二十元放在桌上，「請問大夫，我打鼾該怎麼辦。現在我的鼾聲越來越嚴重，把我自己都吵醒了。」

「這很容易，」醫生拾起鈔票說，「只要換個房間睡就行了。」

笑 醫

郭 英 譯

去夏，有位交通警察員值勤於繁忙的紐約市第五大道與第四十六號街口。他頗爲盡職，使人覺得那份工作一點也不吃重。許多交通警察員喜歡訓斥駕車人，當係受制於日晒雨淋，蹣跚司機或兇悍妻子所引起的虐待狂症。可是柯林士則不然，無論是否罵人，他總是對人和和氣氣的。他那雀斑累累露出笑容的大臉，縱屬最尷尬的場合也不會愁容滿面。

柯警員年約卅歲，身高六呎四吋，體重二一八磅。

從卅二號街到中央公園這一路的警員體型大體類此。不過柯林士以其狡猾或機智得與衆不同罷了。

譬如他攔住一輛車主，盤問道：「我想你沒有看見紅燈。」

「沒有。」

「唔，你想到別的車子如何齊心停下來呢？難道他

們統統耗乾了汽油箱？」

或者，「你在那一行發財？」

「我搞營造業。」

「喲，多麼體面的好行業。我要是你，不如改行讓

人家當我是救火隊隊員。」

或者，「你可喜歡倫敦？」

「我嘛？從來沒有去過。」

「我琢磨你在英國呆了，所以才喜歡開錯了邊哩

。」

在柯警員當值的路口違規，除非犯了大錯，總是稍微像這樣損一、兩句了事，讓駕車人聽起來覺得有幸做錯了事。

下班以後柯警員是個善良的大孩子，常常帶太太葛萊絲去看電影、下館子、玩紙牌，要麼呆在家裡甚麼也

不做。

九月份某日上午，由北而南風馳電掣開來一輛嶄新凱迪拉克藍色跑車，踏腳板漆成黃色。它違反交通規則超速行車，毫無顧忌。沿途警員的狂喊和長鳴的警笛都沒有生效，它已經闖過第四十八、四十七兩條街口。爲制止這個瘋狂的駕駛人，柯警員先把整個身子在街心一檔，使司機在闖人或減速之間作一抉擇，然後扭轉他的巨大體型，只一踏就跳上跑車的踏腳板，順利地在他的崗位與第四十五號街的街邊抑住這一輛超速的跑車。

他幾乎氣得要發瘋，正準備以村言鄙語斥責車主時，順便朝駕駛座上瞥了一眼。座上是一位極漂亮的女郎。她那嫣然一笑融化了柯警員一肚皮的火爆。

「唔——」柯警員先有點結巴，終於恢復常態問道：「你沒有戴銅盔？」

女駕駛人並未作答，仍然回眸一笑，露出笑靨。

柯警員故意損她說：「如果你是救火隊隊員，應該戴上銅盔佩上胸章。或者把車身漆成大紅，再裝上示警喇叭。」

依然沒有反響。

「或許我看起來像個倫敦警察，也許你以爲是在倫

開快車，不能在第五大道上表演。」

那女郎照直瞪視着他的眼睛。「你願意這麼做麼？」

「不行，」柯警員說。

她又朝他嫣然一笑。「你甚麼時候下班？」

「下午四點，」柯警員答說。

「着呀，」那女郎說，「找個下午，我差不多在那個時候回家——」

「我講過，我還不想死。」

「我會格外小心的。」

柯警員突然發覺他們好似在一大堆人群面前演戲，而此次，主角並不是他。

「開走！」他以最幽莽的聲調命令說，「我放你走，因爲你是外路人，下次碰到我手上，就別想這麼容易溜走了。」

「我非常感激，」那女郎道謝說，「我也不喜歡被人當作陌生客，下次希望不要以同樣理由高抬貴手。」

接班同事丁馬亭於午後四點鐘準時到達。像平日一樣，柯警員搭了一段便車回家。他總算見到世界上最甜

敦開汽車，他們規定靠左邊走。」

「你真帥，」她恭維地說，聲音和笑容一樣的動人。「我不能在此地呆一上午聽你訓話。我縱然想聽可是也辦不到。我在八號街有個約會，現在已經晚了。而且我知道你也是大忙人。我們還是打住吧。我願意改一天恭聽你訓話的全文。」

「哦，你願意。」

「你住那兒？」

「在家。」

「這不够禮貌吧，可對？我在想或許你住在布朗克士區——」

「正是。」

「——我住萊鎮，正好順路，我可以讓你搭便車。」

「謝啦。我不要死，我希望壽終正寢。」

「啊。說真個的，我開車的技術並不壞。雖然喜歡開快車，但是我很小心。從前住在水牛鎮，鎮上所有警員先生都知道我細心駕駛，通常他們准我開快車，我要放多快就多快。」

「這兒不是水牛鎮，而且也不是高速公路。你要想

美的笑靨，當他到家時內心猶有溫馨，以致給了太太一個讓她大爲吃驚的熱吻。

老柯值日班回家後在晚膳席上常常講一兩則值勤中的趣事使妻子葛萊絲開心。今晚想了一想才說，「白天碰到一個開快車的小姐。開的一輛藍色凱迪拉克跑車。」

「啊，是麼。她怎麼啦？」

「沒有甚麼。只不過把大道當成她的私家道路，我損了她一頓。」

「你怎末損她的？」

「我忘記掉了。」

「她漂不漂亮？」

「我沒有留心。我火氣可大啦。」

「你這個人！」

「她差一點把我撞倒了，像撞個死屍。」

「也許你只朝她笑笑罷了。」

我沒笑。她笑了，笑得——話沒講完他就站起來對太太說，「咱們看電影去，寶貝，是大笑匠的傑作。」

那星期其餘的日子柯警員再也沒有發現那輛藍色凱迪拉克和香車美人的踪影，不過他一直在暗暗磨練自己

的台詞，打算再次交談時讓她加深，他真帥的信念。等到下禮拜二下午傍晚，女郎突然露面時，他興奮過度只有瞪眼看着她的份。他知道如果不採取主動，就要失去聆聽她那美妙聲語的機會。這次她向北行車，把跑車停在他崗位所在地街邊幾呎遠之處，朝他招手。

「四點過啦，」她說，「我順路送你回家，好不好？」

多麼掃興。這一週他換了當夜班。

「我剛剛上班不久。要到半夜才回去。」

「你真作賤。你沒有告訴我我要換班的。」

「我每週變換值勤時間一次。上週八點到四點，本週四點到半夜。」

「下週又是八點到四點？」

「是的，小姐。」

「唔，那我只好等等了。」

他無話好說。

「下禮拜一見。」

他費大勁才說了一句，「如果你還活著。」

她又露出嫣然一笑。「我會活著的，」她說，「有一股刺激力——Incentive。」

在第五十一號街口遇到紅燈，她轉過臉細細端詳他，頗為得意的樣子。

「車頂蓬收得起來，的確不錯，」她說，「不然把你夾在車廂裡更不舒服了。」

「要是我有私家車，」柯說，「就買大號的邁克牌，而且還得雇個男司機。」

「何以要男的？」

「男人比較謹慎些。」

「老實說，我也沒有發瘋。我有沒有快要撞上甚麼東西的情形？」

「你不過剛好擦邊而過罷了。你開得飛快，而且冒的風險太大。不過我上車以前早就知道，坐上了車想踢踢腳也辦不到。」

「就你的塊頭而言這車子太小了。你想下車麼？」

「不想。」

「我想你忍一忍吧。你住在那裡？」

「一百六十四號街，廣場附近。」柯說。

「平日你怎樣回家呢？」

「像今天一樣。」

「我還以為可以免得你趕地下車或者甚麼的。我應

她開車上路，柯警員暈淘淘地返回崗位。

※ Incentive, incentive, incentive ※，他再三複誦這個字，可是下半夜一點半到家以後，他無法從葛萊絲的小字典中查出這個字，他把字裡頭的C拼成了S。

歷史上最長的一週終於挨過，禮拜一中午不到一點鐘，藍色凱迪拉克瀾地從他身邊飛馳而過向南方奔去，他只聽到※等會兒※的口訣。下班時丁馬亭正跟他閑聊，柯警員突然發覺她已停車在身邊，而且阻擋交通要道等他上車。

他擠上跑車，把大塊頭塞進去，並且像小孩賞心樂意的嘲笑那個驚奇尖叫的丁馬亭。

「你笑甚麼？」

「不為甚麼。只是覺得心裡舒暢。」

「因為交了差而高興？」

「今天，是的。」

「並非天天如此？」

「我是大用心思的。」

「我想也是。我覺得你這份差當得很愜意的樣子。可是我不懂你怎末應付得了的。在我看來這是個苦差事。等我們離開忙亂的市區，我要你原原本本講給我聽。」

該想得到有的是請你搭便車的人，對不？」

「我很少搭。」

「人們是不是向你問各式各樣問題？」

「是的。」

「抱歉之至。我本想問些問題，可是現在我免了吧。」

「何以故？」

「你一定懶得回答問題了。」

「我的答覆每次不一樣。」

「你的意思是說，」為了尋開心，你常常對人撒謊

？」

「有時如此。」

「啊，那真好。來吧，對我撒個謊。我來向你發問，或許是他們問過的老問題。你只當我是傻瓜回答我好了，行不行？」

「我來試試看。」

「唔，讓我想想看。我首先問甚麼呢？啊，有了。寒冬值班的時候你是不是要挨凍？」

他重複舊話一次。以前有位老婦人，顯然頭一次進城來逛，曾經在他最忙的時刻一口氣盤問他二十分鐘。

其中就有這一間。

「不會的，我覺得冷的時候就擋住一輛汽車，靠在散熱器上問話。」

現在問話的人報以過份的嬉笑。「真有趣，」她說，「我琢磨當你耳朵冷的時候，你就擋住另一汽車借它的蓋罩一用。」

「我可以記下這一手。」

「還有一問：你挨過揍沒有？」

「只有小小的打鬧，我很少被人打倒。」

「成天罰站，使你吃不消吧？」

「我的腳並不比手更難受。老實說，小姐，我已經站慣了，當夜班時還可以站着打盹哩。」

「汽油味你不覺得難聞嗎？」

「起初確實如此，現在變成不開汽油味反而活不下去了。我的公寓旁邊有一座公用加油站。我常常跑去聞汽油味好給自己加加油。」

「你多高？」

「六呎十吋。」

「不是真話吧？」

「你知道實情，可對？我實際上是六呎四吋，女士

在附近的傢伙。」

「你敢冒險跟我同車而不害怕，真是好。以後還賞臉麼？」

「悉聽尊便。」

「我每週進城一次。開車到格林威治村探望姐姐。多半是禮拜一。」

「下週我當晚班。」

「我們約定下個禮拜一見。」

「要隔好久哩！」

「時光如流。早晚會到的。」

到了那一天，是個掃興的天氣。那一日風雨交加，柯警員認為她要爽約了。後來交通量因陰雨綿綿，道路又滑而擁塞時，他又害怕她會進城。他知道她是個執拗的女郎，既然約好看姐姐，除非道路為洪水淹沒，她一定準時前往的。

他剛要用午膳時，藍凱迪拉克向南馳過。車蓬拉到了頂蓋，雨刷在檔風玻璃後面不停的甩動。在雨中，他看見女郎朝他笑笑，並且略微揮一下手。交通量很擁擠，行車也很艱難，他們二人都須以全副精神注意行車。下午四時，浙瀝的雨仍然飄個不停，她再次露面並

們向我探問時，我就信口雌黃，從六呎八到七呎二吋我都報過。她們的反響，千篇一律：「我的天！」

「那一種人給你的麻煩較多：男的或者女的駕駛人？」

「男的。」

「真話？」

「當然是真話，論人數，男駕駛人多了五十倍。」

「向你發問的人不多？」

「不多。你是第一位。」

「上一次我誇獎你真帥，是不是灌得你神昏顛倒？」

「我不會為你神昏顛倒的。」

以後開過許多房子他們保持緘默。那女郎車子開得極快，幸虧他沒有朝前面看，那樣使他越發提心吊膽。他凝神看她側面的曲線，她動人的身材不在笑靨之下。

「瞧我們走到那裡了，」她大聲說，車子已經到了富漢路附近。「你說住在二百六十四號街。你怎末不告訴我呢？」

「我沒有注意。」

「不要下車。我掉頭送你」

「不必了。我可以搭一段便車。我正好要看一個住

且為他停車。「這種天氣真糟糕？」她埋怨地說。

「現在不算頂糟糕！」

她嫣然一笑，於是這一天所有不如意和煩惱事統統一掃而光。

「如果咱們放下蓬頂，會使你的肩膀變彎，如果把頂蓬打開，咱們就變成落湯雞。」

「蓬頂還是放下來吧，我沒有事。」

「假如我不講話，你不介意吧？我想靜一靜。」

他沒有答腔，直到車子開到莫里士山腳公園才開始交談。是這樣對話的：

「記住你的號碼，找人查一查，就可以知道你尊姓大名，」她說，「倘若你照直對我說，可以免得我找人的麻煩。」

「我叫柯林士。而我只要查看你的駕駛執照就可以曉得你的名字。」

「老天在上，不要那樣。我沒有駕駛執照。我告訴你，我叫杜愛弟。」

「杜愛弟，杜愛弟，」柯說。

「你喜歡這個名字嗎？」

「很動聽。」

「原文是矛盾的組合。Edith Dole，前面的名字代表幸福，後面的姓代表憂愁。」

「唔，」柯警員說，「如果不帶駕駛執照開車，你會常常憂愁的。你在這種道路上高速行車，身上非帶着駕駛執照不可。下雨的時候路上非常之滑。」

汽車行抵上麥迪生鎮附近，道路頗為險惡。他想到她開慢一點，還有別的原因在。

二人又恢復緘默，直到駛抵廣場時才打破寂靜。

「你結過婚嗎？」她突然發問。

「沒有，」他故意撒謊，「你呢？」

「快了。」

「跟誰？」

「住在水牛鎮的一位青年。」

「你纏住他不放？」

「難說。只是他需要我，我爸爸也要他娶我。」

「你們將來住在水牛鎮吧？」

「不會。他會跟我們住，成為我爸爸的合夥人。」

「也是你的合夥人。」

「對的。啊，到了！這是一百六十四號街，今天我不可以把你開過了頭，在這種壞天氣是不應該的。你可

以擠得出車身嗎？」

他辦到了，雖然並非易事。

「我想以後兩週內我見不到你的面了。」

「恐怕碰不到，」她說。

本來他可以以不講出來的，但仍以一吐為快。他規勸她說，「杜小姐，聽我的忠告，慢慢地開，要不了半小時你就可以到家吃晚飯了，不必急於創造飛車的新記錄。為水牛鎮的哥們，吃穩地開車可好？」

「好的。」

「也為我的緣故。」

乖乖，多麼迷人的酒渦。

他安步當車踱回家，希望在見到葛萊絲以前心情已經恢復平靜。幹嘛扯謊告訴女的他還是個光桿？她還在乎甚麼呢？

葛萊絲以嚴厲的囑咐惡聲相迎：「趕快去洗個熱水澡，洗完了穿上晨褸。今天晚上我們哪兒也不去。」

她今天陪安瑪麗上韋蒙山莊應紙牌之約，回家的路上被雨淋透了。共進晚膳時，她一直嘮叨淋雨的經過，感謝上蒼！

用膳後他想看看書，可是無法看得進。他聽太太放

熱門音樂唱片，然後就寢，只望蒙頭大睡，睡他兩個禮拜。

翌晨他起得很早，在早餐以前讀完報紙。地方版上的大標題：「布朗克士區車禍：女駕駛人撞及電車喪生。」他連忙閱讀細節：「杜愛弟小姐，萊鎮人，年二十二歲，昨日午後四時五十分許駕跑車在富漢路與魏氏大道交叉口因汽車橫滑撞及電車傷重殞命。」

「葛萊絲，」他的聲音走了樣，「我忘了今天早上要七點鐘到班。管區有一個甚麼遊行。」

獨自離家以後，他第一次自言自語起來。這是長大人以來前所未有的事。「我受的打擊可真不算輕，我才見她四、五次面。我想不通為何這麼難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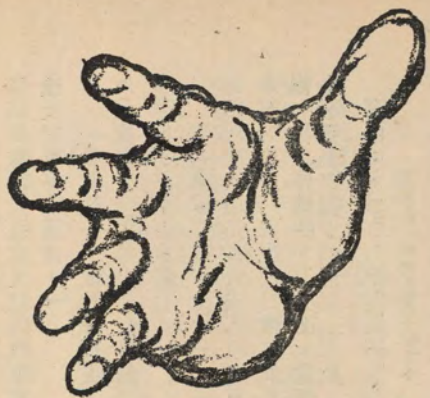
註自：There are smiles

From Round up

by Ring Lardner

漫畫：「你們的女人，是不是也穿迷你裙？」





黑手黨傳奇

Mario Puzo 作
山隱節 譯

第一部

第一章

彭拉塞坐在紐約刑庭第三室等候宣判，他希望法律主持正義，嚴懲企圖沾污他女兒清白的不法之徒。

庭上的法官人高馬大，撈起兩隻寬大的袍袖，好像親身體罰站在面前的兩個小伙子；他臉上現出輕蔑表情，但彭拉塞却意味到其中隱含着一種說不出的瞬昧。

「你們的行爲就像太保流氓，」法官嚴厲地說；對，對，彭拉塞心想，簡直是畜牲，畜牲！那兩個小伙子，頭髮剪得短短的，低着頸子聽訓。

「你們的行爲好像山林中的野獸，」法官接着說：「幸虧你們沒犯下色情傷害，否則我要判處你們二十年徒刑。」他住口偷覷了面容憔悴的彭拉塞一眼，然後俯視面前的一疊審訊系錄，他皺眉聳肩，好似違反本意地說：

「由於你們年幼且無前科，由於你們出身良好家庭，更由於法律本質不爲尋求報復，我宣判你們服勞役三年，緩期執行。」

唯有四十年刻苦經歷，磨鍊得彭拉塞喜怒不形於色；他那美麗的女兒現在還躺在醫院，破裂的下顎用鋼絲縫合，但這兩個畜牲却已獲自由。這簡直是一場諷刺劇！他望着快樂的雙親擁向他們的寶貝兒子，啊，他們現在高興了，他們現在笑了。

一股苦水，湧上彭拉塞喉嚨，他連忙掏出手帕捂住嘴，他起立望着兩個小伙子走出被告席，他們臉上掛着笑容，看都不看他一眼，他默不作聲，按緊嘴上的手帕。

兩個畜牲的雙親也跟着走過去，兩男兩女，與他年齡相仿，但衣着更美國化；他們慚愧地瞥了他一眼，但眼中射出勝利的光輝。

彭拉塞失去控制，他跳前一步放聲大叫：「你們將像我一樣痛哭——我要使你們哭，正如你們

的兒子使我哭……」

他嘴上的手帕現在移到眼睛，兩個小伙子轉身想衛護他們的父親，但被隨行的被告律師攔住，一名高大法警迅速走過來堵在彭拉塞面前，但這並不需要。

自從來到美國，這許多年來彭拉塞一直相信法律和秩序，並由此安家立業。現在，怒氣沖昏了頭，恨不得買名槍手宰了那兩個畜牲；他告訴茫然的妻子：「他們整我們冤枉。」他打定注意，不計一切代價：「爲了討還公道，我們必須去見柯維堂。」

×

×

×

洛城一家旅館的豪華套房裡，方約翰像個普通吃醋丈夫似的喝得酩酊大醉；他四仰八叉躺在棗紅色沙發上，手裡抓着一只威士忌酒瓶，他坐起來把嘴埋在水桶裡，洗去辛辣的酒味，現在是凌晨四時，狂醉的他幻想着不守婦道的妻子一踏進門，就衝上去把她扼死——祇怕她根本不回來；現在打電話給他的前妻和孩子已嫌太晏，而當他事業走下坡時，打電話給朋友也未免滑稽；回想以往清晨四時給朋友電話，會使他們受寵若驚，現在却祇會自討沒趣。

但她的美麗似一種奇異的盾牌，瑪格翻身起立，做了一個優美的舞蹈身段，嘴裡唱着：「約翰永遠不打疼我，約翰永遠不打疼我……」她臉上的笑容突然收斂：「你這個可憐的龜兒子，就像打小孩一樣打我；啊，約翰，你永遠是一隻羅曼蒂克的小豬，連做愛都像孩子，你以爲男女之事真如你平時聽唱的情歌，」她搖搖頭又接着說：「可憐的約翰，再見。」她走進臥房，他聽見鎖門的聲音。

約翰坐在地板上雙手捂住臉，絕望的氣氛籠罩着他；於是那股幫助他在好萊塢能够活下去的蠻勁，使他拿起電話，叫車子去飛機場，有一個人可以救他，他要回紐約，回到那個有力量、有智慧、並且愛惜他的人身邊——他的教父柯維堂。

×

×

×

麵包師賴松林，滿身沾着麵粉，一面搓揉他那意大利式的大麵包，一面罵着他的太太，年已及笄的女兒和烤麵包助手恩梭。恩梭已經換上他的戰俘制服，袖臂上印着綠字，他害怕趕不及回營房報到。他是數千名獲得假釋放的意軍戰俘一分子，白天出來工作，晚上準時回

他終於聽見鑰匙插進鎖孔的聲音，他繼續喝酒，直到他太太走進房站在他面前，她看來真美，天使般的臉，靈活的紫色眼珠；苗條的身材曲線玲瓏，在銀幕上，她的美更被擴大和充滿靈性，全世界千百萬男人都迷戀艾瑪格的俏麗面容，情願掏腰包看她的電影。

「你野到那裡去了？」方約翰問

「找野男人去啦，」她說。

她錯估了他的醉意，他猛然跳起來雙手叉住她頸子，但逼近她俏麗的眸子使他怒氣頓消，下不了毒手，但她臉上的嘲笑又使他舉起拳頭。

「約翰，」她尖叫：「別打我的臉，我在拍片子。」

她還在笑，他一拳打在她肚子上，她仰面倒地，他撲在她身上，他聞到她嘴裡噴出的芬芳氣息，他打她的肩膀和柔滑的大腿，這種懲罰不會留下鼻青臉腫記號。他打得輕輕，因爲捨不得使大勁，她笑得格格地，雙腿直扭，裙邊掀上去，露出雪白的大腿，她淚笑着說：「上吧，約翰，你真心想的就是這個。」

方約翰站起來，他恨透了這個輪在地板上的女人，

營，誤了卯可不是好玩的。

賴松林凶神般地逼問：「你有沒有敗壞我門風？你有沒有給我女兒留下麻煩？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你就要被一脚踢回滿街大糞的西西里鄉村。」

恩梭是個粗短健壯的小伙子，他手摸着心幾乎哭出來却聰明地說：「請寬恕我，憑聖母的名起誓，我決沒有做出對不起您的事，我全心全意愛您的女兒，真誠地向她求婚，我知道我不配，但如果他們把我送回意大利，我就永遠不能跟凱瑟琳結婚。」

賴太太一語中的：「你別再胡吵，」她對矮胖的丈夫說：「你知道一定得把恩梭留下來，送他去我們在長島的表親家藏身。」

凱瑟琳嗚咽哭泣，她肚子欲鼓，上唇已然長出細鬚。她再找不到像恩梭這樣漂亮的丈夫，也再找不到另一個如此真心愛她的男人。「我要回意大利，」她向她爸爸尖叫：「我要離開這個家，如果您不把恩梭留下來。」

賴松林銳利地瞥了她一眼，他這個女兒熱情如火，他見過她故意在烤房裡用豐滿的身體擠近恩梭，如果不

趕快想辦法，那個小流氓可能登堂入室——賴松林想到了不正經地方；他必須把恩稜留下來，使他成為美國公民，祇有一個人能安排這事——他就是教父柯維堂。

X

X

X

以上幾位還有其他許多人都收到柯康妮小姐結婚喜帖，婚禮定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最後一個週末；新娘的爸爸柯維堂，永遠忘不了他的老朋友和鄰居，雖然他現在已經遷入長島一座巨宅，婚禮就在這巨宅舉行，必然是一場盛會。美國對日本的戰爭剛結束，人們不再擔心他們服役軍中的子弟，這場婚禮正是他們歡欣慶祝的大好良機。

因此那個週末的一大早，客人潮水似地湧向柯府祝賀，隨身攜帶奶油色封套，裡面裝着現金賀儀——沒有支票。每只封套裡附有一張卡片，寫上賀客姓名和對教父的敬意——當之無愧的由衷敬意。

柯維堂是每個人的求助對象，而且決不會使他們失望；他不作空口許諾，也從不托詞推諉，你毋需是他的朋友，也不必給他什麼報酬，祇要你向他表示友誼就行。不論你多麼窮苦無告，柯維堂都會把你的問題放在心

，使得他太太害怕與他同床。

賀客中許多腰圍嘴大的少女，都冷眼打量「小子」，但她們白費心思；不願太太和三個孩子在場，小子今天的心完全繫在他妹妹的女僕相孟露西的身上，這個小姐心裡也有數，她穿了一件粉紅色禮服，黑亮的頭髮上紮着一只大花結，在上週婚禮預習中，她向小子賣弄風情，還偷偷地捏他的手。

小子有力氣，有勇氣，沒有他爸爸的謙遜，却是慷慨激昂，性烈如火，暴躁的脾氣常使他判斷錯誤，他雖然是爸爸事業上的好幫手，却不是繼承衣鉢的合宜人選。

柯維堂的次子叫佛雷，他是每個意大利人心目中的好寶貝，誠實負責，永遠聽爸爸的使喚，三十歲還跟爸媽住在一起，他矮短粗壯，長得不漂亮，但接受同樣家族遺傳——愛神的臉、縷曲的濃髮和弓形厚嘴唇；祇是他的嘴唇不性感，却顯得冷峻嚴厲；他是爸爸的拐杖，從不頂嘴，也從不跟女人胡纏惹爸爸生氣，他具有一切美德，但缺乏領袖氣質，他同樣難望繼承家族事業。

老三麥克，沒跟爸爸和兩個哥哥站在一起，雖然他

裡，想盡辦法為你解決。他的報酬？祇是友誼和敬愛的「教父」尊稱。或者，為了表示尊敬，受恩的人送他一些小禮物——一加侖自釀的酒或自製的點心，點綴他的聖誕餐桌。大家知道，凡是受過他恩惠的人，有時會被要求替他辦點小事——祇為使受惠者感到心安而已。

這天是他女兒結婚的大日子，柯維堂站在自家大門口歡迎全體賀客——不論貧、富、貴賤，他一視同仁，決不冷淡任何一位，這是他的天性。宴會裡幫忙的人，也都是柯家的朋友，酒保是他的老弟兄。帶來的禮物是婚禮全日所需的美酒和特出的配酒技術；跑堂是他兒子的朋友；掌廚是她的妻子和她的老姊妹；禮堂佈置是由新娘子的女同學負責。

陪他一同站在門口的，是他三個兒子中的老大和老二。老大學名山蒂，但除了他爸爸外，每個人都叫他「小子」；老輩子意大利人對他側目而視，但他却是年輕一輩子心目中的偶像。在第一代美籍意大利人中，他屬於高大的一型，差不多有六呎，滿頭縷曲的濃髮，使他顯得更高，他的臉好像愛神的翻版，弓形的厚嘴唇非常性感，下巴上還有個深窩，他體壯如牛，而且得天獨厚

坐在花園角落的一張桌子邊，却逃不過來賓親友的通知。

麥克是柯維堂的么兒子，也是唯一不被爸爸牽着走的兒子，他沒有愛神型的圓臉，濃黑的頭髮也不縷曲。他的皮膚淺褐色，人長得十分清秀，有段時期他爸爸擔心幼子缺乏男子氣概，直到他滿十七歲才放下心。

現在他坐在桌子最遠的一端，顯示他與他爸爸和這個家庭的距離；身邊坐着一個美國女孩子——大家都曾聽說，但直到今天才親眼看見，他也曾禮貌地把她介紹給各位來賓和親友，她長得太瘦，太秀氣，一臉聰明相不像個婦人，但態度隨和又不像個少女，她的名字聽起來也很特別，叫凱愛丹。

大家看出柯維堂對他的三兒子並不特別關心；戰前麥克本是他最寵愛的兒子——也會明白表示將是他傳授衣鉢之人，麥克具有他爸爸的冷靜、睿智和天賦的領導本能，但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麥克不顧爸爸的反對，志願投效海軍陸戰隊。

柯維堂沒意思讓他的幼子死於戰場，他賄賂警官，花了許多錢，做下許多巧妙安排，但麥克已滿二十一歲

，有獨立自主權利，他志願從軍，轉戰太平洋地區，他升爲上尉，贏得獎章，他的像片和戰績登在一九四四年的生活雜誌上，一位朋友把這本雜誌拿給柯維堂看（家裡的人不敢），柯老頭鄙視的說：「他竟肯爲陌生人拼命。」

麥克於一九四五年因傷先期退伍，他全不知道這是出於他爸爸的安排，他回家住了幾週，不限任何人商量，進入達特茅斯大學讀書，就此離開爸爸家，這次回來參加妹妹的婚禮，順便把自己未來的妻子介紹給他們。

麥克把幾位特殊來賓的動人故事講給凱愛丹聽，使從無這種生活體驗的她，感到非常刺激；最後她的注意力被幾個圍着酒桶站立的人所吸引——他們是彭拉塞，賴松林，安東尼和陸嘉；她敏銳的觀察力，發現這四個人都有心事。

「不是的，」麥克微笑說：「他們不是有心事，而是有事情要找我爸爸商量。」

一輛黑色雪佛蘭轎車開到路邊停住，下來兩個人手裡拿着記事本，毫不隱飾地抄錄全部停放車輛的牌照號碼。

意大利老式婚禮習俗。

新郎卡羅是個半血種——爸爸是西西里人，媽媽是意大利北部人，他接受母系遺傳的金髮碧眼，他的父母住在厄華達州，他因爲犯了一件小案而離開家鄉，在紐約遇見小子，因而結識柯小妹，柯維堂當然派過可靠的朋友去厄華達打聽，查明卡羅所犯的確不嚴重，花點小錢就可以把犯罪紀錄從卷裡抽掉，他們又把厄華達州合法賭博的詳情向柯維堂報告，他對此很感興趣；柯老爺子的偉大處，就是兼收並蓄，經營各種贏利事業。

康妮長得不美，身體既瘦又有點神經質，可是今天穿上新娘禮服，却也光芒四射，幾乎有了數分姿色，她的手在桌子下面攔在新郎強壯的大腿上，她嘟起弓形嘴唇飛給他一個吻。

她覺得他英俊無比，卡羅小時候曾在沙漠氣候下做過苦工，因此肌肉非常發達，把身上的禮服撐得脹鼓鼓的，他對她十分禮貌，替她斟滿杯中的酒，好像在做戲似地，但他的眼睛瞪緊她右肩上掛的絲質大口袋，現在裡面裝滿了紅包，一共有多少錢？一萬？兩萬？卡羅面現笑容，這才是開始，他終於娶進了土皇帝女兒，他們

「這幾個傢伙一定是警察，」小子回過頭問爸爸。「這條街又不是我的，」柯維堂聳肩說：「他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小子氣得滿臉通紅：「這班混蛋，簡直什麼都不買帳。」

他跨下台階，走到黑轎車旁，把頭伸進車窗，滿面怒容瞪着開車的人：那個人毫不在乎，翻開皮包亮出綠色身份證，小子一聲不響抽回腦袋，嘆的一泡口水吐在後車門上，拔步往回就走，他希望開車的人會下來追他，但却毫無聲息。他走回爸爸身邊說：「這幾個傢伙是聯邦調查局的，來抄車牌號碼，真混蛋！」

柯維堂早就料到會有這事，他已經分別通知密友至好不要坐自己汽車來參加婚禮，他雖然不滿意大兒子動輒發脾氣的愚蠢行爲，但這樣也有好處，會使對方以爲他們毫無警覺，事先未作安排。

樂隊開始奏樂，客人都已到齊，柯維堂領着兩個兒子主持婚宴。

長桌上擺滿菜餚和一加侖大瓶裝的自釀美酒，新娘和新郎席位特別墊高，男女賓相分坐兩旁這一切都合乎

一定要照顧他。

客人群中有個油頭滑腦的年輕人也正在研究這只絲口袋；由於年深日久的習性，鮑力在打量怎樣偷取這只口袋，他明知是白費心機，但忍不住胡思亂想，就像孩子想用汽槍射穿坦克車一樣，他望着他的主人——胖大的克彼德，正攙着年輕姑娘大跳其舞，克彼德是個中年漢子，長得又高又大，舞技出眾，大肚子貼緊小姑娘的胸脯，贏得全體客人大聲喝采，他下一個舞伴是個年長婦人，年輕客人帶着敬意爲他們清出舞池，並隨着音樂的拍節拍手，直到他最後軟癱在椅子裡，鮑力給他端來一杯冰黑酒，又抽出他上衣袋裡的絲手帕，替他揩拭眉毛上的汗水，克彼德喘得像條鯨魚，他不但感謝鮑力，反而教訓他說：「你別賴在這裡看跳舞，去四下轉轉，看是不是一切都沒問題。」鮑力遵命消失在人群中。

樂隊暫時休息，一個名叫范尼洛的年輕人，拾起樂台上的四弦琴，翹起左腳坐在椅子上開始彈奏獷野的西西里情歌。范尼洛的臉很漂亮，但因經常喝酒而皮膚充血，他現在已經有幾分醉意，一面唱歌，一面翻眼吐舌做出怪像，逗得女客人吃吃地笑，男客人大聲罵街。

柯維堂趁客人不注意退回後宅，小子看見爸爸離開，立刻擠到新娘席，在孟露西身旁坐下，他倆現在安全了，他太太在廚房幫忙做婚禮蛋糕，小子跟露西咬了一下耳朵，這年輕姑娘起身離座，小子等了幾分鐘也隨着離開，沿路跟客人搭訕幾句，最後在人群中消失。

許多人的眼睛都追隨着他們，這位熟透了的女傭相，現在唸大學三年級，已經徹底美國化，而且聲名狼藉。在婚禮預演中，她一直向小子賣弄風情，刻意挑逗，因為他擔任男傭相，正是她的對手。現在露西雙手提着粉紅色禮服下擺，臉上裝出天真的笑容，輕盈的跑上樓梯，進入洗手間，她在裡面就擱了一會，當她跨出洗手間時，小子正守候在上面，打手勢叫她上去。

×

×

×

韓棠默獨自坐在柯維堂的私人辦公室裡，他從閉緊的窗口遙望花園中婚禮盛宴，韓棠默是柯維堂的法律顧問和代理軍師——後者為幫會總首領之下的最高權位。他跟老爺子在這間小辦公室共同解決了多少困難問題，當他看見老爺子離開婚宴時，就知道不管婚禮不婚禮，今天還有事情要辦，老爺子一定會來這裡找他，韓棠默

麵包師說他女兒和恩棧的事，一個出生西西里的意大利好青年，被美軍俘虜，關進美國的戰俘營，獲得假釋在他的麵包店幫忙，跟他的女兒發生神聖愛情，但戰爭結束，這可憐的孩子將被遣送回意大利，他的女兒傷心欲絕，祇有教父柯維堂可以促成這件姻緣，他是他們的最後希望。

柯維堂把着賴松林的肩膀在屋裡走來走去，領悟地點點頭，鼓勵老朋友說下去，等他所說完了以後，柯維堂笑着對他說：「我親愛的朋友，把你的煩惱拋過一邊。」他接着仔細解釋應採取的步驟——向該區議員請願，由議員提出特別議案准許恩棧成為美國公民，議案當在國會中通過，這需要在上一筆活動費——時價大約兩千美元。柯維堂保證成功並代收價款，他問老朋友不同同意？

賴松林猛點頭，他感謝得幾乎流下眼淚，柯維堂親自送他到門邊，保證派個能幹的人到他的麵包店安排一切，辦妥一切必須文件，兩個老朋友再擁抱道別。

韓棠默笑着向柯維堂說：「老賴這筆投資真划算，換來一個女婿和終身助手，」他想了一下又說：「這件

又瞥見小子與露西咬耳朵，知道他倆準有一場喜劇待演，他考慮要不要報告老爺子，最後決定不聞不問為妙，他拿起書桌上的一張手寫的名單，這些都是獲准單獨拜見老爺子的人，當柯維堂走進辦公室時，他遞上名單，老爺子看過點點頭說：「把彭塞拉排在最後面。」

韓棠默利用法國式便門直接進入花園，等候接見的人都圍在一只大酒桶四週，他手指矮胖的麵包師賴松林。

柯維堂擁抱賴松林表示歡迎，他倆在意大利從小一起長大，友誼與歲月俱增，每年復活節，柯家都收到賴胖子送來的新鮮乳酪和大如車輪的金黃色麥餅，凡是家裡有人過生日和聖誕節，純奶油蛋糕代表賴松林的敬意。這些年來，老賴由瘦變胖，始終心甘情願地繳納由柯維堂組織的麵包同業公會會費，從未要求過特殊待遇，祇除了在戰時買點黑市糖票。現在他有了問題前來拜托老友，柯維堂欣然接見，準備答應他的請求。

他遞給賴松林一枝雪茄和一杯黃酒，伸手撫着他的肩膀，鼓勵他說出心裡的事，由於他多年痛苦經驗，柯維堂深知向老朋友求助需要多大勇氣。

工作我該交給誰辦？」

柯維堂皺眉思索，「交給鄰區的猶太佬，我想戰事結束後，這類的事情一定很多，我們應該在華府多加一個人處理這種事，不要提高價錢。」韓棠默把柯維堂的指示記在小本子上：「不要找盧戈議員，試向費雪接洽，」老爺子最後指示。

第二個求見的人名叫安東尼，他是柯維堂當年在鐵路局修車場做工時同事的兒子，安東尼計劃開一爿小生意，短缺資本五百元，向銀行貸款沒有獲准，所以來找教父週轉，柯維堂伸手從口袋裡掏出一捲鈔票，數了一下還不够，他問韓棠默：「借我一百元，下星期一我去銀行提款還你。」安東尼連忙說四百元也够了，但柯維堂拍拍他的肩膀抱歉地說：「這場婚宴使我口袋裡暫時缺少現鈔，」他接過韓棠默的錢加上自己一捲鈔票，一齊遞給安東尼。

韓棠默佩服地冷眼旁觀，柯維堂經常教導他：助人尤須保持謙遜，像他這號人物，還要湊錢借給人，這將使身受者受寵若驚；雖然安東尼不是不知道柯維堂是一位百萬富翁，但有幾個百萬富翁在資助窮朋友時，不顯

得盛氣凌人。

柯維堂抬頭疑問地望著韓棠默。「名單上雖然沒有他，」韓棠默說：「但陸嘉要見你，他知道不能公開露面，所以要單獨向你道賀。」

柯維堂初次現出不愉快神色：「有必要嗎？」

韓棠默聳肩說：「你比我更了解他，但他非常感謝你發帖子給他，他從未料到這點，我想他要當面向你祝賀。」

柯維堂點點頭，示意他把陸嘉領進來。

凱愛丹坐在花園裡，打量着參加婚禮賓客，陸嘉的猙獰面目使她十分驚訝，她向麥克打聽這是何許人物。麥克帶她來參加婚宴，原是要她慢慢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和他爸爸的真面目，免得她過份吃驚。直到目前為止，她祇以為柯維堂是一個略為不顧商業道德的生意人。麥克決定用間接方式告訴她部份真相，他說陸嘉是美國東部黑社會中最可怕的人物之一，他的特長是殺人不用幫手，這使警方簡直無從破案，麥克霧了雲眼睛說：「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但我確知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凱愛丹現在才弄明白，但她仍然不信地問：「你不

滿臉橫肉，棕色的眼睛射出兇光，抿緊的薄嘴唇顯得無比殘酷。

陸嘉以兇暴聞名，但他對老爺子却是忠心耿耿，異常恭順，他是柯維堂權力機構的最大柱石。

陸嘉不畏警察，不畏社會，不畏上帝，不畏地獄，却祇敬畏柯維堂一個人。他筆直的站在老爺子面前，恭敬地說出道賀的話，並預祝新娘頭胎將是一個男娃，然後親手獻出賀儀，這就是他求見老爺子的目的。

韓棠默注意柯維堂表情上的變化，他像國王歡迎功勳卓著的大臣似地對待陸嘉；每句話和每個動作都顯出他對陸嘉的敬重。

這筆賀儀必然比任何人送得多，陸嘉費了很長時間才決定該送多少，他要勝過一切人以顯示他最大敬意；現在他臉上現出愉快和驕傲，不再像剛才那樣猙獰，陸嘉吻過老爺子的手告別，韓棠默替他開門並給他一個友誼的微笑，陸嘉祇咧了一下嘴作答。

當房門關上後，柯維堂微舒了一口氣，陸嘉是唯一使老爺子感到緊張的人；這個人好似一般難以控制的天然力量，對待他就像對待炸藥一樣，甚至連炸藥都比他

是指這種人在替你爸爸工作吧？」

誰說不是，他心想，他決定不再瞞她。

「大約十五年前，」麥克說：「有人要奪取我爸爸的橄欖油進口業務，他們暗殺他幾乎成功，陸嘉追蹤報復，據說他在兩週裡殺了他們六個人，結束了著名的橄欖油之戰。」

凱愛丹打了一個寒慄：「你說你爸爸曾被歹徒槍擊？」

「這是十五年前舊話，以後就平安無事了，」麥克害怕說得太多，就此打住。

「你在吓唬我，你祇是不要娶我，」她用手肘搗他的肋骨笑着說：「真聰明。」

麥克回她一個微笑：「我要你多考慮一下。」

「他真殺過六個人嗎？」她問。

「報紙上這樣登的，」麥克說：「從沒人證明過，但另有一件關於陸嘉的事沒人敢提，大約非常可怕，連我爸爸都不肯說，韓棠默知道，但不告訴我。」麥克啜了一口酒說：「這一定是個非常可怕的故事。」

陸嘉確是一個鬼見愁的人物，身體矮壯，腦袋奇大

好對付。

「現在是不是祇剩下彭拉塞一個人？」柯維堂問。

韓棠默點頭，老爺子縐眉想了一下說：「你領他進來前，先把山帝叫來這裡，他應當學習這類事情。」

韓棠默在花園找不見山帝，他到麥克和他的女友面前問：「你看見小子在那兒嗎？」麥克搖頭，真可惡，韓棠默心想，如果小子和女債相去幹那不可告人之事，將會給双方家庭都惹來麻煩，他連忙奔向半小時前瞥見小子溜進的那個房間。

×

×

×

彭拉塞跟着韓棠默走進柯維堂私人辦公室，看見老爺子端坐在書桌後面，小子則站在窗口向花園眺望。柯維堂的神情第一次顯得這樣冷淡，他既不擁抱來客，也不握手歡迎；他們兩個人的妻子本是密友，但彭拉塞却非常嫌棄柯維堂。

彭拉塞聰明地打開話題：「你務必原諒我的女兒——你太太的乾女兒，她今天不能親自前來道賀，因為她還躺在醫院裡。」他瞥了一眼小子和韓棠默，暗示他不願意在他倆面前說出他的請求，但老爺子相應不理。

「我們都知道你女兒的不幸遭遇，」柯維堂說：「如果我能幫上忙，你祇要說一句，誰教我太太是她乾媽，我永遠忘不了這份光榮。」老爺子話裡有話，彭拉塞從未按規矩喊他教父。

彭拉塞滿面通紅，但他單刀直入地問：「我可以單獨跟你談嗎？」

柯維堂搖頭：「這兩個人是我的左右臂，我不能打發他們走開。」

彭拉塞閉了一下眼睛然後開口，他的聲音非常平靜：「我依照美國方式教養我的女兒，我信仰美國，美國使我成家立業，我給我女兒充份自由，但教她永勿沾辱家門，她交了一位男友，不是意大利人，她陪他看電影，回家很晚，但他從不來拜見她的父母，我毫無怨言地接受這一切，其咎在我。兩個月前，他開車載她出遊，同行還有他的一位男友，他們灌醉她欲施強暴，她抵抗，保持了她的清白，他們打她，像畜牲一樣，我去醫院時，她兩眼青紫，鼻子和下顎破裂，她痛苦地哭訴：『爸爸，爸爸，他們為什麼這樣？他們為什麼這樣對待我？』我當時也哭了，」彭拉塞說到這裡再也說不下去。

塞噤住了許久才說完，老爺子收回眼光，望定他的臉，彭拉塞滿面紅赤，注目回視。

老爺子終於發話：「這件事我不能做，你去吧。」

彭拉塞大聲叫道：「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

韓棠默聽到這話好像觸電似的腦子裡閃了一下，小子却交叉着雙臂冷笑旁觀。

柯維堂從書桌後站了起來，面無表情但聲音寒冷如水：「你我相識多年，但直到今天你才來找我幫忙，我不記得上次你請我去你家喝咖啡是何年何月，雖然我太是你獨生女兒的乾媽，讓我坦白說，你損害我的友誼，你害怕欠我人情。」

彭拉塞喃喃道：「我不願意麻煩……」

柯維堂舉手制止他說下去：「不，你不要講話，你發現美國是天堂，你有好買賣，過的好日子，你以為這個地方是人間樂土，享受不盡，你從不要交結真心朋友，反正有警察保護你，有法庭主持正義，你不需要柯維堂，好的，我不是那種被人瞧不起還要硬往上貼的人，」他住口現出冷笑：「現在你來找我主持公道，你既不對我表示尊重，也不呈獻你的友誼，在我女兒結婚的日子，

柯維堂好像不情願地做出同情的神氣，彭拉塞接着說下去，聲音裡顯出無比痛苦：「我為什麼哭？她是我的愛女，是我生命中的光輝，她美麗純潔，信任別人，但她現在不再美麗，也不再信任別人，」彭拉塞面色發青，混身顫抖：「我像個美國好公民去警局報案，兩個年輕人被捕受審，證據確鑿，低頭服罪，法官判處他們三年勞役，緩期執行。他們當庭獲釋，我站在法庭裡像個呆子，那兩個流氓向我微笑，我告訴我妻子：『我們一定得去請柯維堂主持公道。』」

柯維堂低頭表示感動，但當他說話時，口氣嚴肅而冷淡：「你為什麼去找警察？為什麼這件事發生時你不先來見我？」

彭拉塞的答話幾乎低不可聞：「你要我怎樣？告訴我要什麼，但得做我求你做的事。」

「是什麼事？」老爺子莊嚴的問。

彭拉塞再瞥了韓棠默和小子一眼，搖了搖頭，柯維堂把身子傾向彭拉塞，他猶豫了一下，然後彎腰湊近老爺子的耳朵近得嘴唇和耳朵——幾乎貼在一起，老爺子目視遠處，凝神靜聽，就像神父聽教徒懺悔一樣，彭拉

子，你來我家要求我替你殺人，而且你說——他模倣彭拉塞的聲音——『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不，不，我不是發你脾氣，但我做了什麼使你這樣不尊重我？」

彭拉塞又痛苦又害怕地叫道：「美國對我不薄，我要做個好公民，我要我的孩子成為美國人。」

柯維堂拍手稱讚：「你說得很對，那麼你就無可抱怨，美國講究法治，你該遵從法庭的判決，你去醫院看你女兒時，別忘了帶盒糖和一束鮮花，這會給她安慰。總之，這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那兩個男孩子年輕性浮，而且爸爸都有勢力。不，親愛的彭拉塞，雖然你損害我的友誼，但我必需承認你是一位誠實君子，請答應我把你剛才的狂想拋過一邊，那不合美國化，人生本是多災多難的。」

柯維堂強忍怒火，說出這段冷酷的話，把這位殯儀館老板挖苦得無地自容，但他依然勇敢地說：「我要你主持公道。」

「法庭已經替你主持公道，」柯維堂簡短回答。

彭拉塞頑固地搖頭：「法庭替那兩個流氓主持公道，沒替我主持公道。」

柯維堂讀許地點了點頭：「你要的是什麼公道？」
「以眼還眼，」彭拉塞說。

「你要求更多，」柯維堂說：「你的女兒還活着。」

「讓他們跟她一樣受苦，」彭拉塞不情願地說，柯維堂等待他說下去，彭拉塞鼓起最後勇氣問：「我該付你多少？」

柯維堂轉身背向着他，這表示斥退之意，但彭拉塞站定不走。

柯維堂終於嘆口氣轉過身來，一個好心腸的人，總不能跟走錯路的朋友賭氣到底，彭拉塞此時面色慘白如僵屍，老爺子溫和地說：「你為什麼一直不敢歸順我？你向法院控告等了好幾個月，你白花錢請律師，你接受賣身投案的法官所作的判決，有朝一日，當你需要錢的時候，你像叫化子一樣去銀行貸款，不但付出高利息，還要接受他們的資產調查，看你是不是有能力償還，」柯維堂說到這裡停了一下，聲音變得嚴厲：「但如果你來找我幫助，我的錢就是你的錢；如果你要我主持公道，那兩個害你女兒流氓早已吃盡苦頭；如果像你這樣

韓棠默走向窗口。「果然是你的乾兒子，」他告訴

柯維堂：「要不要我把他叫進來？」

「不，」柯維堂說：「讓他先享受一番，等會再叫他來，」他微笑望着韓棠默：「他是個好乾兒子，你說呢？」

韓棠默感到一絲妒忌，他冷冷地說：「他兩年沒來了，這次可能又是有事來求你。」

「有事不找乾爸爸還找誰？」柯維堂說。

第一個看見方約翰走進花園的是康妮，她忘記新娘子的莊嚴大聲叫道：「小方！」然後奔向他伸出的兩臂，他緊緊摟住他，吻她的嘴，然後舉手向大家招呼，康妮把他拖向新婚的丈夫，方約翰風度優雅地向他敬酒並握手道賀。

音樂台上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給我們唱個歌行吧，小方？」他抬頭望見范尼洛正向他微笑，他一步跳上音樂台，伸手摟住范尼洛的腰，他倆過去是穿連襠褲的朋友，一道唱歌，一同追女朋友，直到方約翰在電台唱出了名以後才分手，後來他去好萊塢拍片，曾打過一

誠實的人受到欺負，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柯維堂伸手指定彭拉塞：「那麼，我相信，他們一定就不敢欺負你。」

彭拉塞低頭窒息地說：「請接受我的友誼。」

「好的，」柯維堂把手放在彭拉塞肩膀上：「你會討回公道，有朝一日——也許永遠不會有這一天——我會找你幫個小忙作為回報，但直到那天以前，我這次為你主持公道，乃是我太太——你女兒的乾媽——送給你的禮物。」

彭拉塞感激涕零地離去後，老爺子向韓棠默說：「把這件事交給克彼德，關照他一定要派可靠的人，不能被血腥味沖昏頭，因為我們總歸不是殺人兇手。」

柯維堂注意到他的長子一直心不在焉地眺望窗外，這根本沒希望，老爺子心想，如果山帝不肯接受教導，就永無接掌幫會希望，也永遠不能成為老爺子，他必須另行物色，而且得趕快，因為他畢竟不是長生不老。

花園裡爆起一片采聲，使屋裡三個人都吃了一驚，小子細看了一下，臉上現出歡笑，急步走向門邊：「是方約翰來啦，我不是說過他一定會來參加婚宴的？」

兩次電話給范尼洛，說要替他安排在夜總會中獻唱，但一直沒有成為事實，現在老友重逢，高興萬分。

尼洛開始彈起四弦琴，方約翰手撫着老朋友肩膀說：「這首歌獻給新娘子。」

這是一支大膽的西西里情歌，方約翰一邊唱，范尼洛一邊用身體做出模倣動作。雙關的詞句引起哄堂大笑，新娘子又喜又羞地緋紅了臉，唱到最後，全體來賓頓足打拍子，一曲既終，掌聲歷久不息，直到方約翰清了嗓子再唱第二支歌。

大家都以他為榮，他是他們之中的一份子，現在變成了著名的歌星和影星，享盡人間艷福，但他念念不忘教父，奔波三千哩特來表示他的敬意。

方約翰彎腰把新娘子抱上音樂台，讓康妮站在他和尼洛之間，尼洛撥動琴弦，兩個男人開始合唱了起來，方約翰禮貌地讓尼洛主唱，他讓尼洛從他手中接過新娘子的手，他讓尼洛獨唱最後一句，來賓掌聲雷動，台上三個人互相擁抱，客人還要求再唱一曲。

柯維堂愉快地站在門廊邊欣賞這幕動人景象，這時他高聲叫道：「我的乾兒子從三千哩外趕來，你們不讓

他先潤潤喉嚨嗎？」立時有十幾盞盛滿酒的杯子迎向方約翰，他就着每只杯子啜了一口，然後奔向教父懷抱，他湊近老爺子耳朵說了幾句，柯維堂把他領進房間。

當方約翰踏進房間時，韓棠默向他伸出右手，他祇輕輕握了一下說：「你好嗎，老韓？」韓棠默由於對方的冷淡而稍感不快，但隨即淡然置之，這乃是做老爺子貼身心腹的懲罰之一。

方約翰向老爺子說：「當我收到婚禮請帖時，就知道您已經不再恨我；自從離婚之後，我給您打過五次電話，老韓總是推說您不在或有事忙著，但我知道您是在生我的氣。」

柯維堂替他斟上一杯酒：「過去的事別提啦，現在，有什麼事我可以幫忙的？你還不頂出名，不頂瀟灑，也許我還可以幫上忙。」

方約翰一口喝乾杯裡的酒，裝出輕鬆的神氣說：「我並不瀟灑，乾爸，我已經走下坡，您是對的，我決不該離開我的妻兒跟那個淫婦結婚，我不怪您氣我。」

柯維堂聳了聳肩膀：「我關心你，你是我乾兒子。」

出來：「我的嗓子出了毛病，醫生還沒有找出原因。」

韓棠默和柯維堂驚異地望着他，約翰一向堅強，他接着說：「我拍的兩部影片賺過大錢，我曾是大大明星，現在他們把我掃地出門，電影公司老板一向恨透了我，現在正如願以償。」

柯維堂走到他乾兒子面前憤怒地問：「為什麼那個傢伙不喜歡你？」

「因為我跟他的情婦有一腿，」約翰說：「所以吳傑克恨透了我，其實是她追我，而且祇有一夜姻緣，這怎能怪我？現在我給妓女似的第二任妻子摔了出來，而琴麗和孩子也不要我，今後我也不能再唱歌，乾爸，你說我該怎麼辦？」

柯維堂滿面冰霜，毫無同情之態，他鄙視地說：「你可以像個男人似的另起爐灶，」他突然怒聲大吼：「像個男人！」他伸手一把抓住約翰的頭髮，又愛又恨地說：「天知道，你跟我這麼久怎會毫無長進？居然涕泣求憐？像個娘們似的哭訴：『我該怎麼辦？』啊，我該怎麼辦？」

老爺子模倣約翰的聲音竟然維妙維肖，大出韓棠默

方約翰在屋裡往來踱步：「我當時為她瘋狂，她是好萊塢巨星，長得天仙化人，您知道她拍片之後幹的什麼事？如果化妝師化的裝使她份外美麗，她就給他如願；如果攝影師拍的角度使她格外動人，她就讓她稱心，不管任何人，她把身體當小費，就像我口袋裡的零鈔一樣，她是個天生的妓女。」

柯維堂打斷他的話：「你家裡好嗎？」

方約翰嘆口氣：「我關心他們，離婚後我給琴麗和孩子的贍養費，比法庭判定的數目更多，我每週探望他們一次，我想念他們，有時我幾乎想得要發瘋。」他又喝了一口酒：「現在我第二任妻子譏笑我，她不懂我為何妒忌，她罵我是老頑固，嘲笑我的歌唱。我這次離開她以前，把她打了一頓，但沒有傷她的臉，因為她在拍片，我像孩子似地擰她的胳膊和腿，她不停地嘲笑我，」他點燃一枝煙：「所以，乾爸，我現在覺得活的毫無意思。」

柯維堂簡單的說：「這種問題我無法替你解決，」他停了一下又說：「你的嗓子是怎麼搞的？」

「我不能再唱歌了，乾爸，」方約翰說，幾乎哭了

和約翰意外，使他倆忍不住嘆味一笑，老爺子也高了興，一剎時他心想自己是多麼喜愛這個乾兒子；如果他親生的三個兒子受到他一頓臭罵，山帝會生幾個星期的悶氣，佛雷會嚇得像小鬼，麥克則冷笑離家，幾個月不見面，但約翰真是個好孩子，他現在笑了，勇氣恢復，他了解老爺子罵他的本意是為他好。

柯維堂接着說：「你搶了老板的女人，還抱怨他不肯幫助你，這是什麼胡話；你拋家棄子，娶了個娼婦，又哭訴她們不再張臂歡迎你；至於那個娼婦，你不敢打她臉，因為她在拍片，但你又受不住她的冷嘲熱罵，你活著是呆瓜，死了也是笨鬼。」

柯維堂住口然後耐心地問：「你這次肯接受我的忠告嗎？」

方約翰聳肩說：「我不能跟琴麗破鏡重圓，我無法遵照她的要求；我戒不掉賭博、喝酒和玩女人，那些漂亮的妞兒釘着我，使我不能抗拒，我不能再受琴麗的限制。」

「我又不是叫你再跟她結婚，」老爺子很少這樣激動：「你愛怎樣就怎樣，但你願意做孩子的爸爸是件好

事，不顧孩子的爸爸算不得真正男子漢，現在，你必須使你妻子接納你，誰說你不能每天去看他們？誰說你不能跟他們住在同一座房子裡？誰說你不能照你自己意思生活？」

方約翰笑了起來：「乾爸，並不是每個女人都像意大利老式妻子那樣賢慧，琴麗受不了這樣。」

「因為你做得像個大瘟生，」老爺子挖苦地說：「你給她們的贍養費比法庭判的更多；你不敢打另一個女人的臉，因為她在拍片，你竟讓女人支配你的一切，不錯，你對我非常恭敬，是個好乾兒子，但你對其他朋友如何？今年交一批，明年又換一批，甚至你對你的老同學，老伙伴又怎樣？尼洛，他因失望而酗酒，但從不抱怨，他每天開卡車，辛苦工作，週末去唱歌賺點外快，他從未說過你的壞話，難道你一點都不能幫助他？為什麼不能，他唱得很棒。」

柯維堂蹙起眼睛又說：「再說，乾兒子，你，你現在窮途末路，要不要我也給你找個開卡車的工作，跟尼洛一道？」約翰沒回答，老爺子接著說：「因此友誼最重要，友誼甚過天才，甚過政府，幾乎相當於家庭，永

我家住一個月，多吃多睡，每天跟我在一起，我喜歡你的陪伴，也許你可以從我這裡學點什麼，幫助你回好萊塢重建聲譽，但你不許唱歌、喝酒和玩女人，一月期滿，你回好萊塢，我有辦法使你得到你想要的工作，行不行？」

方約翰不敢相信乾爸有這大道行，但老爺子一向沒有說過空話，說得出做得到。

「那個傢伙是聯邦調查局長的朋友，」約翰說：「甚至你跟他說話都不能大聲。」

「他總歸是生意人，」老爺子溫和地說：「我會出高價使他不能拒絕。」

「恐怕來不及了，」約翰說：「所有合約都已經簽訂，片子下週就要開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你去參加宴會，」老爺子說：「你的朋友在等你，把一切交給我替你辦。」他催趕約翰出去，然後抬頭問韓棠默：「還有別的事嗎？」

「蘇祿的事恐怕不能再拖啦，」韓棠默說：「這個星期你總得接見他。」

老爺子聳了聳肩：「婚禮已經過去，你安排什麼時

處不要忘記這點，如果你建起一道友誼的牆，你根本無需找我幫助；告訴我，你為什麼不能唱歌？你剛才在花園裡唱得很好，跟尼洛一樣棒。」

「中氣不足，」約翰無奈地說：「唱一兩首還對付，不能整晚或連續地唱，總歸是有了毛病。」

「這就酒色的下場，才會傷了中氣，現在把好萊塢大亨不許你拍片的事告訴我，」老爺子的話轉入正題。

「他是影片公司大老板，」約翰說：「一個月前，吳傑克賣下本年最暢銷小說的攝製權，片中的男主角就跟我一模一樣，我簡直不需表演，甚至連歌都不必唱，祇要我行我素，就可能得到金像獎，每個人都知道這部影片最適合我，可以使我重振聲譽，成為真正的大明星，但吳傑克這狗蛋把我刷了，他不給我演，我情願不要片酬他還是不行，他要人傳話，說我除非當着影片公司各部門主管的面吻他的屁股，他或許會重新考慮。」

柯維堂揮手制止他胡說八道，他拍拍約翰的肩膀說：「你失去勇氣，以為不再有人關心你，你體重減輕，暴飲終日，你睡不着覺，服食安眠藥片，是不是？」他責備地搖頭：「現在，我要你遵照我的命令，我要你在

候都行。」

這個回答告訴韓棠默兩件事：最重要的是給蘇祿的答覆將為「否」；第二件事，柯維堂既然不肯在女兒婚前答覆對方，必然料到他的拒絕可能惹起麻煩。

韓棠默謹慎地問：「要不要我通知克彼德派些人住在家裡？」

「為什麼？」老爺子不耐煩地問：「我不願在婚禮之前答覆他，是因為在這種好日子裡不談烏煙瘴氣的事，而且我也要預先知道他要談什麼事；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他要提的是販毒勾當。」

「你要拒絕嗎？」韓棠默問，柯維堂點頭。

「在你給他答覆之前，我想應該召集大家共同討論一下，」韓棠默說。

老爺子微笑：「好的，你既然認為應該如此，我們就討論一下——等你加州回來。我要你明天飛去那兒辦理約翰的事，面見影業大亨。通知蘇祿，你加州一回來我就接見他，還有別的事嗎？」

韓棠默鄭重地說：「醫院來電話，金戈軍師病危，恐怕熬不過今晚，他的家屬已得到通知在醫院守候。」

自從金戈癌症發作住院以後，韓棠默就奉派代理軍師，他渴望老頭子讓他真除這個職位，但有兩大問題作梗：第一，按照傳統，擔任這個職位者，其雙親均應屬西里人——現在他暫代軍師已經不合規定；第二，他才三十五歲，年紀太輕，必須接受磨煉以增加經驗。

老爺子沒給他任何暗示，祇問：「我女兒什麼時候跟新郎一道動身？」

韓棠默看了看錶：「再過幾分鐘就切蛋糕，他們離開這裡總在吃過蛋糕半小時以後，」他想起了一件事又問：「關於你的新女婿，要不要在幫裡給他安排一個重要工作？」

「永遠不要，」老爺子拍了一下桌子說，這個回答使他頗感意外；「給他找個賺錢的工作就得，讓他日子過得好一些，但永遠別讓他知道幫裡的事——你去告訴山帝，佛雷和克彼德他們。」

老爺子接着又說：「你去通知我的三個兒子，要他們陪我一同去醫院探望可憐的金戈，我要他們去給他送終表示敬意，你叫佛雷把大車開出來，」他望見韓棠默臉上的疑問表情，「我要你今晚去加州，所以你不必到

，」她說：「現在，我非嫁你不可了。」

「你要跟他談談嗎？」麥克問。

「現在不要，」她嘆口氣說：「我暗戀他三年，常去紐約夜總會聽他唱歌，拚命喝采，他真棒透了。」

「我們等會再找他談，」麥克說。

當約翰唱完歌，隨柯維堂走進屋以後，凱愛丹頑皮地問：「你不會告訴我，像方約翰這種大明星，也要找你爸爸幫助吧？」

「他是我爸爸的乾兒子，」麥克說：「要不是靠我爸爸，他今天做不成大明星。」

凱愛丹笑了起來：「好像這裡面又有一個驚人故事

。」

麥克搖頭：「我不能講給你聽。」

「相信我，」她央求。

他終於告訴她，他講這個故事時平鋪直叙，不作任何解釋，祇說明他爸爸當年遠比現在衝動；八年以前，方約翰參加歌舞團表演，後來他在電台唱出了名，身價百倍，可惜他跟樂隊領班哈萊簽了五年合約，賺來的錢大部份進了哈萊腰包。

醫院看金戈，但你等我從醫院回來再動身，明白嗎？」

「明白，」韓棠默說：「你要佛雷什麼時候把車開過來？」

「等客人散了以後，」老爺子說：「金戈會等我的。」

「議員打來電話，」韓棠默說：「這歡不能親自前來祝賀，說你定會諒解，大概是指調查局人員登記車牌的事，但他派專差送來賀禮。」

柯維堂點頭，他無意說出是他自己警告議員不要前來的話，祇問：「他送的禮物好嗎？」

韓棠默做了一個羨慕的表情說：「古董銀器，非常值錢，至少可賣一千元，議員花了許多時間才選定這份禮。」

柯維堂掩飾不住內心的高興，貴為議員也對他如此恭敬；這位議員跟陸嘉一樣，也是他權力機構的一大柱石，而且也以厚禮重表他的忠誠。

當方約翰在花園出現時，凱愛丹一眼就認出他，她這番真的吃了一驚：「你從未告訴我方約翰是你家朋友

柯維堂離自去替他交涉，他開價兩萬元要哈萊放棄合約，但哈萊不肯，執意收取約翰演出所得百分之五十。柯維堂跟他開玩笑，把賠償費從兩萬元減為一萬元，哈萊當然一口拒絕，大概他除了歌舞團以外，也不知道外面天高地厚，全不了解減價的含意。

次日，柯維堂帶了兩位好朋友——金戈和陸嘉——去找這位領班，迫他在同意解約書上簽字，柯維堂把一張預先填好的萬元支票放在桌面上，掏出手槍對準領班的腦袋，限定在一分鐘內，文件上不是簽上他的姓名，就是印上他的腦漿；哈萊乖乖簽字，柯維堂袖起手槍，把支票丟給他。

以後的事大家都知道，方約翰由歌壇進入影壇，成為歌影雙棲巨星，灌製的唱片銷路奇暢，收入超過百萬元，於是他拋棄青梅竹馬的髮妻和兩個孩子，而跟一位紅透的女明星結婚，隨即發現她是個天生的娼婦，他醉酒、賭博、玩女人，終於倒了嗓子；他的唱片滯銷，拍片合約停止，最後祇好回來向他的乾爸爸求助。

凱愛丹深思地說：「你真的不妒忌嗎？你告訴我的每個故事，都是他替別人幫忙，他一定是個好心腸的人

，」她扮了個鬼臉又說：「祇是他採用的方式不太合法。」

「我想是的，」麥克嘆口氣說：「不過我要告訴你，你知道北極探險家把食物拋散在途中的事嗎？這是爲了以備不時之需，我爸爸施恩於人也是這樣；也許有一天他去到別人家中，他們也會好好報答他。」

婚禮蛋糕端出來時已近薄暮，這只由賴松林精心焙製的大蛋糕，用雪白的鮮酪裝飾得美麗絕倫，在齊聲喝采下，一双新人切開蛋糕分享賓客，隨後登上蜜月旅程，柯維堂親站在大門口送客，他瞥見調查局的黑轎車已經消失不見。

最後開來的是一輛大黑凱迪拉克轎車，駕駛盤後坐的是佛雷，柯維堂動作俐落地跨進前座，山帝、麥克和方約翰隨後跨進車廂後座，老爺子問麥克：「你的女朋友自己回去沒問題吧？」

麥克點頭說：「老韓關照人送她回去，」柯維堂對韓棠默的細心遇到表示滿意。

由於汽油管制尚未解除，路上車輛稀少，一小時不

其餘的人走在前面。

「你大學一畢業就來看我，」老爺子說：「我有一些計劃，你會對它感興趣。」

麥克沒回答，老爺子火了起來說：「我知道你脾氣，你不想做的事我也不會要你做，你已經成人，走你自己的路，但你畢了業應該來看我，這是做兒子的本份。」

金戈的妻子和三個女兒都穿着黑衣服，在潔白的醫院中，她們好像棲息在雪地上的一群肥鳥鴉。當柯維堂走出電梯門時，她們一擁而上，金太太啄着柯維堂的面頰，口中嗚咽地說：「啊，你真是聖人，在你女兒大喜的日子來看我們。」

「我怎麼能不來，」柯維堂誠懇地說：「對我二十年來最敬重的朋友，又是我的右臂……」他立即發現金太太並不知道他丈夫熬不過今夜，金戈患癌症住院將近一年，金太太全不知道丈夫的生命已屆終點，她說：「請進去看看我那可憐的丈夫，他要見你，他本來還要親自去跟你道賀，但醫生不准許，他說你也許今天會抽空來看他，我起初不相信，現在你真的來了，男人間的朋友義氣，真比我們婦道人家強得太多啦，請進去，你會

到這輛凱迪拉克已駛到法國醫院，途中老爺子問他的小兒子在學校中情形可好，麥克點頭作答，於是山帝問道：

「約翰在好萊塢受欺侮的事，要不要我去幫忙？」

「用不着，」老爺子答：「韓棠默今夜前往，小事一件，他一個人去就行了。」

「約翰認爲你玩不轉，」山帝笑了起來：「所以我才問你。」

「你爲什麼懷疑我？」柯維堂回頭問方約翰：「你乾爸爸言出必行，我曾經騙過你嗎？」

「乾爸，」約翰緊張地抱歉說：「您不知道那個傢伙軟硬不吃，你用鈔票打不倒他；他在各方面都有特殊關係，而且他恨透了我，我實在不懂您有什麼治他的辦法。」

柯維堂關切而輕鬆地說：「我告訴你，你祇管放心，」他用手肘碰了麥克一下：「我決不會使乾兒子失望，是不是，麥克？」

麥克對他爸爸一向有信心，搖頭表示決無此可能。他們走向醫院大門，柯維堂伸手抓住麥克胳膊，讓

使他高興的。」

一位醫生和一名護士從金戈病房走出，金戈的女兒膽怯地問：「甘大夫，我們現在能進去看他嗎？」

甘大夫看了大家一眼，心想難道他們不知道房裡那個人已經病得要死，爲什麼不讓他安靜地斷氣？

「最好祇限於直系親屬，」他禮貌地說。

病人的妻子和女兒都目視一個穿禮服的老頭子，好像要由他作決定。

那個老頭子開口，他祇帶一點兒童意大利口音：「他是不是已經無可救藥了？」

「是的，」甘大夫答。

「那麼你已經無能爲力，」柯維堂說：「我們將接過這付擔子，讓我們安慰他，替他闔上眼睛；我們要爲他辦理後事，並照顧他的家屬。」金太太聽了這些話，才恍然大悟，開始哭泣。

甘大夫聳了聳肩，跟這些鄉下人真是說不清楚；但同時也聽懂這個老頭子的話，他的任務已經完畢，他依然禮貌地說：「請等一下讓護士領你們進去，」說完轉身走開。

護士推開房門，她輕聲說：「病人疼痛發燒，別讓他太興奮，除了他的妻子，你們祇能停留幾分鐘。」

當方約翰走進去時，護士認出了他，驚喜地張大了眼睛，他微笑向她表示謝意。

與病魔長期搏鬥的金戈，現在心力交瘁地躺在擡高的床上，他瘦得祇剩皮包骨頭，一度黑亮的濃髮變得猶如枯草，柯維堂愉快地招呼他說：「老朋友，我帶我兒子來看你，約翰也特別從好萊塢趕來了。」

垂死的人抬起燒得發紅的眼睛，感激地望着柯維堂。他讓年輕人握着他全是骨頭的手，他的妻子和女兒圍在床邊，親吻他的面頰。

柯維堂握緊老朋友的手，他安慰地說：「快些復原，我陪你一道回意大利老家去玩。」

金戈搖頭，他示意年輕訪客和他的家人離開床邊，他伸出另一隻手抓緊柯維堂，張口想說什麼，柯維堂在床邊椅子上坐下，低頭湊近他的嘴，室內其餘人吃驚地看見柯維堂頻頻搖頭，淚水流下他的面頰。

病人的聲音由弱轉強，他以超人的力量揚起頭頸，伸出一隻瘦骨嶙嶙的指頭指着柯維堂叫道：「老爺子，

新娘獻出童貞比獻出那只口袋更為心甘情願，爲了後者，她被他打紫了一隻眼睛。」

孟露西回家等候山帝的電話，她確信他會來電話要求約會，但他的電話遲遲不來，最後她忍不住打電話給他，接電話的是個女人，她連忙掛斷電話。

彭拉塞做了一場噩夢，他夢見柯維堂頭戴尖帽，身穿長袍，雙手套着厚手套，把兩具滿是彈痕的屍體，卸在他殯儀館內叫道：「快埋起來，別讓任何人知道！」他嚇得在夢中大叫，被她太太推醒，她埋怨地說：「你算是什麼男人，參加一場婚宴就回家做噩夢。」

凱愛丹由克彼德和鮑力護送回紐約旅館，坐的是一輛豪華大轎車，途中她不時和這兩個男人談話，發現他們提到麥克時，都充滿無限愛護和敬意；克彼德並指出麥克是老爺子最鍾愛的兒子，將來必由他繼承家業。

「是什麼家業，」凱愛丹隨口問。

鮑力迅速地瞥了她一眼，後座的克彼德則驚異地問：「麥克沒有告訴你嗎？柯先生是美國最大的橄欖油進口商，現在戰事結束，這行生意將賺大錢，他需要一個像麥克這樣能幹的幫手。」

老爺子，救救我，我求你，我的肉已經燒乾了，現在我感到毒虫噬食我的腦子，老爺子，求你把我治好，我知道你有這種能力，我們小時候一起長大，現在你忍心看着我下地獄受苦？」

柯維堂默然不語，金戈接着說：「今天是你女兒大喜的日子，你不能拒絕我。」

柯維堂平靜而嚴肅地說：「老朋友，我沒有這種能力，相信我；但你別怕死和地獄，我每天早、晚爲你做兩次彌撒，你的太太和女兒也會爲你禱告，上帝怎能再責罰你？」

金戈頹然躺回枕上，護士走來打發訪客出去，但金戈抓住柯維堂的手；「老爺子，」他說：「你別離開，幫我對抗死亡，也許它害怕你；讓我們聯手對抗它，就像以前對抗別的敵人一樣。」

柯維堂示意其他人離去，他雙手握住金戈爪子般的瘦手，溫和地予以安慰和鼓勵，陪他等待死神降臨。

康妮圓滿地完成婚禮，卡羅賣力而熟練地執行新郎任務，全神貫注新娘那只有兩萬元現鈔的絲口袋；而

到達旅館後，克彼德堅持要陪她同去櫃檯取鑰匙，當她推謝時，他簡短地說：「老板關照這樣，我祇有照辦。」

他陪她到電梯門口，並目送她跨進電梯，她揮手與他道別，他報以溫和的微笑，使她頗爲感謝，但她不知道他又走回櫃檯，向帳房查問：「她用什麼姓名登記的？」

旅館帳房報以白眼，克彼德伸過右手，掌心裡握着一張捲起的鈔票，帳房立即接了過去說：「柯麥克先生和夫人。」

回到汽車裡，鮑力說：「她是個漂亮小姐。」

「麥克跟她已經辦過事啦，」克彼德咕嚕道：「明天一大早來接我，老韓有差事要我們快辦。」

星期日晚上，韓棠默吻別妻子，乘車去機場。他有特別優先證（五角大廈某將軍贈他的禮物），因此搭飛機去洛杉磯毫無困難。

這天他過得又忙又高興，金戈凌晨三時去世，當柯維堂從醫院回來後，正式任命韓棠默繼任本幫軍師職位

——姑不論權力——這表示韓棠默將成爲一個極富的人。

老爺子打破傳統，軍師一職向由純種西西里人擔任；韓棠默雖爲柯氏家族一份子，但這是血統問題，祇有守口如瓶的西西里人，才能獲得信任，充當軍師要職。

在決定政策的幫主——柯維堂，與執行幫主命令的人之間，共有三個階層或關卡，在這種方式下，幫外人摸不到頂，除非軍師是奸細，這個星期日早上，柯維堂下令處置毆傷彭拉塞女兒的那兩個年輕人。但他的命令祇是口頭告知韓棠默；韓棠默同樣以口頭指示通知克彼德，克彼德再通知鮑力執行任務。由鮑力選定合宜人手行動。鮑力和他的人不知道爲什麼做這件事，也不知道原始下命令的人是誰，鏈條中的每一個環節如出差錯，解決的辦法人所共知——就是這一個環節從此消失。

軍師是幫主的右手，也是他的智囊，又是最親密的伙伴和朋友，在重要旅行中，他親自駕駛幫主的汽車；在會議席上，他出去替幫主拿飲料，三明治和雪茄，他是幫主肚裡的一本帳，了解組織一切細節，他是唯一可使幫主澈底垮台的人，但這種事在美國的西西里幫會中過去從未發生，將來亦無此可能；每個軍師都知道，

調查局長胡佛，但以上祇是官式酬酢，並無私人特殊關係，吳傑克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因爲他是個極端的保守主義者，而且妄自尊大，不願低頭結交權貴。

韓棠默嘆口氣，他幾乎想不出對付吳傑克的辦法，他打開公事包取出紙筆想寫點什麼，但太疲倦了；他再要了一杯馬丁尼，心理默想過去一切，他毫無悔恨，覺得自己非常幸運，過去十年來他選定的行業對自己很適合，也很成功，使他覺得人生大有可爲。

十一歲時，他與同年的山帝是玩伴，他母親因眼疾不治去世，他爸爸則是一個醉鬼，最後因酗酒而死，韓棠默的妹妹被人收養，留下他這個孤兒露宿街頭；因爲在一九二〇年時代，社會慈善機構對十二歲孤兒概不受理，因爲他們不知感恩而經常脫逃，韓棠默這時也感染眼疾，鄰居傳言他的病是受母親遺傳，也會傳染別人，所以大家都不敢碰他，好心的山帝把他帶回家請求收容。他們給了他一盤番茄醬通心粉，那股美味使他畢生不忘，然後又給了他一張鋼絲床睡覺。

在極端自然的情形下，沒有片言隻字或經過任何討論，柯維堂允許這個孩子留在他家，並帶他去看一位名

祇要他保持忠心，必然財勢兼收，位居一人之下，贏得家人尊敬。如果遭遇不幸，他的妻子兒女將被妥爲照顧，一若他生存無恙——祇要他忠心不二。

在處理某種事務時，軍師可以較公開方式代行，而不使幫主牽入，韓棠默飛往加州就是處理這種事務。他深感此行成功或失敗，將對他升任軍師後的表現有嚴重影響；就幫會本身而言，方約翰能否取得拍片合約僅屬次要；而最重要的，是他與蘇祿訂於下週五舉行的會談；但他知道，在老爺子心目中，要作成一位好軍師，這兩項任務是同等重要。

螺旋槳飛機把他已是滿腹心事的胃腸震得更難受，他向空中小姐要了一杯馬丁尼酒鎮定心神。由方約翰和老爺子口中，他已經了解製片家吳傑克的性格，這種人他是決沒有辦法迫之就範的；但他也確知老爺子對方約翰許下的諾言必須兌現，他的任務是接觸、洽商。

韓棠默躺在座椅中閱讀全部資料，吳傑克是影城三大製片家之一，自己擁有攝影場和數十位簽約明星，他是總統的電影顧問，這表示他替政府拍過許多軍事宣傳片，他曾被邀往白宮晚宴，也曾任影城私邸招待過聯邦

醫，治愈他的眼疾，柯維堂供他讀書，大學畢業後再進法律學校，柯維堂待他比對自己兒子客氣，因此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像父子，却像是監護人；這孩子讀法律學校全是自己主意，因爲他有次聽見柯維堂說過這句話：「一個提公事包的律師，賺的比一百個拿槍的人更多。」但使柯維堂煩惱的，就是山帝和佛雷中學一畢業，就堅持參加家族事業；祇有麥克進了大學，但珍珠港事件一爆發，就投筆從戎加入海軍陸戰隊。

韓棠默通過律師考試後結婚成家，新娘是落戶新澤西的意大利姑娘，婚禮當然是在柯府舉行，婚後柯維堂向韓棠默提供就業機會——律師事務所或地產業務，但韓棠默低頭對老爺子說：「我願意替你工作。」

柯維堂又驚又喜地問：「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韓棠默點頭，但他當時並不真正了解老爺子的潛勢力，直到十年後金戈患病，他代理軍師職務爲止；但他却正視柯維堂的眼睛說：「我願意像你兒子一樣替你工作。」他完全以赤子之誠，把柯維堂當作他的父親，老爺子感動之餘，第一次表露父親之愛，伸手把他擁入懷中，自此之後，柯維堂待他比自己兒子更好，雖然不時

提醒他說：「棠默，別忘記你的生身父母。」

但柯維堂堅持要他先做三年執業律師，以增加實際經驗，事後證明這些經驗對他極有價值，也幫助他加強替柯維堂工作的信心。

飛機降落洛杉磯機場時天還沒亮，韓棠默住進旅館，淋浴刮臉之後，他通知櫃檯把早餐和報紙送進房間，然後一直休息到上午十時——與吳傑克約定的晤面時間。

這次約定却是異常順利，韓棠默前天打了一個電話給電影工會有力人士顧比萊，傳達老爺子命令，請他安排這次見面，並要他向吳傑克暗示，如韓棠默得不到滿意答覆，攝影場工人可能罷工，一小時後，韓棠默接到顧比萊的電話，約會定在上午十時，他說吳傑克已經知道罷工可能性，但對此不太在乎，老顧說如有必要，他要親自請示老爺子；韓棠默告訴他，若有必要，老爺子會主動找他談，但韓棠默避免做任何承諾，他對老顧的實力並不視為怪；原則上，幫會的勢力不出紐約範圍，但老爺子會幫助過許多工會領袖，因此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欠他的情。

但上午十點鐘約會却是一個不吉之兆，這表示他是

約見名單上第一個訪客，沒有希望被邀共進午餐，也表示吳傑克並不看重他，老顧的道行不够，也許因為他拿了吳傑克的特別津貼，而且老爺子以往儘量不讓韓棠默暴露身份，以免沾染幫會惡名，這也使得外界人士不知道有他這個人。

他的分析證明完全正確，吳傑克讓他等了半個鐘頭才接見他，他並不以為意，接待室非常華麗舒適，一個他見過的最美麗的小女孩坐在對面沙發上，她不會超過十二歲，穿了一套漂亮的大人衣服，她有一頭絕美的金髮，湛藍的大眼睛，嘴上的口紅嬌艷欲滴，她身旁坐着一個女人，顯然是她母親，後者冷酷地瞪着他，安琪兒孩子和毒龍媽媽，韓棠默心想，恨不得給這可惡的女人臉上一拳。

一位服飾講究的中年婦人走來把韓棠默領進製片家辦公室，這兒比接待室佈置得更為精美，尤其是職員們個個英俊漂亮，韓棠默不禁發出會心微笑，心想這班人真够狡猾，想從辦公室踏進電影之門，祇是其中大部份人都將終老於此，或是乾脆認輸，各自回返家鄉。

吳傑克身高體健，隆起的肚子幾乎被剪裁得法的衣

服完全掩飾。韓棠默知道他的過去歷史，他十歲時在紐約東區檢破爛，二十歲時在他爸爸的成衣店幫忙，三十歲時離開紐約到西部經營「五仙」電影院，四十八歲成為好萊塢影業鉅子，他依然滿口粗話，貪婪無厭，荒淫好色，專門摧殘年輕的女明星，五十歲後他學習斯文，找專人指導演講、衣着和社交儀節，他第一任妻子去世後，娶了一個不會演戲的漂亮女明星。現在，六十歲的他，被聘為總統電影顧問，他收集古畫，用自己名義籌集巨額基金，提倡電影藝術，他的女兒嫁了一位英國爵士，兒子娶了一位意大利公主。

他最近的興趣是畜養賽馬，去年一年他在這上面花了將近一千萬元，他以六十萬元高價買進英國名駒飛騰，成為報紙上頭條花邊新聞，並立即宣稱這隻常勝的賽馬從此退出比賽，專供吳氏馬場配種之用。

吳傑克禮貌地接見韓棠默，他微微咧開嘴表示微笑，不管他花了多少錢裝飾美容，但由於年歲關係，他臉上的肉好像是縫上去的一般；但他的動作充滿活力，具有與柯維堂一樣地威風氣派——好像他存身的這個世界由他支配。

韓棠默開門見山，聲明他是為方約翰的事而來；方約翰有個極具身份的朋友，願意重重報答吳傑克，如果他答應幫個小忙，讓方約翰在下週即將開拍的一部戰爭影片中參加演出。

「請問這位朋友能給我什麼報答，」吳傑克依然禮貌地問。

「你們可能有罷工之類的事發生，」韓棠默解釋說：「這位朋友可使它消弭無形；有一位替你賺大錢的頭牌男明星開始吸毒，這位朋友可以保證他從此買不到毒品；而且以後有任何事發生，你祇要給我打個電話，就可以解決問題。」

吳傑克聽他這話好像是小孩子吹大牛，他粗聲說：「你想吓唬我？」

韓棠默冷靜地說：「絕對不是，我是以朋友身份請你幫忙，我祇是解釋朋友互惠之道而已。」

吳傑克突然翻臉，他咬牙切齒，染黑的濃眉在額頭橫成一條粗線，他雙手按住桌面說：「好的，你這個狗蛋，轉告你的老板——我不管他是誰；方約翰休想在我的電影裡插上一腳，我才不怕什麼狗屁黑手黨，我告訴

你，胡佛是我的好朋友，也許你聽過這個名字，如果我告訴他我受到威脅，你們這班傢伙連死了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韓棠默靜靜的聽他講完這番話，他沒想到吳傑克竟是這樣草包，一個數億元身價的公司大老板，怎會這樣愚蠢？這件事倒值得考慮，因為老爺子正想投資新事業，如果影業鉅子是這號人物，那麼電影行業也就不堪聞問了。至於吳傑克對他的辱罵，他到並不介意，韓棠默從老爺子那裡學會談判藝術。

「永遠別光火，」老爺子曾指示他說：「千萬別威脅，跟他講道理。」

韓棠默見過老爺子坐在談判桌上，一談八小時，忍受百般侮辱，想與一個妄自尊大的強人達成協議；八小時後，柯維堂站起來做出無可奈何神氣，望着坐在桌旁另一個人說：「沒人能跟這條伙講通道理。」說完轉身走出會議室，那強人吓白了臉，派人把柯維堂請回來，雙方達成協議，但不到兩個月，那個強人在理髮時被刺殞命。

韓棠默再度開口：「請看我的名片，我是律師，」

身來：「我不多耽擱你時間，」他伸手與吳傑克握手道別，走向門邊又轉過身來說：「我知道你要接見許多看似重要的人，跟他們洽談無關重要的事；但本案恰巧相反；為什麼你不找我們的共同朋友查問明白？如果你願意重新考慮，請打電話到我住的旅館，」他停了一下又說：「這也許冒犯你，但我的當事人能做的事，甚至超越胡佛先生的權力範圍。」他看見吳傑克繃起眉頭，知道他終於明白他話裡的含意。

「順便告訴你，我非常欣賞你監製的影片，」韓棠默儘量裝出巴結的神氣說：「希望你繼續保持水準，我們國家需要這種影片。」

當天下午，韓棠默接到製片家女秘書打來的電話，一小時內將有汽車接他去吳傑克鄉下別墅晚餐，女秘書告訴他路上行程約為三小時，但車上有酒吧和其他消遣設備。韓棠默知道吳傑克本人乘私人飛機前往，他奇怪為何不邀他同行。女秘書繼續禮貌地說：「吳先生建議你帶一只旅行包去，明早他會送你到機場。」

「好的，」韓棠默說，這又是一件奇事，吳傑克怎知道他他要搭明早班機回紐約？他思索了一會，可能吳

他神態從容地說：「我怎是強自出頭？我說過一個威脅的字嗎？我祇提到我們願履行一切條件，如果你允許方約翰參加那部電影演出，我想我已經提供了若干可劬勞的地方，我相信這一切都對你有利，方約翰說過你也承認他主演那部影片一定成功，否則，我們也不會提出這要求，事實上，你曾為籌措資金煩心，我的當事人願意提供經濟上的協助，但請讓我表明一點，我們祇是希望得到你的答覆，決沒有人強迫你作任何答覆；我們知道你是胡佛先生的朋友，我的當事人因此更尊重你。」

吳傑克手裡玩弄一枝特大號的紅羽毛鋼筆，當他聽見韓棠默提到「錢」時，不禁引起興趣，他說：「這部片子的預算是五百萬元。」

韓棠默吹了一個口哨表示佩服，然後不經意地說：「我的當事人背後有許多朋友支持。」

吳傑克好像第一次認真起來，他研究韓棠默的名片。

「我從未聽過你的名字，」他說：「我認識紐約許多大律師，但從沒聽過你。」

「我祇是擔任私人律師，」韓棠默冷然地說，站起

克傑派了私家偵探跟踪他，獲知一切情報，那麼吳克傑必然知道他是代表柯維堂，因而改變態度，這樣看來，此行成功有望，他心想，也許吳傑克並不像表面那樣愚蠢。

×

×

×

吳傑克的別墅好像是電影佈景，這是一座田莊式的建築，廣大的草原上設有新式馬廐；樹籬、花床和草地都修剪得像電影明星指甲一樣齊整。

吳傑克暖房裡接見韓棠默，他穿了一件藍色絲襪衣和黃色長褲，腳上是一双軟皮便鞋，他遞給韓棠默一杯配好的特大號馬丁尼酒，自己也取過一杯，他似乎比白天在辦公室客氣得多，他拍着韓棠默的肩膀說：「我們飯前還有一點時間，讓我先帶你看我的馬。」當他們一同走向馬廐時，他說：「我查過了，老韓，你應該表明你的老板是柯維堂，我本以為你是方約翰找來的三流人物想吓唬我，我才不吃這套，但我無意製造仇人，現在讓我們輕鬆一下，飯後再談正事。」

吳傑克是個非常遇到的主人，他向韓棠默解釋新式馬廐和新式養馬方法，這些馬廐不僅高度消毒，而且裝

有防火防盜設備；最後吳傑克帶領他走進一間馬房，牆上釘有一面銅牌上書「飛騰」二字。

即使在對馬毫無研究的韓棠默眼中，飛騰也是他畢生所見最美麗的動物；牠全身烏黑發亮，祇是額間有個白斜方塊，兩隻棕黃色巨眼好像一双金蘋果，吳傑克孩子般地誇耀道：「這是全世界最偉大的賽馬，我買進牠花了六十萬元，我敢賭俄國的沙皇也沒出過這多錢買一匹馬，但我不需要牠參加比賽，我用牠配種，我要興建全美國最偉大的賽馬配種場。」他撫摸馬頸的鬃毛，口中低喚：「飛騰，飛騰，」聲音裡充滿真摯的愛，這匹馬居然懂得反應，點頭輾腦向主人表示親熱。

他們回到別墅用餐，席間有一個領班和三個助手伺候，拾布和餐具都異常精美，但菜餚的味道普通，顯然吳傑克一人獨住，而且對食物並不講究。韓棠默一直等到吳傑克餐畢燃上一枝雪茄才問：「方約翰能不能參加這部影片演出？」

「不能，」吳傑克說：「就是我想這樣做也辦不到，因為演員全都派定，合約也簽了，開鏡就在下週，我不能改動。」

一次被拒絕，下次決不開口。」

吳傑克聳聳肩：「我很抱歉，我的回答還是不，但你既然來了，平息工潮我該付多少？現鈔，馬上交錢。」

這句話解開韓棠默心頭另一個悶結，原來吳傑克邀他來是為了這件事，方約翰問題根本早已決定，無可再談。吳傑克仗着財勢，又有政治關係和調查局做靠山，他覺得自己很安全，無需懼怕柯維堂，而且他表明願意承受工潮可能造成的損失，這在任何聰明人看來——包括韓棠默在內，都認為他做得乾脆俐落，不畏任何挾制，但他滿盤棋算錯一個子；柯維堂已經答應了他的乾兒子，而柯維堂從未食言背信。

「你完全誤解我了，」韓棠默靜靜地說：「你想讓我擔起恐嚇詐財的罪名，柯先生給你的承諾，祇是運用朋友交情平息工潮，如此而已，我想你是誤會了。」

「我完全明白，」吳傑克光起火來說：「這是黑手黨的慣技，不是嗎？表面上用橄欖油作幌子，甜言蜜語，暗地裡幹的是殺人放火勾當，讓我把話說明白，方約翰永遠別想主演這個適合他的角色，雖然這將使他成為

「吳先生，」韓棠默耐心地說：「找最高級人物直接談判的最大好處，就是他享有最高特權；你儘可以為所欲為，你難道不相信我的當事人能够履行諾言？」

「我相信會有罷工困擾，」吳傑克陰鷙地說：「老顧打電話報告過我了，這個狗蛋，我每年在枱面下塞給他一萬元特別津貼；我也相信你可以促使我壓下的大牌明星戒毒，雖然我並不看重他；我自己有錢拍片，無需經濟援助。事實上我恨透小方這個混蛋，請轉告你的老板，這個忙我不能幫，但以後有任何事再找我請隨時吩咐，決不辱命。」

你這個老油條，韓棠默心想，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老遠把我請來吃晚飯？

「我想你恐怕還不了解實際情況，」韓棠默冷峻地說：「柯先生是方約翰的教父，他們很親，是一種神聖的宗教關係，」吳傑克低頭對宗教表示尊敬。

「意大利人有個笑話，」韓棠默接着說：「世事太艱難，所以一個人得有個爸爸照顧他，這就是教父的由來；自從方約翰生父去世後，柯先生覺得肩膀上的責任更重；至於今後再找你幫忙的話，柯先生很愛面子，燭熠紅星，但我就是不給他這機會，因為我恨透了這小子，我要把他趕出電影界，讓我告訴你原因，他毀了我最有前途的一位女明星，五年來我一直培養她，訓練她唱歌，跳舞和演技，在她身上花了十幾萬，說老實話，我不是心疼錢，而是這個小姐實在迷人，於是小方用他的甜言蜜語把她拐走，使我像個傻瓜似的乾瞪眼；韓先生，像我這種地位的人怎能忍受這股鳥氣，我決不饒他！」

韓棠默不禁對吳傑克重行估價，像他這號人物，竟為這種芝麻綠豆小事而影響重大決定，誠令人不可思議。在柯維堂和韓棠默的世界裡，女色或性感所佔的份量很輕，豈能因小失大，他決定再作最後努力。

「你完全對，吳先生，」韓棠默說：「但你難道因此而不顧一切？我認為你還不了解那個要求對我的當事人是多麼重要，方約翰嬰兒時是柯先生親手抱著領洗的；柯先生從不背棄他的朋友……」

吳傑克突然起立：「我已經聽厭了，殺人兇手不能命令我，而是我命令他們；如果我拿起這個電話，你今夜就住進監牢；如果黑手黨敢動我歪腦筋，要知道我不

是樂隊領班好欺負——我知道那個故事，聽明白，柯先生吃了生活還不知道是誰幹的。」

「那麼我就謝謝你的晚飯和招待，」韓棠默說：「我不能派輛車送我去機場，我想我不必在這裡過夜了，」他望着吳傑克冷笑說：「柯先生是個急性子，他要立刻知道談判結果。」

當他坐在門廊邊等汽車時，看見兩個女人走向一輛停在路邊的大轎車，就是他上午在吳傑克接待室遇見的那雙母女，但現在那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嘴唇腫脹，湛藍的眼睛失去光彩，當她走向汽車時，舉步維艱像個跛子，她的母親扶着她跨進車廂。

原來吳傑克帶了這雙母女乘坐私人飛機回至別墅，這使他在晚飯前有足夠時間從這少女身上獲得安慰。

× × ×

鮑力厭惡敷衍行事，尤其是這種含有粗暴性的工作，他喜歡事先計劃妥善，就說今夜的事，雖然沒什麼大不了，但如果有人出了錯，同樣可引起嚴重後果，他一面啜着啤酒，一面偷眼打量坐在酒吧前的兩男兩女。

鮑力對這兩個小子的底細已經打聽清楚，他們的名

隨他們的便，他祇警告他們一件事：「如果這兩個小子一個月不到就出院，你們就滾回去開卡車。」

這兩個大漢鑽出汽車，他們過去都是職業拳手，受到老板提拔後生活改善，因此他們急於表達他們的由衷感激。

韋納和莫南醉醺醺地走出酒吧，兩個吧女沒有跟他們一道，鮑力倚在汽車旁向他們招呼：「嗨，那兩個騷女人把你們刷啦。」

兩個小伙子回頭向他注視，鮑力身材瘦小，正是他們的出氣筒，當他們衝向他時，突然發現臂膀被人扭住，這時鮑力揮起戴有特製銅箍的右手，他的時間掐得正準，一拳擊中韋納的鼻子。大漢之一把韋納一把拾起來双足騰空，鮑力再一拳中他下腹，韋納立時癱瘓，那大漢把他放倒地上，這一切不出六秒鐘。

鮑力跳進汽車發動引擎，讓兩個大漢修理莫納，他

有一次馬克吐溫參加一個集會，會上一個著名的財閥放言高論大談金錢，「金錢並不能代表一切，金錢非萬能，」他說：「我們不能以金錢買到快樂，獲得幸福的家庭，不能提高一個人的靈性，不能減輕病人的痛苦，也不到購得美人的青睞。」

「你指的一定是聯邦政府的錢。」馬克吐溫幽默地說。

字叫韋納和莫南，從學校回家渡假，他們全是二十歲，棕色頭髮，面貌漂亮，長得又高又壯，兩個人的爸爸都有政治背景，所以徵兵都徵不到他們。這兩個小狗蛋，鮑力心想；簡直無惡不做，逃避兵役，欺侮良家婦女，午夜以後還留在酒吧喝酒搭女人。

克彼德告訴他這件任務必須快辦，因為這兩個小子就要返校，鮑力希望這兩個酒吧吧女不要陪他們同走，否則這一個晚上又是白費。

他聽見一個吧女笑着說：「你昏了頭，我才不進你的汽車，我不要被那個可憐的女孩子一樣躺在醫院裡。」

鮑力喝乾杯裡的啤酒，走進黑暗的街道。午夜已過，祇有另一片酒吧有燈光。其餘店舖都閉門熄燈，巡邏車已經由克彼德打過招呼，在收到無線電信號前不開來這裡。

鮑力靠在一輛四門雪佛蘭轎車旁，車廂後座藏着兩名打手，鮑力告訴他們說：「等他們一出來就動手。」

他精選兩名拳頭大胳膊粗的手下擔任此事，並告誡他們不得傷及頭頂和後腦，以免失手致死；其餘部位則

倆不慌不忙地左右揮拳，扭動腰部使出全身力量，拳拳擊中目標，發出皮肉撕裂的聲音，鮑力瞥了一眼莫南的臉，已是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兩個大漢撇下莫南，回身照顧韋納；韋納這時掙扎起身，高聲呼救，酒吧裡人影晃動，有人正要出來，兩個大漢加緊手脚，把韋納按跪在地下，一個大漢反扭他的胳膊，另一個大漢猛踢他的脊背，祇聽見骨折的聲音，韋納痛極尖叫，有人打開窗子伸頭探望，兩個大漢更加速動作，一個人抓緊韋納，另一個人猛力揮拳，這時酒吧門口已經站了許多人，但沒人出頭干涉。

「够啦，上車吧，」鮑力叫道，兩名大漢跳進汽車，一陣風似地駛離現場。也許有人記下車牌號碼，但毫無關係，因為這是偷來的加州牌照，而紐約城裡的黑色雪佛蘭轎車何止十萬輛。

（待續）

人造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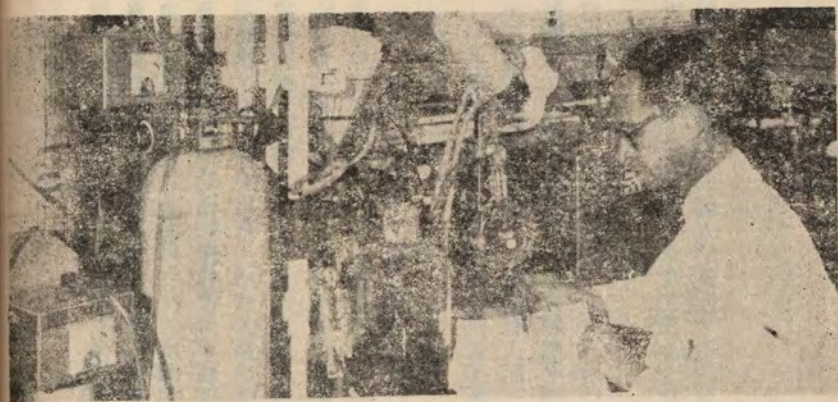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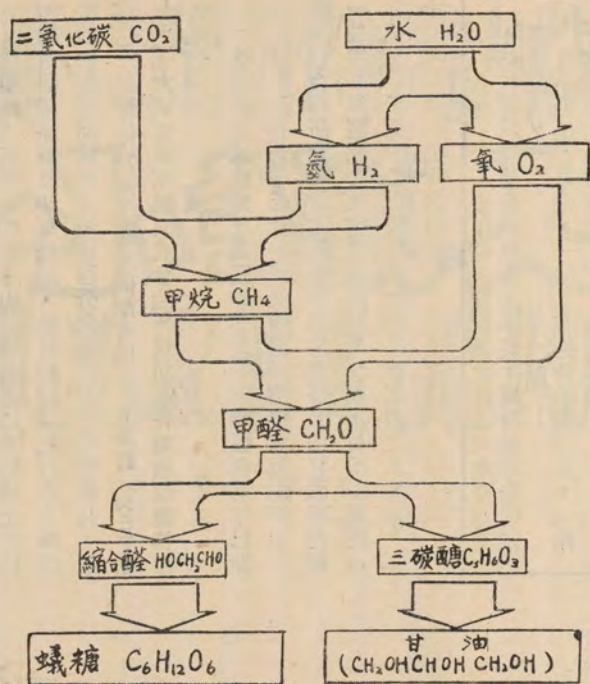
言射

由於合成甘油和糖類的成功，科學家們正致力於從水和二氧化碳生產糖的努力。這個計劃由美國太空總署 (NASA)，益遠研究工程公司 (Esso Research and Engg. Co.) 及通用美國運輸公司 (General American Transportation Corp. GATX) 三方面合作進行。

NASA 的夏比拉博士 (Dr. Jacob Shapira) 去年九月在美國化學會年會中報告，並展示與營養有關的巨幅圖片。

研究的目標，先在解決太空旅行的食糧，因所用的原料是太空人的呼出成份：水經電解分成氧和氫；二氧化碳經氫化而成甲烷，甲烷氧化成甲醛，甲醛縮合成甘油，或經一連串的縮合和還原成爲糖醇 (Formose Sugars)。

甘油在體內可很快的轉變爲葡萄糖，人們每天吃適量的甘油並非不合宜，經動物飼料試驗，餵以 40% 甘油



圖一：夏比拉博士檢定從甲醛轉化之可食用碳水化合物與甘油。

，結果情形尚良好，然而太空駕駛員將無法消受如此大量的「蜜汁」。含有 20%—30% 甘油的食物，將是非常合理，好在稀甘油溶液味甜，加以若干芬香作料如檸檬汁等幾與加味蔗糖無法區別，此外亦可用來替代蔗糖對在咖啡或茶內飲用。

粗製的糖醇，成份很複雜，營養價值正在研究中，開始時對其生理作用不甚了解，經夏博士用老鼠試驗後，發現飼料內糖醇超過 30% 具有毒性，但這種毒性並非由於殘留的糖醇，相信是某些特殊的碳水化合物所引起，他利用酵素如 Hexokinase 將粗糖醇轉化成磷酸化合物，再藉離子交換方法將磷酸已糖與未作用的糖分離。

合成糖的磚石——甲醛，科學家們詳查各種製法，他們放棄了工業上標準的甲醇氧化法，因甲醇由一氧化碳與氫合成，反應必須高溫高壓，且一氧化碳的毒性很大。GATX 的研究部份完成了甲烷氧化的方法，用 O_2 的三氧化二氮爲媒劑，實驗用的整體封閉設備，從

二氧化碳，氫和氧，目前每天已能製成二百公分的甲醛

。從甲醛合成甘油的程序由益速公司的泰勒博士主持，使用鋁基媒劑及20%的鈣、鐵及鉛的氧化物與5%的甘油醛作輔助媒劑，可使百分之七十一之甲醛轉化，產品中三碳糖佔73%，而三碳糖可以含5%鈦（Ruthenium）之碳質媒劑還原成甘油。目前正在繼續改進其產率。

從甲醛合成醛糖，在蘇聯的太空研究協會前年已開始研究，並有若干成就。在美國由太空總署與胡斯脫工藝學院合作研究，首先反應生成甘油醛，由甘油醛再經一連串的双醛縮合反應生成高分子糖類，目前愛墨斯（Ames）研究中心已設計成小型連續生產之反應器，每小時可生產一公斤之糖。

△有一次一個年輕人請教莫札特如何寫交響樂。莫札特回答說，「你還太年輕，為什麼不先從寫民謠開始？」
「但是，先生，」這位有抱負的青年說，「你十歲就已經寫作交響樂了。」
「對的，」莫札特說：「但是我並未光問別人如何作曲。」



著 勞勃·摩斐原
譯 琿 琿

第九章

次晨。喬說：

「昨晚，我真有點緊張呢。」

「沒什麼事的，不會因為被你遇見就惹來麻煩。那教師對克林秀撒謊。昨晚我也暗示她最好小心些。」

「你想她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別再說了，你去湖邊玩玩吧！」

「好的。」

「昨天，我接到你父親的一封信。他這幾天內就要帶些日用品來，而且順便領你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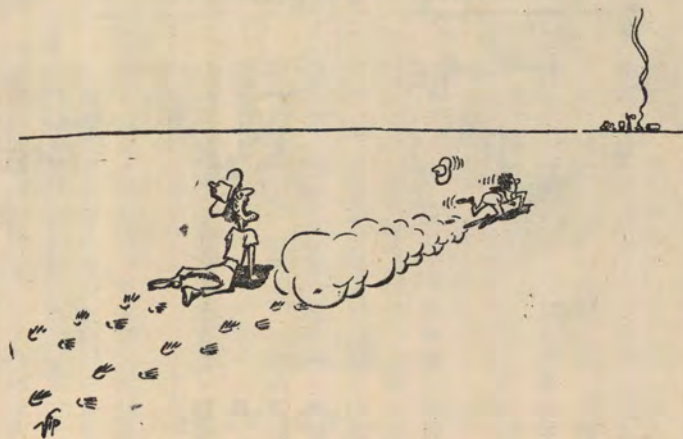
「是的，本先生。」

喬雖然很想念父親，但他並不希望父親在這時候來

。今天你打算做什麼？」本先生問。

那教師的問題仍纏着喬的思維，使他興緻索然，無法快活。

「下午你想和我一起去找野火雞嗎？」



漫畫：「這就是現社會中大部份人犯的毛病——急躁」



「火雞？真的？」喬又高興起來。
「我們安靜地慢慢划近湖的源頭，
發現野火雞的可能性很大。」

「我當然想去。」

他們找了一天，看來似乎沒什麼收穫，

太陽已快下山，該準備回去了。黃昏時辰，一片靜寂，風止樹停，森林等待着夜的降臨。本先生操着槳慢慢划動。突然，翅膀的拍擊聲自水面傳來，他們看見一個龐大黑漆的影子從岸邊飛到樹上。喬幾乎站了起來。

「野火雞！一隻野火雞！你看見了嗎？在樹上。」

本先生也很興奮，但他比較沉着。

「我們得等一會兒，然後划向湖的另一邊。」

「你是說我們不射擊了？就讓牠在那兒，把牠忘了麼？本先生——。」

「噓！不要作聲，牠現在不會飛走，除非我們驚動牠。明天一早，我們就回到這裡打下牠。想起牠的味道，我已經垂涎三尺了。」本先生笑着說。

「你能確定牠整夜都在那棵樹上嗎？我們是否可以划快一點，等天黑時就打呢？」

「她低泣了一會兒，說她喜歡這裡，她不想走，但那入却說是校方要她離開的。最後她只好告別而去了。本先生，我多麼愛她，我本打算和她結婚的，現在……：他們怎能帶她走！我喜歡她，就像我所說的……」
「他們已經走了。他們可以派她到任何需要她的學校去教書。」

「是的，我知道他們有這權利。」克林秀失望地說：「也許我再也見不到她了。如果我去布萊克鎮拜望她怎麼樣？我真怕旅行呢，我從來沒坐過火車。」

本先生站起來，一手搭在克林秀肩上說：

「先別着急，我敢確信一切都會好轉。你可以先寫信給她，如果你實在忍不住要見她，那麼再到布萊克鎮去。你說那人帶來了另一位教師嗎？」

「是啊！她又老又醜，牛頭馬面。」克林秀悲哀地說：「我是來請你幫忙的。」

「但願我能效勞，可是教員必須遵從校方的啊。」

「噢！」克林秀顯然很絕望。「我得回去了，謝謝你，本先生。」

他走後，本先生並沒為此憂心，喬覺得他甚至還很

「天黑了我們看不見，再說，划進時牠可能就察覺了。現在他正睡著，不會移動的。」

他們安靜地等天暗了才划向船塢。走向山坡時，喬又想起他父親。不知道他是否已在屋裡等著。但願沒有，他多麼渴望去獵火雞呵！

到了山頂，他們看見屋裡有光。

「裡邊有人。」

喬滿肚子不高興，以為是他父親。進門一着原來是克林秀，他的表情是那麽迷亂。

「他們把她帶走了。」克林秀沒頭沒腦地大聲說：

「他們把她帶走了，本先生。換來另一個新老師。」

「把誰帶走了？艾瑪小姐麼？是誰帶她走的？」本先生一連串地問。

「他們，是他們把她帶走。」克林秀失魂地說。

「坐下來，慢慢講。我不懂你的意思。」

「幾小時之前，艾瑪小姐到我屋子來說，州立學校主任派了一位男士來帶她回去，他們搭傍晚的火車。那個人說，艾瑪的家鄉布萊克鎮的一所學校裡需要教員。」

「克林秀忿怒而哀傷地繼續說：

快活呢，真令人費解。喬為克林秀難過，雖然那教師的離去使他很高興。

「克林秀真可憐呵！本先生。」

「他確實悲傷。然而他不久就會忘懷。」說完一面哼着曲子走進廚房去做晚飯。喬跟在後面。

「他們常常這麼快就調換老師嗎？」

「不見得，這次有點突然。」

「我想，白先生也會覺得有些唐突。」

「那當然，孩子們又將受到處罰了。過幾天，他們來這裡時，你該聰明一點，找些其他事做。」

「對的，我不會和他們一道出去。」

「晚飯好了，我們吃完早點去睡。明天清晨就得起床。」

一連串發生了這許多事，喬幾乎把獵火雞的事忘了。此刻，那種興奮再度燃起，老人端着晚餐進來，但喬激動得吃不下，即使他父親明天就來，他也可以拿野火雞來炫耀一番。

「當我爸爸看見我們捉來的火雞時，一定會變成全美洲最驚訝的人了。本先生，我們可否把他掛在外面的

長廊上，讓他一到達就看得見？」

「本來就是要掛在那邊嘛！」

次日，天還沒亮，他們已上了小船，沿着漆黑的岸邊划行，喬幫着操槳，不久地就抵達野火雞的附近，一個最利於射擊的地點。喬很緊張，他巡視樹上的枝幹，可是天還太黑，不容易看見。曙光漸露，兩團圓圓的影子——（已經不只一個了）棲立樹上。

喬看看這個，又看看另一個。昨晚，他們聽到而且也只見一隻野火雞飛到這樹上，另一隻的加入似乎不太可能，因為他們一直守到天黑才離去的。喬恍然大悟，其中的一團黑影必定是松風窩。

喬轉向本先生，他也正仰望樹上，分辨不出那一個是火雞。本先生舉起槍，不知道應該對準那一個，於是坐了一會兒，端起槍，又徒然地放下，望一望天空，回頭看喬，無法決定。天色很快就要亮了，火雞將在一瞬間飛離，他們已沒有時間可猶豫。喬很不自在，他不能坐失良機。本先生也不例外，驟然舉槍發射。一聲震響，小船搖擺，許多細枝落了下來，但另一個影子却倏然騰空而去。火雞就這麼曇花一現。原來本先生打中的

是那個用樹枝做成的松風窩。

過遭又沉靜下來。本先生失望地慢慢放下槍，輕輕擱在船底，拿起他的槳，也不看喬一眼。喬迅速地望了本先生一下，也拿起自己的槳，彼此不發一言，默默地划回船塢。

第十章

回到屋裡，本先生才說：

「人應該承認自己的錯誤。我很抱歉，使我們倆都失去了那隻野火雞。」

「不要緊的。本來就很難分辨出那一團黑影是火雞。」

「我應該考慮周密些。如果我讓你也一起發射就能打中。」

「或許我也會犯一樣的錯誤，對準和您同一個目標，因為它的形狀比另一個更像野火雞。」

「你真是個懂得體諒的好孩子，也是個難得的好朋友，喬。」

現在他們覺得自然多了。

「你今天還要做些什麼？」

「卡利不在，我自己去打獵。」

他拿出火雞哨匣，吹了幾下。

「看來似乎很簡單，可惜我還是不會。」

「不簡單呢！當你在森林中，過度緊張或冷得雙手發抖時，吹起來就會走音。但願有人能發明一種更像火雞叫的哨子，即使在顫抖時也無妨，到目前為止，我可還沒見過哩！」

「我也這麼想。今天早晨我一直在發抖，以致於吹得不像火雞叫，倒像是狗叫！」

第二天上午，卡利坐在長廊上。喬想今天真是打松風的好日子。他給卡利一些食物，然後轉進屋裡取槍。

決定到湖的北岸去，那兒有許多松風。

卡利發現了第一隻松風就開始吠叫。

喬看不見目標，那棵大樹上有許多洞，松風一定躲在裡面。卡利很快又找到另一隻，喬一槍就打中了。松風落下來，卡利一口啣住就跑，喬正想追過去，



狗却停住，仰起頭，放下松風走開了。簡直是奇蹟！喬隨着狗的方向轉過頭去，白山姆赫然出現在離樹不遠的地方，站在那裡不知道有多久了。喬驚愕地跳起來，立刻察覺到這不是偶然的相遇。白先生顯然不是來打獵的，因為他的手裡不是一根棍子，虎視眈眈地看着喬，一面用棍子在自己的腿上試了幾下。喬嚇得不敢動。白先生走過來，拿出三粒子彈說：「我在你坐過的地方檢到的，這附近。只有你一人用這種彈殼。我不喜歡小孩子暗中監視我。」他瞪着喬。

「你別想逃。」

喬心跳得厲害，四肢發軟，想跑也沒力氣了。山姆若有所思地瞪着他。

白先生仍站在那裡用棒子敲自己的腿。喬更害怕了。任何人看到這情景，都會以為山姆一定有虐待狂，以欣賞孩子畏葸的樣子為樂。但事實上，他是在想該怎麼處理。他有意來找喬，原想重重地罰他。然而現在這孩子就站在面前，反叫他不知該如何了。那位教師突然被送走，促成這事者，一定是個很有權威的人。而屈服於這力量使他無法忍受。但他明白，若和那種重要人物對

抗，自己必遭更多的非難。這些想法使他很困擾。

正在此刻，他們聽到了一聲槍響，霞必忽然出現，輕鬆地提著那隻老槍，以他慣常柔和的聲音招呼著，對喬笑笑。

「我聽見狗叫，過來看看你捉到什麼。」

說完，收起了笑容，用那雙黃色的眼睛好奇地打量著山姆。

喬從沒這麼高興地遇見一個人。霞必雖比山姆矮，但看來更強壯，站在那裡，以備應戰。山姆舉起手，摘下帽子，摸摸耳朵，裝出沒事的樣子。

「哈囉，霞必。我也是聽到喬的槍聲過來看看的。」

「噢！」

山姆看看四周又說：

「我今天不打獵，我想該回去了。」於是便走開。他一離去，喬突然癱倒下來，雙腳失去力量，整個耐力都崩潰了，欲言不能，淚水奪眶而出。霞必走近來。

「我陪你走一段。」他溫柔地說：「你不必害怕。」

「霞必先生！」喬連忙喚住：「霞必先生……。」他不知道說什麼好，伸出手和霞必緊緊握住。霞必那對黃眼睛深情地望著喬，隨後便穿入樹林裡離開了。

第十一章

第二天早上，喬沒外出，等著他爸爸來。喬好幾次想向本先生說起山姆和霞必那件事，但他畢竟忍住了。他怕本先生會氣憤地拿著槍找山姆算帳。他生平第一次遭到這樣的恐懼，連夜裡也做惡夢。現在，只想忘却這事。

中午，他父親到了，還有伯也來了，車子後面載著一個大袋子。喬很高興見到他們。

「父親，您好。伯你好。你們打算在這兒住幾天嗎？」

「不，我們今晚就得回去了。那是你的狗嗎？你買的。」父親說。

「是一個朋友借我的。我想趁這時光，我們去打些小鳥。」

山姆該慶幸自己沒做出什麼，他不會再找你的麻煩了。」

喬恢復自制。

「我真慚愧，也很感激您。」

說完，拾起槍，兩人一起走了。

「您來得適逢其時，實在令人高興。」

「這不是巧合。」

「不是？那是怎麼回事？」

霞必望喬一眼，好一會兒才說：

「是爲了浣熊的事。我知道你喜歡牠。而且我也很感激你沒拿錢買下牠。若是那樣，我可能會收下錢把牠賣了。多虧你幫我。我想，唯一對你的報答，就是讓我時時保護你，使你不會遭任何意外的災禍。」

喬無言以對，無限愧疚地，站在那裡望著這位解圍恩人。霞必一直要酬謝他，只因他沒用錢買下那隻浣熊，但這該歸功於本先生，是他阻止喬這樣做的。關於浣熊的事，喬表現得多麼幼稚。他由衷地感激本先生和霞必的教誨。

霞必停下來說：

「我要走了，你會平安無事的。」

本先生從屋裡出來。喬聽見他父親對本先生說：

「我一接到你的信，就向州立教育主任說明，我和他很熟，後來收到覆函，說那教員已調到別處去了，一切都還好吧？」

「很好，等一下我才詳細告訴你。」

他們開始談打獵的事。喬沒再聽下去，現在他才明白爲什麼那教員突然被調走。

「你抓到那條大魚了嗎？」伯問。

喬早忘了那條魚，所以有點訝異。他看看別處，想另找話題，但他記起本先生的話，應勇於認錯，便說：

「我捉到了，可是我又把牠放了。」

「你把牠放回水裡？爲什麼？」

「因爲我高興。那是我的魚，我想怎麼處理都可以。」

「牠有多大？」

「我把它刻在木樑上，等我們到船塢去時，你就能看到了。」

「我真想捉到牠，你爸爸會讓我們再去釣嗎？你用什麼東西使牠上鈎的？」

「我用一隻假青蛙作餌。走，我們去問問我爸爸。」
他們跑進屋裡，喬·蒙克利夫和本先生正談得哈哈大笑。

「爸爸，伯想去釣大魚，我們可不可以現在就去？」

「那魚還在湖中嗎？我以為你已經捉到了。」

「我是捉到了。」

「那伯怎麼能再釣牠？」

喬望着他爸爸。

「我……我又把牠放回去了。」

「放回去？」

「是的。」

「我實在不懂。」說着，喬·蒙克利夫看看本先生。
本先生沒說什麼。

「你們還是吃過飯才去吧，晚一點釣魚比較適合。」

「好的。」

進餐時，喬·蒙克利夫說：

「今天下午，我想帶着狗到外面去打小鳥，你們兩

個孩子要不要去？」

喬希望伯，他很想去，但已答應人家了。

「我們是否先去一會兒，再釣魚？」喬問他父親。

「好吧！但我們必須在黃昏以前回家去。」

兩個孩子欣然同意。伯去取槍。喬想起伯不喜歡打松鼠，便問他是否真的想去打小鳥。

「沒關係，我只是不太喜歡殺害野生動物。」

於是，他們三人穿過屋前廣場出發了。狗在前頭奔跑。喬難得這麼快活。雖然他不久就得返家，然而現在他和伯之間已無芥蒂，而且，打小鳥是件有趣的事。

狗停下來，以牠的身子指向目標。

「準備！」喬·蒙克利夫說。

喬舉起槍。一陣嘈雜，天空被一群飛鳥掩護了。他射了兩發，卻沒半隻落下。喬張着嘴站在那裡看着他父親，他也正放下槍問：

「你射到沒有？」

「沒有，這麼多我怎麼一隻也射不到？奇怪！」

「你沒選定目標就射了？」

「沒有，太多了嘛——」

狗啣了一隻小鳥回來，父親把牠取出，狗又跑開了。

「我打到兩隻，下次你對準了再射。」

父親說着轉向伯，他也和喬同樣，一無所獲。狗又跑回來，父親取下另一隻鳥。

他們繼續前進。沒好久，狗又發現目標了。喬·蒙克利夫讓伯去打，那鳥兒真靈敏，牠向左飛，伯射不準兩次都落空了。喬打下另一隻。這回不錯，第一次打得太低，第二發就射中了。狗啣回鳥兒，喬自滿地對父親微笑。

「很好！現在你是個獵鳥者了。不過你如果想釣魚，現在該去了。」

喬興緻猶濃，但他曉得伯想去釣大魚，便說：

「我們釣魚去。」

父親會意地笑笑。

當喬把刻在槩上的大魚尺度給伯看時，伯兩眼都發亮了。

「噢！這麼大的一條魚，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喬，你想他還會上鈎嗎？」

「但願如此！」

伯像一個幻夢中的孩子那樣着了迷。他們划離船塢。

伯說：

「我已經開始緊張了。」

小船很快就划至湖心。伯慢慢站起來，舉起釣竿，把魚線拋進水裡，正落在魚第一次出現的地方。伯還沒來得及收線，大魚口裡啣着青蛙從水中躍起向前衝去。這是一段漫長的爭鬭。大魚蠻勁地掙扎，直到精疲力竭，無法抗拒時，才被伯拉進船上。

兩個孩子坐在那裡對着大魚驚嘆。經過這番鬭逐，伯喘氣未息，高興地說：

「我們又捉到牠了。」

他仔細地瞧瞧大魚，好一會兒，站起來正想把牠放回水中，喬奇怪地問：

「伯，你要做什麼？」

「我也要放牠回去。」

「你不想留着？」喬不敢相信。

「牠太美了，不忍殺害。我不想只爲了點綴自己的房間而殺了牠。如果你肯把那隻假青蛙送我，我願把牠掛在房裡做紀念。」

喬看着伯，想起他暗中撕下那頁說明書，又如何設法釣大魚而不讓伯知道。他很高興自己留給伯一個機會，同時也很高興那尾美麗的魚，終究還是活著在池塘裡。

兩個孩子目送大魚緩緩游去。

「那將是我所釣到最好的魚了。」伯說。

他們回到船塢，爬上山坡，快到屋子時，碰到父親打獵回來。

「魚在那裡？」

「伯捉到了，但又把他放了。」

喬·蒙克利夫看看這孩子，又望望那孩子。

「我難瞭解。或許，一個人每天都會學到一點新的事。」

當他們坐上車時，天色已晚，喬向本先生告別。他在湖畔已經住了好一段日子，也經歷過不少新奇的事。現在要離開這位老人，倒有點使他感傷。

「謝謝你，本先生，我們會共渡一段美好的時光。」

「有空再來玩，喬。我由衷地歡迎你。」

沐下的樹林裡，嘗試着去探尋週遭和世間的奧秘。

喬的母親不喜歡他那樣過份入迷。湖畔對喬來說，甚至比聖誕節的引力還大。他一再向父母表示，等聖誕節放假時還要去湖邊，但他們沒給他肯定的答覆，只說應該留在家裡和朋友們一起玩，或是說希望他能在家共渡佳節。

「聖誕節過後，我可以一直在家陪你們。學校也要隔很久才放假，我就沒機會去了。請您答應嘛！媽媽！」

「以後再說吧！」媽媽總是說。

「可是，媽媽，我已經答應帶幾本書給赫斯的。」

「你可以先寄幾本去，如果你能親自去，再多帶一些。」

「媽媽，我在湖畔認識一個人，他叫霞必，我想送他一點禮物。」

「他是誰？怎麼沒聽你說過？」

「本先生帶我去見他的。他有一隻可愛的浣熊。」

喬不想多說。

母親望着喬，知道他一定瞞着什麼事。但喬不敢看

「好的，聖誕節我也許能來。」

喬·蒙克利夫發動車子。大家揮手道別。車子離開了庭院，穿過大門，下山坡，駛過木橋，又上另一坡，他們看見一隻動物穿越山道。喬·蒙克利夫停下車子。那是一隻山貓，牠調過頭來望望他們，頃刻間就溜跑了。

「爸爸，那是隻山貓。」

「不錯。」

「我不知道這裡還有山貓呢！」

「可能不只一隻，但他不會讓你找到的。」

第十二章

喬回到學校上課，但忘不了湖畔的景物。他把假青蛙送給伯，掛在伯床頭的牆上。他們恢復了以往的親密。

在這數星期中，喬回想在森林裡漫步的時光，和在漆黑的沼澤中划行，觀賞小生物的動靜，或站在陽光浸

她，媽媽得喬不願意講，便說：

「他很好嗎？」

「他才好呢，對我尤其好。可是他很窮。」

「他是否幫了你的忙？」

「是的，媽媽，我……」喬欲言又止，他不想說那件事。

「我們可以送他一件大衣，像給本先生的同樣。」

「那真好。媽媽，但願我能帶去給他。我想他很少收到聖誕禮物。若我能送到他的屋裡——」

「別說了，喬。去找幾本要寄給赫斯的書吧，我出去時，好順便替你投郵。」

「好的。」

聖誕節來臨，每個人都準備了許多禮物。屋裡點綴着本先生送來的花卉樹木，客廳裡立著一株很美的聖誕樹，人們陸續來訪，還有山珍佳肴等宴席。

喬得到一隻新槍。父親教他怎麼用。喬原來那隻舊的是把散彈槍，裡面裝滿鉛彈，射時範圍很大，便於打擊跑動的動物。這把新的是隻來福槍，裡邊只能放一粒鉛彈，射程比較遠，使用時必須描得很準，通常是老練



的獵人用的。

「你現在可以用來福槍打松鼠了。散彈槍太容易，沒什麼技巧。」父親說。

「這真是把好槍呢，但願這幾天內能到湖邊去，就可派上用場了。」

父親笑着對他說：

「我瞭解你。可是你母親仍不放心。不久之前，你還很幼稚，時時需要人照料。我知道你就要長大成，你必須學會保護自己。你媽媽就怕你一個人在外面遇到困難而無法求助。」

喬失望地撫摸着槍平滑的一面。

「我和你媽媽商量看看，我會儘力幫助你。但不能保證一定成功。也許還有希望，別這樣喪氣。」

第二天早上，喬上街逛百貨店，可是什麼也沒買，因為他腦海中總是浮現着湖畔的情景。閒盪了幾個小時之後，正想回家去，突然聽見喚火雞的哨匣聲。這可不是在作夢？他四顧尋盼，仔細觀察每一個行人，最後發現店鋪門前站着一個老人，兩手插在口袋裡。於是他便走過去。

試着那玩意，的確不錯。

「真謝謝您。」

老人拿着錢心滿意足地說：

「如果你不是說得像個內行的獵人，我也許還不會賣給你，輕輕地彈，那聲音就和真的火雞叫一樣。現在別按了，奏得太多，火雞反而會驚疑。」

「好的，再見。」

喬急着離開，深怕老人又改變了主意。

喬·蒙克利夫說那是他所見到最精確的哨匣。他希望喬知道老人的住所，想多買幾個。

「我沒想到這點，當時只怕他突然變卦，就匆匆走了，忘記問他。說不定，明天我們還可以找到他。」

「不見得，我想他可能來自附近的農場，所以會帶着火雞哨匣在街上徘徊，沒有一個城裡人會那樣地站在路角的。」

「爸爸，現在我有了這個哨子，該可以去湖邊了吧，也許新年的第一天就能捉到一隻火雞。」

「好吧！準備些東西，在那兒渡幾天。我向你媽媽說去。」

「請問您是不是有一個火雞哨匣？」

「是的。」

老人從口袋裡拿出一個設計新穎別緻的木匣，大約四吋長，末端各有一個小棒。喬詳細看個明白。老人按住小棒，然後鬆開，便發出一串悠美的聲音。

「真妙！不管你冷得怎麼顫抖都不會走音了。」

喬讚嘆着。老人突然笑了。

「不錯，你說得正像一個內行的獵人。」

他們之間很快地建立了友誼。

「你願意把它賣給我嗎？」喬迫切地等待回答。

老人拿了哨匣看了一下說：

「我不知道，我得先替自己再做一個，也許還做不出來呢。我不願意使你失望，可是……我不能決定。」

喬真怕失去這機會，他不能就此空手離去。他使自己鎮靜下來，謹慎考慮。他想到霍必提到錢的事。趕忙拿出五塊錢。老人眼睛發亮了。

「五塊錢？五塊錢！」

他一把抓住錢，才慢慢拿出口袋裡的哨匣。喬看着這件心愛的寶貝，像得到了整個世界。他一次又一次地

「謝謝您，爸爸！謝謝您。」

第十三章

兩天以後，喬又來到湖畔了。本先生覺得很意外，喬的母親居然會答應；喬·蒙克利夫必定費了一番口舌，解說一個男孩子將長大成人，是如何需要獨立自主的機會。

喬把東西放好。取出火雞哨匣跑到客廳裡，按了幾下哨子。本先生從廚房裡衝出來。

「對了，這聲音最像。」

喬把哨匣給他看，並敘述買下的經過。他走向窗前，看見卡利仍習慣地坐在走廊旁邊，便高興地走出去，和這位久違的朋友打交道。狗安靜地躺着搖搖尾巴。喬取出食物，放在手上，卡利慢慢地站起來，向前走兩步，不再迴避伸長脖子把食物啣到嘴裡吃着。可是，當喬剛伸出手想摸摸卡利的頭時，牠却跳開了。以那雙歉然的眼光望着喬。喬已經很滿意了，因為狗似乎不僅對他的食物感興趣，而且流露出友善的意向，總有一天牠會信

任喬的，只不過現在還沒完全習慣罷了。

「你等着。」

喬回屋取來福槍。他想起給霞必的禮物，打算親自送去。也許還可以見到那隻浣熊。

喬抵達時，霞必不在家。他找到一張紙條，寫上：「恭祝聖誕快樂，喬敬賀。」貼在禮物上，然後把它放在門邊。等了一會才走。

卡利早跑到森林裡去，許久才聽到吠聲。喬用來福槍射擊比那隻短散彈槍難得多。誤失了幾次，他後悔自己沒帶着原來的槍。松風還在樹枝中飛竄，喬想把來福槍還給父親。

走了一段。喬坐下來等卡利報訊。狗不知道跑往那裡去了。他把槍靠在樹幹邊，坐在那兒。這把槍實在精緻，愈看愈喜歡。喬記起父親曾說過，這是他第一次用來福槍，散彈槍太容易了，這點他不否認，用散彈槍打松風已無多大趣味。

不知不覺地，這些思維顯示着喬改變的開始。以前，他只要射中目標就高興了，並不重視技巧。而今，他是一個真正的獵人，懂得自取其樂，並且給被獵者以最後

擊，卡利再度被拉下去。

喬沒考慮的餘地，自己所愛的狗正處於困境中，於是便跳下水，用槍柄槌擊水獺的背，水獺避開了，憤怒地望他一眼，鑽進水裡。卡利浮上來，被喬帶上岸。

喬全身濕淋淋，不停地發抖，十分疲憊，卡利死一般地躺了好一會兒才慢慢站起來，搖搖晃晃地走過來，用鼻子觸開喬的手。

卡利是喬的朋友了。孩子付出了完整的友誼。他毫無疑問全然地信賴他的朋友，不去想這場爭鬥是如何引起的，總歸水獺差點害死他的朋友，因此，曾一度被認為是美麗可愛的水獺，如今却變成仇敵了。

喬輕柔地撫慰卡利，許久，許久——。喬忽地想起這樣會受寒的，於是帶着卡利回去。他一路想着水獺的詭計。當他滾到水裡時，跑掉就算了，然而他非但不罷休，還想誘卡利到深處，置牠於死地。喬一想到這裡，就覺得水獺活着一天，卡利就不得安全，必須殺掉那隻可恨的東西。

喬抵木屋時，已計劃好如何報復水獺。他換下濕衣裳，並且給狗取了一些食物出來。本先生看見他們坐在

大的機會逃跑，然後才射擊。

當他聽到卡利的吠叫時，滿懷着新希望，拿起來福槍，奔到那棵樹下，看見枝頭的松風，選擇好一個適當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描準，一槍就把它打下來了。可真得意！

喬從卡利那兒取下松風，狗立刻又跑走了。他放好松風。池邊突然傳來爭鬭聲，等他跑向湖邊，又聽見一陣令人顫慄的怒吼，那絕不是卡利的聲音。喬跑近岸邊，看見卡利正和一隻又黑又大的動物打成一團。牠們急速地翻轉，發出恐怖的嘶吼，喬辨認不清。當牠們分開的一瞬間，喬看出那是一隻水獺。牠們馬上又衝在一起，滾到水裡去了。

看着兩隻動物在水中鬭得難分難解。喬發現卡利失勢了。兩隻動物離岸更遠。喬忽地體悟到狡猾的水獺存心要把卡利引向水深的地方，然後拖牠沉溺下去。

「卡利！卡利！」喬大叫。

狗忙於對付，沒聽到呼喚，但却調頭游回岸邊，試圖跳上來。水獺竟從下面襲



一起，卡利吃着喬手中的食物，喬另一手環抱着狗。

「喬，看來你真得到一位好友了。」

「是的，本先生，我把牠從水獺那兒救出來。」

「牠們怎麼打起來了？我想牠一定比水獺機敏。」

「水獺想弄死牠。」

喬把經過敘述了一遍。老人說：

「也許牠在水裡和水獺糾纏不清，又不放過牠。」

「我想是水獺存心害死卡利，我要殺掉牠。」

這直率的說法使本先生驚訝不已，他不意苟同。

「你真想這樣做嗎？」

「是的。」

「那得費許多功夫。我懷疑這鄉野中是否有比水獺更難應付的動物。難道你就不停下來想想，這場爭鬥說不定是卡利引起的嗎？」

「我不管。」

老人明白，現在喬的對錯對喬本身來說已不重要了，便不去理會他的拗執，說：

「你若耍抓牠，明晨得早起。」

「好。」

「你還帶卡利一道嗎？」

「不了，水獺會偷襲牠。」

「那也好。可是你那新的火雞啗匣準備作什麼用？我以為你會去打火雞呢！」

「等我抓到水獺後就去。本先生，若我在找水獺時遇見了火雞，我們稍後就回頭行獵。」

「好的。我要到湖邊釣魚，如果你能明晨再去打水獺，現在就可以跟我一起來。」

喬不願拒絕老人的好意，便說：

「我很高興和你去。」

他又給狗一些食物，撫慰了一陣。於是，兩人走下山坡，踏進小船。天慢慢黑了，水很平靜，小船安靜地划行。他們各有所思，很少交談。

本先生很難過。他曾因喬的歡樂和他倆之間的友誼感到快活，也曾爲了能盡力幫助這孩子而欣喜。老人大半生的日子是孤獨的，對自己的未來也無多大展望。給予喬的指引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但他曉得眼前即將失去這力量了。至少是暫時的，或許也是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孩子突然的轉變，不再對快樂的經歷和遊戲感興趣，取而代之的是，忙於計劃去報復一隻動物。老人認爲這是不對的，不應該是一個男孩子的行爲。有些人，由於他們生活中的驟轉，使這老人失去了許多友誼。他很難過，這種事再度發生。

他們划近湖的源頭。喬忽然指着岸邊說：

「就是在那個地方。本先生，你可否把鬧鐘借我，明晨好知道何時起床。」

「好的。」

第十四章

喬起床時，天還黑的，房間裡很冷。他穿好衣服，吃點東西，便拿着短槍出去了。

夜裡下了一點雪。水獺的行跡將留在上面，喬就能繞着湖邊追尋，同時也使他瞭解水獺的習向，這給他不少方便。

昨天，結束晚餐後，他和本先生談水獺的事。本先生對他說，水獺也許不會一直留在湖裡。牠可能常在附

近的小溪中繞上二十哩遠的圈子。喬無法確定水獺是否兩次都在同一地方登岸。老人說過，如果水獺捉到了魚，就會爬上岸來吃牠的食物。那麼必有一些魚骨留下。

可是誰曉得牠會不會再爬到這地方呢？

這些問題都沒阻礙喬向水獺的報復。他從船塢起，沿着湖岸慢慢找尋，屢次停下來靜靜地察看。待他走到沼澤區的邊緣時，已將近中午。

他繞着沼澤邊走，問題又增加了。這兒有許多小支流，他得循着許多條支流跟蹤。地上鋪滿了枯藤落葉，必須十分小心地走。

沼澤比他想像中更寬廣。他發現果狸、松鼠、野兔和浣熊的足跡，就是不見水獺。短暫的白晝即將被夜幕籠罩，他必須回程了。

抵達木屋，天色已全暗了，喬覺得很冷。當他走進廚房時，本先生正在穿外套。

「我正想出去找你，天氣酷寒，而且不能餓着肚子在森林中過夜，以後去那裡要告訴我一個確定的地方。」

「好的。」

喬坐下來，脫下獵鞋。廚房裡有許多食物，他忽然發覺自己餓壞了。老人站在那裡看着喬。

「你明天還去嗎？」

「去。」

本先生脫去外衣，把食物放在盤上說：

「你若還去，就要帶些吃的在身邊。」本先生加重了命令的語氣。

「是的。」

這是他生平覺得最美味可口的一餐。他津津有味地吃着，同時偷看本先生幾眼，他曉得本先生怕他在外面出事。喬心裡很歉疚，自己沒顧慮到這位關懷他的老人。

「我很抱歉，以後去那裡一定每次告訴您。」

「獨自在森林中，常會遭到許多意外。如果你在外面出了事，我對你父母將如何交待。」

喬無話可說。他不能強辯父親肯讓他這樣冒險，母親當然更不會。

本先生像看穿了喬，繼續說：

「許多人都認爲我讓你獨自去打獵是件失當的事；

然而人們，孩子也不例外，都得自身去體驗某些事理。我要聽聽你今天的經歷。」

「好的我會慢慢說來。」

喬對老人笑笑，又開始吃了。

第二天早晨，仍飄着雪花。喬在湖的另一邊找尋水獺。他看見許多動物的腳印，但依舊沒發現水獺。當他正想回頭走時，忽然瞥見岸邊一團黑影。距離太遠，認不清是什麼。牠似乎正在吃着東西，喬想必定是魚。於是便悄悄地跑過去，深怕驚動了牠。那動物敏感地察覺有人接近。喬到遠時，牠已不見了。

經過一番探究，他發現那是一隻狐狸，吃剩下來剩的魚渣。地上還有狐狸的遺跡。喬半蹲下來，又發現另一種不同的足跡，比較圓，而且有三吋多寬。這必是水獺的了。



水獺來過這裡，唧着魚上岸，留下一些殘渣，被狐狸看見了。喬推想着，又出現第三種腳印，很像水獺的，但比較小些。這可把他搞糊塗了，可能，大水獺帶着小水獺一起吧！這樣更好，兩

午後，喬來到沼澤中最大的一條溪流。他猜測水獺可能是順着這溪水離開湖中的。

喬回到木屋，天已經黑了。

「你找到水獺了嗎？」

「沒有。」

他原想把沿着溪流捉小水獺的計劃告訴本先生，但終究沒說出口。若是以前，他可能早禁不住了，可是這回却一反常態地不再表明自己的想法。喬是變了。

第二天清晨，他一早就出去，沿着湖的南方走，看看水獺是否還會到昨天的岸邊去。然而沒有。隨後他便走向小溪，沿途來到一個地方。水從高處流下。水獺必須上岸繞過去。他就在這裡等着，等着——直到夜幕低垂。整天都沒有水獺上來。第二天，第三天仍是如此。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判斷錯了。但他仍繼續地等。

當他坐着等水獺時，看見許多這一年來的狩獵生活中從未見過的動物。他不想射擊，怕把水獺嚇走。他開始觀察、玩味。以前，牠們都是打獵的對象，而今喬慢慢體會到，就像人類一樣，每隻動物都有其特點及趣味。

隻比一隻更容易找。他想出一個主意。小水獺不會提防敵人，若能捉到牠，掛在湖邊，必能引出大水獺。他沒想到這計策，不但會大大刺傷他的對敵，同時也害了他無冤無仇的小水獺。喬一心只顧想着那妙計。

喬沿着岸邊來到沼澤區，這裡四處是枯藤和凹洞，喬專心思籌，一不留心趨之過急而絆倒了。他試着站起來，但左腳疼痛萬分，便又坐下來。

靠了好一會，感覺稍為好些，恐懼突然襲向他，若真不能行走那才糟呢！他只告訴本先生要去湖的南邊和沼澤外緣。等人家發現他時，得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本先生去找別人來，又要耽誤一些時候。喬只能孤獨無依，受寒無助地乾坐在那裡等天黑。他很害怕，但繼而又想，雪上留有足跡，他們會找到他的，再說他還能用膝蓋行，能用槍作信號。

惹出這麼多麻煩，最叫他擔心的是不能再追蹤水獺了。喬很懊惱自己為什麼這樣粗心。他攀住頭頂上的樹枝，勉強站起來。腳確實受傷了，但並沒扭斷，不如想像中那麼嚴重。真是杞人憂天。於是喬又高興而謹慎地走了。

看着四週的動物，喬察覺到動物行為的一個簡單法則，以及他們對恐懼、和平及嬉樂的反應。無形中，他學到如何瞭解和愛護動物。但這才是開始，他進一步的探求却由於怨忿水獺而中止了。有時他剛感覺這種報復行為的愚蠢，就又想起那場爭鬭，憤恨不覺又升。

喬每天去等水獺。一個早晨，他起床時，有種預感，他想，今天大概會找到水獺了。

當他到達小溪時，天剛破曉。突然聽到一聲嘶吼。喬跑過去，看見一團影子在樹林中閃爍。喬停下來。眼前是一大一小的水獺和一隻長腿山貓。小水獺在一旁嚇得不知所措。大水獺滿背是血，努力着想使小水獺逃脫到水中，擺脫山貓的糾纏。於是又向山貓進攻。山貓很靈敏。而大水獺總是在中間保護着小水獺，防止山貓侵襲。

喬一向就討厭山貓。他很希望大水獺保護小水獺逃過山貓。大水獺血淋淋地站了一會兒，隨即又向前逼近準備作戰，山貓退後兩步。喬不加思索地一槍射中了山貓，山貓應聲而倒。水獺轉過頭尾無恐懼地望了喬一眼，帶着小水獺回水裡去了。喬瞧瞧山貓的屍體，就像結



束了一場惡夢似地放下了槍。

環顧四周，喬看見霞必就站在附近，手裡提著那把舊槍，一雙黃眼睛注視著喬，和竊地笑了。

「我就怕你會殺死大水獺，那麼小水獺也活不成了。那畢竟是一段漫長的等待呵！」

「我差點殺了牠呢！」

去。本先生從後門出來。

「本先生，你看。」

喬走到長廊，把山貓丟在地上。

「這隻山貓想抓小水獺，大水獺就和牠挑戰，真棒！」

「你射中了山貓？」

「是的。有人把母水獺捉去了，那隻水獺爸爸開始照顧牠的寶寶。牠真是個勇敢的騎士。我想，卡利也試圖侵犯小水獺。以前是我誤會了。」

本先生沒問他怎麼知道的，只說：

「以後你不再找水獺算帳了？」

「是的。」

「那好。我很高興這事結束了。沒有你在這裡，卡利很寂寞。」

「我也知道，然而那時我必須去找水獺啊。」

「我有時候也懷疑。不過我想你最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

「謝謝你，本先生。我現在該給卡利一些吃的。」
「我已經餵過了。」

喬又想起那場爭鬥，害他花了幾天的工夫。但這一切似乎都已過去很久，而且好像與他毫不相干。

「我是差一點殺了牠？」

喬重覆地說，忽然覺得輕鬆快活了。於是便問：

「你都知道了？」

「是的。我一直在監護著你。」霞必溫和地說。

「那是一場決死戰。牠企圖弄死卡利。」喬想辯白

「大水獺想弄死卡利也是爲了保護小水獺。小水獺的媽媽已經一去無返，可能是被人捉到。所以那隻大水獺開始照顧牠的小寶寶。水獺是最和平的動物，牠們天性快樂可愛。」霞必顯然很鍾愛水獺，並且瞭解牠們的習性。

「這場追逐結束得很好。你救了牠們是出於善良的心。我還要謝謝你的聖誕禮物呢。你真是個好孩子。等天氣暖和些，我去替你找隻浣熊。」

說完著揮揮手就走了。喬拾起地上的山貓，揹在肩上回去。

卡利在木屋邊，十分寂寞的樣子，一看見喬就奔過

牠們相對而笑，而後坐下來看山貓。喬這時才覺得很睏倦。他站起來走進屋子，一邊叫卡利，卡利馬上跟著他進去。牠很少到這房裡，有點不自在，但仍臥在一旁伴著喬入夢。

第十五章

喬一覺醒來，已是午後遲暮。屋子裡很靜，卡利已經回去了，本先生也不在。他想起掛在走廊邊的山貓的屍體，和那活時充滿了野氣的眼神是多麼不同呵！如果山貓發現水獺已經死了，那會怎樣呢？

想到這裡，喬忽然悟解任何動物都不敢確認自己不會突遭意外的死亡，牠們生活在自己的圈子裡，快活地玩耍。過去，喬沒想到這一層，這時不禁對動物起了憐愛之情。他希望能分享牠們的歡樂。牠們不同於人類，有趣而且無求於他。喬此後也不願再對人乞求什麼了。

他想到卡利和水獺的戰鬥，以及自己如何博得卡利的信任。他找了水獺好幾天，全盤計劃對付水獺，爲什麼結果却反而殺死了那隻山貓？他何以要保護他原來的

對敵？也許，只是下意識的作用。他雖不懂，但很高興。喬知道自己以後再也無法以射殺野外動物爲樂了。他的射擊是有目的的。

他想着想着又睡着了。醒來時天已全黑。本先生還沒回來，他開始擔心老人是否有了麻煩，正決定去船塢找他時，本先生笑臉進來了。

「火雞！我發現一群野火雞！大約八隻到十隻。這次我們可以吃到火雞肉了。」

喬起初對本先生的不告而去有些惱怒，但立刻被這好消息給沖散了。

「噢！真棒！在那個地方？我能帶着槍去嗎？」

「火雞不在水邊。必須等牠們飛下來才喚聚。我們先吃飯吧，餓死了。」

本先生脫下外衣，開始在廚房中忙碌。

「我以爲您發生了什麼事，正想去找您，怎麼也料不到你是看見了野火雞。現在我們該如何？」

「明天早上再去。一聽見他們從樹上飛下來的聲音就吹哨子。」

喬把晚餐囫圇吞。吃罷就趕忙跑到臥室去拿火雞哨

喬真怕做錯，但哨匣很爭氣。一隻火雞在右方響應。喬正想再按一下，本先生拉住他的手臂說：

「等一等。」

喬唯恐火雞飛跑。本先生終於發令了：

「一次就好。別多按。」

「喬按了一下，連忙放開哨子，拿起槍，一動也不動地坐着，專心地望着前面的枝縫。突然一隻大火雞走過來。」

「開火了。」本先生說。

喬跳起來一槍射出去。自己被反作用力震倒了，但火雞也倒下來。他奔過去追那隻中槍未死的火雞。其他火雞出現在後面的樹叢裡。當他抓住了這隻火雞時，聽到本先生也發了一槍。

喬把火雞拖回原處。本先生也獵到一隻放在一起。他們笑得更開心了。

「我們捉到了！我們捉到了！當我看見我父親在外面……他一定十分驚訝……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天。」喬高興得語無倫次。本先生親切地把手放在他肩上。

「我知道你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的，我也是一樣。」

子，按一下小棒，整間屋子洋溢着火雞叫。他們愉快地笑了。

「真好，即使你有一雙翅膀也難學得這樣的聲音。」本先生站起來說：「把盤子洗乾淨就上床去，明天一早起床。」

「是的。」

喬以爲自己會興奮得難以入眠，其實不然，他洗好碗，上床不久就睡着了。

這是天亮前最冷的一刻。喬把頭縮進大衣裡，走到船塢，凍得直發抖。他們踏進小船，在黑沉沉的水面划行。很快便抵達對岸。走了好幾哩路才在小坡上找到一個適當的地點。周圍視野不大，只能看到前面一小塊空地。本先生找了一些枯枝掩遮起來，火雞就看不見他們了。他倆坐下來等着。天色微亮，不久，傳來翅膀的拍擊聲。喬本來就冷，加上緊張，顫慄得更厲害了。他拿起哨匣。本先生低聲說：

「還不行。」

等火雞全降落，又過了一會兒才說：

「是時候了，按三次吧！」

「」
他們回到木屋，把火雞擱在走廊上。卡利走進院子裡。

「現在你可以去打松鼠了。」本先生說。

「我不去。」

喬自己也驚異這樣直覺地說了出來。可是既已說出，他也不後悔。爲了某些理由，他對打松鼠及獵野獸的興趣已消磨殆盡。想起第一次打到松鼠的歡樂，喬有些感傷。他肯定地說：

「我就是不想再打松鼠了。奇怪吧！本先生。」

「一點也不奇怪，這段日子裡，你學會了瞭解你自己。」老人回顧自己的身世，感觸地說：「有時候，那要費上很長的一段時間。」

「是的，本先生。」

喬沒察覺老人在回憶。

「您大概以爲我會繼續不斷地去找水獺報復吧！」

老人笑了。

「過去就算了。你不去打松鼠，想做些什麼？」

「還不知道。」

雖然他結束了某種生涯，但正期待着以何種方式來補填。喬感覺有些徬徨。本先生把手放在他肩上，倆人一起走了。

卡利繞過屋角，用鼻子嗅着喬的手。喬給他一些食物。他們坐下來看着牠吃。

「我不曉得做什麼好，但願伯也在這裡。」

喬說着，一面撫摸狗的背，兩眼朝前凝望了片刻。

「當我等着水獺時，被一些動物迷上了。我想，有時可以打打小鳥。可是……我很喜歡霞必，或許是因為我也愛觀察動物，研究牠們的緣故吧。」

「等你長大，也能專心學問的。人對野外動物的保護和森林的探求，將是很有展望的一門。人們寧可化時間，遠離都市的喧鬧。他們需要自然、寧靜，而有着許多野生動物的地方。像你這樣愛護動物的人，應致力於維護這塊原始森林，並且向人們解說野外動物的生活及習性。在大學裡，你會學到更多關於這類的知識。你可以預習以備需要。」

喬沒想到這麼遠；但這意見倒是新穎的，也似乎很合於他的志趣。

發去接你了，否則我也會儘快去。可能還帶着伯和他叔叔的女兒一道。不久的以後，我們還會有機會到湖邊玩的。

愛你的父親字

喬已不再嚮往打獵，對於離開湖畔的事也不那麼失望了。他期望着和父親相見，並且把本先生的建議告訴他。

快到白家時。他又把信重讀一遍，不小心差點撞上一塊木板。書都掉了。其中一本散開，飛出一頁紙，被風吹過藩籬，喬趕忙翻過圍籬追去。突然間，聽到一陣陌生的巨響和急驟的奔躍聲。回頭一看，是隻騾子正向他衝來。喬拔腿就跑，却被石頭絆倒了，騾子已近，他全身又不能動彈。在此千鈞一髮之際，

一個黑影閃躍而起，喬看見卡利咬住了

騾的鼻子。



騾子拼命地搖頭，想把狗摔掉。牠兜轉到籬邊，用後腳支起身子，前足踢着卡利。

「我能嗎？你想我父親會允許嗎？」

「我想他會的。」

「但願如此。」

「我向他說說看。」

喬對這位知心的老人滿懷感激和敬愛之情。激動得含淚帶笑地說：

「謝謝你，本先生。」

他怕抑制不住興奮的淚，連忙站起來。

「我要去看赫斯了。帶來的書還沒送去呢！」

本先生也站起來。

「你去吧！順便看看有沒有信來。並且替我問候赫斯。」

「好的。」

喬回屋取書。卡利跟着喬上路。他在信箱邊站住，發現一封父親寄來的信。他一面走，一面拆閱：

親愛的喬：

我很抱歉，你不能如預定中在湖畔久住了。因為我必須到紐約去一個禮拜。我不在時，你母親不希望你離得太遠。或許在你收到這信之前，我已出

喬一下子站起來，奔過去，拾起一塊大木板擲向騾子。白·山姆忽然出現了，從後面抽擊騾子。騾子轉過頭來，一脚踢中了狗的頭。狗跌落在喬的旁邊。

喬跪下來。騾子走開了。白先生也在喬身邊半蹲着。卡利前腿跌斷了。頭受重傷，雙目緊閉，但沒斷氣。

「我真想殺掉那隻死騾子。」白先生大叫：「可是我沒錢另外買一隻。你看卡利活得成嗎？」

「牠的腿斷了。」

喬輕輕地撫摸着卡利，希望牠能睜開眼睛。

「我們需要這條狗。若不是牠幫我們尋獵，我們就難得吃到肉味了。我想，我可以裝好牠的腿。」白先生說。

「你能帶牠去見獸醫嗎？」

「我付不起費用。」

「我父親會付的。請你帶牠去吧，白先生。他是爲我而受傷的。若不是卡利……求你帶牠去吧，我爸爸會負責一切費用的。」

「好吧，你陪着牠，我去駕車來。」

白先生開着那部老爺車來了。他們小心翼翼地把卡

利擡上去。喬想跟去看醫生怎樣處置，但白先生不准許。

喬望着他駛去，想着剛才情景，心有餘悸。但他關心卡利，也許會死，也許斷了腿。喬不禁淚眼滿眶。

「喬！喬！」

赫斯兩手轉動輪椅朝他而來，遇在軟泥時很難輾過。

「你受傷了嗎？我聽見聲音。但我媽媽和奧迪，克勞第都不在，沒人推我出來。」

「我沒受傷，是卡利被騾子踢壞了。你父親帶牠去給獸醫看。我正要帶書給你。」

「卡利傷得重嗎？」

「我不知道。」

書還在地上。喬拾起來。

「牠斷了腿。噢！赫斯，但願牠不太嚴重。」喬說

「我也希望牠能康復，你喜歡牠嗎？」

「我想和牠做朋友，然而牠總是畏懼。有一次我幫牠擺脫水獺，從此我們變成了朋友。今天，牠把我從騾

子的危機中救出來。」

「救你？難道你——」

「我的書掉在地上，有一頁飛過籬笆。我沒注意到騾子，就穿過圍籬去追紙，騾子便衝過來了。」

「噢！喬，你沒聽說過這頭騾子嗎？」

「本先生告訴過我，他說你父親……，他說……。」

「喬停住了。」

赫斯兩眼下垂，低聲說：

「是的，每個人都知道。卡利也不例外，還有……。」

他抬起頭淚汪汪地說：

「我希望，那不是對你或對卡利。」

看着赫斯的眼淚和無助的生命，喬心裡難過得想跪下來，像人們安慰孩子一樣地抱住赫斯，但這衝動很快就被心事壓抑下去。他望着赫斯，赫斯似乎瞭解他的感覺。他們彼此悲哀地苦笑了。喬把書放在輪椅上。

「謝謝你特地為我帶書來。」

「但願你喜歡它。要我推你回去嗎？」

「好的。」

於是，喬把赫斯推到第一次遇見他的地方。

「等你父親回來，請他告訴我們卡利的消息。」

赫斯點點頭笑了，笑得很甜。

「我會再送一些書來，再見。」

「我很高興認識你，喬。願你終生愉快。」赫斯說

喬默默地離開了。

三小時後，當喬和本先生坐在石階上時，白·山姆來了，他沒下車。他們便走向他。

「到了醫院，卡利就睜開眼睛了。醫生說他會好的。他的腿已裹上藥，而且要留在那兒幾天。」

「那真好，我就擔心牠會死去，或者不能走了。」

喬說。

「我告訴醫生，若不能走也就不必讓牠活着了。我無法去餵一隻病狗。但他保證卡利不久就會復元的。」

白先生準備離去，喬向前一步說：

「若他不能走路，你願意把牠送給我嗎？我會養牠的。」

白先生看看他，不解地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你若真決定這樣，我可以送

給你。不過，我想牠會痊癒的。我得回家了。」

他駛過屋角遠去了。

「本先生。」

「什麼事，喬？」

「無論卡利是否痊癒，我想要牠。我會善待牠，永遠不讓牠挨餓。若我父親去向白先生說，他會答應給我嗎？」

「山姆才不肯賣掉牠。雖然他很需要錢，但要另外找一條像這樣對他有用的狗，得化上好幾年呢。再說，我不敢確定卡利在城裡會快活，雖然牠很喜歡你，然而在某些方面，牠對自己的任務感到驕傲，這是屬於牠的一部份，失去了它，卡利未必就會和以前一樣了。」

「可是醫生說牠會好的，我得不到牠了。」喬很失望。

他們不再說話。至少知道卡利活着是件值得慶幸的事。

「我得整理行李，準備回家了。」

他們走進臥室，把衣物整理好。臨別前，喬望着老人，淚水盈盈。

「湖畔的一切都令人懷念，大能感激是你的開導。本先生。」

「我樂於幫助你。同時也該謝謝你。希望你能再來玩。」

本先生不忍看喬，他們都有些感傷。

外面傳來車子聲。他們走到窗前，看見喬·蒙克利夫下了車正指着野火雞。伯和一個女孩從車子另一邊下來。她大約十三歲，一頭黑髮，長得很可愛。他們三人都站着仰望掛在走廊上的兩隻火雞。

女孩走上長廊，喬看不見她了。但在腦海裡，仍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烏黑的長髮，在陽光下走動時，閃閃發光。

喬未曾體驗過這種異樣的感覺。他有點兒莫名的快樂與惆悵。

「本先生，她很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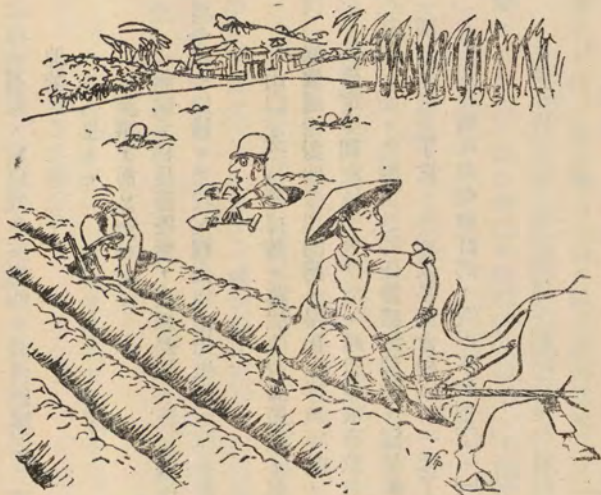
本先生一直在注意喬，他笑着說：

「今後你每天都會有一些新的問題和發現了。但這回將更令你難以忘懷。」

他溫柔地把手放在喬肩上。

「來吧，我們去見他們。」

——完——



漫畫：士兵，看樣子我還得掘深點兒！

邏輯解謎

E. R. Emmet 原著
華 擬 改譯

四、她住幾號

曾友琴、裴禮書、和許小梅三位同學，都住在仁愛新邨，邨裡共有一至九九號住家，他們除了自己家以外，不知別人的門牌，曾、裴二人問小梅家住幾號，小梅說你們猜一猜，我可以回答每人二個是否的問題。

友琴問：①妳家門牌號數是不是個平方數。②這個數目是大於五十嗎？他聽了回答以後認為已知小梅的住址，就記在本上。但是錯了，因為只有第二個問題，答的是實話。

禮書沒有聽到他們的對話，他問的是，①這號碼是個立方數嗎？②它是否大於25？回答以後，他也認為已猜到號數，而記下來，但是錯了，因為小梅在第一個問

題，答的是假話。

如果我補充一點資料，小梅家的門牌號是三家裡最小的，而三家門號的總和却好是一數平方的二倍，你就能算出三家的門牌號數。

五、包裹失竊

早晨九點二十五分半，一個小郵包送到乙康火車站，一轉眼間，包裹失竊了，此時才九點二十八分半。

乙康站是二條鐵軌的交點，通達甲、丙、丁、戊四站，各站間的交通，因為不是臨海，便是中間有沼澤、丘嶺，以及私人的產業築有圍牆被隔斷，只有鐵道和沿鐵道的小路可以通行，別無捷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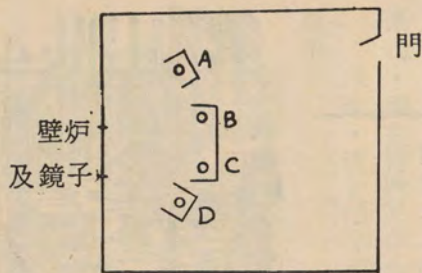
四個車站的行車時刻摘要如左：

滿杯啤酒。

II 將軍抬起頭來，正好從鏡子裡看見侍者背後的門關着，他轉過身來和鄰座的薛君開始談話。

III 王君和陳君都沒有姊妹。

IV 校長是一位禁酒者。



訂書匠畢爾克被發現在俱樂部餐廳裡昏迷不醒，有人在他的酒盃裡下了蒙汗藥。

餐廳外的休息室裡有一張沙發，二把扶手靠椅圍着壁爐，壁爐上有大鏡子，佈置如圖，四個人坐着談論這段新聞，他們是王德興；陳覺民、李國治、和薛劍虹，職位是將軍、校長、艦長、和醫生，（職位和列名次序無關）

I 侍者來替李君倒了一杯威士忌，替陳君倒一

八頁

△ △ △
答案在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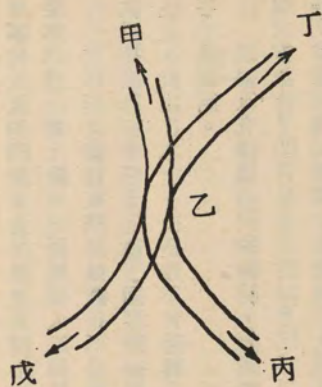
漫畫：「太空時代」

甲站——乙站——丙站
9:15開 9:23到
9:25開 9:44到

丙站——乙站——甲站
9:10開 9:27到
9:30開 9:38到

丁站——乙站——戊站
8:55開 9:26到
9:29開 9:53到

戊站——乙站——丁站
8:58 9:22到
9:25開 9:56到



各站每隔一刻鐘有一班車開出，所以除了上列的簡表外，加上15分或減去15分鐘，可推算其他的班次，由於最近用電腦管制，火車絕對準時不誤。

失竊後抓到五個嫌疑犯，他們都有腳踏車，騎車時平均每小時可行十五哩，如搭火車，腳踏車可留在車站，有鎖別人不會亂騎，如有須要亦可帶上火車。

乙站距離甲站四哩，離丙站七哩，離丁站十哩，離戊站亦為七哩。

五個人的行踪證明如下：

史茂如 9:14在甲站看見江樂平，史9:32在戊站。

鮑 郎 9:10在戊站，9:38在丙站。

江樂平 10:09在丁站，他的腳踏車留在甲站。

魯秉生 8:56在丙站，10:03在丁站。

葛 林 9:40在甲站，8:59在戊站。

此外當天發現有二輛腳踏車在乙站，無人來取。這五個人中，只有一個是小偷，請查明他們的動態，是誰拿了郵包。

六、蒙汗藥

V 王君是坐在一把靠椅裡，他是艦長的舅子，校長坐在王君的左鄰。

VI 突然有一隻手偷偷地放一些東西在李君的酒杯裡。又有人下了蒙汗藥，但誰也沒有離座，也沒有人進來。問誰在耍花樣，四個人的職位和坐處。



船場

花 登 笹 作
餘 蔭 譯

前 文 提 要

清兵衛赴船場創業受辱而歿。子清吉前往報仇，受知由之助入贅系由。後携側室絹出走，庶子清太郎嫡子由太郎女美代子及系由悉委正室妙子，致店務日弛，改由清太郎獨負艱巨。由太郎向金子求婚未果，遷怒乃兄。清太郎乃夜訪金子自明心跡。金子雖允下嫁，但百計拖延婚期，及由太郎從軍始進住系由。後清太郎亦奉召服役。其間，系由毀於炮火。戰後清太郎始予重建。妙子得由太郎死訊乃命清太郎與金子成親，但清太郎堅持等待二年……。

第二十章 功成身退

第二天開始清太郎再度爲了重建系由而忙碌。但是說也可憐，兵燹之餘，身爲船場著名布商的系由，現在擁有的全部貨品，僅僅是源助爲了報恩，留贈清太郎的五疋縐紗而已。

只是，清太郎並不因此而沮喪。他懷着堅決而又微形沉重的心靈，抱起那五疋縐紗，匆匆走向黑市。

戰後，首先在大阪重開商場的，並不是自負經商天才的船場商人，而是那些素爲他們所蔑視與不齒的販夫走卒、經紀人以及外籍流浪漢。雖說這與日本一敗塗地，不得不向聯軍無條件投降一事有關，但也十足暴露了船場這一溫室中生長的商人們的柔弱無力。甚麼時候開始，他們已經養成一種喪失了船場城堡的保護，就四顧茫然，無所手足的習性。因此，當那些被視同雜草不如的人們在劫後餘燼中，搭起簡陋的涼棚，或鋪上地攤，開始謀取糊口之資時，船場商人們仍處於驚惶迷惘之中。

在大阪的梅田、難波、天主寺一帶的砂礫堆中建立起來的黑市，居然像是螞蟥搬家似地，擠滿了饑餓的人群。在那裡買賣的食品居多。過去，人們的生活順序是衣食住行，但現在，這一原則業已改變，一變而爲食衣住行了。本來嘛，如果餓不飽肚子，還談的甚麼衣服、住宅。

清太郎來到了難波的黑市，抖開布匹的一角，在擁擠的人群中找尋主顧。

如在平日，清太郎這一舉動勢將成爲船場的笑柄、系由的污點。不過，現在誰也沒有那份閒心情來論人短長了。事實上，萬般皆下品，只有買賣高的船場商人，已經淪落到如不偷取他人菜園中

半青不黃的南瓜，就將無以維生的地步。

清太郎的運氣真不壞，剛在黑市中站立不久，五疋絹紗立即爲一個莊稼漢欣然購去。原來，在那些日子裡，農人不僅是黑市食品的唯一供應者，也是黑市市場上最受歡迎的大主顧。

「太好了，這些絹紗做新娘服裝最合適不過的了。」

那個老農夫露出漆黑的牙齒，愉快地笑着說：

「衣櫥、傢俱都已準備齊全，雖說只是些舊東西，但是它們以前的主人却是鼎鼎大名的教授和富翁。現在又有這五疋絹紗，我就不用再爲女兒出嫁煩心了。」

清太郎以五疋絹紗換來二百元現款後，立刻趕往伊予。

和其他地方一樣，伊予地方的男子都被軍部所徵調，只剩下老弱婦孺勉強承繼了染織花紋布的工作。

不過，在這荒僻的小村落裡，染織師清兵衛的名字依然活在每一個人的心頭。當她們知道清太郎正是那個使伊予人揚眉吐氣的清兵衛的愛孫時，都以自己的產品能由清太郎銷售爲榮。於是當清太郎從伊予回大阪時，他背上和兩手都是伊予出品的花紋布。

那些花紋布剛在黑市露面，立即爲人搶購一空。現在，清太郎手中已有了五百元現鈔。當然，他再度趕往伊予採購。

就這樣，在一個月之內，清太郎匆匆奔波於船場與伊予之間，不下十次之多。到了第二個月，清太郎不得不雇用一艘小船前往載貨，因爲他發現花紋布的重量已非他的體力所能勝任的了。

其間，金子也自告奮勇地參加了這一行商式買賣。隨同清太郎採購與銷售。清太郎並不贊成一

個女孩子拋頭露面，但是金子堅持自己不慣坐享其成。而且整船布疋的裝卸，也的確要一個人在旁協助看管，因此，清太郎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金子的要求。

在那一段艱苦的日子裡，清太郎對於營業方針做了一個決定性改變。他儘量減少出售花紋布的數量，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以貨易貨上。也就是說，他特別熱中於用花紋布換取素色綢。然後把換來的素色綢交由每日前來船場的已之助與利藏老爹之子利夫帶回福井工廠。於是，大約三星期左右，當已之助再度前來船場取貨時，他們帶來的是一疋疋經過精心印染的印花綢。

如果純粹以商品的銷售價值而言，無疑的那些印有菊花與牡丹圖案，色彩鮮艷的印花綢，應該是人們爭相購用的對象，然而，置身於重規之後尚未完全復蘇，到處是殘壁碎瓦的建築，迷惘驚惶的人群這一大環境中，未免顯得太不調和。已之助顯已覺察出這一點，所以不時提醒清太郎。

「我說，清太郎這些印花綢當然是極好的貨色，只是，在目前這種要餓飽肚子已感困難的時代，誰還有餘錢來買這些價錢又貴的次要東西呢？」

但是，清太郎另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並未忘記由之助曾經告訴過他的，有關大正九年那一次經濟大恐慌之後，父親清吉怎樣運用智慧，維持並且拓展系由業務那件往事。他記得很清楚，由之助的結論是：

「當市面蕭條，買賣清淡的時候，也就是貨幣不再流通的時候。這不是說貨幣已經消失，而是在甚麼地方被儲存起來。在這種時候，一個有頭腦的生意人應該做的是找出那些儲存錢鈔的主人來。」

清太郎帶着那些印花綢，開始下鄉巡迴銷售。

的確，在那個年頭，沒有誰比那些皮膚漆黑，滿身泥漿的農夫更富有的了。要爲五彩繽紛的印花綢找主顧，就得在那些充滿泥土氣息的鄉巴佬身上打主意。而清太郎指定的，鮮艷得近乎俗氣的菊花和牡丹花圖案，正是終日在田隴間忙碌的農人們所最喜愛的花式。不用說，清太郎的印花綢在窮鄉僻壤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只是，農民們並不能輕易獲得那些象徵富貴的菊花或牡丹印花綢，除非他們願意用糧食換來的各式綢緞與之交換。

三個月後，仍是廢墟一片的船場上，出現了一幢略具店舖型態的小屋，大門上掛着一面古舊的匾額，上面是兩個古氣盎然的大字——系由。店堂內則陳列着各式綢緞布疋。

系由老店重開，成爲船場的一大新聞。布疋經紀人，零售商那是不在話下，連那些閒得發慌的閒人，也帶着瞧熱鬧的心情，每天要來系由走上一趟，看看這家船場上唯一開店營業的布店甚麼時候開門歇業。在他們想來，現在根本不是做買賣的時候。

但是，出乎船場商人意料之外的，系由重起爐灶的舉動，似乎具有某些神秘的魔力，不多久，類似的小屋似雨後春筍般四處出現，當然，那些小屋的主人不是以世代經商，陶朱自居的船場商人，而是在黑市中獲取暴利後，準備在船場落葉生根的單幫客人與走私販子。

轉瞬之間，這一股外來的新興勢力在船場上組成了一個綢緞布疋的黑市，居然生意興隆，戶限爲穿。

等船場的商人們發覺老巢被佔，情勢危殆，不得不打起精神，先後復業的時候，系由已經恢復了戰前的舊觀。不僅如此，清太郎還趁着戰亂初平，地主需錢孔急的當兒，以極低廉代價購進土地，爲系由設立了三家分店。

正如清太郎退役回船場後所說的，一切得從頭做起，而他日夜辛勞的結果，終於獲致了壓倒性勝利。

在那一段日子裡，妙子似乎已忘記了自己才是系由的真正主人這一事實，因爲她整天臥在廚房裡，從不過問店務。

本來嘛，她又有甚麼可以說的。時代已經變了。過去那種把買賣交給掌櫃，主人自己去喝酒尋歡的習慣已經行不通了。船場甚至已不再是店舖的歷史可以支配一切的船場了。現在真正在支配着船場的是商品和金錢。

這一轉變已經使妙子大感懊喪，而前些日子發生的一件事，更使她寒心。

那一天曾是船場名流之一的織茂的老闆，突然前來系由求見妙子。當妙子詢問來意時，因營養不良而臉龐浮腫的織茂老闆囁嚅了半天，才解開手中小包，拿出一座古老的福神塑像，吞吞吐吐地說道：

「這……我留着也沒有用……如果您不嫌棄的話，請收下了它。……我……我只希望……只希望……」

織茂老闆沒有再說下去，只是下意識地撫摸着腹部。聰明的妙子立刻知道了是怎麼回事，不由大爲不忍。而他就着妙子施捨的冷飯殘羹，狼吞虎嚥的樣子，更使妙子透澈瞭解，船場是真正變了，變得如此陌生，如此可怕。

長時期遭受挫折的結果，妙子已不知不覺地培養出「聽天由命」的人生哲學，對織茂老闆的遭遇，除了深深嘆息之外，不知道應該以怎樣的態度來接受滄海桑田這一殘酷的現實。然而，當二年

後，清太郎在系由原址興建起一幢西式建築物，掛上系由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把那塊歷經風霜的舊匾額，移到不見天日的倉庫時，妙子終於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爲妙子設身處地想一想，她是應該流淚的。卅年來，爲了保護這塊匾額，她曾經付出慘重的代價。她甘願背負不孝的罪名，迫使老父退隱。她也曾以壯士斷腕的決心，逐走自己深愛着的丈夫。在這一場漫長的維護店號的戰爭中，儘管她沒有打過一次勝仗，却有屢敗屢戰的勇氣。誰知在自己風燭殘年之際，竟眼睜睜看着自己的精神支柱被束之高閣，使她多年來的夢想歸於幻滅，長時期的磨難成爲多餘。你說，她怎能不傷心欲絕，肝腸寸斷？毫無疑問的，如果她預先知道今天這個結局，在投降前夕的一場大火中，她早就自動擁身火窟，尋求真正的解脫了。當然，這樣做並不能保證「系由老舖」這塊招牌永遠不爲「系由股份有限公司」所取代，但最低限度，她能在地下向母親稟報，自己已經盡了力了。

沒有誰能比清太郎更能體會妙子那種因完全絕望而導致的生不如死的感覺的了。然而，他不得不採取這一斷然措施。理由是「形勢比人強」。

原來，就在短短的二年間，船場上已出現了無數大廈。這些大廈的主人則是自知在舊式買賣方面決非清太郎之敵的船場商人。

在這種時候，人們不由對那擁有「商場鬼才」稱號的由之助衷心歎服。早在很久以前，由之助曾經預言：「今後做買賣不能單靠手腕，主要還得運用頭腦才好。」曾幾何時，他的預言業已應驗。船場商人們已開始運用他們的頭腦了。他們以原有的綢緞舖爲骨幹，招兵買馬，改組成公司之後，固然聲勢大壯，無論是資金、組織，以及經銷網方面，都要比系由強得多。

但是，面對此一新情勢，清太郎仍了無怯意。他很清楚，船場商人不惜改頭換面，重整旗鼓，無非是希望在另一戰場上與系由再決雌雄。這事本身間接說明系由已使他們棄甲而走。這一回合的勝利是十分完整和絕對重要的。因爲，這一場商戰始自廢墟，彼此都沒有字號可借，餘蔭可襲。換句話說，這是清太郎個人的一次輝煌勝利。他對自己的信心當然更形堅定。

至於第二回合的戰爭，現在雖還未到短兵相接的時候，不過，從那些新興的公司中，清太郎已經發現了若干弱點，因此，對未來的商戰，也已勝算在握。

原來，那些由綢緞舖改組成的公司，除了負責人和基本幹部是由學徒、店夥，掌櫃般慢慢熬出頭來的科班商人之外，現在被稱爲職員的店夥中，倒有一大半是剛踏出大學之門的書生，從未接受過學徒教育，當然也就不知道甚麼叫做買賣。充其量，他們只是一些拿着公事皮包去上班的新津階級而已。而上班和做買賣可是截然不同的二回事呀。

（在平日，他們也許還能湊付着做買賣，當商場上出現特殊變化時，那些死啃書本的大少爺不手足無措那才怪呢！）

根據這一分析清太郎堅信自己絕無敗北的可能。

然而，清太郎也有他自己的煩惱，那就是自從實施新勞工法後，學徒制度已被完全廢除。事實上，這正是促使他痛下決心，廢棄系由老舖的店號，掛上系由股份公司招牌的主要原因，有了股份公司這一型態，他才能招募「店員」，給予學徒式訓練。

是日本投降後第二年，系由股份有限公司已擁有三十名以上店員，理所當然的，指揮大局的清太郎被稱之爲系由公司的社長，而整天在店堂內整理帳冊，收付銀錢的金子，也被衆人冠以社長夫

人的頭銜。

這倒不能怪顧客們冒失，或店員們自作聰明。一方面是由於金子堅持，一方面也是基於事實需要，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清太郎和金子在業務方面分工合作，恰像老式店舖的內外掌櫃。任誰看來他們十足是夫唱婦隨的一對佳偶。但實際上，直到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夫唱婦隨之實。

九月初的一天，妙子叫來清太郎與金子，用唯一其簡單語調，才越顯得堅決的口吻說道：

「約好的二年已經過去，是你們結婚的時候了。」

在過去二年中，由太郎仍然音訊杳然。問遍每一個退伍返鄉的鄉人，回答也是千篇一律的生死不明，

清太郎沒有答話，却把視線投向金子。於是他從因辛勤的工作和漫長的等待，身心都已感到極度疲憊的金子眼中，捕捉到一絲跳躍的光芒。他帶着異樣的心情微微點頭。

看到清太郎點頭允諾，妙子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說真的，過去的二年，在金子的感覺上固然悠長得漫無盡期，妙子同樣的覺得說不出的煩悶愁急。她既盼望由太郎能夠平安歸來，又就心由太郎真的歸來的話，將使清太郎與金子的事發生意外的波折。現在，清太郎既已不再堅持，她當然希望早日了結這樁心事。於是她說道：

「那就決定九月十三日。婚禮的事我會作妥善的安排。你們就不用煩心了。」

妙子自動承擔了婚禮總提調的責任。她決心使清太郎與金子的結婚大典，一切遵循着船場古老的形式進行。

別人也許會覺得妙子這種想法和做法，不免有些不合時宜。但是，她堅信這是自己唯一能夠做和應該做的事。很可能，她希望借着婚禮的舉行，以表達自己對正在逐漸蛻變的船場的一種懷念；最主要的還是藉此機會讓人們見識一下久被遺忘了的船場老閨娘的風姿吧。

是結婚前夕的事。那天晚上，金子約了清太郎離開了系由公司。這是除了買賣之外，二人相約外出的第一次。

金子把清太郎領向高津神社。曾經一度成爲廢墟的大阪，現在已出現了無數新的建築物。初秋的夜晚爲大地帶來一片肅穆氣氛，灰白色燈光又替人們的心頭添上幾許寂寞。他們保持着極度的沉默，甚至不想窺視對方一眼。

他們懷着無限感慨來到高津神社的大殿。在神像前站定後，金子方始靜靜地說道：

「我想，你應該好好地謝謝菩薩。當你被徵調服役時，我經常來膜拜，要求菩薩保佑你平安歸來。當媽親口許諾我們的婚事後，我也曾不時來上香許願，希望能早日結爲夫婦。」

清太郎默默地注視着金子，不知道應該說些甚麼才好。其實，在這種時候，語言已屬多餘，只是深深的一瞥，金子已完全體會到了清太郎感激的情愫。

他們並肩面向神像，像一對歷盡滄桑，而今苦盡甘來的老夫婦般，滿懷虔誠地向神座合十膜拜之後，金子凝視着清太郎的側臉，帶着一絲迷惘，幾許感慨和無限欣喜，自言自語般說道：

「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這一天！」

是的，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這一天！

在周防町第一次和清太郎相遇後，一轉眼七年歲月已經悄悄地飛逝。當金子發覺自己的一顆心已緊緊在清太郎身上時起，也已經有了六個年頭。在那一段不算太長，但決不太短的日子裡，支持

她以掛名妻子的身分，硬把心靈和軀體分裂爲二，苦苦等待的，與其說是女性的至愛，毋寧說是她特有的執拗個性，也許更接近事實。

她，金子，已向人們顯露出，在獲得自己心愛的東西之前，甘願承受任何痛苦，也決不片刻鬆懈努力的船場女人的特性。

清太郎眼眶中儲滿了淚水。這是他在這苦難的人生中，能夠把愛奉獻給一個女人，同時也獲得她同樣深摯的愛情的第一次。

「金子！」

清太郎情不自禁地擁抱着金子。這是一個既僵硬又冰冷的胴體。但是，當它接觸到清太郎的胸膛時，僵硬的胴體逐漸柔軟，冰冷的觸覺也慢慢變得溫暖起來。

清太郎的臉緩慢地壓向金子。即使是在神殿之前，當從未接觸過女人的清太郎，和絕不允許異性沾染的金子的香唇緊摺在一起時，並不構成對神像的污辱，有的只是聖潔與光輝。如果不嫌誇張的話，他們的接吻正是對神祇的最崇高的敬意，與最虔誠的讚美。

清太郎緊緊擁抱着金子。在這一刹那，時間與脚步似也停滯不前。偎依在清太郎懷裡，像個小女孩般盡情痛哭的金子，用來代表純潔、象徵歡欣的淚水，沾濕了清太郎的胸襟。就在這一片濕透了的胸襟中，清太郎獲得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獲得的幸福。

驀地，另外一個女人的影子在清太郎眼前浮現。那是他的母親，絹。他本能地抱得金子更緊。因爲他忽然發現，在金子體內正孕育着自己長時期來夢寐以求的母愛。他不願意由於自己的疏忽，讓那份得來不易的母愛輕易溜走。

靈。

他默默注視着懷中的金子。每一聲歎息代表着人間至愛，每一滴淚水顯示出人生之歡愉。

終於，金子慢慢地停止了哭泣。兩顆備受蹂躪的心靈，結合成一個充滿朝氣、歡欣和希望的心

他們忘我地傾聽着內心的歡呼，貪婪地舐嚐着生命的蜜汁，以致忘却了時間，甚至迷失了自己

當然，他們更不會發覺，慘澹的月光正把一個厚黑的陰影，悄悄移向他們頭頂。

同一時候，系由店堂內擠滿了前來道賀的賓客，也不時爆發出朗爽的笑聲。就在那熱烘烘、亂糟糟而又喜洋洋的當兒，前面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音訊久絕，被認定已經凶多吉少的由太郎。

送客出來的妙子一看到那張臉，不由失聲驚呼道：

「由太郎！」

「媽……」

幾年不見，由太郎整個變了。他已經不是以前那個面色慘白，神情萎縮的大少爺。妙子看到的是一個膚色黝黑，目光陰沉，神態冷傲的壯漢。

這麼說來，當妙子擺動蹣跚脚步奔向前去時，由太郎只是帶着奇異的笑容，輕輕拍擊着母親背部的舉動，就顯得有些異樣。

「你……你終於回來了。」

「嗯。我被送到西伯利亞去了……」

由太郎隨口回答後，既不因系由面目全非而表示驚異，更不詢問家人平安與否，逕自彎下腰去解鞋帶。直到那時候，妙子方始發覺愛子神情有異，不由神色大變。

「由太郎！」

但是，當妙子出聲攔阻前，由太郎早就抖掉那双破軍靴，大踏步走向起居室。

起居室中堆滿了遠親近鄰致送的賀禮，其中當然少不了酒。由太郎毫不遲疑地拿起其中一瓶，用牙齒拔出瓶塞，就着瓶口，喝了個涓滴不剩，然後隨手扔掉空瓶，回頭向急急奔來的妙子說道：

「我說，他們誠心誠意送的禮，妳總不至於退回去的吧。」

一句話把妙子說了個目瞪口呆。半晌，她才結結巴巴地問道：

「你……你已經知道了……？」

「嗯，船場整個變了，變得我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就在四處探詢的時候，我遇見了山野屋的嬸嬸。從她那裡我知道了一切。他們家的景況也大不如前了，不過對我倒是蠻親切的，一留就留了十天……」

「甚麼……你……你在十天前就已回來了……？……那爲甚麼……？」

「你奇怪我爲甚麼不早些回來，是不是？我想給你一個驚喜呀。你想想，謠傳已經戰死的兒子突然平安無事地回來，而且回來後第二天就做新郎，不是名符其實的又喜臨門嗎？」

「你說甚麼……？」

妙子脫口詢問。但是，用不着由太郎回答，她自己早就有了答案。知子莫若母，她很清楚由太

郎選擇這個日子回家的理由、同時，她也發現了一個過去忽略了的事實。那是自從清太郎回來重建系由時開始，山野屋那邊就此不再來往。有時候相遇於途，對方也愛理不理地匆匆道別。顯然的，對清太郎原就成見頗深的山野屋，眼看着系由在清太郎全力經營下，廢墟中重行站立起來，而且日益興旺，相形之下，山野屋顯得格外衰敗沒落。眼紅嫉妬之餘，竟把自己的不幸，一股腦兒推在清太郎頭上。剛好由太郎回鄉，就安排了這一毒計，讓清太郎下不了台。妙子想通了內中情由，當然愁急交加。但是她不得希企萬一。於是她竭力抑制內心的激動和顏悅色地說道：

「由太郎，我說……」

然而，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過去如此懦弱、柔順的由太郎竟用粗暴的口吻，打斷了她的話頭

「不，媽！金子是我的妻室！妳難道已經忘記了，當我去當兵的時候，妳自己說的，不管發生甚麼事，一定要好好看住她，直到我回來？」

「等一等，由太郎……。你聽我說……你走了之後，一切都變了……」

「是嗎。可是我由太郎沒有變，由太郎的妻子金子也沒有變！難道說，妳要我做一隻縮頭烏龜，把店舖平白送給那個清太郎不說，還要賠上一個妻子嗎？」

「由太郎，話不是這麼說。以前的店舖早就在一場空襲中燒了個精光。現在這家公司完全是清太郎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化盡心血掙來的。所以我作主把這公司歸在他的名下，而且決定等你二年，如果仍然沒有一些消息，要他和金子結婚。」

「原來如此。可是，現在我不是已經回來了嗎？」

「由太郎……」

「再說，要是沒有系由老舖這塊金字招牌，我不相信他有這麼大的神通，能夠白手成家。」
「你完全想錯了。現在，百年老店這一套已經行不通了。今天的系由已不再是過去的系由了。假使不是清太郎念舊，媽這把老骨頭早就不知道埋在甚麼地方了！所以……」

「好了，好了，別再儘自替清太郎吹噓了。媽，我只問妳一句話。妳到底是誰的媽？！在從軍的那些年頭裡，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差一點就沒了命。但是，每一次我都想到了媽和金子。我想起妳和金子正在船場等着我，於是我掙扎着活了下來。怎麼，我現在平安無事地回來，妳却要放棄金子！」

由太郎越說越氣，不由發了兇性，厲聲高喊道：

「媽，告訴妳，這辦不到，系由固然是我由太郎的店舖，金子更是我由太郎明媒正娶的妻子！」
「不行！我說不行！」

由太郎帶着憐憫的目光望望母親，大惑不解地問道：

「媽，妳不是一直恨透了清太郎嗎？現在怎麼又一味迴護他起來？！」

一句話把妙子說了個啞口無言，同時，也使她陷入一片極端困惑和異樣複雜的心境。因為，由太郎直接擊中了妙子的弱點。

然而，妙子畢竟是船場的女人。經過短時間的內心掙扎後，衡情輕重，她做了一個決定。

「由太郎，你現在就給我去山野屋。媽一會兒就來。我一定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就是！」

「笑話！我爲甚麼要到山野屋那邊去！這裡本來是我的家，我爲甚麼要出去！」

經過長時期西伯利亞集中營的拘留生活，由太郎似已磨練成一種大無畏精神，以堅決的口吻拒絕了母親的建議。

就在那時候，清太郎和金子偎依着走進店堂。迎面看到大馬金刀般坐在正中座椅上的由太郎後，他們不由錯愕着站定了腳步。

短暫的驚愕之後，清太郎立刻拜伏於地，恭聲說道：

「少爺，您終於平安回府了。」

但是，由太郎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却轉對呆若木鷄的金子，得意地說道：

「金子，妳丈夫回來了，應該高興才對，怎麼做出這副怪樣子來！怎麼樣，難道妳連自己的丈夫都不認識了嗎？！哈……」

金子沒有答理，低下因痙攣而歪曲了的臉龐，搖幌着奔向內室。由太郎冷冷地目送她離開店堂後，才掉頭陰惻惻地審視着清太郎道：

「清太郎，我再警告你一次，那個女人是我的妻子！你這小子色迷心竅，趁我離家從軍時，居然想人財兩得……」

一旁的妙子聽見由太郎越說越不像話，正想出聲喝阻時，由太郎的鐵拳已經帶着雷霆萬鈞之勢擊向清太郎面頰。清太郎做夢也想不到由太郎竟會動粗，結結實實挨了由太郎一拳後，隨着一聲呻吟，連連後退。等他站定身子，本能地伸手撫摸火辣辣隱隱作痛的面頰時，由太郎已揚長出室。

在連接起居室的陰暗小屋裡，金子正喪魂落魄地呆坐着。由太郎瘋狂似地闖進屋子後，立刻手撫金子香肩，用不自然的溫和口吻說道：

「金子，妳不知道我多麼想念妳。」

「手拿開……」

金子尖叫着作勢欲起，但按在肩上的重壓使她無法動彈。只聽由太郎繼續說道：

「六年！我整整想了妳六年！今天總算看到了妳。金子！讓妳的丈夫好好地看看妳！」

說着話。由太郎那長滿雜草似的臉龐慢慢靠近前去，找尋金子的櫻唇。金子屏住呼吸，擠出最後一分力氣，推開由太郎的身子，顫聲說道：

「我已經是清太郎的人了！我的身體和我的心，都已屬於清太郎的了！」

金子的聲明使由太郎怔了一下，他用狐疑的目光注視着金子。

「妳已經是清太郎的人了？」

由太郎停止了逼迫，金子不由透了口氣，遲疑着又道：

「是的……我們……早在和你相親之前……我們已經……」

一股怒火自心底升起。由太郎一把抓住金子頭髮死命往回拉。隨着一聲哀鳴，金子跌臥在由太郎脚下，敞開的衣襟露出了一對潔白、晶瑩的乳房在這一刹那，由太郎內心的怒火熄滅了，代之而起的是同樣狂熱的慾願。

由太郎帶着猙獰的笑容，伸手向金子胸前探索。金子忘我地抗禦着。掙扎中，金子的裙子發出了呻吟，而孔武有力的由太郎則喘息着壓向那個顫抖的肢體。眼看着金子將慘遭蹂躪的時候，由太郎突然一聲悶哼，從金子身上滾了下來。和他同時墜地的則是一隻收藏布疋樣品的木箱。由太郎還未站起身來察看，背後已傳來妙子那嚴峻與微帶顫抖的聲音：

「你這畜生！還不快些給我滾出去！快些滾得遠些，別讓我再看見你！」

由太郎狠狠地回瞪着母親，冷冷地說道：

「真想不到，連妳也這樣對待我！哼，出去就出去，又有甚麼了不起的。算我倒霉，自己的財產和妻子被人騙走不說，親生母親居然也幫着別人說話！」

由太郎留下一串令人心寒的笑聲後，就此揚長而去。

苦澀的表情油然在妙子臉上浮現，使她顯得異樣的衰邁。

那天晚上，系由家裡瀰漫着鉛塊般沉重的空氣，幾乎使人無法喘息。

起居室裡，妙子和清太郎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爭辯。

「請您允許我離開這裡。」

清太郎一再重複着自己的要求。

「這是甚麼話。這件事根本和你毫不相干。我再說一次，你用不着爲了這些事內疚。同時，我也不答應你離去的。」

「可是，少爺已經回來。」

「可是他現在已經又走了。」

「不，如果沒有我，少爺不會走的。」

「不管怎麼樣，這是我的主意。我要你留下來，而且按照原定的計劃和金子結婚。」

「不可能的了。少爺在我們約定的二年內回來，我寧死再也不敢接受您的吩咐的了。」

在鄰室靜聽的金子，不由全身打了一個冷噤。因爲她從清太郎的語氣中，充分體會到他的決心

已是無可動搖的了。

記得前幾年由太郎的婚事瀕臨破裂邊緣時，清太郎就曾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情，夜訪漢正堂，苦苦哀求金子重行考慮與由太郎的婚事。

當然，金子非常清楚。清太郎所以會經常以近似自我虐待的方式，坦然從事自我犧牲，完全是自幼接受系由的薰陶所致。在過去，對於這種捨己全人的胸襟，金子由衷表示傾佩與仰慕。正因為如此，她才答應由太郎的求親。但是現在，她對清太郎的欽佩與仰慕之忱雖未減退，却多了另一種感情。那是遺憾。不，不是遺憾，而是近似遺憾的憎恨。

她深切瞭解清太郎目前的處境。也就是說，她對於清太郎堅欲離去一舉並不反對。然而，當他向妙子表示非走不可的時候，竟無一語涉及自己，不僅令人遺憾萬千，甚至使人覺得可惡透頂。在金子想來清太郎既然決心不再留在系由，最低限度，他應該明確表示，希望和自己一同離去的願望才對。然而，清太郎彷彿有意抹煞自己似地，對此竟隻字未提！

很自然的，金子不免想到今後自己的出處問題。系由顯然不再適合自己居留。清太郎離去後，自己仍然留在系由，並且以由太郎妻子身分出現，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那末，眼前只有一條路可走。和清太郎一樣立刻遠離系由。

紙門被輕輕拉開，清太郎像個幽靈似地在她面前出現。

「金子小姐……」

金子緊緊咬住自己嘴唇，以免驚叫出聲來。因為她在一瞥之下，已經看到了清太郎眼中的「語言」。那不是沮喪，也不是絕望，甚至不是在採取此類自我犧牲的舉動時例有的慷慨與堅決。那是

一種……那是一種……不，她找不出甚麼適當的形容詞來形容它。她只知道這是一種較之空虛、幻滅更深沉千萬倍的感覺。

僅僅在二個小時前，他是如此興奮、快愉和幸福。難道人生真的是這麼禍福無常嗎？要不，清吉在賜給他生命的時候，也把自己不幸的命運一併遺傳給了他？！

死般寂靜中，飄浮起一個空虛、迷惘的聲音。

「我決定離開這裡了。」

「那末，我跟你一起走。」金子死命抓住清太郎的視線不放：「讓我們一起離開這裡吧！」

但是，清太郎沒有回答，只是軟弱地搖搖頭。

「你這是甚麼意思？難道說你要我留下來受辱一輩子？！」

金子真的急了，不自覺地提高了嗓門。於是，清太郎靜靜地說出了一句使金子大感意外的話。

他說：

「我不想重蹈父親的覆轍。」

這句話像是一把鋒利的小刀，深深刺入金子的心房。

清吉爲了與絹的愛情，自動放棄了店舖。結果是系由的店號因之成爲船場同業的笑料，而妙子也因而艱苦備嘗，直到今天。

現在，如果自己和金子一同離開這裡，誰也不知道由太郎會做出些甚麼事來。但是清太郎有一點是能確定的，已經步入老境的妙子，必將再度經歷過去那種充滿屈辱、痛苦的生活。儘管她不是自己的親生母親，但二十年來不無養育之勞，最重要的是，他實在不忍心眼看着這個爲了維護系由

，不惜捨棄丈夫的倔強、好勝的船場女人，掙扎一輩子的結果是伴着一顆破碎的心，步入墳墓。

「那末……那末我呢？……我該怎麼辦？難道你要我嫁給由太郎！」

於是清太郎再度搖頭，否定了金子的想法。

「我相信，關於這件事老闖娘一定會有一個非常明智的安排的。」

清太郎說後，深深鞠了一躬，轉過身子準備離去。

「等一等！」

金子不顧一切地拉住了清太郎的手，哭泣般哀懇道：

「求求你！抱抱我……至少，在你離去之前……！」

金子的哀懇是非常明顯的。既然清太郎已經決心與自己永別，她不得不放棄與之同偕白首的願望。不過，她仍然渴盼，或者說是堅持，應該由清太郎使自己成爲婦人。長時間來，自己苦苦等待着的就是這一天。現在是唯一的一個機會，向自己傾慕着的他奉獻一切。

她不顧去思索日後的遭遇。她只知道現在應該完成自己多年來的心願。

如果說面對一個女人的哀懇，清太郎仍然無動於衷，顯然把他過份神化。他不願傷害風燭殘年的妙子，當然更不忍心辜負紅粉知己的金子。

然而，他不能不同憶起，使父親清吉寶志以歿的，正是這份代表人類至愛的感情。由於這一受萬人歌頌的人間至愛，自己來到了這世界……。

清太郎帶着無限歉意與辛酸，溫柔地撫摸着金子的臉。冰冷的手指輕輕地替她抹去沿頰而下的淚珠。

「祝妳永遠幸福。」

清太郎喃喃地祝福後，逃避甚麼災禍似地奔出了金子寢室。但是，他無法揮走已經深印在他心靈深處的那張由悲哀與絕望塑成的慘白的臉龐。

他一口氣奔上二樓自己的寢室，然後軟綿綿地倒臥於地。

從某一角度來看，現在正是清太郎生命史上的一個轉捩點。也許，度過了這一轉捩點，清太郎就此擺脫了過去二、三十年來淒慘的命運，開始步向康莊大道。誰知道。

但是，在清太郎本身的感覺上，這一次的意外變卦未免過份沉重，沉重得使他無法負擔。

是的，自從他懂事以來，隨時隨地被灌輸着一種觀念：要做一個卓越的商人，就得澈底的忘記自己。在今天以前，他一直以爲自己已經做到了這一點。現在，他方始發覺這純粹是由自大心理所幻織成的錯覺。證據是，在這件事上，他竟產生了寧願立刻死去，也不甘心接受命運的捉弄般怪異念頭。

如果由之助現在還活着的話，對清太郎含着痛淚所作的決定，將有甚麼看法？也許，他會告訴清太郎：

「對了。這樣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商人呀！」

他也可能帶着激賞的心情，提醒清太郎：

「你還胡思亂想些甚麼！你已經戰勝了自己呀！」

清太郎永遠不會忘記由之助彌留時對自己所說的最後幾句話：

「……做一個商人就得有強健的體魄和堅毅的意志。尤其是後者，必要的時候，只是堅毅還不

夠，還得殘忍！對人殘忍，更得對自己殘忍！你的父親在緊要關頭選擇了女人，所以他是一個弱者。因爲他不夠堅毅，更不夠殘忍，所以他失敗了。清太郎！你應該永遠記取這個教訓，做一個強者！」

妙子主動建議他們應該結成連理以來二年間，金子經常在清太郎夢中出現，而使他輾轉床褥，難於入眠。他曾不止一次地夜半起床，帶着跳躍的心，站在金子寢室門外，傾聽那象徵寧靜、溫柔 and 幸福的鼾聲。在白天，他的內心深處永遠有一個念頭在蠢蠢欲動——把身旁的金子擁之於懷，一傾多年情懷。

然而，他都忍耐了下來。他以回憶由之助的臨終遺言，來增強自己的信心，克制內心的渴求。幻滅！一切的一切都已幻滅了！即使如此，自己還想戰勝自己嗎？即使如此，自己還想做一個卓越的商人嗎？！當一切都已幻滅了的時候，就算戰勝了自己又有甚麼意義？而所謂卓越的商人又怎能獨自存在？

清太郎凝視着因不甘寂寞，正自破碎的蓆面向外窺探的那些焦黃的稻草，沉痛的思索着。其實，清太郎的痛苦根本是多餘的。只要他現在去金子那邊，告訴她：

「讓我們一起離開這裡吧！」

問題立刻可以解決，就是這麼簡單。但是，他竟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爲，妙子那愁苦無告的臉，由之助那堅毅自信的臉，還有清吉的、絹的……，正走馬燈似般他眼前顯映。

清太郎開始整理行囊。說是行囊，其實，除了幾身破舊的替換衣服之外，只有一把因長時間撫摩而隱泛光澤的小算盤；如果算盤勉強也能算是行囊的話。

要是誰足夠細心的話，將能在那把黑色小算盤背面，發現在已經依稀莫辨的二個字——清吉。那天深夜，清太郎獨自整理着公司的帳冊。

佛堂裡，妙子俯伏在佛壇前喃喃地唸佛。她知道清太郎的決心已經無可挽回，因此，她必須不停地唸佛，以抑制自己內心的激動與恐懼。

金子也在自己寢室裡坐以達旦。她邊回憶着剛才清太郎所說的每一句話，邊思索着自處之道。

清太郎離去後的系由，當然不是金子應該繼續逗留的地方，然而，仔細探索清太郎的真意，顯然希望金子能取代清太郎的地位，幫助由太郎承繼這份產業，使系由永遠存在於船場。

爲了清太郎、爲了妙子，還有，爲了那個使自己成爲掛名媳婦的由太郎，更重要的是爲了系由……。

歸根結蒂一句話，金子仍然是一個無法衝破名爲船場的城堡，命中註定將以堡主妃子身分度其愁苦生涯的宿命性女人。

凝重、窒息的一夜過去了。第二天早上，穿着嶄新衣服，興沖沖前來幫忙招待賓客的店員們莫不大吃一驚。因爲不等他們向妙子道喜，後者就下達了意外的命令：婚禮停止舉行。於是他們得分頭前往系由的親舊故友處逐一通知，以免枉駕。

上午十時，清太郎俯伏在妙子座前，恭謹說道：

「夫人，卅年來蒙您訓誨，我將終身感激。現在，我要向您告退了。」

妙子沉默着注視清太郎片刻，深深歎了口氣，取出一個沉甸甸錢包，強忍激動心情，慢慢地說道：

「我不想再說些甚麼……希望你用這些錢在甚麼地方替系由設立一家分公司。」

「謝謝您的盛意，夫人。但是我不能接受！」

「清太郎！你是說你不願意爲系由設立分號？」

「不，夫人。我只是覺得這樣做對少爺似乎……」

「對由太郎又怎麼樣？！他……」

妙子正待駭斥清太郎的顧慮時，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喧鬧聲。緊跟着，一個店員張皇失措地奔進來，衝着清太郎叫道：

「社長！您快些去看看！外面來了幾個無賴，開着一輛卡車，不問情由，就要搬公司裡的貨色。」

「唔，有這麼回事？」

清太郎顧不得再和妙子辯論，匆匆向外奔去。

店堂裡，五、六個一望而知是黑市經紀人的壯漢，正與店員激烈爭執，看到清太郎後，就氣勢汹汹地圍攏來，望着清太郎直瞪眼。清太郎不爲所動，平靜地說道：

「各位大概弄錯了吧。這裡是系由呀。」

「誰說弄錯了。不是系由我們還不來呢。你聽着，這裡所有的生財貨品都已賣給我們了！」

「你別胡說八道！誰賣給你們了？」

「當然是我囉……」

自店門口閃身出來答話的是由太郎。由太郎現身說話，使清太郎爲之一怔。咄嗟間不知應該怎

樣措詞才好。只聽見背後有人氣急敗壞地叫着：

「……你……你……」

那是趕出來察看究竟的妙子。由太郎嘴角間掛着一抹冷笑，若無其事地反問母親：

「是的，是我。系由本來就是我的財產！我處分了自己的財產，又有甚麼不對的！」

昨晚，由太郎被妙子逐出系由後，氣無可出，找到了黑市經紀人，以系由主人身分，把系由的生財和貨色作價五萬元，一股腦兒賣斷。

「由太郎……你……你這畜生！……你存心要把系由敗光嗎？……這些東西至少值三十萬呀！……你……」

妙子氣得四肢發抖，語不成聲，但却引來無賴們一陣得意的笑聲。

「真的值這麼多嗎我們？！事前沒有來估價，想不到居然誤打誤撞的做了一筆好買賣，活該老子們發財！好了，那我們只能却之不恭了！」

無賴們正待動手搬貨時，人叢中響起了一聲尖叫：

「等一等！」

只見金子帶着蒼白的臉，擠到衆人面前，注視着由太郎，沉痛地說道：

「由太郎先生！你難道真的喪心病狂到要毀滅自己的店鋪嗎？！」

「我的店鋪？妳倒說得好聽。你們不是處心積慮要把它佔爲己有嗎？哼，這一下子你們可沒有指望了吧！」

「你想到那裡去了！告訴你吧，清太郎先生今天就要離開系由了。難道他能把店帶了走不成？！」

「好了，少花言巧語了。我可不是三歲小孩子。」

「誰騙你了。這店的名義本來就是你的名字嘛。」

「鬼才相信呢！」

於是，妙子顫巍巍從身邊取出一疊文件，丟在由太郎腳下！氣息喘喘地叫道：

「畜生！……你自己看吧！……」

那是清太郎經過一晚整理，交由妙子保管的有關係由的土地、房屋的所有權狀。看到所有權狀上的名字時，由太郎不由大感狼狽。當他翻到系由公司的營業登記時，更像是泥塑木雕似地僵在當地無法動彈了。

「怎麼樣，現在總該明白了吧！」

由太郎軟弱地點點頭，自言自語般說道：

「想不到，真想不到！……」

然後，像是想起甚麼般抬起頭來，轉對那些黑市經紀人道：

「我改變了主意，不想再出售了。你們回去吧。」

由太郎倒是說得很輕鬆，但是，眼看着就可大發利市的無賴們怎肯就此罷手。免不了露出流氓本色，不依不饒。

「笑話！憑甚麼要我們回去！我們既然已經付了定金，就得搬東西！」

「不……不，你們不能搬……我還你們定金。」

由太郎慌忙攔阻着。所謂流氓，無理尚且要取鬧，何況現在他們是理直氣壯，豈肯平白吃虧。『你倒真會自說自話！還我們定金？對不起，我不要。我們是依照船場商場的規矩做買賣。付了定金，交易就算成交了。誰都不用想隨便毀約。除非你自己承認不是船場的商人！』

不是船場的商人？由太郎再無恥，可也不甘心接受這一極端侮辱的稱號。因為不管怎麼說，他畢竟是船場商人的後裔。他的血管裡仍滿竄着商人的血液。但是，要想維持船場商人這一頭銜，他就得準備傾家蕩產。於是他愣住了。

「等一等。你既然願意依照船場的規矩做買賣，那就好辦。」

替由太郎解圍的是清太郎。他不慌不忙地走向辦公桌，說道：

「現在，我以船場商人的身分和你談交易。我要把它買回來。」

「你要把它買回去？……那也好，你準備出多少錢？」

清太郎沒有答話，慢條斯理地自懷中取出那把傳自父親的小算盤，放在桌上後，才神情嚴肅地向代表無賴們說話的黑市經紀人道：

「既然在船場做生意，就得像個船場商人的樣子。讓我們用算盤來討價還價吧。你說，你要多少價錢？」

「我要這個數字。」

黑市經紀人以笨拙手法在算盤上撥出「一」「五」兩個數字，表示最低賣價是十五萬。

「克敬。」

突然，清太郎叫出「克敬」兩個字來，接着撥掉算盤上的「一」，只剩下一個「五」。原來，

船場批發商們在談判交易時，照例都使用隱語。他們以「敬謹能創業克儉易興家」十個字，代表○到九的十個數字。「克敬」兩字是五○，表示清太郎願以五萬元購回系由全部生財貨品。

黑市經紀人當然不肯脫手，在五字前面重行撥上一個算盤珠意思是非十五萬不賣。

「克家。」

清太郎喊出的隱語是五和九。他似乎非常大方，立刻從五萬加到五萬九千元，可是，黑市經紀人仍然堅持十五萬這個數字。於是，清太郎繼續「克謹」「克能」般喊價。也許是覺得對方太貪心，有些不耐煩的緣故吧，清太郎雖仍在喊價，但已懶得再撥算盤了。

就這樣，雙方討價還價，糾纏不清。終於，黑市經紀人讓到十三萬後，不管清太郎「克創」「克業」一個勁出價，他老是直搖頭。清太郎露出一絲無可奈何的苦笑，開始在辦公室內踱步。半晌，才痛下決心般說道：「好！克易！」

於是，黑市經紀人安心大放般泛起了笑容。清太郎深恐變卦般，接着又問了一聲：

「那末，你答應了？」

「嗯，我賣了！」

清太郎點點頭，轉身從金櫃中取出錢鈔交付貨款。心花怒放的黑市經紀人點完鈔票竟爾神色大變，眼紅脖子粗地喊道：

「這是怎麼回事！只有五萬七！我是以十三萬的價錢脫手的呀！」

面對暴跳如雷的黑市經紀人，清太郎不愠不火，以異樣安詳的口吻說道：

「誰說十三萬？我們是以克易成交的呀。克易就是五萬七千元。這不會錯的。」

「甚麼？」

「這是船場通用的隱語，可不是系由獨自胡亂編造的。你不相信，不妨問問在場的各位商場前輩，克易可是五萬七。」

「是的，克易就是五萬七！」

「這小子連船場的規矩都不懂，還想來賺船場的錢！依我說，根本別理他，看他有甚麼辦法！」

聞訊前來看熱鬧的商人們紛紛發話，支持清太郎的意見。黑市經紀人明知道自己把「克易」聽成「可以」，上了對方的惡當，咄嗟之間，偏又找不出甚麼言詞來反駁，急得直搓手。於是，清太郎沉下臉，冷冷地說道：

「別嫌五萬七的價錢太低，要知道你已經白賺七千了。如果你以為船場商人老實可欺，那就大錯特錯了。依我說，你最好見好就收，免得自討沒趣！」

一番話把幾個無賴漢說得臉紅耳赤，噤咕着抱頭鼠竄而去。

目送逐漸遠去的無賴們後，清太郎感慨系之地自言自語：

「想不到我清太郎在最後一刻竟做了這麼一筆卑鄙可恥的交易……」

他無限痛惜地撫摸着桌上的算盤片刻，輕輕嘆了口氣，把它納入了懷中。

當清太郎與無賴們談交易的時候，由太郎臉上神色瞬息萬變。如果仔細觀察的話，人們不難從他那複雜而又微妙的表情中，捉摸到若干他在從軍以前經常顯露的畏怯、自卑的神色。

也許，正如清太郎自己所說的，以魔術般手法玩弄算盤，藉以對抗暴力，乃是一種卑鄙可恥的行徑，不足爲訓。然而，剛才那一幕已向由太郎證明出，一個商人只要有算盤在手，就可以之作爲武器，與任何強大的敵人對抗。

面對清太郎那種臨危不亂，却敵於談笑之中的風範，由太郎於歎服之餘，不免因自慚而微生怯意。那份怯意即意味着由太郎的敗北，而且是永無戰勝機會的敗北。

清太郎收起算盤後，環顧四周一眼後，沉靜地說道：

「那末，各位，再見了！」

清太郎向顧客和店員們深深一鞠躬，轉身拿起旁邊的小布包，正欲離室時，由太郎像是從一場漫長而又驚險的噩夢中驚醒過來般叫道：

「等一等……你不要走！」

妙子和金子不約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帶着驚詫、期待和欣喜的神色凝視着由太郎。

「我決不是做買賣的材料！還是由你來負責的好！我決不讓你走的！」

由太郎忘其所以地高叫着。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他的神情雖然相當激動，但說的話却是由衷之言。

然而，清太郎並不因之而改變去志。他帶着異樣的神態恭聲回答道：

「謝謝您的誇獎，少爺！可是，帶着算盤做買賣的方法已經過時了。據說，我死去的老頭子是來船場報仇來的。不過，在那些年頭，船場還是一座攻打不破的城堡，不像現在這樣，張三李四那些外鄉人都能自由自在地在船場出入或做買賣，所以，商人能夠馮仗算盤，應付一切意外變故。」

清太郎再度取出算盤，無限憐惜地注視着它，繼續說道：

「可是……可是……時代已經變了。船場這個城堡業已不復存在。它雖然喪失了保護它的居民，對抗外來敵人的能力，但也不再以陳陋的習俗束縛它的子民了。現在，只要有錢和貨，任誰都能做一個名符其實的商人……儘管大家仍把這裡稱之爲船場，其實，真正的船場早就在戰爭中死去了。從現在開始，人們只需拼命賺錢，設法擴展自己的事業就行了。他們無須乎再和船場這個頑強的敵人相抗衡，因爲，它已澈底毀滅了……船場業已澈底毀滅，所謂店號更已黯然失色，而算盤也將無用武之地。那末，我即使留在這裡，又有甚麼可以做的！」

店號不再是人們尊重對象的船場……父親清吉爲了報仇雪恨，離開伊予以來五十餘年……

一如清太郎所說的，半個世紀以前的船場已經烟消雲散，渺不可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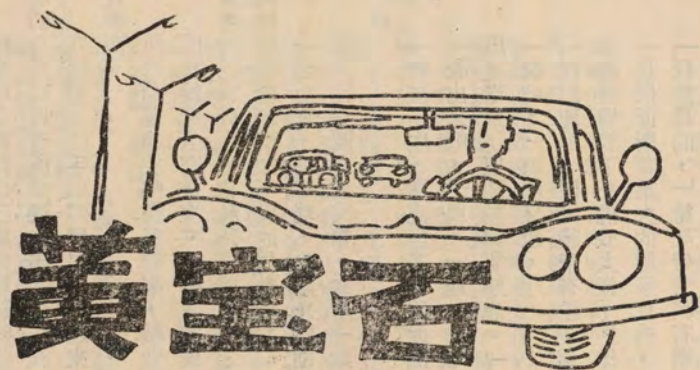
懷抱着設立分號的美夢，從孩提時代開始，無論寒暑，不分晝夜，以紅腫手指勤練算盤，用嘶啞喉嚨背誦隱語，一襲破布，三頓冷飯，以無窮耐性體認泥錢價值，以有限智慧學習商場訣竅的學徒和店夥們的身影也銷聲匿跡，徒留去思了。

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使那些黯黑斑駁的市招顯得異樣醜惡；西裝革履和閃閃發光的徽章則取代了綉有店號圖記的粗布圍兜。

店夥們，唔，不，現在應該說是店員們，他們關心的不是泥錢的價值，而是自己薪津的高低，和假期的多寡。

那兒是船場？

船場已經消失了！



美室石

TOPAZ

Leon Uri's 著

張 時 譯

第一部 伊 寧

楔子——一九六二年夏

若干年以後，據說有人曾在四國的松山地方，看到一對和清太郎與金子非常酷似的中年夫婦，過着相當貧困，但却極端幸福的生活。

船場已經完全消失了！

清太郎這個商人又有甚麼理由或必要，繼續逗留在這個已經不再是船場的船場？！

在由太郎急切而又惶恐的挽留聲中，清太郎充耳不聞般走向系由公司的大門。

也許，這是他擺脫商人清太郎這一頭銜，以人性的清太郎的身分所顯示的第一次反抗行動。

突然，妙子說話了。她說：

「等一等！我並不反對你離開，但是，我不願意你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離去。因為我們虧欠你的太多了。……如果我們驅使側室之子代我們創業，自己却飽食終日。安享榮華富貴，將來怎樣向系由的列祖列宗交代？！……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能力清償你的債務。根據商場慣例，債務人在未能償還債務之前，就應該向債權人提供一些抵押品。我們不願破壞這個規矩！」

妙子的話中適如其份地表露出船場老闆娘最後的執念。而她提供的抵押品則是金子。

「既然是抵押品，那我就接受了。」

清太郎帶着朗爽的笑容，坦率接受了妙子的建議。

於是，在衆人目送之下，清太郎和金子並肩走向通往另一個人生旅途的未來。

（全文完）

馬基瑞的別克車穿過蘭格萊郊外政府複雜機關的大門。他轉上大路後，便加速向華府而去，一路上緊張地碰摸公事皮包並且瞧着後望鏡。兩部全副武裝的車子緊跟在後面。胡柏坐在他旁邊，魯斯忠默默地坐在後座。馬基瑞對於即將到來的辯論感到獲勝的得意。在情報方面，他直接對總統負責，而豬灣事件以後，他一直便高聲爭辯關於蘇俄在古巴的行動。

蘇俄總理在一九六二年中，在言論上一下和平一下威脅，而在行動上極其狡詐無理之能事。

胡柏是最能幹的情報人員，一直拒絕與他合作。皮包裡的資料終於使他相信了。

年輕的美國總統即將面臨一項困難的決定。這個決定對於一個肉體人身來看是否過於鉅大一些？如果人類全部瀕臨死亡生存的抉擇時，那是否應該是上帝的責任？

馬基瑞立刻對自己認為總統無法作此後果嚴重的決定感到不快。誰敢說總統不能有鋼鐵的意志？哦……這一點我們立即可以有所分曉，馬基瑞心裡想。

在輪盤上的手忽然變得笨拙起來。他長嘆了幾口氣以鬆懈胸中緊張情緒，然後他又看看護衛的車子是不是還在後面。

他打開邊窗放些空氣進來，驅散胡柏的烟斗煙氣。

所有線索全在這裡。蘇俄集團國家開抵古巴港口的船舶突然增加，數以千計的俄國「技術人員」湧來古巴。

重要古巴官員也常常私訪莫斯科。這種古巴的局勢表示什麼？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是有許多猜測。這已經足夠讓美國發生繼續增加不安的局勢與採取準備了。

一到白宮，馬基瑞，魯斯忠和胡柏立刻被引到西廂的總統辦公室去。

馬基瑞打開舊公文箱，拿出一紮由U2飛機在高空所拍的照片。他把相片擺在總統桌上，並且給他一個高倍放大鏡。

「總統先生，聖克里多巴附近的森林。這個地方最近才被清理出來。放大與分折在一個鐘頭內便可以送到。」

「說出來吧，老馬，」總統說。

馬基瑞望了望胡柏與魯斯忠。「這也還是推測，可是我們根據……」

「說吧，」總統又說。

「我們認為，俄國將帶有核子彈頭的火箭運到古巴，瞄準着美國東岸與中西部。」

總統慢慢放下高倍放大鏡，準備聽取他早已怕聽到的話。

「我們面對着重大的國家危機，」胡柏像是自言自語地說。

「我想是的，」總統帶着稍有嘲諷的口吻說。「只要我們走出這間房間……人民便會開始撕殺了。」

(一) 一九六一年晚夏

天氣十分溫和。哥本哈根和底伏里花園使魯斯忠感到十分舒適。他由維味餐廳的涼台上望向寧姆的圓頂與裝飾的百萬小燈泡，馬路對面傳來露天電影院中的陣陣笑聲。底伏里小徑兩旁是五光十色的花朵。

魯斯忠在欣賞着哥本哈根女郎們的美腿，她們大多使用城中的主要交通工具——自行車。

他把玩着桌上的美國小國旗，侍者清去桌上剩下的幾堆丹麥三明治。諾士達坐在挪威國旗後面，傳過一支雪茄，用打火機替魯斯忠點上。魯斯忠滿意地吸着「老板如果看見我們抽卡斯特羅政權的烟。一定會皺眉頭。我真想念哈瓦那雪茄。」他對他在丹麥的副手韓得力說。

諾士達塞過來五六支雪茄，他立刻把它們收到胸袋裡去。

「好，過兩星期我們大家在奧斯陸再見，」丹麥旗後的蘇倫森說。

其他三個人點點頭，魯斯忠喝了最後一口啤酒。「我一直告訴內人說那個夏天帶她來趟哥本哈根。你知道，純粹來渡假……只只要是公事便行。」

侍者走過來。「先生們那位是魯斯忠先生？」

「是我。」

「電話，先生。」

「對不起，」他說完把餐巾折好，跟着侍者走進維味的寬大客廳裡去。樂隊正奏着「桂河大橋」的插曲，丹麥人高興地拍手應和。

侍者指着客廳上的一個電話間。

「謝謝你，」魯斯忠隨手把門關上。「魯斯忠，」他說。

「我的姓名對你沒有意義，」一個濃濁的俄國口音的聲音說，「可是我知道你是誰。」

「你打錯電話了。」

「你是魯斯忠，美國伊寧（北大西洋情報局）的局長。你電報簽名的假名是『奧斯卡』，後面跟着的數目字是六，一，二。」

「我說你打錯了電話。」

「我有些極有趣味的文件。」那邊的聲音堅持地說。「北大西洋公約的四百號文件。如果俄國入侵斯塔底納維亞時，你們的反擊計劃。我還有許多文件。」

魯斯忠長嘆了一口氣，用手迅速地蓋住話筒。他立刻恢復鎮靜。「你在那裡？」

「我在拉杜廣場的公用電話亭。」

魯斯忠看下手錶。一點鐘。準備一項計劃需要好幾個小時。「我們可以在晚上見個面……」

「不行，」那聲音大聲說，「不，不行。一定得馬上見面。」

「好。再半小時在克萊鐵克博物館。三樓有個房間展覽狄加斯的線型雕像，」魯斯忠說。

「我很熟悉。」

「怎麼認得出你？」

「我臂下來兩本書。丹麥版的聖經和英文版的第三帝國興亡史。」

「一個叫飛兒的人會和你聯絡。」魯斯忠把電話掛上。

他心裡第一個反應是俄國擺下的陷阱，準備拍下他和俄諜接觸以為以後勒索之用。他該派他丹麥的副手韓得力去接洽，然後把那人帶到佈置得不能拍照的地方去。可是時間過於匆迫，他不知道該不該吞下俄國人放下的釣餌。

魯斯忠在電話機上投下一個銅板，又撥動號碼。

「美國大使館。」

「魯斯忠，接伊寧辦公室。」

「韓先生辦公室，我是柯小姐。」

「柯，我是魯斯忠。你和皇宮旅館的經理是朋友……他叫什麼？」

「何勝。」

「打個電話給他，要他幫個忙。客廳盡頭最大的套房。我們可以由各方面監視注意。」

「什麼時候？」

「現在。派四五個孩子過去，錄音機，照相機。二十分鐘後我和他們見面。」

「好。」

魯斯忠身體略重，但是他行動時盡力顯出文雅的樣子。他立刻快步走到涼台上：「對不起，朋友們，辦公室要我和得力立刻回去。」

丹麥和挪威的伊寧領袖站起來彼此握手。

「回美國去一路順風，」蘇倫森說。

「奧斯陸見，斯忠，」諾士達說。

韓得力提醒蘇倫森說明天還有個約會後，兩個美國人離去了。

他們坐進韓得力的車子後，韓得力問，「怎麼回事，斯忠？」

「俄國人，可能是個投誠的。立刻去博物館三樓的德加斯展覽室。他拿兩本書，丹麥聖經，和英文本席拉的第一帝國。你自稱飛兒，然後要他跟着你。帶他在底伏里繞幾圈，弄清楚他沒有被他自己人跟蹤。最後到皇宮旅館。你辦公室有個人在那裡等你告訴你地方。如果你一個小時內沒有來，我們便知道是有鬼了。盡量小心地查個明白。」

韓得力點點頭走出車子，魯斯忠望着他越過馬路。他後面的腳車隊像是個關上的布幕。魯斯忠由另一邊下了車

，由捷徑走向皇宮旅館，一邊低聲咕嚕。這一連串事情使他只好取消和那位可愛丹麥小姐的約會。

(11)

十五分鐘後，韓得力走進有一條街長的建築物，那是一位丹麥釀酒局捐獻的藝術收藏所。

他付了入場卷，負了本目錄，直接走上大廳右邊的長階梯。

房間裡很空。韓得力望了望幾個客人，沒有一個像。他翻翻目錄，然後看了看德加斯的幾十隻線馬和芭蕾舞者，每個人都實驗着不同的動作。他站在一個玻璃盒前面注視着一個相當偉大的作品；跳躍的馬。

「不幸，我們在蘇聯並不容易看見德加斯。」

韓得力睜上眼睛，想在玻璃中看見背後那個人的映像，但是他只看見透明的變形。

「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館有幾件，」俄國口音又說。「列寧格勒的幾幅比較好，不過我不常去。」

韓得力又翻了頁目錄。「從來沒有去過，」他眼睛仍然看着前面答。

「我去過，我想離開。」

「我們以前大概沒有見面過。」

「不是正式的。你是韓得力。丹麥的美國伊寧負責人。」

「任何人都可以由使館電話簿中找得出來。」

「那麼我再說一點情報好不好？你的老板，魯斯忠，到哥本哈根來和丹麥和挪威的伊寧負責人開會，商量擴大斯堪底納維亞留俄學生的情報組織。」

這下韓得力轉身過來望着對方了。

兩本指定的書整齊地夾在一個稍矮的男人臂下。俄國人便是俄國人，韓得力想。高高的前額，受難的智識份子的痛苦眼睛，頭髮剪得並不勻稱，顯著的顴骨，多結的手指。他的衣服雖然是西方樣式，可是相當舊了。

「在我身後一百呎跟我走。」

韓得力穿過一群剛進房的藝術學生與老師群中走出去。

到了街上，他站在博物館街角，等俄國人由大門走出來，然後向底伏里花園走去，買了門票進了一家舞廳。

午後的舞客比較喜歡却却舞。韓得力看見角落裡站着兩位沒有男伴的女郎，便邀請一位跳舞。俄國人走進來望着，他顯然後面沒人跟蹤。

韓得力忽然離開吃驚的女郎，走向由折小徑的迷陣，玻璃鏡宮，花園，餐廳，展覽會，游樂場所，底伏里花園有名的仙境。

韓得力帶着俄國人兜圈子。他沿着人工湖邊走，忽然回頭由那人身邊經過，走上中國寺廟的石階。他由上面可以下望下面的一切活動。他身後仍然只有那俄國人一個人。

現在他確信俄國人沒被跟蹤，於是他越過底伏里，走過拉杜廣場，那裡滿是每個大城市市政府前都有的鴿群。他的副手狄普南在皇宮旅館的大廳等待。三個人一語不發地走上階梯到三樓去。長長的廊道上全是韓得力的人。

狄普南領先走過地氈到走廊終端套房，打開門，三個人走進去。

另一個副手白立特等在假壁爐前面。俄國人站在房間中央。他後面的鎖塔的一聲關上了。

「你是誰？有什麼事？」白立特問。

「我想見魯斯忠。你是韓得力辦公室中的伊寧人員。」

臥室的房門慢慢打開。魯斯忠走了進來。他的身體使俄國人顯得更矮小些。「是的，」後者低聲說。「我要見的是你。」

「開腔吧！」

「開腔？」

「你是誰？有什麼事？」

俄國人望望狄普南和白立特。「魯斯忠，我不得不稱讚你，你們非常能幹。你效率很高，這位韓得力也很聰明。你有香烟嗎？」

魯斯忠用手替他擋住打火機，點上烟，他和俄國人對看了一眼。他深吸了一口烟，像是遇見老朋友一樣，嘴巴帶着懼意地，舔了舔。

「我是波里斯·庫茲尼佐夫，」他說，「KGB的一個科長，我想來投誠。」

「爲什麼？」

「KGB裡兩位和我見解相同的親近同志最近被整肅了。我常常到西方來旅行。這次對我監視得十分緊密。而且，」他嘆了口氣，「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在我來哥本哈根之前對我勸告，如果我有機會脫逃，還是早走爲妙。」

庫茲尼佐夫又猛抽了煙。他知道面前這些人全都把他當作個魚鈎。

「這樣，」韓得力說，「你那位警告的朋友不過是很危險嗎？」

「韓先生，如果你是美國人或俄國都一樣。我們的職業很殘酷，不過……他們拿不走我們身上所有人的因素。無論如何人，總是有感情的。也許有一日你需要一個朋友。也有朋友需要你。你明白嗎？」

「如果你被嚴密監視，」魯斯忠問。你「現在又怎麼能逃出來？」

「我和妻子女兒一起來哥本哈根。我把她們留在餐館。他們只要看住我家人。便不怕我不回去，所以我離開幾個小時沒有什麼關係。也許收集情報，也許買點東西，也許去看個女人。我是個忠於家庭的人，我一定會回去的。」

「你怎麼知道我會去維味餐廳？」

「由於你的基本特工態度。我們俄國人把情報人員藏起來，不讓人知道他們是誰。你們美國人把CIA的人，NNIN的人當作廣告。你們認爲這樣人們便會把情報送上門。在這件事上，你們的理論便成功了。你在哥本哈根並不是秘密。你總是在小美人魚像附近的維味或蘭林吃飯。你喜歡丹麥的海鮮。這並不難發現。今天我查過你在維味

訂了座，所以我就在廣場那邊的七國餐館。」

「你說你有文件。」

「是，藏在哥本哈根。等我們談妥了我告訴你它在那裡。」

「好，庫茲尼佐夫。我很感動。再二十四小時我們來找你。」

「不行！」

「你是什麼意思？」

俄國人的呼吸加急。恐懼，不知是真是假，在他的心中。「我現在害怕回大使館去。我們必須即刻談好……行動，今天我妻女和我一同過來。」

庫茲尼佐夫望着美國人諧謔的眼光。它發出懷疑之光，懷疑這位自稱是庫茲尼佐夫的俄國人，望着他急促地呼吸着。公會堂的大鐘隆重地敲報時辰。

「你還可以在外面停留多少小時？」魯斯忠問。

「幾個鐘頭。」

「回到你妻子女兒身邊去，然後去逛商店或是在底伏里消遣幾個鐘頭。你知道永恆宮嗎？」

「知道。展覽丹麥永久性藝術與技藝的建築。」

「它在五點半開門。五點半時到轉角一家銀店去。就在大門邊，漢斯銀店。仔細地看好這三位先生。有一位站在附近，會帶你們坐上一部等待的車子。」

「你們不能有差錯！」

「我們只能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

「我的監視者……」

「我們會對付。」

這位名叫庫茲尼佐夫的俄國人，慢慢走向魯斯忠，伸出突結的手。魯斯忠握住它，遲疑了一下，然後波里斯。庫茲尼佐夫坐在沙發上雙手扶頭，低泣了起來。

(三)

魯斯忠派狄普南帶個人去跟蹤俄國人，然後帶着其他助手趕回使館，隨手關上伊寧辦公室的房門。

「極機密。致帆船六〇六。哥本哈根與波里斯庫茲尼佐夫接洽。自稱 KGB 科長。意欲脅投誠。計劃準備中。本人負全責。即示知綠燈或停止。奧斯卡六一二。」

魯斯忠脫下外衣，解開領帶，捲上衣袖，和手下準備迅速而萬無一失的計劃。他們開始弄到沒有使館牌照的車輛，在北方海岸找個隱避所，準備一輛輕型飛機隨時待命，又把魯斯忠的專機飛出丹麥到德國機場去。每個人都分派好任務。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得非常快，時間已快近五點，煙灰缸滿滿的，緊張情緒達到高潮。

電話鈴響了。

「韓先生辦公室，我是柯小姐。」

「柯，我是狄普南，老板在嗎？」

她把電話交給魯斯忠。「魯斯忠。」

「狄普南。怎麼樣？」

「華盛頓還沒回話。如果十分鐘內沒消息，計劃便取消。你那邊如何？」

「他和妻子女兒剛走進永恆宮。我們看見四個守衛，兩個兩個在一起。」

「守衛進去沒有？」

「當然進去了。」

「好極了。我派六個人過去了。把他們擋在出口的地方。如果奉准進行，注意白立特駕輛藍色的一九六〇四門福特，有德國牌照。你和庫茲尼佐夫坐進去。」

「好。」

魯斯忠放下話筒，派人去永恆宮把守，他和柯小姐兩個人在辦公室守候。兩個人都點上香煙，魯斯忠來回邁步。她則在桌上用長長指甲的手指輕敲。哥本哈根的大鐘擊出五響。

「我看，我們玩不成了，」魯斯忠喃喃地說。

韓得力由密碼室走來，把電報交給他上司。

「極機密。致奧斯卡六一二。綠燈。帆船六〇六。」

永恆宮裡收存的是丹麥藝術家由水晶，銀到現代木材的作品，還有傢具與織品花式。這地方就像丹麥一樣，不大，可是器具十分美好。

狄普南和六個伊寧人員便在建築附近等待白立特和藍轎車。狄普南選了個可以清楚看見庫茲尼佐夫和妻女的地方。他們由二樓下來，庫茲尼佐夫太太正在看錶。狄普南不懂她丈夫為什麼會那麼愛她。她是個矮胖而枯燥無味的女人。他估計女兒大概二十歲左右。身材苗條，可是只此而已。嚴肅的髮式，沒有化粧，平底鞋。

狄普南望向第一對守衛。他一看，便知道有一個是俄國使館的助手。這一對在一個擺着維京人木器的桌邊徜徉。

第二組守衛是在看織品的女人。他們使用女子，無疑是爲了監視女人，甚至於可以跟進洗手間。俄國女人在丹麥美麗的女性中顯得像鶴立鵝群。

波里斯庫茲尼佐夫指着角落上的漢斯銀店，三個人裝出鎮靜的樣子走過去。

在這一條街轉彎的地方，駛來了藍色轎車。

當車子彎上慢車道時，在腳踏車潮中一步步前進時，伊寧的人員都包圍在大門口。

現在它到了一半的地方，

在大樓中響起五點半閉門的鈴聲。

庫茲尼佐夫拚命地向門口望。狄普南向裡面走一步，點點頭。俄國人挽着妻子女兒的手臂，向外快步走了幾步。

跟蹤的人放下他們手上把玩的東西跟了出來。

狄普南迎着他們的面，把大門關上，把庫茲尼佐夫家人推向藍轎車，由後門坐進去，自己則坐在白立特旁邊。

庫茲尼佐夫推開永恆宮的門，衝到人行道上，剛好碰到一個騎自行車向他們而來的伊寧人員。大家都倒在地上，當他們掙扎爬起來時，另外幾個人員又衝過去，把他們推倒，引起了一場騷亂。等他們再站起來時，車子已經轉彎不見了。

車子出了哥本哈根向北沿海岸走，庫茲尼佐夫一家默默蜷坐在車後。到了郊區，白立特把車子由公路駛出，到塔別克碼頭換車子。

魯斯忠與韓得力在一輛默奇德車子前座等着，狄普南把庫茲尼佐夫家送過去後便和白立特回哥本哈根去了。

魯斯忠轉向驚悸的家庭。「現在沒事了，」他安慰他們。「鎮靜一點。」

庫茲尼佐夫點點頭表示他了解。

「你欠我一些文件。」

庫茲尼佐夫從衣袋口掏出一張行李存單。「在火車站行李間。」

行李單交給韓得力收好後，他們繼續向北駛去。幾分鐘後他們到了埃辛納前面的「海岸之珠」旅館，它造得像

一隻船，樓下是餐廳，二樓則是旅館。這是戀人們幽會的好所在。狄普南守衛在六號房外，韓得力與魯斯忠在房裡勸一家人放心。俄國人特產的恐懼使他們幾近麻木。一個小時像烏龜一樣爬過去，在這時間中，他只打聽出來庫茲尼佐夫的妻子名叫奧迎，女兒名叫瑪拉。

尖銳的電話鈴聲使他們都吃了一驚。

「嗨。」

「山姆。」

「講他。」

「我是喬治。西包納三一〇號停在埃辛納機場隨時準備起飛。」

「我們就來。」

飛行的旅程相當顛簸。可咀咒的北歐天氣包圍着他們。瑪拉，庫茲尼佐夫感到昏暈，更為艙內的人們加上一分擔憂。

飛機飛近北德利英國航空基地時，天氣已經黑了。機場上控制台的聲音要他們自雲層而下逆風降落。機場上的紅光在霧氣中出現。一輛領路的吉甫帶着西包納退到跑道終點，那裡有一輛標內政部記號的魯斯忠專機正在發動引擎等待着。

立刻，他的庫瓦爾起飛了，穿過風雲飛向大西洋……美國……安特魯空軍基地。

(四)

瑪利蘭州勞林鎮的高牆長巷的房屋是四隻警犬和三個守衛保護着的。兩個守衛一直在屋外空地上值班，另一個則在屋內保護如驚弓之鳥的庫茲尼佐夫家人。

兩星期後，魯斯忠覺得他們可安靜下來了，便派伊寧的主詢官王柯和他的人員去。

庫茲尼佐夫一直在與王柯捉迷藏，幾乎一句話也不說。每次審問的結果是俄國人沮喪洩氣，只好延期再問。魯斯忠並不急於從事，哥本哈根車站行李間拿出的皮包裡面裝滿百來件文件。要自俄文翻出來頗需要點時間，再一兩個月才能研究出是否真有重要性。

伊寧的俄文專家一看之下，便知道大多數文件是有關於北大西洋及公約組織的，這是非常有希望的線索，因為所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文件都編有號碼，註明什麼人看過。研究之後，可以看出那些文件的共同閱讀者，而拉出一個大奸細來。

可是庫茲尼佐夫的一切作為，都給他們帶來一個大謎團。這個波里斯·庫茲尼佐夫倒底是何許人也？這些北約文件是如何送到莫斯科去的？就像任何間諜組織一樣，俄國KGB的科長們每個人都知道幾個圈外人物，而庫茲尼佐夫所知道的却深鎖在心中。顯然，他也令他的妻子女兒維持不合作態度。

經過一個月惱人的時間後，王柯向他的上司訴怨了。

「什麼也不講，連出生地都不講。」

「繼續下去。」

「斯忠，依我的意思，我們可以把這混蛋摔在俄國大使館門口。」

「當然可以，不過這樣一來，俄國人便再沒人敢變節的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這麼個人。」

「你累了，王柯。休息幾天吧。」

審問官喃喃地說了自己選錯行業的話後，又向他的上司抱歉他沒達成任務。

「我們對變節的人看得很多了。他們是驚弓之鳥。孤獨，求生又求死。奇怪的野獸。別緊張，王柯，他會回頭的。」

魯斯忠自己站在審問團之外，他只當作一個朋友，當庫茲尼佐夫有牢騷或有私己話時，他便出現了。

「你要不要我告訴你，為什麼你開除了德國人白曼上尉，解除了他北約的任務。我告訴你。他在床上太喜歡談他如何重要，以及北約組織佈在俄國水域的潛水艇位置。」

魯斯忠每次去訪問勞林住屋時，俄國人便以一點新的情報消息令他吃驚。

「算了，波里斯。你老是給我一些明日黃花的信息？」

「明日黃花？」

「舊消息。」

「那麼，這一段如何？」

波里斯·庫茲尼佐夫又展露了他對內情的深入了解。在一小時中，他背出全美國情報組織的結構，每個處室長官的名字，他們的副手，特派專員，秘密職位。一切都十分正確。

伊寧的分析官洪山道是個不修邊幅，白髮六十餘歲的人，如果他當時人或教授，生活會過得好些。他負責找到解開俄國人謎團的鎖匙。魯斯忠一向十分器重洪山道，當庫茲尼佐夫的謎霧加深時，他便希望洪山道早日給他答案。

「他是真的，還是本世紀中最佳的反間諜？」

洪山道的濃眉皺成一堆。「別希望我現在就給你官方的分析，不過我有我的猜想。我覺得這位庫茲尼佐夫還不知道他想要些什麼。他逃亡，因為他感到生命危險，現在他却拿不定主意了。」

「山道，不是我在逼你，你看他真有東西嗎？」

「我有個想法，波里斯·庫茲尼佐夫將會是我們歷史中最重要的變節者。」

(五)

「我給陷在這裡了！我太太奧迪整天整夜在怨尤。瑪拉可憐極了。」

「你想會怎麼樣呢？」魯斯忠問。「你把自己鎖了三個月。你自討苦吃。」

庫茲尼佐夫變得陰沉憂鬱。魯斯忠知道他們三口每天都在爭辯。然後奧迪和瑪拉小心地到鎮上去了一趟。又去了次巴的摩爾。外面天地的展現加深了他們的欲望。

「爲什麼你們不去紐約一趟呢？」

「不行。」

「那麼到西部去。」

「不！你們知道我走不開。」他聲音顫抖，恐懼之光又回到眼睛裡。

「有人保護你們。」

庫茲尼佐夫搖頭說「不」。「也許我們可以走動走動。如果我們搬到鄉下去，便可以在外面散散步。」

「讓我設法安排。」

波里斯以疚歉的眼光望望美國人。「你是個好人。如果我們的身份換一換，你就不會那麼舒服了，」俄國人說

白翠營座落在勞林外郊白翠河邊，正是華府與巴的摩爾的中央，那裡是鯰魚、菸葉與渡夏的地方。

營房是用木塊與松樹建起的。中央是一大幢屋子，裡面是辦公室，廚房，娛樂室，許多小教室與簡報室。一邊是軟球場和兩個網球場，另一邊是騎馬的場所。

河邊是一串茅屋，帶有竹簾的涼台。魯斯忠把它用來作伊寧訓練基地的時候，這裡原已荒廢。這裡用來作特種學校與重要簡報是再合適沒有的了。有時他把變節者藏在這裡，現在他把庫茲尼佐夫搬了來。

冬天裡，庫茲尼佐夫似乎滿意於新的環境。作爲一個忠於職守的情報人員，他讀得很多。他每天看十幾種報紙與期刊，每星期要讀三四本英文，法文，德文或俄文的書籍。

這些日子魯斯忠走近茅屋時都聽見瑪拉彈鋼琴的聲音。她彈得非常出色。奧迪自己下廚房，不過她還沒習慣廚房的電氣設備與無限的食物變化。

美國人與俄國人在河邊渡過了漫長而悠閒的冬天；波里斯談論着共黨的辨證法，文藝，美國的工業奇蹟與音樂。他對西方的藝術與哲學有相當了解。不過他唯一提起的私事，只是瑪拉有音樂天才，中斷了音樂實在可惜。

冬天快結束時，白翠營的禁閉生活又使俄國人緊張起來。在庫茲尼佐夫而言，只是小的牢籠換了個大牢籠而已。

魯斯忠的耐性已瀕臨破毀。

早春的一個晚上，他和庫茲尼佐夫家人在起居室看每週長片。現在產生了一派新的間諜片。電影裡仍是英國主角被許多半裸的女郎追逐，加上許多特別的器械。俄國反派則是髒指甲，不合身的衣服，殘酷不仁，神秘非凡。除了一個俄國人之外，還有個俄國女間諜，由一個大胸脯的意大利女星扮演。

裡面有場是臥房戲。當銀幕上進入高潮時，波里斯·庫茲尼佐夫昂著頭大笑得幾乎透不過氣來了。

魯斯忠從沒有見過他這麼大笑過。

看完電視，庫茲尼佐夫反常地倒了杯酒。他散步時，常常說美國情報人員酒喝得太多。他自己幾乎是滴酒不沾的。可是他今夜覺得情緒很好。

「來日方長，」他說了，放塊木頭在壁爐中，沉吟地說，「我希望能有個陪伴。希望是我那個世界來的朋友，歐洲同胞。」

魯斯忠揚起双眉。「你心裡想的是什麼人？」

「事實上我心裡有個人。」

「誰？」

波里斯搖搖酒，喝上一口，望着熊熊的火頭。「丁佛龍。」

「誰？」

「法國情報局，你們華府伊寧的法國同行。你很認識他。」

波里斯望着魯斯忠的撲克面孔。

「爲什麼要丁佛龍？」

「法國人比較樂天。」

「還有什麼理由？」

「我需要愉快的同伴。」

魯斯忠沒有回答。他必需冷靜地考慮這個要求，而庫茲尼佐夫也不再往下說了。

「我考慮考慮，」魯斯忠說。

馬基瑞將軍是總統的情報顧問，他一向在別人面前出現時都是那副樣子，衣冠楚楚，銀灰的頭髮，穿著講究，他曾經爲三個總統服務過，被公認是白宮圈內人物，而且是總統在情報事務方面的看門狗。當胡柏把菸草吐在他漂亮發光的桌子上時，不禁作個怪臉。

「庫茲尼佐夫怎麼知道丁佛龍？」馬基瑞問。

胡柏把菸草屑像麵包碎一樣掃了放在大水晶煙灰缸裡，那是總統送的禮物。

「也許是最近幾年來英國變節者告訴他的。否則便是巴黎或回去的俄國使館人員告訴他的。」

「我和丁佛龍一起工作了十二年，」魯斯忠說。「我們一同建立伊寧組織，將軍在華府，他是唯一我可以付託生命的人。」

「問題不在丁佛龍，斯忠。他是法國人。他有責任把一切向巴黎方面報告。你和我都明白法國情報局漏洞百出，我們在把情報供給他們時，必需三思而行。問題在於；我們能不同把這秘密告訴法國？」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胡柏像是對自己辯論一樣，「庫茲尼佐夫提出了個幾經思慮的要求。他要見丁佛龍有特別的理由。也許這個理由是他準備坦白了。」

「你以爲如何？」馬基瑞問。

「我認爲他準備開口了。我們必需冒與法國人共庫茲尼佐夫秘密的危險。」

「無論如何，」胡柏又說，「俄國人手上握着王牌，只好聽他的。」

「好吧，」馬基瑞決斷地說，「帶丁佛龍去見他。」

(六)

「殺死他！土匪強盜！」

「佛龍！你別要寶好不好！」

「我的天，女人！你沒看見他們怎麼打的？他絕對是安全上壘的！」

丁妮珂拉拉她丈夫的外衣，他坐了下來，這時本壘後裁判邊的人群正在激辯。「安全！安全！他安全上壘！」丁佛龍大喊。因爲他是法國人，對裁判作個典型的割頸子姿勢，又喃喃地坐下控制他的火氣。他咬了口熱狗，又往座位下拿出瓶啤酒。

他是四十來歲的漂亮男子，雙鬚已經斑白。大多數女人都認爲他性感。他眼睛奕奕有光，善於表情。

球賽繼續時，妮珂又是滿面倦容。

米基·曼托正跑上打擊位置。

丁佛龍的眼角看見她那冰冷的眼光。哦，天，她只好再忍耐兩局了。

駕車回家時一路沒說話。他穿過國會沿着大路走。櫻花正含苞待放，城市浸浴在早春的新鮮氣息之中，他看看林肯紀念碑它是百看不厭的。這是他的城市，在許多方面，華府比巴黎更是他的家鄉。

喬治鎮郊區是一個重整計劃的受益者。他們在這裡有幢高屋頂的十幾年房屋，妮珂花了些功夫把它整理得非常漂亮。

他們進屋後，和平破壞了。

妮珂關上門，飛樣地轉到他面前。「你這個鬼法國人！你這棒球迷！你……這個酒鬼！」

「丁夫人，」他說，充滿了嘲諷之情。「我認爲這些嗜好並不對法國光榮有所損害。」

「可是，親愛的，你喜歡所有的美國貨！特別是美國女人。」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親愛的，不過我聽說馬維娜是個可人兒。」

「好了好了，妮珂，你什麼時候才能不聽那些流言？」

「我並不想用美國女人來侮辱你。你和每個人都可以上床去。」

「你說起話真像個美國主婦！怨天尤人，妒忌，尖刻。怪不得這個國家全是有錢的寡婦。你就像是其中的一個。」

兩隻狗羅伯斯庇和畢卡索跑來迎接他們，但是又立刻退了回去。

「我喜歡棒球，」他安靜地說，「而洋客隊來了。」

「可是三星期來你只有這麼一晚休假。」

「你希望拉我去紐約看話劇……無聊的話劇……看着壞演出，然後半夜裡拉我回華府，一路聽你抱怨話劇多麼不精采。你自己不知道吧？你對什麼都要抱怨，女人？房子，我的職位，你的社會責任，傭人，汽車，你的衣服。」

他們講完回到各自同樣大的臥室去。

丁佛龍對美國朋友說，分房是法國資產階級最文明的貢獻。

例如，今晚臥室便是最佳避難所。

而且，妮珂的房間便在隔壁。不論爭吵多麼激烈，相鄰的門總是不上鎖的。

他脫下運動衫，把它隨便扔在椅子上，知道他這樣會使妮珂不高興。她把門推開。

「謝謝你給我可愛夜晚，特別是熱狗……還有球。」

他的鞋子在地上頓了一下，然後兩人無言地相瞪着。

「我們是怎麼回事？」她說，神色大爲不解。「二十年後，實在令人想不透。我們已經不能互相談話了。我們一言一行都在傷害對方。」

「人在年輕的時候，」丁佛龍說。「人可以任意給出與收入。可是時間使最強的人無力。傷口上會留下傷疤。你知道，我們無需對對方打擊得很重。很輕一觸，便可以使傷口裂開血流如注。」

丁佛龍本來可以再用語語傷害他，使她窒息得說不出話。然而妮珂知道他的「騎士」態度令他不願那樣做。她必須默默地接受他的話，然而沉默加深她的痛苦。

「佛龍，我們可以談談嗎？」

「老實話，還是假話？我們只要求公正的判斷。我們都不願知道我們的真相。人類的偉大能力之一是不惜代價地避免反省自己。」

「你曉得你每次都可以用話把我拴住。那不公平。」

「好了，妮珂我很疲倦了。」

她回房去時沒有把門關上。丁佛龍坐在床沿，視而不見地瞧着前面地毯的花式。電話鈴響了。他疲憊地拿起話筒。

「丁佛龍。」

「魯斯忠。」

丁佛龍到了華府已經十二年了，他仍然無法習慣和同僚間以名字相稱。美國人都是怪物。「哦，斯忠，」他看了，看看手錶。已經過了半夜了。

「我找了你整整一晚上。」

「我去看球。」

「怎麼樣？」

「洋客隊贏了。福特也非常好，這場球真精彩。也許，下星期有機會可以再看一場。」

「好。聽着，我知道不應該這個時候打電話來。我們明天要去拜訪。」

丁佛龍懂得他的意思。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一早便把公事清理好。」

「好，午餐如何？」點鐘在市場旅館。」

「好的。」

「還有，佛龍。這個週末把它空出來。我們可能要離開鎮上。」

「我會準備好。」

丁佛龍小心地放下話筒，有如它非常沉重似的。他彎腰解開左腳的鞋帶，可是左臂似乎有點不聽使喚。他想站起來，倒在沙發上。他氣息加快感到一陣飄浮。他眼睛發黑。

高醫生對這發作是怎麼說的？一種奇怪的名字，麻痺症。昏沉，失去記憶，一手或一脚不聽使喚。

有時它長一分鐘……甚至可以長至一天。謝上帝，這次只有幾分鐘便過去了。

他蹣跚地走到浴室吞下一個藥丸，然後回到沙發上等待發作完全過去。

別緊張，高醫生警告他。怎麼樣？避免壓力。怎麼樣？休息。怎麼樣？也許醫生認為情報人員應當組織工會以罷工要求改善環境？任何國家雇用情報人員都不能採短工制。它們沒有那麼多錢。

何況除了在華府負責法國情報局的業務外，他也是伊寧的法國主管。華府與巴黎的關係在繼續惡化，他正直地

居於其間……

妮珂穿着睡衣站在門口。「你的臉色白得像張紙。不舒服嗎？」

「沒有……沒有……我沒事。」

「電話。壞消息嗎？」

「魯斯忠的。」

「你不要喝茶或喝咖啡？」

「不……妮珂，我知道這個週末本來答應你去紐約看蜜青，但是……我有事要離開幾天。」她默默地站了一會。「晚安，佛龍。」

「妮珂。」

「好了，親愛的。」

「說出來好了，又是一次失信。別讓我內中有所歉咎。」

「你自己有歉咎。你有什麼過錯嗎？」

「沒有。」

「那麼不用再解釋了。」

△金錢非萬能，但是它確實可幫助父母與子女保持聯繫。

△婚姻：生活上的新束縛。

邏輯解謎答案

四、她住幾號

友琴認為他已知小梅的號數，這數目若大於五十又是一個平方數，則有兩個可能號數：64或81，而且其中一個是友琴的門牌，（若小於50，而是平方數，則有14 9 16 25……等可能，便不能確定。）因此知道這數大於50而非平方數。同理

禮書認為這數不是27便是64，而且其中一數是禮書家門牌，既知許家的門牌是大於50，而又是三家中最小的，那麼裴住64號，曾住81號，三個號碼的總和必定大於195，在51至63之間，55使總和為300是10的平方乘2。

五、包裹失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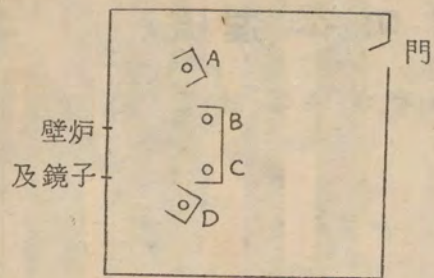
分析他們的動態，史茂如 9:14在甲站 9:22在戊站，不可能搭乙站 9:29 開的車，從乙站騎車至戊需28分鐘

乙站時是在9:24—9:27之間。

葛林：8:58在戊。9:40在甲。（必定留腳踏車在乙站），他搭9:30車從乙到甲站。騎車從戊至乙需28分鐘，到乙站時將是9:27，而9:27至9:30正好是犯案的時間，葛林是小偷，乙站的腳踏車是葛林和魯乘生的。

六、蒙汗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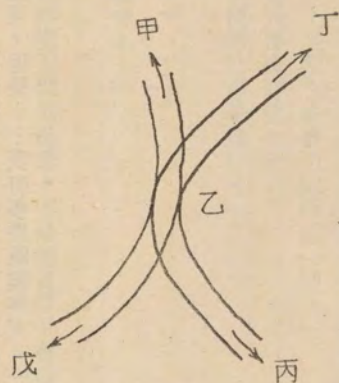
參考圖及表



	將軍	校長	艦長	醫生
王德興				
陳覺民		×		
李國治		×		
薛劍虹	×			

，那麼離開乙站時將不遲於9:24，證明他無辜。（搭9:15車從到乙，然後騎車至戊。）

鮑 郎：9:01在戊站，9:58在丙站，騎車到乙站時不會早於9:29，所以無辜，他趕不上9:32車，繼續騎車至丙站，到時差不多9:57—9:58。



江樂平：9:14在甲站（史茂如看到），10:09在丁站，腳踏車留在甲站，所以是搭9:15車從甲到乙，換乘9:35車到丁站，應是無辜，乙站的腳踏車不是他的。

魯乘生：8:58在丙站，10:03在丁站，（一定是把腳踏車留在乙站而搭9:35車至丁站。無辜，騎車從丙到達

(一)從(I)和(IV)知道陳、李不是校長。

(二)從(II)得知薛不是將軍（表上作×號）。

(三)從(V)得知王不是艦長，或校長，所以薛劍虹是校長。

(四)又從(IV)得知王坐在A處，校長坐在B處。

(五)將軍是薛的鄰座(II)，坐在C處。

所以將軍不會是王德興，王是醫生，而艦長坐在D處。

(六)王是艦長的舅子，王和陳都沒有姊妹，所以陳不是艦長，是將軍，而李是艦長。

結論：A位醫生王，B位校長薛，C位將軍陳，D位艦長李，那隻手在李的杯內下藥的人必定是將軍陳。

一位父親談到他那毛頭小伙子的兒子參加就業能力測驗的結果——他的各項條件都完全適合於退休。

小保羅看完牙醫後回來，媽媽問她的牙齒還痛不痛。

「我不知道，」小保羅回答說。「牙齒把它拔下來留在他那裡了。」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產品

苯 甲苯 二甲苯 正己烷

各種溶劑

如需詳細資料請洽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營業處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單 知 通 款 存 金 儲 撥 劃		主管員		經辦員	
單 位 姓 名 姓 人 款 寄 址	號 帳 款 收	拾 穗 月 刊 社		訂 閱 號 碼 :	
	第 2587 號	左 營 郵 箱 第 46 號		截 日 局 辦 經	
	名 戶 款 收				
新 台 幣					
手 續 費		元	次	角	

戶 帳 交 寄 後 帳 登 鉅 金 儲 撥 劃 經 聯 本

單 款 存 金 儲 撥 劃		主管員		經辦員	
單 位 姓 名 姓 人 款 寄 址	號 帳 款 收	拾 穗 月 刊 社		訂 閱 號 碼 :	
	第 2587 號	左 營 郵 箱 第 46 號		截 日 局 辦 經	
	名 戶 款 收				
新 台 幣					
手 續 費		元	次	角	

查 存 組 金 儲 撥 劃 由 聯 本

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以抵付交換票之存款，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銀局電話通知劃撥儲金組。

Kodak



立威到請印沖色彩
備設子電標準達柯

威立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三五號

電話：26624 · 22474

威利照相器材公司

高雄市中山一路二八一號

電話：232712

拾
德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內政部內政部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期售價新台幣拾元